

族长的没落

〔哥伦比亚〕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伊 信 译



0024570



族长的没落

〔哥伦比亚〕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伊 信译

新平船

PDG

Осень Патриарха
Перевод В. Тараса и К. Шерман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Литература артисти́на»
Кишине́в

族长的没落

〔哥伦比亚〕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著

伊 信 译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8.975印张 2插页 197千字

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2,050

书号 10331·22 定价 1.65元

到周末时，一些兀鹰抓破了金属窗栅，从窗户和阳台飞进了总统宫，拍击着翅膀，使总统宫的内室里“停滞时期”的窒闷空气震荡起来了；到星期一黎明时分，城市终于从百年昏昏沉沉的睡梦中醒了过来，城市本来是跟它那已腐朽的一切丰功伟业一同入梦的；到这时我们才敢进去，并且不再需要像有些最勇猛的人所号召的那样去猛攻腐朽了的宫墙，或者像另一些人所设想的那样用牛车的车杠去撞开大门，因为只要轻轻碰一下，当年曾在威廉·邓毕埃的炮弹下巍然不动的那两扇与建筑物同享盛名的装甲大门就自己开启了，于是我们跨进了已往的时代，在这已成了废墟的、执政者的庞大的巢穴里，我们几乎喘不过气来，那儿甚至连静谧都是腐朽的，光亮也是模模糊糊的，而在这模糊的幽灵似的光亮里一切东西都显得昏暗不清；在第一所院子里，石板都鼓起来了，并在飞簾草的挤压下开裂了，我们看见逃跑了的警卫队到处扔掉的武器和装备，看见一张木板长桌，桌上还摆着一些盛有星期日晚饭（在惊慌中没来得及吃完）的残肴的盘子，盘子里的残肴已腐烂了；我们看见当时安排作办公厅的一些阴森森黑黝黝的房屋，里面有许

威廉·邓毕埃（William Dampier, 1652—1715）：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英国航海家。

多亮晶晶的、有毒的蘑菇和淡色的发出恶臭的花草，它们从堆积如山的未办的文件里生长出来，这些文件的历程比庸庸碌碌的生命本身延续得更为缓慢；我们在这个院子里还看见高立着一只圣水盘，宫里的五个世代的住户都用它来受洗礼，在院子深处又看见古代总督的马厩，后来改成了马车棚，棚里在大群的谷蛾中间我们看见“大扰攘时代”的轿式马车“大鼠疫时期”的大篷车、“彗星时期”的车辆、“循规进步时期”的出殡大板车、“第一和平世纪”梦游病人的轿式小卧车，而所有这些车辆都完整无损，漆着国旗的颜色，虽然也全都沾满了泥浆和蒙着蛛网；在其后一个院子的铁栏背后盛开着玫瑰花，花是银白色的，仿佛是给撒上了薄薄一层月光色的尘雾；在过去那时曾为这座宫院争过光的玫瑰花的荫蔽下睡着一些麻风病人；玫瑰花丛因为无人照料而到处蔓延；空气里充溢着玫瑰花香，香气里却渗进了花园深处散发出来的臭气，其中还夹杂着鸡窝和牛粪的臭味，以及大兵尿的臊味——大兵从古以来都是在殖民地的后来被改为乳品牧场的圆柱大厅的墙脚边撒尿的；我们穿过闷气的玫瑰花丛，来到摆满了丁香、重瓣翠菊和三色堇的花盆的拱形露台，这是为他的那些女人作鸡窝用的露台，根据这里堆的许多家用杂物和缝纫机的数目，可以推测出有过多少女人曾住在这临时宿舍里——不会少于一千个，每人都有着一大群早产儿；我们看见厨房里一片荒凉，看见在木盆里烂掉的内衣，看见大兵和妇女共用的厕所里拆开的水管；看见从小亚细亚连泥土带树一起装运来的硕大无朋的木桶里的巴比伦柳树——灰不溜秋的仿佛洒着细雨的柳树，而在柳树的那边，在我们眼前出现了他的宫室、他那巨大的阴森森的房屋，——窗洞上的百叶窗已经被拆除，兀鹰还在不断地从窗洞里飞出飞进；我们用不

着砸破门，它们就仿佛服从我们的声音自动地敞开了，于是我们顺着石头楼梯登上主层楼，楼梯上铺着歌剧院式的豪华地毯，地毯已被牛蹄子踩烂了，我们从第一间大厅到最后一间卧室都一一看了看，走过所有的公事房，穿过无数的接待室，到处都有悠然自得的母牛在溜达；它们啃嚼着天鹅绒窗帷，舔脏了圈手椅的缎子椅套，践踏着翻倒在破碎的家具和新鲜的牛粪堆中间的圣像和元帅们的画像；母牛在食堂和音乐厅里俨然像主子般大摇大摆，牛鸣裹挟着这些房间——到处都是母牛；我们还看见玩多米诺骨牌的破烂的牌桌和台球桌的淡绿色绒毯，它就好像是牛群吃过草的草地，也看得见扔在角落里的鼓风机，它的叶片可以摹拟任何方向的海风，使离别了自己海岸的这所邸宅里的住户不致患怀海病；我们还看见到处挂着罩了布罩的鸟笼——上星期夜间罩上的布罩，它们如今也还是原封不动地罩着；从无数的窗口可以看得见城市，这是个巨大的动物，它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进入了有着历史意义的星期一，而城外直到地平线那儿绵亘着许多空荡荡的火山口，在无边无际的平原上有着像月球表面的灰土一样不平整的丘陵，这里有一个时期曾经是汹涌澎湃的大海；从不久以前只有极少人敢进入的、门禁森严的居住区飘来一股腐烂的气味、尸体的气味，可以听到那儿有兀鹰气喘般的呼吸，我们便向那儿走去，被可怕的气息和兀鹰飞往的方向指引着，来到了会议大厅，我们在那儿发现同样的那些母牛，但都已经死了——它们生了蛆的胴体和浑圆的里脊部分在会议厅的许多大挂镜里又被增加了许多；我们推开了通向他的办公室的秘密的侧门，在那里我们看到了他本人，穿着没有军衔标志的军装和皮靴；在左脚皮靴上有金马刺在闪闪发光。他比世上的任何一个人更年迈，比史前任

何水里的和陆上的动物都更古老，现在正脸朝下躺着，面孔埋
在手掌里，就像埋在枕头里似的——他这个隐修士般的暴君在
漫长一生的整个漫漫夜里总是采取这种姿势睡觉的！可是当
我们把他翻过身来想看看他的面孔时，我们才知道认识他已是
不可能的了，这不仅是因为他的脸已经被兀鹰啄烂了；而且假如
我们之中没有人见过活着时的他的话，那怎么还能认得出眼前
的这个是不是他呢？而且虽然他的侧面像是铸在任何钱币的两
面，印在邮票上，画在泻药的商标上、疝气带上和丝绸的护身
香囊上，虽然他那装在金镜框里的、胸前画着旗帜和龙的石印
肖像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总是在每个人的眼前，但我们知道，
这些都是从很久以前的复制品上临摹下来的复制品，而这些复
制品在“彗星年”那时就被认为是不真实的了，那时我们的祖先是
从他们的祖先那里才知道他是谁和外貌怎样，而他们又是从
他们的祖父们那里知道这一点的；我们从幼年起就惯于相信他
是永恒的和在“权力之家”里永远健康长寿；我们知道有人在节
庆日前夜看见他晚上在“权力之家”点燃起球形马灯，我们听到
说，有人看见在总统的轿式马车的小窗子里他那忧郁的眼睛和
他那苍白的嘴唇，有人还看到他那个像教堂里的法衣一样织
有银丝的窗帘上面的小窗里伸出来的手，这手在沉思地对空荡
荡的大街上祝福，我们从一个瞎子流浪汉那儿知道他生活得平
平安安，这流浪汉在多年以前的一个星期天在街上被抓去过，
因为他在街上为五分钱而朗诵被遗忘了的诗人鲁文·达里奥
的诗——他被抓了去，但隔不多久就很幸运地被释放了，口袋

鲁文·达里奥（Rubén Darío, 1867—1916）：尼加拉瓜诗人。当年拉丁美洲
现代化运动的中心人物。主要作品有《蓝天》、《衰 凌的散文》和《生命与希望
之歌》。

里装着一枚纯金的小硬币，那是作为诗歌晚会（这晚会是只为自己举行的，）的报酬而赏给他的；流浪汉当然没有见过他，因为他是个瞎子，但即使眼睛看得见，也一样不会看见将军，因为自从“黄热病时期”起就没有哪一个人能够看见他。然而我们毕竟知道他是存在的，其所以知道，是因为地球在转动，生命在继续，邮件在投递，市政厅的管乐队在星期六终止号以前在德阿尔玛斯广场落满尘土的棕榈树和凄凉的街灯下面演奏着不高明的圆舞曲，而一切新的老乐师都来接已死去的乐师的班；甚至在最近几年，从“政权之家”里听不见有人声、鸟鸣声传出来，当钉着钢甲板的大门停止开启时，我们知道宫里还有人在着，因为面向过去曾经是大海的那个方向的窗子好像轮船的舷窗一样亮着灯光，而且如果有人敢于走近，还可以听到宫墙里有什么巨兽的蹄子的囊囊声；在一月里有一天我们看见有头母牛在总统的阳台上欣赏着落日；请想一想，一头母牛居然会在祖国的第一阳台上！真是不成体统！岂不是荒唐的国家吗？！可是大家马上都发生了怀疑，母牛会出现在总统的阳台上，这可能吗？难道母牛能在楼梯上溜达，而且还是在宫里的，而且还是在铺了地毯的楼梯上溜达吗？于是发生了风言风语，以致我们终于不知道怎样想才好：我们真的是看见了这头该死的母牛在总统的阳台上呢，还是这纯粹不过是我们一天晚上在德阿尔玛斯广场上看了眼的结果？要知道在这阳台上很久很久以前就没有人看到过什么人和什么东西了，直到这要命的星期五的黎明时分，那时第一批兀鹰离开了平时在那里打盹的贫民医院的屋檐板飞到这里来，不过飞来的不仅是这群兀鹰，还有许多群是从远方飞来的——它们一只接着一只出现，正好像某个时期的浪涛，它们从地平线那儿滚滚而来，如今那地方浪涛

没有了，代替它的是一片尘土的海洋；一群群兀鹰整天在“政权之家”上空慢悠悠地盘旋，一直等到它们那只有长长的红脖子、头戴王冠似的白羽饰的领队的鸟王发出了无声的命令，于是响起了打破玻璃的响声，闻到了尸体的臭味，兀鹰开始到处乱飞，在随便哪个窗子里飞进飞出，这种情形是只有被主人抛弃的房屋和没有活人的房屋才会发生的；星期一那天我们也大胆地闯了进去，在荒凉的殿堂里看见了过去的庄严伟大已化成了废墟，我们找到了他的躯体，他的面孔已被兀鹰啄烂了，一双象女人般的手保养得很好——右手无名指上有一只带国玺的戒指；他的整个身体布满了细小的斑疹，尤其在腋下和腹股沟上更多，那上面系着帆布的疝气带，托着一个像肿胀的牛腰子般巨大的疝气包——这是兀鹰没有触动的唯一地方。然而即使到现在我们还不能相信他的死亡，因为有一次他已经被发现在他的办公室里死去过——他仿佛是自然死亡的，是在睡梦中死去的，这正如很久以前一个有预见的算命婆眼望着一盆水对他预言过的那样；当时他的年龄刚刚跨进晚年，国家也还相当有生机，而他即使在自己的办公室、在自己的秘密卧室都还感觉不到安全，虽然他统治得仿佛确信自己永远不会死，而总统宫连同它所有的庭院和附属房屋与其说像宫殿，毋宁说更像市场，在这市场上人们是没法从那些给重载的驴子卸货的大堆赤脚勤务兵中穿行的，驴子把装蔬菜和鸡的篮子拉到总统宫的走廊里；在那儿需要绕过一大群手里抱着饥饿的孩子、坐在楼梯上打盹的妇女，她们正在等待官方发善心的奇迹出现；人们还需要不断绕过他那些爱争吵的情妇从花瓶里泼出来的浑浊的水流（泼掉浑水换上清水是为了拿鲜花去替换夜间凋谢的花）；这些妇女都用湿破布擦洗地板，还唱着犯罪的情歌，一

面用拍打阳台上的地毯的笤帚打着拍子；笤帚的拍击声和歌声跟一辈子坐办公室因而把裤子都坐破了的官僚们的叫喊声混成一片，他们互相骂街，连轰带骂地把他们写字台抽屉里的母鸡轰出来，蠢笨的母鸡在抽屉里正在非常安静地下蛋，骂声中还夹杂着从妇女和大兵合用的厕所里传来的声音，又有鸟群的聒噪和会议厅里野犬的咬架声；这儿没有人知道谁是谁，也不知道在这座有几百个敞开着的大门的宫里哪些东西放在哪里，而且在这乱七八糟的纷扰里，在这异乎寻常的混沌中，这里的政府又有谁知道在什么地方；这宫的主人不仅参加了这市场的混乱——他还是这场混乱的制造者、鼓动者和创始者，当阳光刚刚照到他卧室的窗上时——这是在公鸡第一阵啼叫以前很久，总统近卫队的号兵就开始吹起新的一天的黎明号，于是附近的孔台的各个兵营都响应着并把号声向远处传布，传到圣·赫洛尼莫基地，从那儿它又传到港口的要塞，要塞也重复了六拍的黎明号、六个信号，号声先唤醒了首都，然后唤醒了整个国家，这时宫里的主人正在专心致志地进行早晨的思考，他坐在手提马桶的桶圈上，两只手掌捂着耳朵，以便抑制在这时开始折磨他的头脑里的嗡鸣声，眼睛望着飘浮在动荡的、闪烁变幻的像黄玉般的海面上轮船的火光，在那光荣的时代，大海还在他的窗户下面激荡呢；接着他就出发到牛奶场去察看今天早上挤了多少牛奶，指示分配的办法，这以后有三辆总统的轿式马车把牛奶分送到城里各个兵营去，他亲自核查挤奶的数量，那是在他住进总统宫那时起就安排牛奶分配了；然后他到厨房里喝上一杯黑咖啡，吃了一块卡沙贝^①，不是去

^① 卡沙贝 (cazabe)：木薯做的馅饼。

想新的一天的风将把他带到哪儿去，他今天又将干些什么，他好奇地倾听着女仆的谈话；他总是这样干，因为在这邸宅里他只有跟女仆才有着共同语言，跟她在一起他才感到轻松，他确实重视从女仆那儿发出来的夸奖，而且很容易摸透她的思想……

这样，他喝了咖啡，吃了一块卡沙贝，近九点钟时躺到花岗石浴缸里，这浴缸安置在他自己庭院的天井里的巴旦杏树林的树荫之下，他躺在滚烫的、满是烤热的药草的澡盆里直到十一点，这可以帮他制伏模糊的不安心理，并在当前变化无常的生活中得到安宁；当海军陆战队刚刚登陆那时，他们让他当上了总统，在那段时间里他同登陆部队的司令一同关了门在办公室里共同解决着祖国的命运，他用自己的大拇指的指印签署各种法令和规章，因为他那时完全是文盲，既不会读，也不会写，可是当人家让他跟祖国和政权单独相对时，他决定犯不着为了用一笔不苟的蟹形文字去伤脑筋，便开始稀里马虎地管理起国家来，并开始无所不在地到处巡视，还不让人有争辩的余地，表现出处于权力顶峰的那种攀登绝壁的运动员的审慎态度和他那样年龄所罕见的机灵，他永远被一大群麻风病患者、瞎子和风瘫病人包围着，他们都向他乞讨一撮盐，因为据说他手里的盐能治百病，他还被一批领有证书的政客、无耻的坏蛋和马屁精所包围，他们尊他为“地震、天国旗帜、闰年和老爷们的其他错误的总督”，而他便像在雪里行走的大象，在宫里拖着两只巨大的脚，走着走着就决定起国家大事和日常生活的事务来了，只要一声令下就草率解决，命令把一扇门卸下来搬到另一个地方去，就不能拖着不执行，虽然他会马上下令把门搬回到原来的地方，而这项命令也同样立刻被执行了，他还下命令要塔楼的钟在半夜和中午只打两下而不是打十二下，为了使生活显得比

实际更长些，这道命令无条件地被执行了，没有受到丝毫怀疑。一切活动只有在午间休息时暂告岑寂而停止，他在这个时间里为避暑而躲到妇女们的阴暗的鸡棚里，他不加选择地扑向遇见的第一个女人，抓住了她，把她横倒在床上，不脱掉她的衣服，自己也不脱，也不把背后的门关上，于是整个宫里都听得见他那沉重的喘气声、他那像狗一般的尖叫声、他那急促的呼吸、脚的微微颤抖所引起的马刺频频的喀嚓声；也听得见那女人十分害怕的声音，她在这调情的时刻只想避开自己那些羸弱多病的早产儿正望着她的目光：“从这儿滚开！滚到院子里去！你们没什么好看的！孩子们不可以看这个！”于是仿佛有个安详的天使在祖国的天空飞过，声音沉寂了，一切行动止息了，整个国家把手指放在嘴唇上说：“嘘！别作声！静静！将军在调情呢……”然而那些对他知道得很清楚的人甚至连国家生活的这种暂时的止息都并不相信，他们不相信他在进行调情。因为大家非常明白他有分身的常例，在晚上七点钟人们看见他在玩多米诺骨牌，但在晚上整七点钟时他却又在用热气腾腾的牛粪熏会议厅里的白蛉子，在所有的窗户里的灯光熄灭以前，在他的卧室的三把锁发出轧轧声、三根门闩发出吱吱声和三条门链发出叮当声以前，在从卧室传过来因疲劳而倒到石块地板上的身体造成的沉闷的碰击声和接着这一响声之后可以听见的做童稚梦的老年人那频促的呼吸声（它随着海上夜潮的高涨而变得越来越均匀和深沉）以前，没有人能确切知道是怎么回事，那时风的吼声在耳鼓里压住了蝉鸣声，宽阔的带泡沫的浪涛冲上了总督和蒲格涅罗^①的古老城市，泛滥着，通过所有的

蒲格涅罗(bucanero)：十七、十八世纪活动于美洲西班牙殖民地的海盗。

窗口涌进宫来，蜗牛粘在镜子上，鲨鱼在会议厅里张开了嘴，海浪升到了史前海洋的最高的标尺以上，淹没了土地、空间和时间，只有他一个人在自己梦幻的月色的海洋里浮游，这个穿着战地军装和有金马刺的长统靴的孤独的溺死者漂浮着，面孔好像埋在枕头里一样地埋在手心里。

说他有分身法，能同时在不同的地方出现，在登上二层楼时，却同时在下到一楼去，在孤独地欣赏大海远方的同时，却在调情作乐里浑身战慄，所有这些现象决不像一些马屁精所断言的那样，说是由于他那卓越体格的特殊气质造成的，但也决不像某些敌人说的那样，是由于群众的错觉造成的。其实这件事十分简单，他有个面貌相同的人，即他的最活脱儿的复本，这个人像狗一样效忠于他，准备为他赴汤蹈火，这人名叫巴特里西奥·阿拉戈内斯，是无意之中被发现的，因为谁也没有特地去寻找过他。经过是这样的，有一次有人向总统报告说：“我的将军，有一辆完完全全像总统的轿式马车在印第安人的村子里行驶，车里有个混帐东西冒充是您，而且冒充的不能说不成功，我的将军！人们看见在半明半暗的马车里他的忧郁的眼睛——是您的眼睛，我的将军，又看见他的苍白的嘴唇——是你的嘴唇，我的将军，又看见像您那样戴丝手套的女性的手从马车的小窗里向跪在沿街的病人抛出一撮撮盐来，在马车后面有两个穿着军官制服的骑马的人奔跑着并收集作为那似乎能治病的盐的药钱。只要想一想，我的将军，这是什么样的亵渎行为呀！”然而他并没有下令马上把这骗子手治罪，只吩咐把那人秘密地弄进宫来，头上套只布袋，以免有人会把那混蛋误认为总统，但当那混蛋被弄来以后，将军感到了奇特的屈辱，他仿佛从旁边看到了自己本人似的，屈辱是在于他跟这个混蛋处在某

种平等的地位上了。“他妈的，这个人可就是我呀”，他自言自语说，虽然在那时远不是那么回事，那个人甚至不会模仿他威风凛凛的声音，那混蛋手掌里的寿纹也显露得非常清楚，这一点最使他心神不宁，正因为这样，他才没有下令枪毙这混蛋，生怕混蛋手上的命运之纹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命运。至于想使巴特里西奥·阿拉戈内斯成为自己正式的替身这个念头是以后很晚才发生的，那时候他已确信这种恐惧是没有根据的了。这个时候巴特里西奥·阿拉戈内斯已经十分平静地经受了六次暗算，学会了用两脚踩得沙沙响的习惯，故意用木槌敲击手掌，把它敲成平脚底，因耳鸣和疝气而觉得苦不堪言，特别在冬季而且最通常是在早晨，学会使用金马刺，弄得仿佛要把它所有的皮带和带扣都纠缠在一起，这样做是为了拖延接见的时

间，似乎一边在扣着马刺，一边嘴里嘟哝道：“这些带扣真见鬼，这些佛来米铁匠，他们什么活儿都不会做！”他当时在自己父亲身边做吹玻璃工时本来是个会插科打诨的饶舌家，如今却一变而成了阴阳怪气的和沉默寡言的人，他不注意对话者大声说的话，而是盯着对方眼睛深处，想看清楚其中没有说出来的思想；在进行谈话时他所答非所问，对向他提出的任何问题都用反问作回答：“那您的高见呢？”这个二流子和游手好闲的骗子手不久前还在干治残救穷的奇迹的勾当，却一下子变得劲头十足，一分钟也呆不住，总是在搅和着什么，而且成了吝啬鬼，还同意了要像公鸡般去进攻女人，也认为应该睡在地板上，也不用脱衣服不用枕头并把脸埋在手掌里；他放弃了人徒担虚名的欲念，放弃了做他本人，放弃了天生注定当一个用玻璃管子吹玻璃瓶的人（这活儿他只干了不很久），而接受了一种良好的意愿，他拿世上的一切来换取掌握最高权力者的那种生活

是显然冒着危险的，巴特里西奥·阿拉戈内斯这个人在第一块基石（那儿永远不会再放上第二块基石）的奠基典礼上，在出席那由他隆重剪綵而四周都挤满了敌人的某个典礼上，在许许多多昙花一现和高不可攀的美的王后（他因为自叹命薄而不敢痛快地接触她们）的加冕典礼上，他遇到了这种危险，不是作为自己而是作为别的什么人的替身。当然不能说驱使他这样做是出于贪婪或者由于信念而否定了自己——他已无法选择，因为一个月五十比索^①工资的终身制的替身职务可以使他生活得像个国王，如果不这样干，便要被判处死刑，这还能不同意吗？然而有一天夜里，主人看见巴特里西奥·阿拉戈内斯在海滨香气馥郁的茉莉花丛里气急败坏地喘息着，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便问巴特里西奥是怎么回事，是否有人在吃饭时给他吃了毒药，或者也许是遭毒眼扫视了，这才变得魂不附体，对此巴特里西奥·阿拉戈内斯回答说：“完全不是那回事，我的将军，事情比这更糟！”到这时才弄明白，原来星期六那天他给狂欢节的王后举行加冕礼并同她跳了第一次华尔兹舞，弄得现在怎么样也找不到把对这事回忆排遣开的大门，也找不到可以避开这种回忆的道路，因为那个女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她是属于虽然美丽却非我们所占有的那号女人中的一个，我的将军！如果您看见她就知道了！于是将军如释重负似地叹了口气说，这个家伙哟——是想娘儿们想苦了，但他能够理解——巴特里西奥是个光棍，因此他建议去抢这个美人儿，像他不止一次对待一切惹不起的女人那样，那些女人到头来都乐于跟他共同生活了。“我要把她放在你床上，”他说，“叫四个兵抓住她的手和脚不放，好让你用大汤匙吃喝并好好地品尝她。让她挣扎好了！那都不要

^①比索（peso）：阿根廷、墨西哥、古巴等国的本位货币名。

紧！就连最有教养的起初也总是要发脾气的，都要躲躲闪闪，但后来都会哀求说：我的将军，您别把我当做咬过的苹果一样抛弃我呀！”然而巴特里西奥·阿拉戈内斯不愿意这样做，他希望的更大——要那女人的爱情，他希望为她所爱，因为他说她是世上无双的，她懂得爱情，懂得爱情的来龙去脉，我的将军，您见了她，您也会相信这一点。于是主子为了减轻巴特里西奥的烦恼，指点他一条通向他这位主子的姘妇们的闺房的幽径，作为搭救他的方法，并且准许他尽量享用她们。但有个条件，要像他本人那样——像公鸡般飞过去强攻，不脱掉人家衣服，自己也不脱衣；于是巴特里西奥·阿拉戈内斯问心无愧地爬进了别人的姘头们的泥塘，相信靠了她们的帮助，他可以熄灭自己的情欲和自己的渴望，然而情欲竟如此之大，渴望竟如此之高，以致他竟然忘掉了自己应该进行的爱情，而且干得不是匆匆忙忙而是津津有味、充满热情，甚至使最冷若冰霜的女人也动了情，因快活而呻吟起来，并且在黑暗里惊讶地欢笑道：“我的将军，您真是个淘气鬼，您快老了还不想罢休……”从这时起，将军自己也罢，巴特里西奥也罢，不论那一个女人也罢，没有谁能确认这个或那个婴儿是谁生的，¹⁶ 谁是谁的孩子，谁又是谁的父亲，因为巴特里西奥·阿拉戈内斯也和他的主子一样，生下的都是早产儿。其结果是：巴特里西奥·阿拉戈内斯变成了心腹人中最重要，变成了最受宠的，而且大概也是最可怕的人物。而将军呢，因巴特里西奥而得到了大量空闲的时光，便把自己全副精力从事于武装力量，这是他登上高位以来从来没有功夫去做的。可是他抓武装力量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把它看成是他政权的基础。正好相反！他认为武装力量是他最不共戴天的天然敌人，因此他按照这种观念，竭力使军官们互

相疏远，偷偷地告诉一些人说另一些人在搞阴谋反对他们，用调动和忽而委派到这里，忽而委派到那里的办法来操纵他们的命运，使他们的阴谋搞不起来，他给兵营发子弹，十颗子弹里有九颗是空心弹，火药里孱了海里的泥沙，而他自己手里掌握着一个设在宫中一处地下室里的很好的军火库，地下室的钥匙同其他秘密门上的钥匙串在一起叮当作响，每个钥匙都是独一无二的，只有他才有权打开由他那形影不离的罗德里哥·德·阿吉拉尔将军守卫着的军火库，那人是他亲密的朋友，正规军炮兵专家，担任着国防部长、总统近卫队司令和国家安全勤务长官的职务，他是被准许在将军身边玩多米诺骨牌游戏的少数人物之一——有人在总统的轿式马车通过的某处为了准备谋害他而埋下了甘油炸药，那个赶在马车通过的几分钟前及时消除了爆炸的危险并为此而丧失了左手的，难道不是罗德里哥·德·阿吉拉尔吗？在罗德里哥·德·阿吉拉尔将军背后和在巴特里西奥·阿拉戈内斯嘴脸后面，他感到自己十分安全，以致他的自我保存的本能变迟钝了，他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在人群中露面，而敢于只带一个副官，坐在没有纹章的普通轿式马车里进城溜达，他还撩起了车窗窗帘，仔细瞧着用金色石块筑成的华丽的大教堂，这是以总统的命令被宣布为世界上最美的大教堂的；他瞧着古老的砖瓦建筑，这些建筑的正门里凝滞着遥远的昏沉沉的时间，他望着黄色花冠朝向大海的向日葵，望着总督街区铺条石的马路，那里弥漫着蜡烛头的气味，那里的阳台上有一些皮肤像死人般苍白的姑娘挤在种着丁香花和旋花的绿枝条的花盆之间，她们一脸石头般的贞洁，在用织针不知疲倦地编结着花边；他又望着双船修道院的窗户的黑窟窿，下午正三点钟从那里传来了老式钢琴从古以来始终没有改变的练习曲，在彗星

第一次出现那时用来作为标志的也是这支练习曲。有一天他的马车驶进商业区最繁华热闹的场所，他穿过整个街区，疯狂的音乐声震耳欲聋，他瞧着彩票扎成的彩环，瞧着满载瓜拉包^①的大车、堆积如山的鬣蜥的卵，瞧着被阳光晒得褪色的土耳其小铺子，又瞧着因不孝顺父母而变成蝎子的姑娘的可怕的图画，瞧着小巷里的单身女叫化的破屋，这些妇女一到黄昏时就光着身子出现在小铺子附近，为的是买几条鱼下饭吃，同时也可以散散心、谈谈家常，还跟卖蔬菜商人彼此骂街，一直要等到挂在漆着精美花纹的木阳台上的床单晾干了才停止对骂，后来有一股腐烂的介壳动物的气息吹到他的脸上，他看见远处耀眼的光，那是一群鹁鸪，他的眼睛被散布在贴着港湾的小山头周围的五光十色的黑人茅屋照得眼花缭乱，于是忽然之间——瞧，海港！哟，海港！潮湿腐朽的木板搭成的码头，旁边停靠着一艘旧的装甲舰，长长的、比真理更阴沉的、登陆队的装甲舰！这时轿式马车几乎撞上了一个黑人女装卸工，她跳到一旁，让过了仿佛受了什么惊扰而转弯的马车，于是她在那以悲天悯人的目光察看着海港的老头儿晦暗的面容上仿佛看见了死亡本身。“这是他！”黑女人用震惊的声音喊了起来。“这是他！真正的男子汉万岁！”“万岁！”男人、女人和儿童们都从小酒店和中国式小饭馆里、从四面八方跑过来嚷道。“万岁！万岁！万岁！”有的人抓住了暴躁起来的马，有的人围住了轿式马车想握一下权力本身的手，他们全都大喊着，这批兴奋的群众都紧紧靠拢来，要紧的是非常迅速地围拢来，以致他刚刚来得及推开副官紧握着手枪的手并喊道：“别做胆小鬼，中尉，他们爱戴我，你别阻止他们！”这种爱戴的热潮和其他类似的热潮使他

①瓜拉包(guarapo)：用甘蔗汁酿成的酒。

非常的激动，（激动的原因还在以后的几天）以致罗德里哥·德·阿吉拉尔将军费了很大的劲才说服他放弃在敞篷车里观光的念头，“让祖国的爱国者都能看到我的全身吧！这没有什么危险，去他的！”他甚至不曾怀疑到只有海港那次的爱国主义狂的热潮才是自发地兴起的，所有以后的那些热潮都是保安处为了迎合他、但又不致发生危险而组织起来的；在他没落期的前夜，大家对他本人所表现的爱戴使他感动得竟在多年幽居以后敢于从首都出发，命令漆着国旗的旧火车升起火来，火车便沿着灰心丧气和忧愁苦闷的辽阔的王国的山岗，像猫一般爬着穿过兰草和亚马孙河凤仙花丛林，惊动了猴子、极乐鸟和睡在铁轨上的豹子，慢吞吞地驶过整个国家，向着冰天雪地的村镇，朝着隐没在光秃秃的高原的角落里的总统的家乡前进；在各地火车站上，人们奏着灰溜溜的音乐，沮丧地敲着钟，好像为安灵祈祷一般，透明标语牌飘扬着，称他为坐在神圣的三位一体右边的圣徒，人们把一些印第安人向火车赶去，以便让他们认认总统车厢里隐在阴森幽暗中的政权实体，但走得离火车较近的人们也只看见在灰濛濛的车窗里有一双惊奇地瞪大的眼睛，两片颤抖着的嘴唇和一只伸起来打招呼的张开的手掌；手掌仿佛自动地吊在空中，因为看得见的只有这只张开着的手掌而不是整个的手。警卫队上校想把他从窗口拉开：“要留心呢，将军，祖国需要您！”他坚定地反驳道：“不要激动，上校，这些人是爱戴我的！”然后他从火车改乘河道上的明轮式轮船，轮船的木制轮叶像自动钢琴的琴键，在船尾的水中留下像华尔兹舞一样的宽阔平整的圆圈，轮船穿过梔子花灌木丛那香得发腻的气息并在浅滩上腐烂着的赤道蝶螈的臭气中自由自在地航行，它绕过巨蜥史前的骨骼残片和蔓生着重甸甸的紫丁香花的、被上帝遗忘

的岛屿，轮船航行着，在远处，夕阳映得满天红，仿佛是已经消失了的大城市的大火灾，岸上有着穷人们那被酷热烤焦了的村落，村民都到河边来观看漆着国旗颜色的轮船，他们隐约看到在总统船舱的舷窗里有只戴丝手套并在微微摆动的手，而他呢，看到人们在岸上向他挥动着代替旗子用的马朗加 叶（因为这些贫苦的村民没有旗子），又看见人们中间有一些人跳进水里游着，有的想把活的羊羔、有的想把白象脚底那样大的尼亚密^②的块茎、有的想把一篮子野味送到轮船上给总统熬稀粥，他在船舱那教堂似的一片昏暗中感动地叹息着：“大尉，你瞧，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游过来！他们多么爱戴我呀！”

在十二月里，当加勒比海各国春季来临时，他坐上轿式马车顺着逶迤曲折的山路到达建立在最高的山颠上那孤零零的休养所，在那儿消磨一两个晚上，同大陆国家过去的独裁者们、同各国被赶下台的老爷们，同多年前他给予政治避难权的人们玩多米诺骨牌；他们在他慷慨殷勤的招待和庇护之下渐渐老去，这些饶舌的活死人端坐在休养所凉台上的圈手椅里，带着寓公的派头，沉浸在空幻的梦想里，希望有朝一日有一条船舰开来接他们，从而打开复辟登台可能的局面；这个休养所，这个供给过去祖国的老爷们的庇护所刚建起来的时候，这类人是很多的，虽然在将军看来他们都是一个面孔，因为他们来见他时全都是在黎明时分，穿着全套礼服，身体勉强绷在反穿的晚礼服的上装里，手里提着装满了从国库抢劫来的货币的箱子，还带着装了一切勋章、每页都贴满了剪报的旧账簿和照相册的公事包，每个新到的祖国的老爷子都把照相册像国书一样

马朗加（malanga）：一种海芋。

②尼亚密（ñame）：山药，薯芋。

递给将军看，嘴里还嘟哝着：“请看看吧，将军，这里我的军衔还是中尉，这里——就任总统时的照片，这里——执政十六周年的那天照的，这里……”可是将军对于新到的来客本人，也对他拿来竭力想当作国书用的照相册完全不加任何注意，因为他在大声宣布这事时就认为能够证明被赶下台的总统的身分的唯一有价值的文件，那便是关于他的死亡的证明，他轻蔑地听完轮流来的新客人的夸张的讲话，话里都保证停留的时间不会久，是暂时的：“我的将军，只不过是等到人民召我回去那时罢了！”然而将军知道，所有这些给予政治避难的陈腐公式都是空话、废话！他从最初的直到最末的、从被推翻的人，也从推翻人的人那里所听到的都是同样的话，因为推翻人的人到头来也会轮到自己要被人推翻的。所有这些家伙好像都不知道政治需要有勇敢的精神，政权这玩艺儿是一垮就没法再挽回的，所以不要抱傻瓜的幻想！他殷勤招待了新到总统宫的来客足有两个月，跟他玩多米诺骨牌，一直玩到那过去的独裁者连最后一分钱都输给了我们的将军为止，于是在某一天将军就陪他到可以眺望海景的窗口，同他进行了一场推心置腹的谈话，抱怨人生的短促，说它只朝一个方向流走，说谁也没法感到满足，我向您老实说，这不是生活，这纯粹是手淫罢了！然而也有可以感到慰藉的；您瞧，您看见在峭壁上的那所房子吗？您看见卡在那些山头上的那艘巨大的海洋轮船吗？在那艘轮船上我为您安排了一间十分漂亮的船舱——一间明亮的房间。那儿有出色的膳食……您在那儿会有许多自由的时光……您可以跟难友们一块儿休养……那儿有美妙的海上台！他本人也喜欢在这所房子里、在这个阳台上休息，不过他可不是为了跟这群无用之辈玩多米诺骨牌消遣，而是为了自己那享受秘密的快乐，来品

尝自己地位的优越的，他可不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他对自己的地位感到愉快，看看这些无能之辈、这些人类的泥潭，他要竭力尽情享受生活，把甜蜜的幻想变为现实，满足那罪恶的欲望，蹑手蹑足地追逐早晨打扫屋子的、听话的混血姑娘，顺着这些女人使用的低级发膏和公共卧房特有的气味，偷偷地钉着并占些便宜，使他能够跟其中的一个单独厮混，在随便什么屋子的角落里象公鸡抓住母鸡似的扑到她身上，只听见她在黑暗中咕咕乱叫并公然嘻嘻哈哈地笑道：“您呀真是强盗，我的将军！这把年纪还这么贪馋！”可是在求爱时间过后，忧闷又向他袭来，于是他逃离了她，在一处谁也看不见他的僻静的地方唱道：“正月的月亮呀！你看吧：在你的窗口我那忧愁上了断头台！”那是些没有恶兆、没有凶险预报的春天，所以他对自己人民的忠诚十分有把握，因而把自己的绳床远远地挂在私邸幽僻的地方，那儿住着他的母亲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他在那里的罗望子树的树荫下可以不必带着守卫人员而睡他的午觉，他梦见许多流浪鱼在颜色像宫中卧室的墙壁一样的水里游来游去。“母亲，祖国是最美妙的谎话呀！”他叹息着说，虽然极少期待母亲会回答他，母亲是世上唯一敢于向他指出他胳肢窝臭味的人，他心平气和，对于世上的一切都感到十分愉快，为奇美的加勒比的春天和正月的锦葵的芬芳所陶醉，穿过正门悄悄地回到总统宫来，这时候他甚至能容忍教皇的使节，不对，是梵蒂冈的大使，后者便开始在晚上非正式地拜会他，在用巧克力和饼干的茶点时，进行了目的是使我们的将军回到神圣的天主教会的怀抱中、使他重新成为基督教徒的拯救灵魂的谈话，而他呢，却笑得要死，说如果真像你确信上帝大老爷是无所不能的话，那么请你向他这位神圣的父亲转达我的请求，让他解脱

我那钻进耳朵里的可恶的蝓蝓，请他为我解脱疝气，请他从把大家伙里多余的空气放掉！说到这里，他便解开了裤裆，指出他说的是什么，可是教皇的使节很坚定，他反复说，一切全凭上帝，一切存在物都是由圣灵发出的，将军对此依然快活地回答说：“圣父呀，别白费唇舌了！如果我本来就照你吩咐的做的话，那你来转变我岂不是多余了吗？”

可是他那仿佛静静的迴流似的安定的心灵却在偏僻的小城——他到那里去是看斗公鸡的——给突然搞乱了；在有一场格斗里，一只强壮凶猛的公鸡扯掉了对手的脑袋并开始贪馋地啄它，就在发狂似的观众的面前把它吞了下去，当时如醉如痴的乐队为了颂扬胜利者，便一股劲儿奏着欢乐的庆祝乐曲；将军一下子看出斗鸡场上发生的事是个凶兆，从中看出这是对必然就要在他本人身上发生的事的暗示；他凭着直觉感到了这一点，便对卫队下令马上逮捕吹奏喇叭的乐师；乐师被抓住了，查出了他身上藏着凶器，在刑讯时他招认说：当观众挤向出口并发生拥挤混乱的时候他就要向将军射击。“这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将军说，“我明白他一定会开枪的！因为我望着大家的眼睛，大家也都望着我的眼睛，除了这个杂种、这个倒霉的王八蛋——他就是为了这个而吹喇叭的！”将军从此以后又开始害怕起来，虽然他也明白，完全不是斗鸡那件事这么惊扰了他，问题不仅仅在于此事；每天夜里他甚至害怕那宫墙外面，虽然保安处坚决保证一切平安无事，惊惶是没有任何根据的，现在又增加了巴特里西奥·阿拉戈内斯来工作！他也几乎真的跟巴特里西奥互换了位置，用他自己的饭菜供养他，用自己专用的罐子盛的蜂蜜款待他，这样想着来安慰自己：如果中毒，那么也是两人一块儿死！至少不会是一个人死的！他们俩惶惶然

地在宫里空荡荡的内室之间徘徊，每个人竭力只踏着地毯和铺着东西的道路走，以免他们像白象一般的步子暴露了自己。只看见他们在宫内大厅里晃晃悠悠地在灯塔的绿光里浮动，灯塔的闪光每隔半分钟在无尽的远方闪现，那儿有睡着的大海的绿色波浪在拍击着，灯塔的闪光，海浪的拍击，夜航轮船的凄凉的告别汽笛，夹着海岸边燃烧着的牛粪饼的烟雾一齐涌进窗子里来，再不然便是他们一连几整天凝望着下雨，数着飞燕，正如那些已经毫无用处的情人在恼人的九月的傍晚所做的那样，他们对生活已经如此彻底断念，以致对它完全丧失了现实的概念，而将军的脑筋里也不曾想到要用全副力量想像自己是两位一体的，他在同一时间里既在这里又在那里，他事实上是在引起人们怀疑：他当真存在吗？他是不是老早就陷入昏睡了呢？虽然警卫增加了一倍，虽然任何人既不能进入总统宫，也不能从那儿出来，人们却多次谈起，仿佛有人还是能够进宫逗留过，又仿佛这个人在那儿看见了有死鸟的笼子、从圣洁的圣水盆里就像从普通的木槽里饮水的母牛、睡在芬芳的玫瑰丛里的风瘫病人和麻风病人，于是整个国家屏息凝神地期待着，仿佛下午以后必然会重新出现黎明，因为广泛传播着消息说，他已经像当时能预见的算命婆望着一盆水时所预言的那样死了——在睡梦中自然而然地死在自己的床上。可是流言扩大了——说高层官吏扣压了关于他死亡的报道，因为彼此之间正在进行血腥的报复。他对所有这些闲话都不在意，虽然也觉得在他生活里眼看就要发生什么事情了，所以中断了没完没了的多米诺骨牌戏，问罗德里哥·德·阿吉拉尔将军说，朋友，事情怎么样啊，对方回答说：“一切都掌握在我们手里，我的将军，国内很平静”。但他在燃烧着的牛粪那蛇信子般的火焰里、在宫里烧过

的那些黝暗的篝火里，找到了不祥的征兆，他不时察看已废弃的旧矿的黑暗的坑道，想在它们的井底看出自己的命运，但从中却什么也没有找到，他被惊惶啃噬着，便到他母亲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的私邸去找她，在那儿的院子里可以在罗望子树的舒适的荫凉里透透气，母亲跟他并排坐在自己的旧摇椅里呼吸着凉风，她虽然年迈体衰，却充满着精神上的力量，她在用玉米粒喂那些在她身边转来转去的母鸡和孔雀，他躺倒在白色的藤椅里，摇动着帽子，用愁苦和饥渴的眼睛望着给他端来清凉的、有着明亮色彩的果子露的高个子混血姑娘，“请凉快凉快吧，阁下”，他注视着，心里想着他所希望的东西，却又不能向母亲实说：“我的母亲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但愿你知道我对这个世界已经毫无办法我完蛋了所以想溜掉远离这些苦难但我自己也不知道溜到哪儿去！”母亲猜不透他这沉重的叹息的真正原因，认为他是为了混血姑娘而叹息；而他呢，当第一批晚间灯光点燃时，就悄悄地回到自己宫里，偷偷地从后门进去，沿着走廊人不知鬼不觉地溜过，谛听着守卫人员的脚步声；守卫人员看见了他便精神抖擞地报告说：“一切平安无事，阁下！一切都正常！”可他知道他们连珠炮般说的这番话是出于习惯，他们欺骗他是为了欺骗他们自己，因为他们也感到恐惧。这是个危险时刻，这时谁都不觉得自己有什么把握，虽然大家都撒谎说一切好得很；恰恰是无把握和不稳定使他的生存蒙上了阴影，使他的荣光变得苦痛并且甚至打消了他那统治的欲望。这一切都是在那要命的事件、在那次斗鸡之后发生的！他通宵俯伏着躺在地板上，被失眠折磨着，听着从开着的窗口传来了大鼓的隐隐约约的隆隆声和风笛的呜呜声，这是远处什么地方在穷人家那俭朴的婚礼上演奏的，演奏得十分热烈，大

概会同他死去那天将要演奏的一样。听着一艘鬼鬼祟祟的船只在启碇时发出的低低的告别汽笛声，这艘船在深夜两点钟离岸显然是去干非法买卖和未经获准的，听着玫瑰花在黎明时象纸张簌簌响般展开花瓣，他在听着的同时身上流着冷汗，不时艰难地叹息着，连一分钟也不得休息，因为原始的本能使他产生着那天晚上的预感，那天晚上他像平常一样从母亲那儿回来，看见街上的人群，看见家家户户敞开着窗子，一群群燕子被不平常的热闹景象所惊扰，在十二月明澈的蓝天里飞来飞去；他因而稍稍拉起了轿式马车的窗帘好看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并自言自语道：“母亲！这就是使我难受的，这就是让我苦恼的！它到底出现了！”他望着飞翔在天空的无数的彩球——象红的、绿的、黄的、淡蓝的巨大的橙子，照耀在春天十二月午后四点钟天空所特有的晶莹的光亮里；这些球在惊慌的燕子中间飞来飞去，忽然间一下子都悄无声息地炸裂了，于是千千万万的小碎片就像被突然袭来的风暴刮掉的落叶似地纷纷掉在城里，总统的轿式马车的车夫趁此机会从人的漩涡里跳出来。但谁也不注意那是辆什么马车，谁也不认得它，因为人人都在抓、在捞、在捡宣言——人人如此，我的将军！宣言的文字在阳台上被高声宣读着，在所有的十字路口只听见一片喊声：“打倒压迫！处死暴君！”连宫里的卫兵也都聚集在走廊里大声读着造反的传单：“为反对历来的专制主义，全民族和一切阶级的团结万岁！一切爱国人士在反对卖国军阀的斗争中的团结万岁！打倒腐化！血流的够了！不准再掠夺！”整个国家在千年沉睡后觉醒了——他正坐在轿式马车的车厢里那时知道了下面这惊人的消息：“我的将军，巴特里西奥·阿拉戈内斯中了毒箭快要死了！”

几年以前，他晚上无聊得难受，心情恶劣，便向巴特里西奥·阿拉戈内斯提出玩猜钱的正反面的游戏来卜他们的命运。

“我们来掷硬币吧，”他说，“如果掷出来的是‘正面’——那就是你死，如果是‘反面’——那就是我死”。可是巴特里西奥·阿拉戈内斯反对这种两人都得死的游戏，因为不论把钱掷多少次，得的总是‘和局’，“我的将军，您难道忘记钱币的两面铸上的都是总统的侧面像吗？”于是将军又提议玩多米诺骨牌来算命：谁在二十盘里赢得多数，谁就能活命。“行，”巴特里西奥·阿拉戈内斯说，“很乐于从命，我的将军，但要有个条件！您必须赏赐我赢您的权利”。这条规则被应允后他们便坐下来玩了。巴特里西奥·阿拉戈内斯以前总输，那仅仅是因为被禁止他赢，现在他连续赢了全部的二十盘、全部那二十盘剧烈的厮杀，他疲惫不堪，用衣袖擦掉了脸上的汗，叹息着说道：“毫无办法，我的将军，我很遗憾，可是我不愿意去死”。这时将军把多米诺的骨牌放进木盒里，把它们一排排整整齐齐地放好，就像学校教师讲功课般抑扬顿挫地说，他也没有遭横死的愿望，尤其不愿意因为玩多米诺骨牌玩输了就遭到死亡，而是要在他规定好的时刻在睡梦中自然而然地死在自己床上，正像他的时代刚刚开始时那个有预见的算命婆预言的那样，她曾望着盆里的水算过他的命。“不过，”他继续说道，“如果好好想一想，那么这儿也是什么都不明不白的，因为我的母亲，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生我不是为了让我永远扭着用什叉子在水面上写字那类毫无把握的事，而是要让我去发号施令的。而且总而言之，我就是我，而不是你，还得感谢上帝，这一切不过是开玩笑”。他那时没有想到这完全不是开玩笑——生命一经打赌，便料想不到他们当中有一个真的很快就落了个死亡的下场。这现

在就发生了。

他走进了巴特里西奥·阿拉戈内斯的房间，正碰上他在濒死的痛苦里——得救的希望并不存在，他中的毒箭的毒量太大了。他走进去并在门口用罗马人的姿势向上举着一只手对巴特里西奥打招呼：“上帝祝福你，勇士！为祖国而死——是莫大的荣誉啊！”然后他坐到垂死者的床边，留在他旁边一直到快断气的时候，亲手用茶匙给他喂减轻痛苦的药剂，但巴特里西奥·阿拉戈内斯虽然没有拒绝这种殷勤的照料，但接受时却丝毫没有感谢之意，他轮番咽下每口药剂之后就摆出了这段时间里他所想的一切：“我不久就要抛下您让您单独留在这混帐的世界上了，我的将军……我的心感觉到我将很快同您在地狱的最底层见面：我中了毒药，被扭成海船的绳结一样，毒药使我蜷曲得直不起身体来；您嘛——手里提着自己的脑袋，却不晓得把它塞到什么地方好……请您原谅我说话直爽，我的将军，不过我只说十足的真话……我现在可以说我从来不曾爱过您——那是您头脑里不知为什么总以为我好像是爱您的……其实我一直是憎恨您的……自从我蒙您的照应而丧失了自由那时起……便失去了过自由自在的流浪汉生活的可能……从那时起我每天祈祷，盼您遭到死神的光顾，至于是痛苦的还是轻松的——反正都一样……只要让您完蛋，只要您为我这被摧残的生命偿付出您自己的生命……因为承您关照，把我搞成了什么样子？用木槌砸平了我的脚掌，使我的脚变成畸形，一直砸到它们变成了和您一样的扁平脚掌、变成像梦游病患者的脚那样行走蹒跚为止……用皮鞋匠的锥子扎我的阴囊，使我也害上了疝气……强迫我喝松节油，使我忘掉读和写、忘掉识字，因为您也是一字不识的……但我可怜的母亲教我读书识字时花费过

多少劲呀！您叫我执行您那许多官方的隆重的职务，可那完全不是像您经常反复说的是为了其他的对祖国更为重要、更为必需的事务而保重您自己，而是因为当您举行选美竞赛会并给轮到的婊子戴花冠时，不知道死神会从哪方面突然降临到您头上，因此甚至最最勇敢的勇士也会吓得屁股发冷……请恕我说话直爽，我的将军！”然而使他感到受屈辱的与其说是巴特里西奥·阿拉戈内斯的无礼，毋宁说是他的忘恩负义：“那是你说的话吗？你，像国王似的住在这儿，我把自己生平从来不给别人的东西都给了你。我甚至连自己的娘儿们也奉送给了你！”但这时巴特里西奥·阿拉戈内斯打断了他的话：“不要谈这个了，我的将军……按倒这些不幸的妇女、这些受折磨的母亲，就像把小母牛按倒了打烙印那样按倒她们，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小母牛会尥蹶子和鸣叫，而那些妇女却是平心静气地把屁股——瘦母牛的屁股靠过去，同时继续削着土豆皮，或者呼喊女伴们来照顾炉灶上的米饭：为的是当这营生继续进行时，不要把饭煮糊了，与其这样，那还不如干脆做太监的好……只有您才会把这种拙笨的交媾叫做爱情，我的将军，因为您永远也不知道别的什么事了，——请恕我说话直爽！”这时他狂叫道：“闭嘴！给我闭嘴，去你妈的吧！闭嘴，不然要叫你好看！”可是巴特里西奥·阿拉戈内斯继续平静地和审慎地说道：“不，我不想闭嘴，我的将军，您能把我怎么样？杀死我？但我现在就差不多是死了。您还是别错过机会来看清楚真实的面孔的好，我的将军，您最好仔细听完这些谁都永远不会说、但大家谁都在想的话。要知道大家对您讲的只是您喜欢听的，大家向您敬礼、巴结您，但口袋里却握着枪，您应该感谢我的真诚，我的将军，我是唯一可怜您的，世界上没有谁能像我这样怜悯您，

因为由于事情的巧合，由于命运的支配，我几乎就是您木人——要知道我是您的同貌人，因此我真诚地把其他人虽然心里想，却从来不敢讲的话向您一股脑儿地说出来，我的将军，我要说的是，您什么总统也不是，没有人承认您是合法的总统，您坐在总统的椅子上，只是因为英国佬把您硬塞在它上面。他们之后美国佬又用他们的装甲舰那一对致命的卵子支持了您，我可是看见过也记得您像甲虫似的到处乱跑乱窜而不知该怎么办好。当格林谷^①向您大喝一声：“得！你一个人留在这肮脏的窑子里！我们倒要瞧瞧，没有了我们，你怎样去应付吧！”你便吓得魂不守舍了。如果从那以后您不准备从那交椅上爬下来，那倒完全不是因为您是那么喜欢它，而是因为这对于您来说是办不到的……恐惧——就是这么回事……我的将军，您要承认，您自己心里很明白，您如果一旦以普通人的样子出现在街上的话，人们就会像牧羊犬般向您猛扑过来好跟您算账，算那在圣塔—玛丽亚台尔—阿尔特尔的大规模屠杀的账……算那把许多囚徒活活地投进要塞的壕沟里喂美洲鳄的账……算那活剥了人们的皮还要把它送给不幸者的家属，好永远警告他们……”巴特里西奥·阿拉戈内斯这样说着，说着，从自己过去所受的屈辱的无底深井里拉出了一条古老的回忆的无尽的念珠，仿佛在拨弄这些念珠，仿佛在编写着纪念吃人制度下的牺牲者的祈祷文。但他突然沉默了，因为极度的疼痛像无数灼热的耙撕裂了他所有的内脏，他的心也几乎停止了跳动。可是当他再度苏醒过来后，又继续用不带侮辱的恳求的声音轻轻地说道：“我的将军……不要放过有利的时

格林谷（gringo）：外国佬，英国佬。对英美人的蔑称。

机……跟我一起死吧……对于您最好的事是——死。这我算是明白了，要知道我——那就是您呀，虽然凭上帝发誓，我从来不希望这样，从来不希望捞他个伟大，成为什么祖国的英雄，但已经成了这样，我也知道您的生活是怎么回事，我有了可以跟它平起平坐的地方，因为我内心深处始终是个简单的吹玻璃匠，一个像我父亲那样的做瓶子的人。您别害怕，我的将军！死并不像看起来那样可怕……”他这些话讲得那么令人信服，那么真诚和透澈，以致我们的将军心头引不起怒火来对他进行反驳，他只是留在他身旁，不让他滚下床来，这时候他开始了最后的痉挛、最后的抽搐，巴特里西奥双手捧住了肚子，由于疼痛和羞惭而嚎啕大哭起来：“啊，上帝！我把屎拉在裤子里了，我的将军！”他还以为巴特里西奥这句话用的是转义，应该理解成是像巴特里西奥所承认的那样是在最后时刻他非常害怕死，但这时巴特里西奥重复说屎拉在裤子里了，这不是转义而是本义，于是我们的将军大喊起来了：“我求求你，稍微忍耐一下，要忍住呀！祖国的将军们应当不惜任何牺牲，像男子汉大丈夫的样子去死！”但提出爱国主义感情已经晚了，因为巴特里西奥·阿拉戈内斯已经倒到了地上，双脚在临终前乱踢，浑身是泪水和粪便。他在会议厅隔壁的当卧室的书房里亲自把巴特里西奥的身体洗干净，脱下自己身上的衣服给他穿，自己却赤身露体；他甚至解下了自己扎疝气的帆布绷带，把它紧捆在巴特里西奥身上；给他脚上穿起自己的皮靴，在左边靴跟上钉起了自己的金马刺。这一切他都是在深切的悲哀里做的，他被笼罩在无比的孤独里，知道自己从此以后是整个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了。可是这并不妨碍他仔细收拾死人所留下的一切痕迹并竭力回想起有预见的算命婆在原生水的镜子里显示给他的那幽

灵的最微末的细节，回想起当早晨女清洁工将发现他时他身体应该躺着的姿势：脸朝下像埋在枕头里似地埋手掌里，穿着战地的制服，不带军衔标志，左皮靴上有金马刺——这样子是为了让人说，他是按照算命婆早就预言的那样在睡梦里自然而然地死亡的。然而跟他希望的相反，关于他的死亡谁也不忙去证实；政权制度的继承者们明智地等待着，进行着秘密调查，彼此之间搞着幕后的协商，不仅如此，关于他的死的传闻还不断有人辟谣，为此人们求助于他的母亲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强使她在商业区露面，好叫我们大家确信她并没有带孝：“硬给我套上花色的衣衫，先生，好像我是什么稻草人似的，迫使我买一顶鸚鵡羽毛装饰的帽子，买了各式各样的小饰物、各式各样乱七八糟的东西，好让所有的人都看见我是无忧无虑和幸福的，虽然我对他们说，我遭到的是流泪的时候而不是采购的时候，我可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名堂，我想死的并不是别人，而正是我的儿子，但他们却迫使我笑，这些军人，那时有些什么人拍了我的全身像片，他们对我说，这是为了祖国的需要，先生。”而他这时正躲在自己的密室里，惘惘然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在我死了之后，这个世界鬼知道为什么毫无改变？太阳依旧升起和落下，连一点儿磕碰都没有，这怎么可能呢？啊我的母亲为什么星期日还是星期日而炎热依然像我在世时一样难忍呢？”他这样问自己，那时在港口要塞里突然响起了大炮的轰击声，大教堂里大钟的报丧钟声也在城市上空浮动，被百年衰朽的冬眠之后最大的消息所惊醒的乱糟糟的群众都涌向宫去。于是他微微开启了自己秘密寝室的门，从门缝里张望，看见会议厅里自己的尸体，四周点着蜡烛，尸体打扮得比整个基督教历史中任何一位死去的罗马教皇更漂亮，可是一见这尸体（他

本人的尸体），恐怖和羞耻不觉袭上他心头，这尸体淹没在鲜花里，脸上搽着白粉，涂着口红，一双像任性的妓女般的僵硬的手交叉着搁在挂满勋章的胸前，身上穿着不知谁人特别为死者想出来的“宇宙将军制服”，上面有十个光彩夺目的太阳的领章，佩着纸牌王的短短的玩具宝剑。这把短剑奇怪地改变了比例尺寸，以致他看见的一切、他的无限权力的一切标志、整个丧葬仪式、一切军人的光荣头衔——所有这一切仿佛都变得缩小了，失去了庄严和伟大，变得平庸到跟那躺在棺材里的正常人——甚至生前还是个没出息的可怜虫——一样大小的死者完全相适应，然而他却是以雄赳赳的男子汉大丈夫和英武的军人自诩的，所以他十分愤怒并对自己说：“这难道是我吗？不，见鬼了！”但人们像无尽的水流一般在尸体旁不断地走着，走着，他刹那间竟忘记了这一切是一场趣剧，忘记了这出趣剧的暗昧的目的，感到了自己死得屈辱和呕气，感到了它的残酷、它的对于政权威力的淡漠。“这不公平，他妈的！”他心里反复念叨着，望着人们没有了他将怎样自处，又心花怒放地看到许多人惶惶然束手无策，他可怜这些失去了他的人，屏息地瞧着那些到这儿来显然是为了想猜测的人：这是不是欺骗？死的真正是他吗？棺材里的是他吗？他看见一个战场老兵的老头儿、建立联邦国家的战争的参加者，他在棺材旁肃立不动，在向死者致敬；他看见一个戴着致哀的黑纱的男人，他弯下腰并吻了死者手上的嵌宝石戒指，他看见一个女中学生往棺材上放了一朵素雅的花，他看见了这些，记在了自己心头，也看见并记住了一个商场里的女商贩，她忽然把装满鱼的篮子扔在地上，倒在死者的身上，抱住了熏过香的尸体大声哭诉起来，整个大厅都听见她说：“慈悲的上帝，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他死了！死

了！他已经死去了！”于是四周都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吵吵嚷嚷起来：“你们瞧，这真的是他！是他，没有错！死去了！”

“这是他！是他！是他啊！”站立在德阿尔玛斯广场的毒日头底下的人群喊道，“这是他！”丧钟突然停止，大教堂里所有的钟、所有礼拜堂的钟全都以抑止不住的欢乐开始齐鸣，像在神圣的报喜节的礼拜三那天，复活节的炮仗开始爆发，礼炮的炮弹直上云霄，自由的鼓嘭嘭响起来，于是他看见起义的突击队在警备队暗中支持下通过窗户冲进宫来，他看见他们用棍棒驱散站在棺材旁的一切人，把非常悲伤的卖鱼女人扔到地板上，看见他们怎样戏弄尸体，后来八个彪形大汉从永生的手里抢走了尸体、夺去了他那花丛的永恒的王国并抓住双脚把他顺着楼梯往下拖出了这王国，还看见就在这时其余的人是在怎样破坏和消灭这个充满了奢华和灾难的乐园中一切可以破坏和消灭的东西；他们破坏了用标准的石板垒成的多里斯式圆柱，把鸟笼、总督的宝座、钢琴都抛出窗外，把无名英雄的骨灰盒打得粉碎，把描绘着坐在失望的游艇里的懒洋洋的少女们的织花壁毯撕成破片，毁坏有古风的主教和军人们的画像以及描写雄伟的海战的油画；他们以为这就永远毁灭了可恨的政权的巢穴，竭力破坏这一切而不留残余，使未来的后代甚至连他们该诅咒的宗族的回忆都不致留下，这一切他都看见了，然后他又跑到自己庇护所的窗口，以便透过放下了的百叶窗的隙缝窥视窗外的情况，他看见这破坏所有一切的浪涛推进得多远。“一刹那间我看到的卑鄙行为和忘恩负义比我过去一生见到过并因之而哭泣的一切还要多母亲我看见自己那些幸福得发疯的寡妇我看见她们成群结队离开我的家同时赶走母牛从我的牧场拿走公家的家具和从你的蜂箱里收获的蜂蜜罐头母亲我看见自己的

孩子们所有的早产儿他们举行了魔鬼的音乐会震响着锅盖用教堂桌子的白银敲打着铜盆用水晶盘子打钟同时哀叫着我的爸爸死了自由万岁我看见在德阿尔玛斯广场上燃烧着的篝火那上面焚毁了我的画像和按日历排的石印图画！”现在他望着那些标准像在熊熊燃烧，这些画像在他执政的整个岁月里每走一步看了都令人生厌，他重新看见了自己本人的身体——人家把它顺着路面拖，路面上留下了掉落的勋章和纪念章、镀金的钮扣、金色的绶带、锦缎的破片、纸牌王的小宝剑和剑柄上的缨络、“宇宙将军”的有着十个已暗然无光的太阳的肩章，他低声说道：“你瞧，母亲，把我搞成什么模样了？”他全身皮肤、整个躯体都感觉到了人群赏给他的全部唾沫，嗅到了从阳台上倒到他身上来的便壶里的东西，于是火辣辣的耻辱折磨着他，但当他一想到人们本来可以把他碎尸万段、让狗把他吃掉、使兀鹰在疯狂的叫嚣声和这个死亡（他的死亡）的狂欢节的爆竹轰鸣中撕烂他时，这耻辱就一变而为恐怖了！但当这阵龙卷风刮过以后，他从四面八方依然听见向他传来的音乐的旋风，虽然这是个无风的日子，他在自己的避难所里徘徊，用手掌拍死苍蝇，还企图同样去拍死那几个钻在他耳朵里并干扰他思考的蚰蚰，他瞧着天边大火的红光，瞧着灯塔，塔上的绿光每隔半分钟透过百叶窗的窗缝把他在后半分钟里变成了一只条纹斑斓的猛虎。他瞧着并听着，感觉到窗外日常生活的呼吸、那没有了他的生活的自然的呼吸，这生活随着他的死亡从非常事件逐渐向过去一般日常的、平淡无奇的死亡转变的程度而逐步恢复常态，于是生活的永恒的激流便把他带到了那宽恕一切和忘却的乌有乡去了。这时他向死亡叫喊道：“去你的吧，鬼东西！”他离开了自己的避难所时，肯定已经打过一点钟了，他也躲避得够

了，于是他艰难地拖着沙沙响的脚步通过被劫掠一空的各个大厅，像幽灵似的在过去的、埋在黑暗里的、充满了凋谢的花朵和蜡烛头的气味的废墟中间走过并推开了部长会议厅的门，里面弥漫着烟子，在烟子里发出嘶哑的声音，那里摆着一张胡桃木的长桌，他看见桌子后面有他想见到的所有的人：在为联邦的战争中把胜利出卖了的自由党人、向他们买下这胜利的保守党人、高级的将军们、三个部长、大主教和施诺特涅尔大使——大家都在一个陷阱里！是他们号召在反对漫长的君主专制的斗争里团结起来，但他们自己却在瓜分它的遗产，而贪婪却强烈地吞噬他们，因此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从死人中间起来抵抗的总统，而他只用手掌拍了下桌子并问道：“是这样，对吗？”他没来得及再多说一个字，因为当 he 从桌上把手收回时，使人惊慌失措的爆发已经过去，所有的人都已无影无踪——只剩下积满了香烟头的烟灰缸、咖啡杯和打翻了的椅子，还剩下他的亲爱的朋友罗德里哥·德·阿吉拉尔，这个人穿着战地制服；他身材短小，态度镇静，用自己仅有的一只手扇掉一团团抽烟形成的烟雾并发出暗示：“躺倒在地上，我的将军！马上就要开始混乱了！”他还没来得及挨着自己亲密的朋友躺到地板上，就爆发了榴霰弹致命的游戏，开始了大屠杀，开始了总统近卫队的血腥的节日，他们以极大的满足和特殊的勤奋执行着坚决的命令：“决不让一个阴谋的参与者活命！”遵照您这道命令 我的将军，近卫队用机枪像刈草似地扫射那些企图从正门逃跑的人，像捕捉小鸟似地捕捉从窗口跳出去的人，而对那些躲藏在邻近的房屋里的人就用燃烧弹把他们从避难所里熏出来，从各个角落里把伤员统统打死，这是按照总统的这个原则：“逃脱死刑的人直到世纪结束都是最凶恶的敌人”执行的。

当这一切延续着的时候，他正俯伏着躺在地上，距离罗德里哥·德·阿吉拉尔将军两步远，他听着爆炸的轰响声，每次爆炸以后都在他背上洒下了玻璃碎片，也落下了灰泥块，但他在这些纷纷而落的碎片下躺着，心里像祈祷似的一口气不停地嘟哝道：“所有的朋友都完蛋了今后发号施令的只有我了再没有一只狗来指挥没有一只狗明天早晨我们来瞧瞧在这场混乱后这儿还有什么完整的東西假如没有东西可坐了那我们买一对最便宜的小凳子我们买几张席子好去堵窟窿再去买些别的什么也就够了我们不买碗碟不买盘子和汤匙这一切我们到兵营里去拿我不再供给丘八和军官让他们统统滚蛋光知道喝许多牛奶只会把粥吐在手里喂他们我身边只留下总统的近卫队那才是些诚实勇敢的人不再有得向它屈服的任何部长会议了我只要保健部长就足够啦这样的部长的确必不可少还要一位写得一手好字的管它有多少需要记录的一个人也够了而所有这些兵营和部衙门我们都改来当住宅拿改做住宅得到的钱我们可以用来维持宫里开支要是有什么需要那就是钱而不是人我们要找两个精明的女仆让一个准备和收拾而另一个洗洗涮涮和熨熨内衣如果有母牛和禽鸟那就由我自己来照料邋遢女人没有一个可以再在这里游荡的她们跑军队的茅房也跑够啦还有在玫瑰树丛里贪睡的麻风病人都从这里滚出去还有一切什么都知道的法学博士还有什么都落在眼里的一切有学问的政治家们也都从这里滚出去因为归根结蒂这是总统的宫殿而不是像那些美国佬所说的什么肮脏的妓院如果相信巴特里西奥·阿拉戈内斯我一个人也统治得了我谁也不需要一个人能统治到彗星第二次出现也能到它第十次出现因为我再也不打算死啦谁想死就让他们都滚蛋去好了！”他这样出声咕噜着自己的想法，一口气都没有停顿，像是在念祈祷文，

像是在背诗；那是从战争时期留下来的老习惯，习惯于表达自己的恐惧，出声地思量着来竭力摆脱它，所以这会儿他大声地思索，嘟哝着自己的念头，仿佛听不见那震动了宫殿的爆炸声，构思着明天的早晨和即将来临的世纪的午后那许多点钟里的计划。这时街上终于响起了彻底消灭受伤者的枪声，罗德里哥·德·阿吉拉尔将军爬到窗子那里，站起身来向窗外瞧了瞧并命令什么人去叫人找垃圾车来把尸体装运出去，然后他就转身走了，临行时告别说：“晚安，我的将军！”“晚安”，他回答，“晚安，朋友！多谢了！”他就此俯伏着躺在部长会议大厅志丧时的黑色大理石地板上，用右胳膊肘垫在脑袋下面，把脸埋在手掌里立刻睡着了，比任何时候都还要孤独，被自己可怜的暮年的阵阵黄叶的簌簌声所催眠，而这暮年正是在大规模屠杀（它造成了一片冒着烟的废墟和通红的月亮般的血水洼）的这一天无可挽回地来临了。可是第二天早晨他却不用去执行头天的计划了，因为军队本身已不复存在，兵士都逃散了，而在京城兵营以及国内六个其余的兵营里的一小撮军官统统都被总统的近卫队依仗国民义勇军的帮助之下击毙了。幸免的部长们也全都逃到国外去了，除了两个最忠心耿耿的不在此数，其中之一就是他的私人医生。而另一个是国内最好的书法家。资金也还对付得过去，用不着为指望借款而去拍哪个强国的马屁，因为拥护的人并不少，他们收集了许许多多的订婚金戒指和各式各样的金首饰，把它们上缴给国库。不需要买便宜的小皮凳子和买席子来遮盖衰_读丧葬的那天到处留下的破坏痕迹，其所以不需要，是由于在国家完全平定之前很久，总统宫就已经得到修复而且变得更为富丽堂皇了，里面又重新充满了鸟笼——有些笼子里有舌头尖利的赤_读鸚鸚鵡，在另一些挂在天花板下面

的笼子里有皇后的小鸚鵡，它們小声唱着“假如不在西班牙，那就在葡萄牙”的通俗小曲子，而周圍的一切又統統像是在軍艦上一樣乾淨得耀眼，有兩個朴素的女工維持着軍艦的清潔和秩序，頌揚他的音樂吹進窗里來，響着爆竹的愉快的噼啪聲，傳來了大鐘的慶祝的響聲，它本來是想宣告他的死亡的，而如今卻從早到晚都被用來宣揚他的永恒，在德阿爾瑪斯廣場上經常沸騰着遊行示威，叫喊着總統和人民永遠團結的祝辭，高舉着巨大的透明標語牌，上面用斗大的字寫着：“上帝保佑在第三天復活了的大人閣下”。

總而言之，生活變成了每天的節日，這節日並不需要像從前那樣由人工鼓動，因為一切都挺美妙，國事由他本人定奪，祖國在大踏步前進，政府只有他一個人，誰也沒有用言語或行動去妨礙他那意圖的實現。看起來，他甚至连敵人都沒有了，只落得個孤家寡人在榮譽的頂峰啦，他的親密的朋友，羅德里哥·德·阿吉拉爾將軍對於自己的工作總該可以感到滿意了，他也滿意，因此有一次他吩咐所有那些在鎮壓叛亂時表現得特別殘酷和賣力的總統近衛隊的兵士都到練兵場里排好隊，然後把他們統統都提升為軍官，雖然他也明白這時必須恢復軍隊了，因為軍官總得去指揮什麼人，而軍隊呢，它遲早又會去咬傷喂它的手的。他把這些普通的近衛隊列兵提升為軍官，戳了戳每個人的胸膛，心血來潮就隨心所欲地稱這個或那個軍銜：“你——大尉！你——少校！你——上校！我說什麼來着？你——將軍，其餘的人——都是中尉！朋友，要堅定，不要隨風倒，帶好自己的部隊吧！”他也没有忘掉那些對他的死真心感到悲哀的人，對那些人抱着滿腔的感激之情，因此他命令去尋找那個在向遺體告別那天站在棺材旁邊向死者致敬的老兵，又

下令去寻找那个吻过死者手上的宝石戒指的男人，把和平奖章奖给了这男人和老兵。他命令要找到对着他的棺材号啕大哭的卖鱼女贩子，赏给这个有十四个小孩的可怜的女人一所许多房间的大房子，那恰恰是她最需要的东西。他还下令要找到那个在他棺材上放了朵花的女中学生，把她嫁给了某个水手，从而实现了她那最隐秘的心愿。然而他虽然广赐恩典，但他那受了震扰的心却依然得不到安宁，这直到他在圣赫洛尼莫兵营的院子里见到了那些被捆绑着的、曾冲击总统宫的所有幸存下来的参加者时，他那被惊扰的心才平静下来，恐惧和憎恨增强了记忆，他以铁面无情的准确性认出了每个人，按他们各自罪行的大小把俘虏分了等，“你是指挥攻打的——站到这儿来！你们亵渎了遗体，把它顺着楼梯和污水坑拖走的——站到这里来！所有其余的人——站在这儿！我要给你们点颜色看看，混帐王八蛋！”可是他认为重要的还不是惩罚本身，单纯的惩罚并不能使他满足，他需要使自己深信，人们向着总统宫冲锋时的那种残酷、他们糟塌尸体的那股劲儿并非出于人民忿怒的自然的爆发，并且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人民的忿怒，而只有卑鄙的走狗们的阴谋袭击，因此他亲自去审讯俘虏，以达到使他们招认他们确实是卑鄙的走狗，从他们身上满足他心里希望的幻想。可他们并没有招认，于是他下令把他们带到屋顶的梁上，把他们像鸚鵡似的挂着——脑袋朝下，手脚都绑着吊上几小时，而当这一切不起作用时，他命令把其中的一个人抛进要塞的壕沟里，让其余的人都瞧着他们的伙伴怎样受折磨和被美洲鳄鱼活活地吞吃掉。但就连这也不起作用时，他便从每队俘虏里各挑一人并下令当着所有人的面来剥掉他的皮，而所有的人都必须瞧着这张又黄又软、就像是刚刚从产妇肚子里取出来的

胎衣似的皮，必须瞧着那具只剩下了活生生光秃秃的血肉的身体如何在兵营练兵场的石板上颤动着、而粘乎乎的热血从里面大量地渗出来，直到这时所有这伙顽固分子才承认了事实正是这样，即他们是走狗，为了让他们侮辱尸体，把尸体拖到市场的垃圾堆去，有人付给了他们四百个金比索，起初他们是不论多少钱都不肯这样干的，因为这违背他们的信仰，他们并不反对他，尤其不会去反对死了的人，但还是发生了这样的事，在一次有两个陆军高级将领出席的秘密集会上强迫着他们去这样做，还用尽办法威胁他们，“因此我们才同意了，这是真话啊！”于是他轻松地叹了口气：“可怜的受了蒙蔽的孩子们！”于是吩咐给他们饭吃，让他们可以睡个够，到第二天早晨把他们统统投给美洲鳄鱼去享用。下了这道命令以后，他回到自己的宫里，感到心灵从怀疑的紧箍衣里解放出来了，便十分满意地自言自语道：“这才他妈的都证实了人民于此毫不相干人民热爱我！”他踩灭着最后一些木头上的惊慌之火（那是巴特里西奥·阿拉戈内斯于某个时候在他心里点燃起来的），他决定发布关于取消刑讯的命令，并发誓说刑讯将永远不再在这美好的国家里恢复。这之后又杀死了所有的美洲鳄鱼，又拆除了那不是把人杀死而是把人骨磨成粉的刑讯囚室，然后宣告普遍的大赦，这样之后，他想到将来，他灵机一动，得到了一种明彻的启示，在他看来那是国家一切灾难的原因，那就是——人们有着过多的自由时间来作各色各样的冥想，因此必须拿出点什么来支配这时间，为了这个目的他恢复了三月诗歌竞赛和年度美女竞赛会并设立美丽女王的称号，在加勒比诸国建造最大的有顶棚的、有漂亮的手球场地的运动场，责成我们的球队在“不是胜利便是死”的口号下进行比赛，他在各省创立扫街妇女的免费学校，

在校的女生都因为免费学女子学科而狂热地效忠于他，她们不但热心地在人家打扫，而且也扫街，然后还去打扫道路——乡间小道和公路，连续不断，以致垃圾成堆，从这省运到那省又倒头运回来，弄得不知该怎么处理它们，每回运垃圾总是由国旗和发光的横幅标语牌开道随着游行，标语牌上写着：“上帝保佑关心民族清洁的贞洁的信徒！”他呢，在这个时间里，为自己的同胞们发明着一些新的职业，他慢吞吞地、像沉思的动物似的顺着花园的小径沙沙地迈脚步，围着的麻风病人、盲人和风瘫的病人向他乞求一撮能治病的盐，他在露天的圣水盘里给早就是自己的教子的孩子们施洗礼，给每个婴儿起名字，奉承他的人赞扬他，称他是唯一的，从某一点上来看，他这时也的确是唯一的，因为他再也没有替身人了，所以他在这个变成市场的宫里不得不自己扮演本人的影子人，这市场不管哪一天也总有无数有鸟的笼子被运送进去，从那时起，不管哪一天也总有流言在传播，说什么他母亲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某个时候曾经是卖鸟的女贩子；有些人送鸟来是为了拍马，而另一些人呢——却是明显的挖苦，可是不管怎么说，宫里很快就没有可以挂新的鸟笼的空地了。在这些操心事之上还压着许多其他的国家事务和国家的操心事，而所有这些事务都想要同时解决，结果在各个办公室里到处都挤满了人，以致无法分清楚这里谁是官员，谁是请求接见的。为了避免拥挤，拆除了那么多房子里的隔断墙，又开了那么多的窗户，以便所有的人都能够欣赏到大海，搞得从一个处所到另一处所的普通的搬动变得好像是一只迷失在秋天那辽润的海面上的顶着逆风的帆船的甲板上的搬运一样困难。虽然三月的贸易风自古以来一直是刮进总统宫的窗里来的，大家却开始说这是安宁与和平的风，我的将

军，甚至多年来使他懊恼的耳鸣也一变而为和平与安宁的声音，私人医生也对他说：“这是和平与安宁在您耳朵里作响，我的将军！”陆上和天空中的万物标志着和平与安宁、普遍的幸福生活——打从他起死回生那天起，他也相信这一点，相信宁静、安定和天惠来临了，他非常相信，以致十二月又重新访问了峭壁上的房屋，以便充分体会下台的独裁者们的不幸，这些人在这所房屋里形成一个痛苦的亲密团体，那些人中断了多米诺骨牌的游戏，为了有几次把骨牌指给他看：“假定我是双六，也假定顽固的保守派是双三吧，但我可不去管那些牧师和共济会员的幕后交易”。他这个老家伙竟有兴趣不顾正在凉下来的菜汤而去闲扯这个！接着另一个老家伙开始说明，譬如这是糖罐——是总统宫，敌人的大炮顺风时炮弹打到四百米的距离，如果不是顺风，炮弹就达不到总统宫，“如果今天您看到我处在这样的情况，那过错就是在于那八十来个厘米！真不走运啊！”然而即使是最顽固的也被过久的流亡生活所摧毁，丧失了一切的希望，而赖以为生的是，一看见地平线上出现自己祖国的轮船（他们是从烟子的颜色、汽笛生锈的程度上辨认出来的），便跑下海港，并在濛濛细雨里寻找被海员们丢弃的、包过食品的报纸，把它们从垃圾箱里捡出来从头至尾地不仅从左到右，也从右到左读了又读，企图在关于谁在祖国某地结了婚、谁死了、谁在生日那天邀请了谁出席晚会、谁又没有邀请谁的报导的基础上探测自己国家里的政治发展。每个人在等待着有什么雷雨的乌云刮过来改变他们的命运，上帝保佑，乌云将以毁灭性的飓风猛烈袭击他们的国家，它刮走一切河堤和水坝，结果使江河泛滥，田地淹没，庄稼毁坏，而住宅将倒塌，还将会造成饥馑、瘟疫、死亡，人们将荡然无存，只有向被他

们赶走的人去乞求帮助，请他来拯救他们免于最后的灭亡和混沌。“一定会这样，您瞧好了！”可是在等待这个伟大时刻的当儿，却不得不把避难所的最年轻的居民里的什么人叫到一旁并悄悄地请求道：“劳您驾，替我把线穿进针孔，我得补一下裤子……我不能把它扔掉，它对于我就象记忆一样宝贵……这是我精神上的财宝……”必须背着其他的人偷偷地忙着洗衣服，悄悄地捡些避难所新居民起初乱扔的使用过的剃刀片，孤独地吃饭，锁着门呆在自己的房间里，以便掩饰自己那没了牙齿的衰颓相，而不用在大庭广众间暴露出老年虚弱的征象、老年突然失禁的证据——丢脸的弄得脏稀稀的裤子。在某一天 人家给显然是暂留在这人世间的他们之中的某一个穿上了最新的体面的衬衣，给他在胸口给别上所有的勋章，用死者祖国的国旗裹好他的身体，对他唱过了他的国歌，把他送往忘却之国，叫他在那儿当权，死者因悲哀而石化的那颗心是唯一的压舱石，它拽着他沉到了在峭壁下的海底王国去了。在大地上，他身后留下了一片空地——在无生路的露台上的一把浴场小椅子。“我们就坐上这小椅子，死者既然留下了些小玩艺儿，那我们彼此就玩着这些小玩艺儿吧，我的将军。您倒想想看，在这样的荣华之后却是多么可怜的结局！”

在另一个很久以前的、遥远的十二月，那时这个避难所开放着，他就站在这同一个露台上，忽然看见了安底列斯群岛这条项链，即加勒比海岸边的一些城市。他仿佛是在梦里见到这些城市的，但这却不是梦，有人在用手指指着它们，戳着蔚蓝的大海玻璃罩。“瞧那儿，我的将军，那是马提尼克岛”。于是他看见了马提尼克，那个芬芳的死火山，看见了肺病疗养院，看见在大教堂圆柱下把整个花坛的梔子花都卖给总督夫人

们的、穿着带花边的上衣的魁梧的黑人。“看那边——巴拉马里博^①，我的将军”。于是他看见了巴拉马里博的如同地狱似的市场，看见了从海里顺着厕所的排污管爬出来并爬上了海滨咖啡馆的桌子来的螃蟹，看见了在稠密得像菜汤似的雨里卖印地安面具和生姜的、有一口嵌钻石的假牙的肥大屁股的黑人老婆子。他看见躺在塔那瓜林的海滨浴场上的、在阳光下像金色的母牛似的贵妇们，“那可是纯粹的金子啊，我的将军！”他看见瓜拉 市来的盲人千里眼，他索价两列亚利^⑤为人家演奏单弦小提琴来驱赶死火鸡，看见特里尼达岛的炎热的白天、倒着行驶的小汽车、穿绿色衣服的印度教徒，他们在街道中央对着自己那卖真丝衬衫和整只象牙雕成的官员雕像的铺子门前拉屎。看见海地的恶梦，一些脱了毛的发绀的狗在那儿溜来溜去，那儿在犍牛拉的大车上每天早晨都装载着街上捡起来的尸体，看见库腊索 的汽油库，上面重新标着郁金香，表示荷兰又回到这儿来了，看见像磨坊般带防冬雪的尖屋顶的房屋。看见奇特的大洋轮船，它穿过市中心，从一个饭店驶到另一个饭店，看见卡塔黑纳 的石砌牲畜栏、它那用铁链围住的港口、发光的阳台、望着总督的饲料发呆的、到庆典时使用的筋疲力尽的马匹，——“闻到马粪的气味了，我的将军！这才是奇迹！世界可真大呀！”世界的确很大，但它也很奸诈，所以如果将军也在今年十二月登上避难所的山顶，那完全不是为了跟那些他憎恨得像不幸的镜子中所映出来的他本人一样的居住

巴拉马里博：苏里南的首都。

瓜拉：委内瑞拉的城市。

列亚利：西班牙古代银币。

库腊索：加勒比海的小岛名。

⑤卡塔黑纳：哥伦比亚的城市名。

者交谈，而是为了当十二月的光亮变得出奇地晶莹、而在蔚蓝色大海的橱窗里可以重新看见从巴巴多斯 到韦拉克鲁斯^②的整个安底列斯群岛的项链，在这神奇的一刹那他就能身历其境了。而现在这毕竟发生了，于是他忘记了在那儿这个双三的骨牌作什么用，便走到阳台上，好去欣赏一下像海湾里一头头入睡的美洲鳄鱼似的群岛上的月亮的萤光，当望着它们时，他重新想起并再度体验到那个有历史意义的十二月星期五，那天他一清早从自己的房间里出来，发现总统宫全体居民都戴着红色帽子。戴着红色帽子的有和他同居的女人们——打扫房间的和给鸟笼换水的女人，而牧场的挤奶的也戴着红色帽子，哨兵们也戴着红帽子，经常坐在楼梯上的风瘫病者也戴着红帽子，沿着玫瑰花圃散步的麻风病人也戴着狂欢节星期日的红帽子，他怎么也不明白究竟怎么搞的，才使世界上头天夜里发生这样的事，也不明白为什么总统宫里所有的居民和城里所有的居民都戴着红帽子走路，而每人手里都拿着一串什么铃铛，但到底总算找到了一个人向他说明了经过：“我的将军，来了一些异地人，他们讲西班牙语，但那不是我们的西班牙语，因为他们不是说‘它海’而是用‘她’来指海 他们把我们的阿苏儿鸟叫做‘鹦鹉’，把我们的小船叫做阿尔马提亚，把我们的鱼叉叫做“鱼钩”，当我们坐上自己的小船出海并开始在他们轮船的周围绕圈子时，他们便爬上桅杆开始互相叫喊，说我们体格非常好，说我们有了了不起的身体和漂亮的面孔，赞美我们的头发，

巴巴多斯 (Barbados)：拉丁美洲一国名，在小安底列斯群岛东端。

韦拉克鲁斯 (Veracruz)：墨西哥中部海港名。

②作者意指所谓文雅的西班牙语，即对安底列斯方言而言的纯西班牙语。

阿尔马提亚 (almadía) 木排、木筏。

把它们同马鬃相比，当他们看到我们涂抹着颜料使太阳不致剥掉我们的皮肤时，他们便像柯多拉似地唠叨说我们不是像他们一般的白人，也不是像加那利群岛人一般的黑人，却成了鬼才知道的什么人，因为我们蒙着一层深褐的色彩，他们笑了，但我们不明白他们为什么笑我们，因为我们的样子是最自然不过了，就像母亲生下来的那样子，我的将军，他们倒是不管天多热，穿着漂亮的衣服，打扮得像扑克牌里的黑梅花杰克似的，他们说“热”这个词的发音就象荷兰的走私贩，他们的头发像女人的一样，虽然我们在他们中间没看见一个妇女，他们全都是男人，他们向我们叫喊，问我们为什么不懂人的语言、基督教徒的语言，虽然其实是他们不懂得人的语言，后来他们坐在自己的小船里驶近我们，这小船就像我们前面说过的，他们叫做“阿尔马提亚”，对我们的鱼叉的尖端是用鲱鱼——他们叫做“齿鱼”——的鱼骨头做的也感到奇怪，他们开始交换我们的一切，交换红帽子和用线穿起来的小玻璃玩艺儿——我们把它们挂在脖子上使外国人高兴，他们还用不值一个马拉维迪^②的白铁做的铃铛，用盘子、小镜子和其他外国的便宜小玩艺儿来交换我们的东西，我的将军，当我们确信他们并没有消除恶意和在盘算什么事情时，我们不让他们觉察就一块儿靠了岸，于是一切东西和人当场都混杂在一起，形成了那么一个乱七八糟的市场！所有不懒的人都把自己的鹦鹉、自己的烟草、大块的巧克力糖、鬣蜥的蛋搬来给他们，搬呀搬呀，而他们都高兴地把这一切都接受下来，并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东西换给我们，他

柯多拉 (colorra)：鹦鹉，饶舌的人。

②马拉维迪 (maravedí)：西班牙的古币。

们甚至愿意拿天鹅绒的胡蓬^①来换我们中的一个人，以便拿去到欧洲展览，我的将军，请您想想，成了什么样子了？¹他完全不知所措了，也不知道他是否需要干涉这奇怪的事？这些事件他有没有权力去管？这样，他犹豫地回到了自己宫里，走进自己的寝室，希望新的一天的早晨对发生的事件能给他新的启迪，那时就可以弄清楚这个梦的意义、弄清楚他听到的混乱的消息。然而当他打开窗子时，他看见除了前些时候海军陆战队所抛弃的装甲舰之外，在阴郁的海上还停泊着三艘快帆船。

人们重新发现他已经死了，他死在同一间办公室里、以同样的姿势、穿着同样的服装、脸上被兀鹰啄得百孔千疮，当他重新被发现时，我们中间没有谁老到可以记得起这一切在第一次是个什么样子，但我们知道，虽然他的死亡都曾有目共睹，但说死的真正是他这种话是不可能充分根据的，因为过去已经不止一次发生过，一涉及到他，那么所谓有目共睹原来只不过是表面现象而已，而目击者言之凿凿的话也不过是谎言，譬如有人肯定说，他在接见某人时突然可怕地抽搐着从椅子上倒了下来，黄色的唾沫从嘴里喷出来，又肯定说，上帝因他说下流话而惩罚他，夺去了他说话的能力，以致他自己不能吐一个词，只能大张着嘴，而让躲在幕后的能腹语的人替他说话，也有人肯定说，为了惩罚他的腐化堕落，他全身长满了鱼鳞，天气不好时他的疝气使他痛苦非凡，而且胀得他大叫大嚷，还得

^① 胡蓬 (jubón)：紧身坎肩。

把疝气安置在专用的大车上，好使他能够对付着转动，这样看来，他的死是很临近了，最后还有人肯定说，仿佛有谁亲眼看见，从总统宫的后门抬出一具罩着紫色天鹅绒、上面有金色花体字母组成姓氏标记的棺材，而列蒂西亚·纳萨列诺在“雨花园”哭得眼中流血。可是一切关于他的死亡的无奇不有的流言越是像真的，失望就越大，那时却突然发现他活得好端端的，政权比从前更坚固牢靠地掌握在他手里，急剧地改变着我们的命运和整个生活的流程……那是他的躯体呢或者不是他的躯体？看来似乎并不难于确定。要知道唯有他才有带国玺的宝石戒指，虽说是平足的患者，却有不倦的徒步者的特大的脚底板，而主要的是大家都知道的他那硕大无朋的疝气包，这疝气包不知为什么兀鹰没有触动。但我们中间有些人记得有一次已经有过一个死人有确实一样的宝石戒指、巨大的脚底板和大得出奇的疝气包，因此我们决定仔细检查整个的宫殿，以便彻底明确我们所发现的死者并非是假的。然而对宫里的检查什么也证实不了，又什么也都不能驳倒。在他母亲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的寝室里，（关于她，我们除了说她有被尊为圣者的特殊敕令外，其他情况那时一无所知，）我们找到几只破碎的鸟笼，里面有些石化了的鸟的骨骼，我们看见一些被母牛搞脏的麦秸编的圈手椅，发现几管水彩画颜料和许多绘画用的毛笔——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来自高原的女友们用这些颜料和毛笔把某种普通的灰色小鸟巧妙地变为黄鹂，这种假造的黄鹂有成百只在鸟市上出卖。就在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的这间寝室里，我们看见大木桶里面的蜜蜂花，它不仅没有因无人照料而枯萎，却反而蓬勃发展着，它的枝条爬上了墙，缠住了挂在墙上的画像，从背面穿过画布，绿色的嫩芽戳破了画像的眼睛；蜜蜂花的枝条从

窗户窜出去并在窗外跟花园里的茂密的植物纠结在一起，那个我们还在怀疑其死亡的人并没有什么可以在这里隐藏的迹象。列蒂西亚·纳萨列诺的形象相当清晰地留在我们的记忆里，这倒不仅是因为她在不怎么遥远的时期统治过，而且也因为没有一项公共的措施没有她吵吵嚷嚷的参与是行不通的，在她的卧室里我们首先看见豪华的爱情的床榻——一张带有花边的华盖的大床，一些母鸡正在床上咯咯叫着；我们揭开这里到处放着的箱子，看见里面尽是霉烂掉的渣渣，那是蛾子把玄狐皮领子变成这样的，我们看见用细骨架撑的钟形裙的金属丝骨架、满是灰尘的女式短披肩、布鲁塞尔的花边乳搭、男子的家常便鞋，这种便鞋当地妇女平常也穿，我们看见饰有金丝绦带的高跟丝缎便鞋，这是列蒂西亚在会客时穿了出风头的；看见她那绣着细毛毡的紫罗兰的长长的连衫裙和重甸甸的哀悼用的塔夫绸绦带——这是第一夫人豪华的丧仪的表征，在一只箱子里我们发现了一件见习女修士的粗糙的毛连衫裙，就是列蒂西亚被从牙买加抢走并放置在装水晶器皿的箱子里运到我们国土来时所穿的那件——在这一次不舒服的旅行后她获得了补偿：列蒂西亚后来被十分舒服地安置在事实上的总统夫人的宝座上了，然而我们所要寻找的那迹象在列蒂西亚的寝室里也没有——任何痕迹都没有，甚至连显示海盗式抢掠列蒂西亚是出于爱情的驱使的痕迹也没有发现，我们丝毫没有发现什么可以证明他对列蒂西亚的爱，好像他从来也没有跨进过这间寝室的门槛。在他自己的寝室里，他足不出户地在那里度过了生活的最后几年，那儿放着收拾得很整齐的兵士用的吊床，放着一个轻便马桶圈，从一切破烂衣服的收购者在房子里（在某个时候曾属于格林谷的海军陆战队）找到的那些东西中，还有一只铁箱子，在里面

我们发现九十二枚勋章和一身没有军衔标志的野战军装，它和那件被兀鹰啄得遍体鳞伤的尸体上的完全一样，但放在箱子里的军装却被大口径子弹打穿了六个洞——六个厉害的枪洞，洞边有烧焦的痕迹出现在胸前，这使我们有点相信他那枪弹不入的传说。据说他能念咒语避开子弹，说假如有谁背叛他而从背后向他开枪，那么子弹穿过身体，他却丝毫不会受伤，而当面打出来的子弹会弹回来并击伤开枪的人。据说能开枪打死他的只能是无限忠于他、在任何时候都准备为他去死的人，需要向他射击的人是出于慈悲心，只有慈悲的子弹才能够打死他。我们找到的军服对他都显得太小了，但我们仍然不怀疑这是他的军服，因为从小就都知道他到一百岁还会继续增长，他一百五十岁时第三次长出了新的牙齿，他的牙齿真是健康，像乳齿一样又小又钝，皮肤发黄，整个盖满了老斑，满是麻袋般的皱褶，仿佛他有个时候身材很高，但在其余时候他是个中等个儿的一般人样子，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除了那大得出奇的疝气和巨大而平坦的、正方形的脚底板带有异常坚硬的、像鹰爪般弯曲的趾甲，空洞的眼窝也很大，那里面当时有过后来被兀鹰啄掉的忧愁的眼睛，无论如何，他不是像历史家们所描写的那样是个个儿非常高的族长，这个人由于所有的门都太低和太窄而不能从宫里出来，这个人热爱儿童和燕子，懂得多种动物的语言，预知自然界的天然现象，从眼睛里看得出人家的思想，知道治病盐的秘密（一撮这种盐能治愈麻风病人的溃烂并使风瘫者起得床来），——军服上跟历史家们所说的不同之处是：这一套对他却是太肥大了。至于他的出身，虽然提到这问题一切印刷品都被没收了，但人们确信他出身于高原，他那对权力的贪婪的欲望证明了这一点，高原出身的人在这方面是突出

的，他统治的残酷手段、他那一贯的阴森森的模样证明了这一点，还有把我们的领海去卖给列强，让我们落得在这无垠的、盖满了月亮上那种死气沉沉的灰尘的荒漠盆地上生活，使我们落得在那日暮时心中往往勾起无名痛苦的凄凉盆地上生活，他对我们这种生活竟抱着幸灾乐祸的心理也都证明了这一点。至于说到他的私生活，那么大家认为他是跟无数的情妇、更确地说是跟无数的姘头一起过活的，因为他跟她们没有什么爱情，他同姘头们生下了五千个以上的孩子，这些孩子无一不是早产的。这些孩子中没有一个用他的名字，也没有一个继承他的姓氏，只有列蒂西亚·纳萨列诺所生的一个儿子是例外，这个孩子刚刚生到世上就根据嫡长权被授予将军的称号，并被任命为军区司令，就因为他是列蒂西亚的儿子。至于说到其余的孩子，那么他们的父亲认为一个人有一个母亲也就够了，这对他本人也是这样的，因为他正像许多别的最卓越的独裁者一样从来不知道父亲，只知道自己唯一的一个母亲，自己的妈妈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在一切教科书里都写着，贞洁的妊娠的奇迹在梦中降临到她身上，好像降临到圣母玛利亚身上一样，因此当作为她孩子的他处在她的肚子里时，天上的神力就给孩子预先决定了救世主的神圣使命。他登上权力的顶峰时，用特别法令宣告，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为祖国的族长之母，因为她是世界上如此这般的一个，因为真叫见鬼，她是我的母亲！

那是个出身不明而又非常惊人地质朴的奇特女人，心地出奇的纯朴，因此尤其在执政初期，一切热心于宫廷礼节的人都憎恶她，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一个国家元首的母亲在胸口挂着樟脑叶护身香囊来为自己预防一切传染病，看不惯她用叉来吃鱼子，想一粒粒地叉起小鱼子，看不惯她把脚跟碰得沙沙

响的样子，就像脚上的是镣铐而不是漆皮鞋；在原来奏乐消遣用的露台上她摆上了蜜蜂箱，在国家衙门里养鸡，这都使他们大为吃惊，她用水彩颜料给灰色小鸟着色，再拿到市场上去出售，她在发表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讲的总统的阳台上晾被单，这也使他们感到忿慨，他们简直让她给气昏了，因为在一次外交接见时她抱怨说什么求上帝解除她儿子的总统职务已经求得厌倦了，而且说住在总统宫里实在没法忍受：“仿佛人家日夜在用探照灯照着你一样，先生！”她说这句话时的干脆劲儿就跟国庆日那天她手里拿着满篮子空瓶，穿过仪仗队向总统的小卧车挤过去时一个样子。那时热烈的欢呼声像雷鸣，雄壮的音乐响起了，四面是一片鲜花的海洋，总统的小卧车眼看着就该为节日游行队伍开道了，但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却把装着瓶子的篮子塞进汽车的车窗，并喊道：“你反正要到商店那边去，那就把瓶子交给他们吧，好儿子！”可怜的母亲……她对有着历史意义的时刻一点儿也不理解，连一丁点儿的政治嗅觉也没有，这还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为纪念由海军上将希金思指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而举行的宴会上 在这宴会上 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初次见到自己的儿子穿着大礼服，胸前挂着金勋章，戴着丝手套（他从这时起直到生命终结就没有脱掉过它们），她无法掩饰涌上心头的母亲的骄傲，就当全体外交使团人员的面喊道：“如果那时我只要知道我的儿子后来能成为共和国总统，那我就该教会他识字了，先生们！”这真是骇人听闻，她丢了总统的脸，因此被逐出总统宫，搬到孤零零的一个有十一间屋子的独院里去住了，这所独院是她儿子在那值得纪念的夜里玩骨牌赢来的，那时获得了胜利的联邦拥护者的领袖们在讲究的房子的赌桌上把自己的敌手——流亡的保守派作弄了一阵。然而本狄西温·

阿尔华拉多并不喜欢这所房子里帝国时期的灰泥雕塑的花边：“因为有了它，我觉得我好像变成罗马教皇的老婆了，先生”，因此她不去住在老爷们的内室，却住在女仆的下房里，围着六个对她忠心耿耿的赤脚女仆，把大部分时间消磨在最远和最凉快的房间里，把自己的缝纫机和鸟笼子也都搬到了那儿，炎热从来不曾侵入过这个像贮藏室般半明半暗的房间，这里最少受到夜间蚊虫的骚扰，于是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可以在这里安安逸逸地做她的针线活，在从静悄悄的天井的窗户射进来的相当暗淡的光线下，用水彩颜料给小鸟着色，使每只小鸟都可以变成黄鹌，她呼吸着罗望子树的健康的气息，直等到母鸡在客厅里散步、宫里的哨兵们在空荡荡的内室里等候着女仆们时，她抱怨道：“我那可怜的儿子真够辛苦的了——海军陆战队把他给拴在总统宫里。母亲不在身旁，他没有体贴的媳妇。当他半夜里因为疼痛、因为要挣每月那讨厌的三百比索而去当共和国总统这种该死的工作、弄得疲劳过度而醒过来时，有谁来安慰他呢！可怜的孩子！”她知道说话的意思，因为每天当城市在午睡的噩梦里挣扎的时候他来看望她，他给她带来她喜欢的果脯并倾吐出心里话，讲到他这么一个海军陆战队傀儡的倒霉的命运，他哀叹自己实际上不得不去偷窃这些果脯，是怎么在仿佛无意中在餐桌上把它们用台布遮起来，因为那些该死的格林谷连午餐吃剩的东西都得在账簿上点清，不久前他痛苦地抱怨装甲舰司令把一些又像天文学家又像地图测绘师的家伙带到宫里来，这些人甚至连招呼都不屑向他打一个，就一声不吭地用卷尺丈量起房屋来，在他头顶之上拉着卷尺，用英语计算着什么，通过译员向他叫喊道：“从这儿走开！别挡住光亮！站在这儿！别妨碍我们！”他只好走开，回避他们，躲到一边去，以免妨碍

他们、或挡住光亮，或脚底下给什么东西绊住了，而他们却量了这又量了那，甚至也测了每个阳台的照明度，继续把他赶来赶去，使他在自己的宫里不知到底往哪儿待的好，“可是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母亲！”原来他们竟然把他最后的两个情妇也给抛到了街上，因为海军司令格林谷说，这些堕落的姑娘是不配给总统的。所以他现在成了打光棍的人，母亲因此注意到，他装得好像离开了她的房子，却悄悄地一溜便溜进空着的内室，并在那儿追逐起某一个女仆来，这时本狄西温·阿尔瓦拉多由于同情儿子，故意在自己的小鸟中间制造惊扰，使它们拍着翅膀，放开嗓子大鸣大叫，这大概会压倒半明半暗的内室里可耻的喧闹声，好不让邻居们听见他在怎样哄劝女仆，而那女仆却在用压低了的声音吓唬他：“放开我，不然我要向您的妈妈告状了！”而妈妈这时却不怜恤自己那披羽毛的小民，剥夺了它们的午睡，把不幸的小鸟拽呀、拉呀，使它们静不下来，只要没有人能听见她的儿子、那性急而力弱的情人在狂热地喘息着，他甚至连女人的和自己的衣服都没有脱就气喘吁吁地控制了她，同时像小狗似地尖声叫着，他控制着，没有感到对方相应的激情，于是痛苦而吝啬的孤独之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了，被他跟女仆的喧闹惊扰的母鸡都咯咯叫着向四面八方跑散开，又重新躲进阴凉的角落去，而炎热却达到了如此程度，以致空气都像熔化了的玻璃似的，“可怜的孩子，在这样混帐的八月的下午三点钟的大热天里搞什么爱情把戏呀！”他不仅可怜，而且甚至还身不由己，直到外国的陆战队离开了他的国家为止，而陆战队的离开要比协定期终了早得多，因为国内爆发了鼠疫。被鼠疫吓破了胆的登陆队把自己的那些军官们的单独小住宅拆做木板装进集装箱，从地上挖起他们那天蓝色的人工合成的小草坪，把它

们卷成地毯似的卷子，卷起他们装蒸馏水的漆布大桶，那蒸馏水是他们为了避免使用我们江河里腐败的水而从自己国家运来的，他们破坏掉他们医院的白色建筑物，炸毁了兵营，为的是不让人知道它们是怎样建成的，完整地留下来的只有一只旧装甲舰，七月的夜晚在这舰的甲板上出现着海军司令那可怕的幽灵，海军陆战队在码头上所留下的只有这艘装甲舰，他们把其余的东西都装在空中列车上运走了，他们运走了准备进行小规模战争的一切可携带的完整的装备和器材，但在运走这一切之前他们向国家元首表示了合乎那种场合的礼仪，奖给了他一枚勋章以表示睦邻关系，然后放开嗓子大喝了一声，以致全世界都听到了：“全都听着！让他单独留在这肮脏的妓院里！我们要瞧瞧，没有了我们看他怎样应付！”说完就都走了。“走了，母亲，去见鬼去了，一转屁股溜回老家去啦！”他第一回不是像头套着牛轭的犍牛而是作为主人那样沿着楼梯走了上去，发布了不再是什么别人的而是他本人的命令——声音宏亮，精神抖擞，自己来实现各种愿望和请求了：“重新准许斗鸡吗？我同意！可以重新放风筝吗？可以！”他恢复了被占领军禁止的所有平民的娱乐，在取消这些禁令时仿佛体会着自己政权的威力，而当他确信没有谁反对他、现在政权真的归于他时，便把国旗上的彩色条纹改变了次序，把上面的条纹移到下面，那下面的移到了上面，从国徽上取消了弗利季亚帽^①并命令用被取消了的龙的图案来替代了它，“因为我们终于不再有颈圈了，母亲！鼠疫万岁！”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一辈子都记得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撤

^① 弗利季亚帽：一种锥形高帽，尖顶向前倾折，通常为红色，被认为自由的象征，法国大革命时雅科宾党人曾以之作为帽型。

走前他们是怎样生活的，记得他们在不同时期所处的屈辱的从属地位和穷困、甚至是赤贫的境况，但她特别悲伤和凄苦地抱怨他们生活的毫无保障，这段时间正好是当她那儿子从死人复活回来和当他因巴特里西奥·阿拉戈内斯的死而扮演了自己丧葬的滑稽剧的那会儿，后来在镇压了因丧葬的滑稽剧而引起的叛乱之后，就开始沉入到安宁的池塘里了，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头什么迹象也没注意到，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向所有能耐心倾听她话的人抱怨说，虽然她是总统的母亲，却除了这倒霉的缝纫机之外一无所有，她那儿子实际上也一无所有，你别看他坐轿式马车，先生，还有拿火炬的人们伴随着他，可是我那可怜的儿子连自己的坟地都没有，甚至连一小块可以让他平安地死去的公墓的土地也得不到。在这么些年无可指摘的服务之后，先生，这难道是公正的吗？但她很快对自己儿子的不幸开始不吱声了，因为他不再跟她分享这些不幸，不再像平时一样跑到她那儿去，以便讲些有关对政权的阴谋诡计和它的一些秘密，比起陆战队那时他那模样变化很大，所以在母亲看来比她自己还要老了，好像某种奇迹使他在时间上赶过了她，她注意到他的谈话忽然变得无法理解了，像老年人似地前言不搭后语，他说话吞吞吐吐，思想像断了线的珠串般零零落落，现实像念珠似的紊乱了，有时他甚至淌着口水，这时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内心对他充满了巨大的怜悯，不过并不是母亲对儿子的怜悯，而是女儿对老年的父亲的怜悯。她特别强烈地体会到这种感情，有一次当他带着一大堆买来的东西，全身挂满了纸包和纸盒到她屋里来时，他想一下子把所有这些东西都解开，急急忙忙地用牙齿咬断绳子，甚至等不及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找来剪刀，硬让纸盒的边把指甲折断了，然后双手把一切都倒到桌上，兴

高采烈地大声喘着气，弄得她莫名其妙，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你瞧，这是什么啊，母亲！瞧见没有？这是水族馆里活的海牛，这是上了发条的同真的一样大的天使——他会响着铃铛从这屋子飞到那屋子。这是海洋里的贝壳，你看，它多大啊，可要是把它贴到耳朵上，那你听到的不是普通贝壳发出来的那种海洋的喧嚣而是我们国歌的旋律！真是了不起的玩艺儿，是吗，母亲？你看，做个有钱人有多好？”可是她没有像他一样兴高采烈，却一声不响地舔着平常用来给小鸟着色的毛笔的尖端，她的心由于对儿子的怜悯而紧缩起来了；又由于回想到了过去，她对这过去是比谁都更清楚更明白的，没有别的人能像她那样知道和明白她那儿子为了保住总统这个宝座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费了多少劲，“那可不像今天这种时候，先生，今天的政权——你瞧，它摸得着，看得见，统统都在这儿，它就像我儿子爱说的那样——是手心里的玻璃球，而那个时候，政权像条鲱鱼会从手里滑掉，那时它既不受上帝保佑，也不被法律尊崇，它在这所那会儿纯粹是所疯人院的总统宫里窜来窜去”。在这所疯人院里，那些在为联邦作战时期发了迹的贪婪者、那些帮助过他推翻了像将军和诗人拉乌塔罗·穆尼奥斯那么强有力的独裁的人们使他感到苦恼，但愿上帝的荣光连同它那天天主教的圣礼书以及四十二匹纯血统的跑马将与他同在，可是为了感谢这种效劳，从前的战友们要求得到那些被驱逐出国的封建主的领地和牲畜，把国家划分为一些自治省，让他们每人在当上了省长后便宣称这就是联邦，他们为它而流出了自己的鲜血，——“那是从我们的血管里流出来的 我的将军！”他们在自己的省里充当了专制君主，发布自己的法令，宣布自己的生日为国庆节日，发行自己的纸币，画上自己的纹章，穿

上绣着金丝银线的漂亮大礼服，在自己的马刀的刀鞘和刀柄上面嵌上了钻石，戴起了有孔雀翎毛的三角帽——当然喽，所有这些装饰是他们从总督时代的旧石印画上抄袭来的。他们是大老粗，先生，是不文明的大老粗，不经任何邀请就闯进宫来，倒反而充满了自我优越感：“国家——那就是咱们 我的将军，国家属于我们，我们大家，国家也好，这座总统宫也好，我们为它们而赴汤蹈火 难道不是吗？他们不是单身闯进来 而是带着自己的婆娘们，带着一整批姘妇，还有自己的一些鸡呀鸭的，准备作口腹的享受，这些小动物是他们到处向老百姓摊派的和平税征来的，这样就永远也不会缺少大吃大喝的东西了；他们中每个人都有卫兵跟随，那是伙雇佣来的外国人，完全是野蛮人，他们不穿皮靴，只裹着臭气熏天的包脚布，而且几乎不懂基督徒的语言，但在玩骰子、纸牌和其他赌博时却学会了一切作弊的手法，还能很好地使用任何武器，由于这批无礼的不速之客经常的侵扰，总统宫就像个茨冈人的集市了。先生，这里弥漫着讨厌的臭气，仿佛河流泛滥时把脏东西全冲到了这里似的，参谋本部的军官们把宫里的家具乱搬到自己的家去，但那都是共和国的财产呀，先生，他们拿政府发的津贴来玩多米诺骨牌 日夜不停地玩 不顾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的抗议，她为了把这脏马厩稍稍整理和收拾一下，把大堆的脏土和垃圾清扫出去就已弄得筋疲力尽了，她是目击联邦党人的自由运动堕落为普遍的下流并仍然在堕落下去的唯一的人，她看到所有这些混蛋的游手好闲，看到他们拿高级的国家职位来赌纸牌，看到他们沉湎于淫佚，把妓女当作钢琴的键盘，看到他们不顾她那警告而往雪花石膏的双耳瓶里拉屎撒尿，便想用扫垃圾的扫帚把他们扫出去，“不行，先生，这不是轻便抽水马桶，

不是便壶，这可是从海底捞起来的古代用来盛酒的双耳瓶，”但办不到。他们用哈哈大笑作为回答，继续糟蹋双耳瓶，“这是为了对被打倒的财主们进行报复，夫人！让他们别挖空心思搞各式各样的双耳瓶吧！”结果没有人能阻止他们，岂止没有人，简直连上帝本人也不能阻止阿特里阿诺·古斯曼将军在总统就职十周年之际的政府招待会上喝得酩酊大醉。“我们无法想像他胡搞了什么名堂！他出场时完全整整齐齐，穿着凉爽的亚麻布的雪白制服，正像他头天答应过我的那样没有带武器，作为军官他言而有信，他把武器留在了家里。陪他来的是一伙穿普通便服的保镖，是些法国佬，是他为自己使唤而从外国军团里挖来的，所有这伙人都背满了礼品，那都是将军从开云市订购来赠送给大使们和部长们的夫人的，礼品由古斯曼自己递送，他先在每个夫人的丈夫面前并足行了个敬礼，请他准许他献给她礼品，这种文雅举动是法国人教给他的，他们说，在法国宫廷里习惯就是这样的。阿特里阿诺·古斯曼向夫人们献礼后就在大厅角上的小桌边就座，开始欣赏舞蹈，赞赏地点着脑袋，一面说他喜欢这个，很喜欢这些欧洲的花花公子跳的舞。看起来，他好像平静地安坐在沙发椅里忘怀了一切，可是我看见一个保镖的在给他灌香槟酒，一杯又一杯地斟着，他刚刚喝了一口马上又给他斟满，最后他灌了那么多滋滋起泡的饮料，终于变得满脸通红、汗水直淌，他逐一解开自己雪白的制服的钮扣，接着他打起噎来，打噎了又打呢，人显得又累又晒，妈的，忽然间，当跳舞暂时停下来时，他站起身来，解开裤裆，开始用自己那水龙头浇了周围的一切东西和人，妈的，他把尿撒在夫人

们那最细的麻纱裙的下摆上、撒在她们的鸵鸟羽毛扇上、撒在她们的软鞋上 这个老醉鬼 当然喽 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惊慌、难以想像的丑事，但这个古斯曼一边继续着他的捣乱，一边还唱道：

“这是我，被你抛弃了的情人，我灌溉着你那花园里的玫瑰花！啊，奇妙的玫瑰花！”没有人敢揪住他的衣领 没有人 甚至连我也不敢，因为我知道，虽然我比起我那将军的战友们中的每个个别的人要有更多的权力，但为了对抗搞阴谋的人，即便他们只有两个人 那我的权力仍然还是不够的。”正是这样的 可是还没有人能清楚地认识到总统这个坚强的人对所有的人都看得很透，知道谁是怎么回事，同时却没有人能猜透他本人的思想和计谋，没有人能预见到他的能耐，没有人知道他那沉着和平静是以清醒的和残酷的算计为根据的，是以善于等待的好本领、以暂时忍受一切的伟大才能为基础的。因此他的眼睛只流露着无限的悲哀，嘴唇是苍白的，女性似的手在那个惊心动魄的中午握着马刀的刀把却没有颤抖，在那个中午他得到报告说，军队的司令拿尔西索·劳班斯喝茴香烧酒醉得失去了人格，在厕所里紧贴到龙旗兵的军官身上，像个老练的妓女般强迫他跟他拿尔西索·劳班斯本人干那违反自然的勾当，但后来一清醒过来后，他因为屈辱和忿恨交并，就把这龙旗兵美男子抓了起来，拖到会议厅，并用骑兵的长矛把他像钉蝴蝶般钉在挂着画有春天风景的壁毯的墙上。这个不幸的龙骑兵在墙上悬挂了三天，谁也不敢去收尸，总统比谁都更不关心这件事——他只关心带枪的伙伴不致搞阴谋来反对他，而对于他们的越轨行为却并不在意，这类越轨行为归根结蒂倒会有助于总的信念，即过去的战友们或迟或早总归要互相消灭掉。果然不出所料，有一天有人向他报告说，保镖们不得不用椅子打死了海苏克利斯托·山契斯将军，

因为山契斯被猫儿咬了一口而引起疯狂症的发作，可怜的山契斯！紧接着这件新闻之后又发生了另一件，洛塔里奥·苏列诺将军在骑马渡河时，不知怎么搞的，可怜的马竟会突然死了，苏列诺将军连眼也来不及眨一下就沉到了河底，多么可惜！时间过不了多久又是一件新的事件：“我的将军，那个拿尔西索·劳班斯将军再也没有力量克制自己对于同性恋的可耻的癖好，在自己身上的什么地方塞了颗甘油炸弹就把自己炸了个粉碎！”他们便一个跟着一个这样地死去了，他悲伤地谈到他们中的每个人：“不幸的人啊！”可是难道能认为他对所有这些不光彩的死亡有过丝毫牵连吗？关于每个死者官方报道是说，他在执行公务时遇难了，每人都享受到国家的和军人的一切荣誉，被葬进民族英雄公墓，——“国家没有英雄就好比屋子没有门，先生！”所以现在当整个国家总共只剩下健在的六位跟他一起通过战争年代一切考验的将军时，他邀请他们全体在他诞辰那天，一个不缺地到总统宫来参加友爱的宴会，先生，包括所有六个人当中最阴险、最可怕的哈辛托·阿加拉皮亚将军，就是那个喝甲醇兑火药并把婴儿当做自己母亲的人。“就是我们这几个人了”，他对他们说，“除了我们这几个战友，不再有别人了！像以前那时一样，我们大家一起聚聚，当然不带武器喽！大家在一起，像同乳的弟兄！”于是他们大家都到了，先生，大家来到宴会厅，像约定好的那样不带武器，但带了自己的保镖，他们在邻近的房子里警卫。客人都不是空手而是带着华美的礼品来的，为了我们中唯一能把大家团结起来的人！”事实确是如此，在他号召之下甚至连萨多尔诺·山托斯将军也响应，从高原上自己的巢穴里出来。这个传奇里的人物萨多尔诺·山托斯是个疑心重、不大相信人的纯血统的印地安人，妓女的儿子，

经常赤脚走路，因为他说真正的男子汉要是感觉不到自己脚下活的土地，那他就不能呼吸。他现在也是光着脚来的，披一件画满怪兽的斗篷，他总是独自一人出场，不带任何保镖，只佩着一把砍刀，但他拒绝把它交出来，因为那不是军人的武器而是劳动的工具、打猎的工具。他赠给我一只好斗的金雕，母亲，是在遇到诚实的厮杀、遇到正直的男子汉的决斗时用的，他自己带了张竖琴，母亲，神圣的竖琴，它的琴声可以平息暴风雨，也能帮助五谷丰收，他开始演奏竖琴，把自己整个的心、自己整个的艺术都放进音乐里去了，唤起了我们对战争年代的怀念，唤起了关于战争那可怕的开始的回忆，而这些回忆就好像狗身上癞疮发痒时的感觉，我们甚至闻到了战争的火药味——他用自己的歌触动了我们整个心灵，想到那把我们载往远方的金色战船，我们便跟着齐声低唱起来，全神贯注地低声伴唱：“我含泪从桥上回来了……”他们唱着 喝着 吃着，一直等到把填了李子馅的整只火鸡和半只烤野猪都吃光，他们从各自的军用水壶里喝各自的酒，萨多尔诺·山托斯和总统却什么也不喝，而且几乎什么也不吃，因为这两人毕生没有饮过一滴酒，而且所吃的东西从不超过刚刚能充饥的量。在战歌以后将军们开始唱大卫王的黎明赞美诗来向他们的朋友致敬，他们眼里流着泪开始唱所有那些在加聂孟大使有一次送给总统一件新发明的奇异的玩艺儿之前很流行的颂歌，这玩艺儿是录音机，上面一劳永逸地录着传统的颂歌《敬贺诞辰！》，他们大声唱了又唱他们的那些歌，酒也越喝越醉，不停地吻着他们的悲悲切切的老头儿战友，而当他们都喝醉之后，他正好在半夜时离开了他们，双手拿着灯，按照他兵营里的老习惯巡视了整个总统宫和所有的内室，他去就寝时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战友们还在他离开

他们时的老地方，所有六个人互相挨着睡在地板上，除了萨多尔诺·山托斯，都烂醉如泥，在睡梦中彼此拥抱着，动弹不灵，他们彼此挨着躺在地板上，只有五个保镖守护着他们的睡眠，因为山托斯是没有保镖的，保镖们彼此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因为睡在地板上的将军们即便在睡梦里，在彼此兄弟般拥抱着时，却仍然相互之间并不信任，而且彼此畏惧，正好像他们中的每个人单独时又都害怕总统一样，而总统也害怕他们中任何一个跟另一个搞成双，因为两个人——那就是阴谋了。他向睡着的人望了一眼便回到自己的寝室，把灯挂在门旁的钩子上，锁好了三把锁：搭上了三条门钩并闩了三道门闩，躺倒在地板上，俯伏着，头埋在当枕头的手掌里，在同一刹那间总统宫由于警卫队步枪的响亮的排射声震动了——一次！接着是第二次排射声——又是一次！“一切都完成了再没有任何零星的射击没有任何呻吟的余响一切一下子全都了结了他妈的整个乱糟糟的局面！”只有火药的烟雾沉落在无言的世界。早晨他睡醒以后，确信再也没有东西和人会威胁他的绝对权力了，士兵们踩在血泊里打扫昨夜举行过友好的宴饮的大厅；震惊的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胆战心惊地捧住脑袋望着墙上，墙上不断渗出鲜血，虽然它经过仔细涂抹炉灰和石灰，墙壁溅满了血，血也从地毯里渗透出来，虽然刚刚把它们像挤床单似地挤过，血像小溪般沿走廊流着，流进整个建筑物，看起来，血就像是在上涨，它随着有人竭力要摆脱它——把它冲掉、洗掉、擦掉，为的是把谋杀我们战争的最后的英雄们的痕迹掩盖过去，血却变得更多了。官方宣告说，杀害他们的是突然变得精神错乱的保镖们，这以后，被杀受害者的尸体在用国旗裹好后安葬在英雄墓里，主教亲自为死者们举行了安魂祈祷。将军的保镖们也没有能从这

个陷阱里脱身，没有一个能活着出来，可是萨多尔诺·山托斯将军却活着逃了出来，因为他胸前带着七个神圣的可以像钢甲一般预防枪弹的护身香囊，先生，因为他是能摇身变化，能变做随便什么人和东西——变乌龟、变池塘、变雷霆的，总统不得不相信这点，因为训练得能追踪美洲豹的猎犬也不能找到萨多尔诺·山托斯。能预言的巫婆证实说，萨多尔诺·山托斯还活着，“这就是他，我的将军，这张梅花老K”，无论如何必须把他找出来，因为他破坏了一切，因为他知道一切，于是白天黑夜都在找他，一直找了几年，直到有一天总统从自己的车厢的窗里看到一群男人、女人和儿童一块儿带着家具和家畜在慢慢走着，就像战时整个村子的居民跟在联邦军队后面行走一样，但这群人在跟着一个人后面走，这人脸色苍白、精神委顿，穿着粗布衣服和破斗篷，他们在倾盆大雨下抬着躺在绳床里的老人和病人慢慢走着，这人自命为救世主，因此人群跟在他后面走。这时总统拍了拍自己的前额喊道：“那就是他，真见鬼！那可就是山托斯呀！”那的确是萨多尔诺·山托斯，他像救世主般靠传道生活，靠信仰他的人们的布施和演奏他那有魔法的竖琴来养活自己。那是他，像乞丐，阴森森的，披着破旧的斗篷，戴一顶全都破了的毡帽，但即使是这样一副可怜相，他仍然威严可怕，是不能那么轻易地对付得了的——他的砍刀砍三下就把赶来企图马上擒住他的三个最机灵最勇敢的总统保镖的脑袋砍掉了，这时总统便下令把火车停在这像坟地般凄凉的高原中间，停在围着救世主的人群旁边，当总统的保镖们带着准备开火的枪枝从漆着国旗颜色的车厢里跑出来时，人群迅速向四面退走，跑得不剩一个人，只有萨多尔诺·山托斯僵立在自己那神秘的竖琴旁边，他的手紧握着砍刀的刀把，眼睛像中

了魔法似地凝视着总统车厢的门——萨多尔诺·山托斯将军被自己的死敌，被出现在踏级上的、穿战地制服、没有军衔的一切标记、没带武器的那个人的模样迷住了，那个人是那么年老和那么遥远，“我们似乎有整整百年没见面了，我的将军！”在山托斯看来他很年老、很孤独、不很健康，他那因肝脏作怪而变成淡黄色的皮肤和眼泪婆娑的眼睛可以证明这一点，但从他手上仿佛发射着权力的光芒、权力的幅射线，发射着在歼灭了其他的权力持有者之后集中到自己手里的整个权力的光芒，于是萨多尔诺·山托斯将军准备去就死，甚至决心不作抵抗，看到没有什么能阻止、没有什么能启迪这个为追求绝对权力到疯狂程度的、热切想望着权力和只知道权力的老人使他却步，可是他向山托斯伸出了自己的手，伸出了自己那像鲑鱼的身体一样圆而扁的手掌并喊道：“上帝保佑你，英勇的男子汉，祖国光荣的儿子！”因为他知道，能够战胜不屈不挠的高傲的敌人的唯一的武器——那便是友谊之手，假如你首先伸出来的话。于是萨多尔诺·山托斯将军吻了吻总统脚下的土地并说道：“请允许我以信仰和真理的名义来为您服务，我的将军，只要我还能够握住砍刀，直到它在我手里唱起歌来！”于是他接受了萨多尔诺·山托斯将军为他效劳，让将军当他的嘎达埃斯巴代斯，但条件是永远不能站在他背后，他也让他当玩多米诺骨牌的搭档——他俩的四只手使不止一个带了国库逃到我们国家来的倒台的独裁者输光了最后一分钱，他随身带他坐在总统的轿式马车里，拉他参加外交接待，还像以往一样光着脚，发出野兽的气味——连狗闻到了他特有的美洲豹的气味也赶紧退避三舍，

嘎达埃斯巴代斯(guardaespaldas)，私人警卫，保镖，照字面讲是背后警卫者，站在背后作警卫的人。

而大使夫人们也被这种气味熏得够呛。他吩咐他守护自己的睡眠，于是萨多尔诺·山托斯睡在他寝室的门口——寝室的主人由于意识到有某个活人睡在附近而心里觉得轻松了些，因为噩梦不断地折磨着他，他也害怕跟他梦见的那人一对一地待着，他把萨多尔诺·山托斯留在自己身边有好多年，虽然既不完全信任，又稍稍保持着一点儿距离，但仍留在自己身边，直到苦不堪言的痛风病压倒了萨多尔诺·山托斯，他被这场病搞得完全憔悴了，连砍刀也不再在他手里歌唱了。这迫使萨多尔诺·山托斯祈求起死来：“杀死我吧，我的将军！只有您有这个权力！”可是他给萨多尔诺·山托斯规定了优厚的养老金，因他忠诚的服务而授予他勋章、打发他到高原、到山托斯当年出生的偏僻的、抢劫牲畜的强盗出没的村庄里去等死，当山托斯最终克制了自己的傲气，不再因自己的衰弱难为情，而痛苦地说：“您瞧，我的将军，甚至连最最强壮的庄稼汉也变得像娘儿们一样衰弱了，奶奶的！”那时，他在分手时甚至掉下了眼泪。

是呀，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十分清楚并记得，为了能始终坐稳总统这个宝座，她的儿子该付出多大的代价，也没有任何人能比她更理解他那种获得补偿了过去错过的机会时的孩子气的快乐，理解他乱花靠权力得来的金钱，把钱浪费掉去买他童年和少年时代得不到手的東西的那种不在乎劲儿，然而使她气恼的是人家利用他的无知，以出奇的高价卖给他各色各样的泊来品小摆设，虽然她看出这些东西值不了几文钱，无论如何总要比她用水彩颜料染的鸟儿便宜得多（鸟的染色需要技巧和熟练技能，但一只鸟儿的售价人家从来不曾给过她四个比索以上）。“我不反对你的那些小玩艺儿”她对儿子说，“但你不妨想想将来。我可不愿意看见你被人家从你的宝座上轰出来时，你在教

堂的台阶上伸出帽子求乞，当然愿上帝保佑不致有这样的下场，但要知道这很可能不在今天便在明天发生，那时你怎么办？你如果是优秀的歌手或是大主教或是海员倒还可以，但你充其量不过是个将军，你只会发发号令：一、二！难道凭这个能活命吗？”她劝他把钱埋藏在靠得住的地方，把政府经费中留下来的那些钱埋藏好，不让任何一个人知道他的秘藏，当他不得不像那些被本国推翻了的可怜的总统、像那些命定只有被遗忘的、那些把故乡的轮船的告别汽笛作为施舍来接受的人一样逃亡时，这些秘藏的钱就可以派用场了，“你要更经常地回忆那些住在峭壁上的房子里的人们，要记住你望着他们就等于自己在照镜子”。可他要么对她的话不放在心上，要么心安理得于这类动听的话：“没有什么可害怕的，母亲，因为人民爱戴我！”

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活到了很高的年纪，经常抱怨贫穷，经常骂女仆们在市场上花钱不节约，她有时甚至只是为了节约开支而拒绝进餐，没有人敢于向她揭穿说，她老早以前就已经是世界最富有的女人之一了，因为由于政府所有的幕后交易和营私舞弊的结果而落进她儿子手里的一切，他都记在她的名下了，她不知道自己已成为一望无际的土地和无数牲口群的所有者、当地电车线路的所有者、邮电和国家水域的所有者，也不知道进入我们水域和航行在我们河流上的每条船只都必须向她纳税，她对这些全然不知道，正好像她不知道而且到死也不会知道：她的儿子完全不像她那时所想像的是那种没头脑的和超龄的小孩子，那时他到他送给她的独立院落来看望她，并把自己也玩得入迷的玩具当礼物送给她，她不知道那时他已经规定了屠宰税，这笔税收完全进了他的腰包，她不知道他为庇护人而收取了不少的钱，不嫌弃自己爪牙们为谋私利而送给他的大宗贿赂，

除此之外，在彩票方面也赢了大笔金钱——彩票抽签的那套规定本来是他亲自仔细地拟定的，而且为合乎他需要而顺利地运转着。彩票这玩艺儿是在他可疑的死亡之后很快地搞起来的，即在“大扰攘时代”，先生，这名称的由来并非起源于诸如许多人所认为的是在圣埃拉克里奥殉难者的那天夜里全国发出了一阵极厉害的地下的隆隆雷鸣（顺便交代一句：这雷鸣声一直没有得到任何合理的说明），而是由于这个时刻到处都在以十分巨大的喧哗声为各式各样的建筑物奠基，在它们奠基的时候被宣布为和平的最伟大的建筑，虽然它们一个也没有建成，可是喧哗声很多，先生，在这时候他习惯于在中午休息时召开国务会议，会议不在总统宫，而在他母亲的独立院落里，在罗望子树的阴凉的枝桠下召开，他躺在绳床里，挥动着帽子，闭着眼，听着呆在吊床周围的髭须涂了香油的饶舌家、由于穿着压低的赛璐珞衣领的呢子礼服而热得懒洋洋的饶舌的部长们以及他所憎恨的、但从利害上考虑而只得容忍的那些非行伍出身的人们扯淡，他们在大放厥辞，他听着他们的话音被淹没在院子里追赶着母鸡的公鸡的翅膀的拍击声中，听着不停歇的和单调的蝉声与邻近某处不知疲倦的留声机在反复唱着同一支歌曲：“苏珊娜，到我这儿来，苏珊娜哟！”他听着听着就打起盹来，于是部长们顿时恭敬地沉默了：“静静，将军睡着啦！”可是他突然停止了打鼾，但并不张开眼睛就大声说道：“继续说下去，我在听着。”他们便继续说着，直等到他从午睡的蛛网中、从它的慵懒的打盹中摆脱出来，他进行总结说：“你们这儿的一切扯淡都是愚蠢。你们中间只有一个说到了点子上——那就是保健部长，我的同乡。嗯，你们还要怎么样？散会吧，一场混乱收场了！”随后他在吃饭的时候跟自己私人的助理们

讨论国家大事，他一手拿着盘子，一手拿着汤匙，来回踱着步，他就在行走时和上楼梯时解决着许多问题，甚至不是解决而是干脆地喝道：“你们想咋办就咋办，反正我是这儿的主子”。他对大家是否爱戴他这个问题不再感兴趣，——“这一切去它的”，于是开始在一一切公众的典礼上露面，亲自剪彩，为这个又为那个揭幕，挺起身子让大家观看，让自己冒着即便过去最安定时期也不敢冒的危险，“不要紧，没什么了不起！”而所有其余的时间他就都花在跟自己亲密的朋友罗德里哥·德·阿吉拉尔将军玩无尽头的多米诺骨牌上，也花在跟他的亲爱的同乡保健部长的玩牌上。只有这两位对于他是如此亲近，以致于敢来请求他开释某个囚徒或者赦免被判处死刑的罪犯，只有这两位可以决定请求他接见美女之王玛努埃拉·桑契丝。

这是个奇异的平民的孩子、极妙的花朵，她生长在那赤贫之海中间，这地方我们称之为“狗打架区”，因为住在这区的狗日夜互相咬架，一分钟都不肯停止，也没有一天安静。国家近卫军的巡逻队不敢到那儿去，因为只要他们一到那儿，他们的衣服马上就会被剥光，他们的汽车一眨眼就会被拆成另件；一只装备齐全的小毛驴只消在那地区迷了路，等到它从那儿脱身时就成了装着骨骼的麻袋，“狗打架区”的街道简直像迷宫，那儿是死亡的巢穴，富翁们被绑票去的子弟都消失在那儿，“在那儿他们被杀害和被炸熟了，我的将军，他们被当作炸灌肠在市场上出售，竟真有这样的事！”然而正是在那儿诞生和生长并在那里生活着玛努埃拉·桑契丝，命定不祥的玛努埃拉·桑契丝，垃圾场的金盏花，“这姑娘的美丽震动了整个国家，我的将军！”他动了心，而且动心得甚至说道：“假如她真正是那样非凡的美人，那我不但准备接见她，而且还要跟她跳一圈华尔滋

舞。管它妈的，让报纸去写好了，这样的事平民是很喜欢的。”

可是到晚上，在接见了玛努埃拉·桑契丝之后开始照例玩多米诺骨牌时，他显然很失望地对罗德里哥·德·阿吉拉尔将军说，这个被吹捧得很厉害的穷人的女王甚至连跟他跳一圈华尔兹舞都不值得，说她是同千百个住在“狗打架区”的其他玛努埃尔·桑契丝一样的平庸的姑娘，“那件有薄洋纱绉边的水妖式的连衣裙，那个有假钻石的镀金王冠，那朵手里拿的玫瑰花，那种在妈妈面前害怕的样子，而妈妈在自己女儿面前也颤抖得仿佛女儿是纯金做成的一般！不过去她的吧，我满足了她的请求，请求统共只有两个：在‘狗打架区’安装自来水管和电线。

但是我警告她，叫她别再拿什么请求到我这里来麻烦我了，我受不了那些拿什么请求来纠缠的家伙，也不愿跟所有穿着破烂的人谈话，他们需要什么呢？”说到这儿，他不等玩牌结局就站起身来，砰的一声关上门走了。当敲八点钟的时候，他来到牧场，给母牛上了饲料，吩咐把干的牛粪饼拿进宫去，然后去吃晚饭，像习惯的那样手里端着盘子走来走去，一面吃着带四季豆的炸鸡、米饭和法国梧桐叶的冷盆，一面检查整个总统宫是否安谧，查点了所有的巡逻兵和岗哨，从宫门口的岗哨一直到自己卧室门口的岗哨，证实他们是否像规定的那样是十四人，然后检查其余的私人卫队是否都在，在证实他们也都在那里后便在宫内第一个天井里起劲地玩起多米诺骨牌来了。然后他查明所有麻风病人都已在玫瑰树丛下躺倒，风瘫病人也都躺在楼梯上睡着了，当时钟打过九点钟，他把那盛着晚饭的盘子放到碰上的第一个开着的窗子的窗台上，自己钻进臭气熏天的浓重的黑暗里，不知不觉地落进了自己情妇们的木房里的床旁，那床上一下子睡着三个女人连同自己的早产儿们。他钻到这一堆人

体当中，钻到这气味难闻的肉堆中间，把两个妨碍他的脑袋和双脚扒拉到一边，连女人的脸都还没有看见就占有了其中的一个，但她甚至还没有醒过来，这床上也没有别的人醒过来，只是从邻近床上听见一个半睡半醒的女人的声音：“别这样喘气，我的将军，不然您会吓坏孩子们的”。后来他回到了总统宫，检查了所有二十三扇窗子的插销，在走廊里把干牛粪饼点上了火薰蚊子，他烧着它们，从前厅向住房方向移动，牛粪饼与牛粪饼之间相隔五米，他吸着它们的烟气，想起了那非常遥远的、衣不蔽体的童年，但那难道真是他的童年吗？当他吸着牛粪烟气那时，他只想到了一小会儿，过了一分钟他已经什么也记不起了……然后他向相反的方向、向入口处的前厅方面移动，熄掉所有房间里的灯光，用零碎布头遮好鸟笼并计算它们有多少，“应该是四十八个”。它们果然是四十八个，但他并不因此安心，手拿着灯重新巡查了整个宫，在十四面镜子里看见了自己的映像十四次——十四个同样在手里拿着点燃的灯的将军。打了十点钟。一切都正常。他向有自己的近卫军队睡着的卧室里瞧了瞧，熄灭了卧室里的灯，“夜安，先生们！”然后他察看了一层楼的所有办公室、所有的接待室、所有的厕所，看了看所有的窗帘背后，所有的桌子底下——哪儿都没有人，于是他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摸索着区别每个钥匙的用途，锁好了所有的办公室，这样做了之后就登上主层楼，在那儿也巡查了所有的屋间，一间接着一间，用钥匙锁好了所有的房间，最后来到了自己的寝室，从密室里取出盛着蜂蜜的罐头，吃了临睡前的两匙蜜，马上想到自己的母亲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设想她睡在那独立院落的私邸里，在芬芳的蜜蜂花灌木丛和馥郁的牛至草中间，清楚地看见母亲那不动的手，那能把

任何灰色小鸟变成黄鹂的灵巧的、不由自主地下垂着的手，那只在睡梦里变得那么毫无生气，就仿佛母亲不是在睡觉而是死去了。“夜安，母亲”，他耳语说，并听见好像就在那儿的独立院落的私邸里，母亲没有醒来就回答他说：“夜安，孩子！”然后他把灯挂在自己寝室门口的钩子上——那灯是必须通宵点着的，谁也无权熄灭它，因为一旦遇到夜里要逃跑时他必须利用这盏灯。打了十一点钟，他重新走遍了整个宫，哪儿也没有灯光了，在黑暗里他随便巡行，以防万一，会有什么以为他已经入睡便突然溜了进来吗？他借着持续几瞬间的绿幽幽的光线，借着转动着转叶的航标灯的绿色光束，在黑暗中悄悄地向前走，在这绿光里闪现出金马刺的光芒，后面留着星星发亮的痕迹；在两次闪光之间他看见了一个站着睡觉的麻风病人，这个人显然是迷了路，他并没有拉住这人就把他领进花园，领到一株玫瑰那里，在黑暗里凭自己这清醒者的光芒引路，他把麻风病人安顿在树丛下之后，又重新把警卫兵点了数，这以后才慢慢地回到自己那里，经过长长的走廊，经过一个个窗户，从每个窗户里他看见四月的加勒比海，他二十三次看到它，他虽然没有停步，却看见它总是四月的那个模样——好比一个披着金黄色浮萍的池塘一般。敲了十二点钟，在敲过最后一下时他感到发自他疝气内部的什么地方的尖锐的恐怖，这恐怖像啸声一样地塞满了他的耳朵，于是世界上再没有其他的感觉、其他的声音了。他对自己的恐怖感到害怕，便把自己房间锁上了三把锁，挂上了三道门钩，闩上了三道门闩，溺了尿，体内挤出了两滴、四滴、七滴痛苦的尿，然后往地板上一倒，脸朝下啪嗒一声倒下去，一刹那间没有做梦就睡着了。但到两点三刻他醒了，浑身是汗，因为感觉到自己睡着时有人在仔细瞧着他

而惊慌不安，有某个不触动门锁而有穿墙本领的什么人，“谁在这儿？”他问道，但回答的是一片寂静。他闭上眼睛，想回到梦境去，但又立刻感到有人瞅着他，他吓得睁开眼睛，看见玛努埃拉。桑契丝在他用所有的锁和门闩关好的寝室里走来走去，是那轻而易举地穿墙而入的玛努埃拉。桑契丝，是那不怀好意的、半夜里的玛努埃拉。桑契丝，是那穿了薄洋纱连衣裙、手里拿着像燃烧的炭火般的玫瑰花的玛努埃拉。桑契丝，是那气息如兰的玛努埃拉。桑契丝，“告诉我，这不是真实的，你是妖精，”他嘟哝道，“告诉我，这不是你，这兰花的醉人的气息不是你吐出来的气息！”然而这是她，是玛努埃拉。桑契丝，她手里燃烧着玫瑰，她那温暖的气息成了寝室的空气，这里的一切变成了玛努埃拉。桑契丝，整个世界变成了玛努埃拉。桑契丝，顽强的悬崖峭壁就是这样地制服了古老的大海的力量，——“我没落的玛努埃拉。桑契丝哟，我手掌上的命运的掌纹可没有预兆过你，你也并没有被不灵验的占卦预报过，你也没有在那给我算命的有预见的算命婆用的水面反光镜里出现过，因此你别抢走我夜间的睡眠，别剥夺我寝室里的惯常的空气和黑暗吧，我这寝室是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进来过的，将来也不会进来的，把你手里的玫瑰花熄灭了吧！”他叫喊着，一面摸索着墙上的开关，但自己精神错乱得到处都发现玛努埃拉。桑契丝，“他妈的，既然我从来没有失掉过你，我为什么必须去找到你呢？你向我要些什么呢？你想要，那就把我的总统宫拿走，把一切、把整个国家都拿走好了，可是让我点上灯，我黑夜的蝎子，我这疝气的玛努埃拉。桑契丝，你他妈的！”他指望如果他点了灯，那便会解除玛努埃拉。桑契丝的魔力和妖法，所以使足了劲叫喊道：“赶走她，把我从她那里救出来，把

铁锚套在她脖子上，把她丢到海底让她淹死吧，这样就不会有人再受她的玫瑰花的光芒的苦难了！”他这样高声叫喊时已经到了走廊里，他高喊着，喊得声嘶力竭，滑倒在黑暗中的牛粪饼上，在恐怖中自问道：“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搞的？马上就是早晨八点钟，但在这混帐的房子里大家还都在睡懒觉呢！”

“起来，忘八蛋！”他大声喊着，于是大家点起了灯，宫中英房里吹起了晨号，海港要塞里跟着，接着的是圣赫洛尼莫墓地，整个国家的兵营里吹起了晨号，开始了起身号，慌慌张张地拆散开架成了三角架的枪枝，发出了喀喀的声音，玫瑰花在朝露前两小时展开花瓣了，宫里的妇女们像月夜梦游病患者似的在星空下抖动着粗地毯，在鸟笼里睡着的鸟儿给喂了鸟食，还没有全蔫的花朵被扔掉，花瓶里给插换了新鲜的花；石匠队建筑着墙头，在每个向阳的窗子上贴上了金箔，这一下就跟向日葵搞混了，但这些用金箔做的太阳必须贴在窗上，这样才好造成白昼的样子，因为黑夜还正盘踞在天空，日历还标示着星期日，星期一的曙光还没有接触到四月的海；黑夜还盘踞在天空，好喧哗的中国人——洗衣店的老板们——唤醒送货人并把他们打发上街，叫他们到主顾那里去取脏衣服，算命瞎子操着预言的职业，老奸巨猾的官吏装着似乎刚刚在自己桌子的抽屉里找到了母鸡下的蛋，仿佛那蛋是已经来临的星期日这天下的，但实际上却是昨晚下的。到处聚集着吃惊的人们，宫里的狗在临时国务会议议员们开会的桌子下面开始永恒的咬架，而他呢，为突如其来的早晨搞得眼花缭乱，在一些对什么都不会感到惊讶的阿谀奉承者的陪同下向会议厅走去，这些人抢着称他为黎明的父亲、时代的主宰、保护阳光的天使。当参谋本部有一个军官敢于使他停步并向他行礼后报告说什么现在不是早晨八点钟而只不过

是三点五分，他就打了他一巴掌，并叱责他，其声音之大，全世界都听得见：“现在是八点钟，见鬼！我说是八点钟！”到午后三点钟他到独立院落的私邸的母亲那里去时，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惊讶地问儿子说：“你怎么啦？你给毒蜘蛛咬了吗？你为什么扶着心口？”他一言不发坐到籐椅里，想把手从胸口抽出来，但马上楞住了，手还是放在原来的地方。于是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用给鸟儿上色的毛笔向儿子那方向戳了戳，更惊讶地问道：“你怎的真的变成‘耶稣的心的形像’了，怎么变成了这样悲伤的眼睛，还要把一只手搁在胸口？”他缩回了手，站起身来走了，砰地关上了门，心里骂着自己的母亲，他回到自己宫里，开始在每层楼里徘徊，双手插在口袋里，以免把它们伸到不该伸的地方去，他徘徊着，眼睛望着窗外淅淅的雨丝，望着贴在玻璃上的用包装铝箔剪成的星星，又望着挂在窗外的一些黄铜的月亮，那都是为了使人相信现在是晚上八点钟，而下午三点钟不过是种错觉。他看见窗外淋在雨里的卫兵，看见令人烦恼的大海和雨、雨、雨，在每颗雨滴里都有一个玛努埃拉·桑契丝、那无法接近的玛努埃拉·桑契丝、那不属于他的玛努埃拉·桑契丝，虽然她住在隶属于他并一切都受他支配的城市里。在他阒无一人的屋子（那里只有一张桌子，桌上放着几把四脚朝天的椅子）里有个可怕的幻影在折磨着他，而这幻影成为无限孤独的感觉，成为只有阴郁的变幻无常的日日夜夜的孤独的感觉，没有了玛努埃拉·桑契丝的又一夜的孤独的感觉。他叹了口气说：“妈的，心头像真有什么东西给挖掉了似的痛苦得很”。他对自己的这种状态感到难为情，他的一只手为了寻求安宁本来准备伸向心口，结果却伸到裤子里并放到了被雨抚慰的疝气上，它还是原来的老样子，又庞

大又沉重，原先的疼痛隐藏到了里面，原先的疼痛早已经习惯，但现在他觉得痛得无法忍受，仿佛他手里挤紧的是自己的心，仿佛他拿在手掌里的是颗活生生的赤裸裸的心，只有到了这时刻他才明白在不同时候和不同的人那里听到的那种说法的正确：“心乃是第三个睾丸，我的将军！”他咒骂了一声便离开了窗子，在自己的接待室里来回溜达了一阵，对终身制总统的没出路的状态感到苦恼，觉得自己在精神上仿佛被一根鱼刺卡住了，他走进国务院的会议厅，坐了下来，像平时一样听着，但那儿在议论什么他既没有听见也完全不理解，于是在有关经济情况的报告的沉闷得令人打盹的无聊气氛中几乎睡着了。但这时会议本身的气氛不知何故突然起了变化，有什么问题搁浅了，财政部长沉默了并且不转睛地望着总统，而所有其余的人也都在盯着他，他们透过无法穿透的、但突然由于疼痛而开裂的装甲板的罅隙仔细地观察着他，他清楚地看见自己孤立无助、无限孤独地坐在胡桃木长桌一端自己的椅子上，现出了一个终身制总统受到出奇不意的袭击时抓着心口、面容惨白的可怜相，他的生命在保健部长那像珠宝商似的全神贯注的眼睛的冰冷的小炭火上正在被烧成灰烬，这位亲爱的老乡一面用手指玩弄着金怀表的表链，一面在仔细地观察他的内心深处。“大概是刺痛了”，有人小心地说了一句，但他已经从胸口抽出自己那人鱼公主般的手，把这只由于忿恨而变成化石似的手放到桌上，他的面孔恢复了平时的颜色，他对着大家的脸像排枪子弹似的倾吐出猛烈的言辞，用这来肯定自己唯我独尊的权力：“你们想要刺痛我吗，混蛋！喂，干吗不吭声了？接着说呀！”他们继续说着，但很是勉强，声音低到自己也听不到，每个人都明白他这样气势汹汹，那他一定是遇到了什么非常糟的事情了，大家

便开始嘀嘀咕咕起来，悄悄地用手指指着他：“你们不妨瞧瞧他！他那么垂头丧气，把手搁在心口。他究竟怎么啦？都快垮台了”。谣言发生了，在整个宫里传播开了，仿佛总统要紧急召见保健部长，当部长赶到时看见总统在桌子后面并看见总统在仔细瞧着他那放在桌上的像一段膨胀的木橛子似的右手，人们说总统命令保健部长马上截掉这只手，使它不致妨碍总统的生命，也不致任意伸到没有请它去的地方；可是据说保健部长断然拒绝照办，声称即使用枪毙来威胁，他也不能干，“这是事关正义的问题，我的将军，我不能来做截肢手术，因为整个的我也抵不上您一只手呀！”这种流言以及其他关于他的情况的流言在所有的僻巷和所有的十字路口都在重复传播，流言在增长和扩大，这时他还亲自在牛奶场继续分配给兵营的牛奶并观看玛努埃拉·桑契丝那星期二的浅灰色早晨是怎样开始的，因为从今以后一切的一切毫无例外都成了玛努埃拉·桑契丝的了。他命令把所有的麻风病人统统从玫瑰花丛里赶出来，以免玫瑰花被他们搞脏从而亵渎了玛努埃拉·桑契丝的玫瑰花的香味，他在宫里寻找最僻静的角落，为了不让任何人听到他在歌唱：“我跟你跳第一次的华尔兹舞，女王呀，为了叫你不忘记我！为了叫你知道，如果你忘了我，我就处你死刑！”他心里这样唱着就钻进了他姘妇们的寝室的泥潭里，想多少减轻一下自己的痛苦，于是在这个毫无用处的情夫的整个漫长的一生当中初次停止了扮演性急的公鸡的角色，不再像从前那样急急忙忙，而是长久地、多多地自我取乐和给人取乐，这弄得娘儿们都感到奇怪，她们在黑暗中幸福地笑着并热烈地低语道：“我的将军，您这把年纪了，您这是在糟蹋自己的身体呀！”但他十分清楚地知道这一切都是自我欺骗，是对不可避免的事的拖延，而躲避不

了的那一天必然还要来临，那时他将去乞求玛努埃拉·桑契丝的爱情，恳求她为了一切神圣而给予他爱情，他将前往她那野蛮的王国——在狗打架街区的心脏——垃圾场深处去寻找她的王宫。在最炎热的一天下午两点钟他出发了，他穿着便装，没有卫兵，坐着普通的汽车在大家都沉入午睡的梦乡中的城里转来转去，汽车背后留下了难闻的废气，他经过人群嘈杂的商业区，看见自己破产的玛努埃拉·桑契丝的辽阔的大海，看见了天边孤独的鹈鹕，看见了一直驶到她家去的破旧的电车，便命令换一些有不透明的窗子和每节车厢都为玛努埃拉·桑契丝设有天鹅绒专座的黄色新电车；他看见了光秃秃的海滨浴场，她在那里度过她的星期天，他命令在那儿搭起更衣室并竖起气象旗，以便根据旗的颜色知道今天能不能下水，还命令把玛努埃拉·桑契丝个人的浴场用金属网围起来；他看见海岸上一些别墅的大理石的露台和幽静的小片草地，那儿住着靠他发了财的十四家人家，但他对独处一隅的那所别墅特别注意，那是所最大的别墅，有许多能旋转的喷泉，因此他产生了一个念头：“我希望你能住进这所别墅并且就在这里等候我！”不用说，别墅立刻被没收并拨给了玛努埃拉·桑契丝。他在幻想里白日做梦，幻想改造着周围的世界，坐在汽车的后座上沿着海滨行驶，但这时海上的轻风消失了，真正的城市到头了，他不知不觉来到了狗打架街区，那儿的骇人的喧嚣声冲进了汽车，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会看到这样的地方，在惊慌中他不出声地叫喊道：“我的母亲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你来瞧瞧，我到了哪儿啦！救救我呀！”然而在这乱糟糟的情况下谁也认不出他忧郁的眼睛、他的薄薄的嘴唇、他的疲乏地放在胸口的浮肿的手，谁都没有注意这个穿白色亚麻布服装和戴普通便帽的古老

时代的老头儿发鼻音的话，谁也不去理会这个老朽的曾祖父，他从汽车的窗子里探出头来问道：“这儿我的羞耻的玛努埃拉·桑契丝、乞丐的女王、手里拿着玫瑰花的夫人她住在哪儿呀？”他仔细打听她住在哪儿，而自己却心慌意乱地想道：“你怎么能在这里居住你能在这里居住这个地方一些凶猛地吼叫着的狗有着鲜血淋淋的牙齿和充血的魔鬼似的眼睛混合成奇形怪状的一团这儿在这噩梦的漩涡里这儿一些被咬得半死的牝马夹紧了尾巴哀鸣着并舔干净伤口在发臭的水洼中间好像嗅到你像兰花般香的气息在醉鬼们这声吼叫里他们从酒馆里被人家一脚踢出来像你那妈的母亲像我的生活的考验怎样能在玛朗古恩戈和蒲鲁唐戈高尔多罗波和芒达·德·邦台拉的无穷无尽的龙卷风里找到你在小酒馆的推推搡搡里拿着这样恶劣的香肠那样糟糕的从她邻居那里躺倒在增添的份量之间小钱币变成黑色他妈的怎样找到你在这黑色亚当和胡安西多·特罗古彼亚^②的妄诞的天堂里怎样找到你的房子在这贫民窟的杂乱无章的建筑物里有带着黄色的裂缝的墙壁带着像主教法衣暗紫色花边带鹦鹉绿的玻璃窗子和淡蓝色窗框怎样找到你的房屋那儿你手里的玫瑰花开得像粉红色贝壳你的钟指在几点钟在这时间里在这地狱里卑鄙的混蛋不承认我的规定现在是下午三点钟而不是昨晚八点钟虽然在这样的地狱里白天和晚上可能混淆在这些女人中间怎样能认出你来这些女人在空房间里的吊床上摇来摆去扇动着裙子下摆来稍稍凉爽一下发热的两腿之间……”他一面这样想着，一面从开着的窗子里仔细望着并问道：“我那陷于绝望的玛努

这里列举了哥伦比亚民族舞蹈的名称。

② 胡安西多·特罗古彼亚；民间传说中的人物，小丑舞蹈家。

埃拉·桑契丝，就是那个穿着上面满是钻石光芒的泡沫做的衣衫、头戴加冕典礼周年纪念日献给她的纯金冠冕的桑契丝，她住在什么地方呀？”终于有谁在震天的喧闹里听见了他的声音，答道：“啊——啊——啊，我明白您问的是谁！是那个大屁股的、说起话来带吡吡声的、自以为十分了不起的，她自以为是一切猴子之上的猴子嘛。她住在那儿，先生，瞧，住在那所房子里！”那是所除了漆得很刺眼以外没有什么特别的房子，大门旁边有好些狗屎堆，显而易见不久以前有人进屋时曾在狗屎堆上滑倒过，这所简陋的房屋跟当年总统接见她时坐在总督的圈手椅里的玛努埃拉·桑契丝的模样完全联系不起来，然而这毕竟是她的房子、她的住所，“我的母亲我心里的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给我以力量使我可以进去！”但在进去之前，他围绕着整个地段兜了十圈，然后歇了歇气，敲了三下门，这三下仿佛是三声哀告，他在台阶的灼热的树荫里站着等候，同时不明白哪儿来的那样的臭味？是空气本身由于受热而发生的，还是由于他苦恼的激动而把空气败坏了呢？到后来，玛努埃拉·桑契丝的母亲领着他走进凉爽的、宽阔的客厅，那里有股不新鲜的鱼的味道，她自己出去叫醒在这几个钟头里睡午觉的女儿，他坐着并打量着这间寒伧的客厅、这间表现它本身的不幸的房屋，他看见了四壁漏雨的痕迹，看见了一张坐塌了的长沙发、两只坐处塌陷的皮凳子（他坐在第三只这样的凳子上），看见断了琴弦的竖式钢琴。这客厅里就再没有别的东西，什么也没有了，“妈的，为了看看这样的寒碜，我吃了多大的苦头啊！”玛努埃拉·桑契丝的母亲带着做针线活的篮子回来了，坐到一只凳子上开始编织花边，等着她女儿穿衣、梳头、寻找自己最漂亮的鞋子，以便跟这个突然来到这里的

不速之客的老头儿会见

时能显得很得体。而这老头儿呢，还老在踌躇不安，心里嘀咕着：“我那不幸的玛努埃拉·桑契丝你在哪里我到你这儿来但在这贫穷的房子里我没见到你我没闻到你吹气胜似兰花的馥郁的气息却只闻到肮脏东西的气味哪儿是你的玫瑰哪儿是你的爱情你把我从狗的攻击里搭救出来吧！”他心里这样嘀咕，叹着气，这时在内室的门口玛努埃拉·桑契丝出现了：模样儿和他在他幻想中、在他梦中所见的她一样，但同时却又完全不同——梦里的形象是一种，反映在镜子里的却是另外一种；她穿的是廉价的印花布连衣裙，脚上是破旧的便鞋，她的头发是匆匆梳成的发髻，但她依然是世上最美妙、最高傲的女人，玫瑰花在她手里发着光；那是如此光彩夺目的形象，以致当她用女王般昂起的脑袋跟他打招呼说：“愿上帝保佑您，阁下！”那时，他几乎没有力气站起身来行礼了。——她打过招呼后就在长沙发上坐下，那儿闻不到从客人身上发出来的淫欲的臭气，她坐定后，在手指间转动着玫瑰花的小炭火，毫不畏惧地直望着客人的脸，——“我看见了蝙蝠的嘴唇、大蝙蝠的嘴唇，溺死者的凝滞的眼睛，仿佛这双眼睛在透过深水瞧着我，我看见了土色的无毛的皮肤、淡黄色的脸上的皮肤、完全松弛了的皮肤，但两只手上的皮肤却保养得很好、很光滑；他把右手放在膝盖上，可以清楚地看见有着总统印章的戒指；白色亚麻布的衣服挂在他身上就像挂在衣架上一般，脚上的便鞋大得不得了，给死人穿的就是这种便鞋，先生！我猜测到他的隐藏的思想，感觉到他权力的神秘力量，整个大地上最古老的老头儿的、残酷中最残酷的、为整个国家所憎恨的、引不起一丁点儿怜悯或同情的权力，而他自己扇着便帽并从生命的彼岸一声不吭地仔细瞧着我。‘我的天，多么阴沉的人啊！’我满怀恐怖地想，但自己冷

冰冰地问他：‘我能为您效劳吗，阁下？’对此他庄严地答道：‘我是随便来的，女王！随随便便就来了！’”这次访问没有给他带来轻松的感觉。他开始每天到她这里来，连续了好几个月都每天来，每次都在午间休息的时候、在炎热的时候，正是在他平常探望母亲的那几个钟头，他恰恰选择了这几个钟头去看玛努埃拉·桑契丝，目的是为了欺骗国家保安机关——让他们认为他在母亲那里，在她独立院落的私邸里。可是只有他不知道那整个世界都已经知道的事实，即罗德里哥·德·阿吉拉尔将军的马枪手伏在屋顶上掩护了他的每一步，他们故意搞乱马路交通，引起非常的混乱，然后用枪托的殴打来清除马路上的行人，那些他必须经过的马路的所有交通都停止了——那儿从两点到五点必须空无一人，马枪手接受命令不经警告即可射击在这几点钟内出现在阳台上的任何人。然而甚至最不好奇的人居然也能够观察到伪装成普通汽车的总统专用汽车的出现，看得见有个充满热情的老头儿穿着洁白的亚麻布便服坐在汽车里，看得见他那苍白的、见过那么多冷清清的早晨的面孔——一个偷偷地淌着悲哀的眼泪的人的面孔、一个对人家怎样议论他或者说他心里牵挂着什么事都无所谓的人的面孔。他的整个模样证明他控制不了自己的心灵，他好比一头供作牺牲的动物，准备豁出性命到这空无一人的灼热的街区来，那里的空气现在变得像融化了的玻璃一般。于是关于他那无法理解和希奇古怪的毛病的谈论逐渐变成指摘他在午睡的时间不是在自己母亲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的房子里，而是在玛努埃拉·桑契丝的幽静的河湾里，在她那荫蔽的住所里消磨掉的，玛努埃拉的母亲不知疲倦地编织着她的花边，眼睛却保持着警惕，一分钟也不让他同她的女儿单独相对，但同时竭力装得不露监视的痕迹，结

果弄得他为她的女儿花了大钱去买了许多贵重的玩艺儿、买了种种精致的机器，竭力用磁性的神秘来吸引她，送给她水晶做成的镇纸，它的水晶由于光的作用会幻变成一场暴风雪，她就成了水晶的女俘，他赠送她天文的和医学的仪器、节拍器、回转器，他到处收购这类东西，不顾自己母亲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的不满情绪，也不顾自己顽强的吝啬的本性而乱花金钱，他把跟玛努埃拉·桑契丝共同玩乐当作他的幸福，他把有爱国精神的玩具——一种不是播送海潮澎湃声而是播送为纪念战争制度而编的进行曲的海贝贴在她的耳朵上，他把燃烧的火柴放到墙头的温度表下面，使玛努埃拉·桑契丝可以看到他内心隐秘的思想的受压的水银柱是怎样上升和下降的；他不向玛努埃拉请求任何东西，他只是望着她，他那一举一动都不泄露自己的意图，而是企图沉默地用自己疯狂的礼物去压服她，这些礼物表达了言辞所不能表达的一切，他本来就是习惯于用某种看得见摸得到的具体的物质化的象征来体现出自己那万能力量的。于是有一天，那是玛努埃拉·桑契丝的生日，他建议她打开窗子，使她可以看到那儿窗外的东西而高兴起来，“我开了窗，先生，我吓得好像变成石头了。他们把我那可怜的‘狗打架街区’搞成什么样子了？我看见了匆忙地盖起来的并用石灰刷白的木头房子，看见了天蓝色人工合成的、带旋转的喷泉的小片草坪，看见了孔雀，看见了一股股像冰冻的龙卷风似的滴滴涕喷雾，请您想想看，先生啊？”这是当年为海军陆战队军官们修建的住宅区的可怜的翻版，所有那些布置装饰都是在夜里偷偷地搭起来的，为了不致发出一点响声，便把所有的狗都宰了，一只也不剩，居民也都给迁走了，被打发到另一个垃圾场去活受罪了，而在原地出现了新的街区，玛努埃拉·桑契丝街区，必须

让她在生日那天从自己的窗口看见这街区，“女王，你抬头望望那儿，愿你幸福快乐！”那是他在她面前卖弄他无限的权势来使她惊愕，用万能的权力来勾引她，企图动摇她那很策略的但又是坚定的不妥协精神：“请您不要向我挤过来，阁下！要知道妈妈在这儿呢”。所以他只得顾及到妈妈，顾及到这把女儿名誉的钥匙的保护者，他苦恼地陷在欲望之中，心中恨得咬牙切齿，但玛努埃拉·桑契丝却殷勤地献给他一杯加了山香荔枝的果子汁的冷饮，于是他像老头儿似地一口一口慢慢喝着它，耐心地承受着太阳穴里冰凉的痛楚和钻心的偏头痛，竭力不暴露自己年龄上的毛病，生怕玛努埃拉喜欢他不是出之于他所希望于她的那爱情而只是出于对他的怜悯，而她呢，就在他身旁，使他陷入他无法挣脱的孤独的深渊，他拚命地想接触她，即使用他的呼吸接触一下也是好的，但这时有一个像实物一般大小的装发条的天使绕着整个房间飞行，同时摇响着铃铛宣布说，会见的时间结束了，“这个天使宣告了我死亡的时刻！”他拖延着自己呆在这里的最后的时光，珍视这间客厅里最后的几口空气，拖长着一分一秒，把玩具放进盒子里，以免锈蚀会像瘤子似的在这潮湿的、充满了盐份的大海气氛里把它化为灰尘，——“再等一分钟吧，女王！我只要把这一切藏好就行”。现在连这一分钟也过去了，他必须离开了，——明天见！可是到这个明天却是整个的一生、整个的永恒，但眼前他就只差一刹那，就差一刹那的几分之一，就能再一次回头看一眼那接触不到的姑娘，她看到了带铃铛的天使，裙边带着蔫了的玫瑰一动不动地在等待着自己那崇拜者离去。他终于走了，消失了，变成黄昏前阴影中间的影子，被羞耻的恐惧折磨着离去了，那种唯恐在群众心目中显得滑稽可笑的畏惧心理在折磨着他，他还不知道大家

早就在取笑他了，在所有的十字路口都在议论他那强烈的情欲，甚至还把这件事编成了歌曲，这歌曲只有他一个人没有听到。然而全国都知道这歌——甚至每个庭院里的鸚鵡都嘹亮地学着唱它：“将军涕泪交并，悲伤得脸上泛青，心头无限钟情，一只手捧着心。你瞧瞧这个人，邪恶的激情在把他吞——连同尊严和权能。如今全国都瞧得清，他在梦里统治着我们！”野鸚鵡从家鸚鵡那儿学会了这支歌曲，喜鹊和反舌鸟也跟着唱它，靠了它们这支歌曲飞越过了首都的界线，整个国家也开始唱起它来——于是只听见人群在国家安全官吏一出现时纷纷逃窜，同声一致地叫喊着这歌的歌词，到后来又在歌词后面添上了新的段落，比如这样的话：“我们敬爱的将军把整个国家玷污了；他奔忙又奔忙，搞得晕头转向，把最新的法律条文倒过来讲解！”新添的段落越来越多，甚至连鸚鵡也参加进这工作，这使国家安全工作都给搞得晕头转向了，他们企图彻底剿灭这支歌曲：陆军巡逻队全副武装地闯入庭院，直接对准鸚鵡进行破坏的基础射击，把它们从笼子的横架上抓出来，并活活地抛给狗吃：为了根除叛逆的歌词这一徒劳无功的企图，甚至宣布了特别戒严，还白费心思地企图不让人们有可能看到他们所看见的事，他是怎样在暮色苍茫中偷偷地溜到自己宫里的后门口，怎样像夜间浪人般溜进门，又怎样穿过厨房，然后隐没在为把有人居住的房里的蚊虫熏出来而燃烧的牛粪的烟雾里，——“明天再见，女王，明天再见！”而到明天同一时间他又出现在玛努埃拉·桑契丝那里，带满了大批闻所未闻的礼品，结果这些礼品积累得那么多，以致比邻的房屋不得不同玛努埃拉的房屋连接在一起，成了玛努埃拉住宅里接见她这来客的那间大厅的一所庞大的附属建筑，而这一切又成了一个阴暗的储藏所，里

面藏着所有时期应有尽有的钟表、各种牌号和式样的留声机，从最原始的、圆筒形的直到最新式的镀镍的薄膜的，许多手摇的、脚踏的和电动的缝纫机、电流计、音箱、光学仪器、蝴蝶标本、亚洲植物标本、理疗实验室和体育馆用的设备、天文的和物理的仪器，还有大批内部装着模拟人的机器玩偶，这个储藏所的大多数房屋还没有人进去过，物品都乱放在当初放置的地方，积满了尘土，那里甚至没人打扫过，这个储藏所谁都不理睬，玛努埃拉·桑契丝更不去管它——她对世上的一切都无所谓，自从那最黑暗的周末在狂欢节上给她举行加冕典礼时起她的心就凉了，“在那一天我遭到了不幸——我成了美丽的女王。在那夜晚，世界在我看来是完结了！所有我的过去的崇拜者一个接着一个都死了，有的死于心脏破裂，有的死于从未听到过的疾病，所有我的女友也都失踪了”。她足不出她出生的房屋，却忽然置身在不相识的陌生的街区，因为周围的一切都经过改建和翻修，她处于命运的陷阱里，成了一个掌握着空前权力的、卑鄙的、单相思者的情欲的女俘，而她缺乏勇气来对他说：“不”，也没有力量说：“行”，可他却总是对她追求又追求，用他那不值一顾的爱情，带着某种崇敬的发傻的神态瞧着她，一面用白帽子给自己汗淋淋的身上扇风，神不守舍到使她有时想道：“得了吧！莫非这人就是他吗？也许这只不过是个可怕的幽灵吧？”然而这并不是幽灵。她看见他怎样走动，怎样喝果子露，怎样打盹，双手捧着杯子在藤椅里睡觉，时间是在黄昏之前，那时知了吱吱的金属声使客厅里的暮色变得浓重起来，她听见他在呜咽，便跳起身来，抓住了快要从他手里掉落的满盛着水的杯子：“当心，阁下！”他立刻恐惧地醒了并嘀咕道：“我根本没有睡着，女王，根本没有睡着！只是稍微闭了

闭眼睛！”他没有料到她已及时拿掉了他差一点就会掉地的杯子，他打过一会儿盹，没有注意到她那精细伶俐的巧妙手段，为的是在他身旁侍候着他而同时能够摆脱他。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那不可想像的一天，那天他异常激动地来到她那里，吞吞吐吐地说道：“今天夜里，女王，我要献给你一件从来不曾有过的礼品、全世界的礼品，今夜十一点零六分你将看到奇迹，一颗星从天上飞过，它是为了你才飞过的，女王，仅仅是为了你！”

那奇迹是彗星的临近，彗星的经过，对我们是最大的失望之一，是我们历史上最悲哀的事件之一，是希望受了骗的一天，因为多年来流言都在说，我们的将军的生命的长短不受制于一般地上时间的流程，他的生命是由彗星回转的周期决定的，说他一直会活到彗星的出现、活到他看见彗星，说他命中注定是这样的，说他不应该看见彗星的第二次出现，不管那些溜须拍马者和趋炎附势者说什么都没用。因此我们等待着彗星，把它当作复兴的时刻、当作宇宙间最奇妙的事件，百年之内，在十一月夜里，它只能发生这么一次，为这一夜我们准备好了庆祝的焰火，编写了快乐的音乐，准备着隆重地敲起大钟，这是最近百年来头一次不是为了赞美他，而是为了期待他那不可避免的完蛋，这必须在夜间十一点正由敲出的十一下洪亮的钟声来宣告。他自己等待这有重要意义的彗星现象是在玛努埃拉·桑契丝家平坦的屋顶上，他坐在玛努埃拉和她母亲之间的椅子上，呼呼地叹息着，为了不让她们听到他的心在恐怖地跳动，他叹着气并望着在惊心动魄的预感里凝滞的天空，感觉到自己旁边玛努埃拉·桑契丝那甜滋滋的夜里的呼吸和她肉体的动人的香味。但这时他听到了远方对彗星念咒语的人开始发出来的隆隆

鼓声，听到低沉的哀诉声，听到类似地下火山轰隆声似的人群的嗡嗡声，他们跪在大灾难的信使之前、跪在神秘的生物之前，相比之下他不过是一粒尘埃，而他的无限的权力简直算不了个什么，他的寿命相比之下更是短于一刹那，因为它本身才确实是永恒的。于是他初次感到时间的无限性，初次真正地对会死去这件事感到了恐怖，并在这一刹那看到了死亡。“你瞧，女王，它不是在那儿嘛！”它从宇宙的深处产生，从宇宙的无底深渊里浮现出来，它比那整个的我们的世界更为古老，它是个有半边天空那么大的悲哀的火焰的水母，它沿着那有整整百万公里的轨道运动的每秒钟都在使它向诞生的起源接近——很快大家都听得见它那运行的飒飒声，仿佛银箔制的繖子迎风发出的簌簌声响，大家都看见它忧愁的面孔、它热泪盈眶的眼睛，它那被宇宙旋风吹乱的头发像蛇一般的发绺，它经过了，背后留下星星的尘埃的荧光、大群的流星、大块大块烧焦的月球，类似那还在地球上开始有时间以前由于那些石块的撞击而形成的大洋的洞口，那火焰的水母拖着蓬乱的发光的蛇一般的发绺的尾巴经过了。“瞧呀，女王，你好好地瞧瞧，要知道它要过一百年才会重新出现呢！”玛努埃拉·桑契丝听到他的耳语，恐惧地画了个十字，在彗星荧光的光辉照耀下显得比以往更美丽，而且又洒满了星星的尘埃，她画了十字并抓住了他的手“我的母亲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这发生了玛努埃拉·桑契丝抓住了我的手！”她没有注意这是怎么发生的，因为看到永恒在她面前大张着口的深渊，她害怕极了，不由自主地想依靠某种支持，便本能地抓住了这只猛兽那保养得很好的、在无名指上带着有总统图章的光滑的手，抓住了这只充满了潜热的、在权力的慢慢燃烧着的炭火上烤出来的手。我们对于《圣经》上的奇迹、对于

遮住了星座并造成国土上空的星雨的那个火焰的水母却很少感到激动，我们几乎不去注意这奇迹本身，因为我们全副精神都在期待它将迅速产生的后果，甚至连我们中最不轻信的人也相信某种闻所未闻的、要命的大灾难眼看着就将出现，而基督教的基础本身就会垮台，第三圣约^①的纪元就要开始，在对伟大变化的徒劳的期待里我们不等黎明就来到街上，然后分散到各家各户去，并没有因为不眠之夜而感到疲劳，却是为了急切的期待而感到焦急，我们四散到各所房屋去，也在撒满星星的碎片和粉状的灰尘的街道上唠叨着，扫街的妇女们已在扫除这彗星遗留下来的天空的垃圾。但我们仍然不愿相信没有任何事情发生过，不愿相信我们成了历史那最巨大的欺骗的牺牲者——要知道官方机构已宣称，彗星平安的经过是现制度对恶势力的胜利，火焰的水母的平安的经过被利用来结束关于总统害了怪病的流言蜚语，因为管理天上云游者运行的人难道还能生病吗？还公布了他庄严的告民众书，他宣称自己决心留在岗位上直到彗星的下一次出现。奏起了音乐并放起了焰火，这本来是要用来庆祝他的死亡和制度的崩溃的，可是他对这音乐和横幅标语都无动于衷，群众举着那些标语牌来到德阿尔玛斯广场，高喊着标语牌上写着的话：“祖国的救星荣光永在！祝愿他长寿并向后代谈论我们！”对这一切他丝毫不加注意，他甚至不去处理最重要的国家事务，把它们转托给官吏们办理，因为玛努埃拉·桑契丝的纤手在他手里灼热的回忆苦恼着他，他想再一次体验这刹那的幸福，他想得简直快要死了，甚至如果因此而变更了事物的性质和损害到整个宇宙也在所不惜，他那么强烈

^①第三圣约：指基督教的《旧约》、《新约》二者之后的第三部《圣经》。

地想望这事，以致到后来他开始请求学者们，要他们发明一种焰火制造的彗星、一种流星、一种天空的火龙、或随便什么能产生充分印象的装置，以便造成优美动人的少女在永恒面前头晕目眩。可是学者们能答应他的唯一的办法是，在下个星期的星期三下午四点钟将发生日全食。他除了同意以外毫无别的办法。日食正如所要求的那样发生了，白天里真正的黑夜来临了，星星开始照耀，花儿闭合了，鸡都栖息到栖架上，狗儿猫儿惶惶不安起来，他同玛努埃拉·桑契丝并排坐着，使劲吸入她呼出的气息、她那轻盈的黄昏的气息，那是甜蜜的黑夜的气息，他把受黑暗欺骗而枯萎的玫瑰花的香气吸进自己的胸腔，“这纯粹是为了你女王这是你的暂时的背晦呀！”但玛努埃拉·桑契丝毫不答理，也不碰他的手，他再也没有听到她的呼吸——他觉得她仿佛是不现实的。于是他伸出一只手，以便在黑暗里碰到她，可是他的手碰到了空虚，他的手指尖摸到了她才还坐在上面的椅子，椅子还留着她的香气，然而她本人却没有了，她消失了，于是他开始在整个大房间里寻找她，用双手摸索着墙壁和角落，用梦游病人的眼睛凝望着黑暗并痛苦地询问道：“我那不幸的玛努埃拉·桑契丝你在哪里我在寻找你而在你一时背晦的黑夜里没能找到你你那残忍的手到底在哪里你那玫瑰到底在哪里呀？”他像在陌生的水域里迷失方向的潜水夫似的在黑暗里浮游，时而碰上神奇的龙虾——电流计，时而碰上从未见过的珊瑚——能发出音乐来报时的钟表，时而碰上希奇古怪的螃蟹，那是为幻象表演聚焦点用的仪器，然而在这些黑暗的水域里、在这间他赠送的礼品的储藏室里，他哪儿都没有找到玛努埃拉·桑契丝的踪影，甚至连她那气息像兰花似的呼吸都没有闻到，随着昙花一现的夜的黑影的逐步消失，他碰

着了毫不留情的真理之光、吹散幻景的光。在这下午六点钟出现的黎明时刻，他接触到从来没有领略过的那么深刻的悲哀，并感觉到自己比上帝本人更可怕，他在这所巨大的荒凉的房子感到全世界再没有比他更孤独的人，——“在没有了你的这个世界上永久的绝对的孤独，我那永恒地消失在日食的谜似的黑暗里的女王”。后来他的政权的年代又延续了无限的长久，但他从此再没有找到过玛努埃拉·桑契丝，虽然常常在她那储藏所的迷宫里寻找她，她在那日食之夜里仿佛蒸发掉了。人家告诉他说，仿佛有人在波多黎各的盛大的狂欢节上看到过她，她在那里用爱伦娜这个名字，而且被什么人杀死了，然而后来调查清楚这个女人并不是她。又传闻说，她曾在纪念伦巴舞的狂热的大师、勇猛的伦巴舞蹈家蒙戴罗神父的节日里跳伦巴舞，可后来证明那个女舞蹈家也并不是她。又有人说，人家在巴尔罗温多群岛上、在那儿的山洞里、在那山洞的入口处大家在击鼓声中跳舞的地方见到过她，又有人说，在阿拉加塔加的游艺会上，有人看见她在巴拿马铃鼓急速的旋风中跳旋转舞，然而每一次都得到证实说那女人并不是她，——“魔鬼把她摄走了，我的将军，是魔鬼，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如果那时他没有死于剧烈的失望，那可不是因为他没有狠心自裁，而是因为他知道他不会死于爱情，知道他注定不是死于爱情的，因为自从他刚刚开始取得统治权的那个遥远的夜晚起，他就向有预见的算命婆提出要求，让她用水为他算命，使有魔力的水显现出手心上没有写出的、用纸牌和咖啡渣或其他任何东西算命所没法知道的事，只有原生的水那如镜的水面才能显现出命运的

内在的奥秘。而在那原生水的镜面上他看出了自己的死亡的那一刻，看见了他怎样死去，看见了他本人死于自然的死亡，那将是在睡梦中，在会议厅隔壁的房间里，看见了自己俯伏着躺在地板上，姿势像自己整个漫长一生中睡着时一模一样，面孔埋手掌里就像埋在枕头里似的，穿着没有军衔标志的军装和左脚有金马刺的皮靴，年龄不很清楚，介于一百零七岁和二百三十二岁之间。

我们就这样在他没落的前夜找到了他，其实找到的并不是他，而是巴特里西奥·阿拉戈内斯的遗体，在他可疑的死亡之后又过了好多年，我们现在又重新找到了他的尸首——在那同一的地方，同一的姿势，同样的服装，但在这模糊的时期没有一个人有丝毫的把握，也没有一个人能够保证说，这一次的的确确是他的尸体，这个被兀鹰啄得稀烂和被蛆虫吞食的老人的尸体——正是他的尸体；在腐烂得很难看的手上不可能辨认出被爱戴的国家显赫人物的手、那抓住胸口的人的手，这人没有得到“大扰攘时代”的不平凡的姑娘那方面的回报；没有什么东西能帮助我们正确无误地确定它的身分。不用说，这一点是没有什么奇怪的，要知道即使在他最光荣的时期也发生过对他是否真实存在的怀疑，甚至为他工作的那些人也不知道他实际的年龄和容貌，因为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情况下，他看起来各不相同，他在集市上参加冬波拉时，他看来有八十岁；在接见宾客时，可以看作六十岁；而在官方的庆祝典礼上他的模

① 冬波拉 (tombola)：(为慈善目的而组织的) 摸彩。(意大利语)

样又像不到四十岁的男子汉。巴尔密尔斯东大使，最后向他呈递国书的外交家之一，在他的回忆录（在我国是禁止发行的）里说，很难想像更年迈的老头儿，还讲到在总统宫里的混乱是难以想像的，“我不得不绕过堆积如山的废纸、像山一般的牛粪和狗屎。在各处走廊里腐烂着狗吃剩下来的东西，而那些狗也就在那里打盹。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的人，没有一个能够答复我的任何一个问题，所以我不得不去问那些麻风病人和风瘫的人，他们那时占着居住的內室，我请他们给我指引去国务会议大厅的路径。在那个大厅里一些母鸡在溜达，想啄那绣在壁毯上的麦田里的麦穗，有一只母牛撕破了画着主教的画布，它显然企图把画吃掉。至于那位总统，那我一眼就猜到他像木头一样聋。这不仅可以从他回答我问题的前言不搭后语中看得出来，——此外他还对他所有的鸟儿都沉默不响表示惋惜，然而实际上那些鸟儿却都在敞着嗓子高叫：仿佛你在黎明时晨光熹微的原始森林里行走似的。他突然中断了呈递国书的仪式，满面红光，把手掌弯成勺子的模样并把它贴到耳朵上，脑袋向窗口点着，窗外从前奔腾着大海，如今是一片尘土的平原，他使足了劲叫喊，把我叫作史汀生：‘您听见吗，我的亲爱的史汀生？那是骡子的脚步声！它们在奔跑，因为大海在回来了！您听见吗？’真不能相信，这样一个衰颓的老头儿在某个时期曾是联邦党敢作敢为的领袖、民众的偶像，他在他当政的初期喜欢突然出现在山区和乡村，基本上不带卫队，只有唯一的一个只带着一把大砍刀的瓜希拉人^①和由众议员和参议员组成的寥寥几个随行人员，这些人员是他凭自己胃口的欲望用手指作的指示来任命的。在这个或那个村子里

瓜希拉人（guajiro）：哥伦比亚的一族名。在古巴一般用以称农民。

露面时，他关心收获的品种、牲口的是否强壮和每个居民的私事。他跟人民谈话平常总是在村子的广场上，坐在芒果树的阴影下的摇椅里，拿着完全不是将军的、而是他这些年来一直戴的最普通的制帽扇凉风，而且虽然看来他在打着盹似听非听，热得懒洋洋地，但实际上他听着并绝对记得男女村民们对他说的一切，这些村民他都能叫得出他们的姓名，全国居民的名单都装在他的头脑里，还有几千个数字和国家的一切问题，没有一个例外，‘到这儿来，哈辛达·莫拉列斯，’他没有睁开眼睛就叫我。‘你给我们讲讲，我去年抓去当兵的那小伙子现在怎么样，我抓他是为了叫他吃些苦头，叫人家给他好好地灌两次肠，他在那儿怎么样？’‘你好 胡安·浦利耶托’他对我说，‘你的良种公牛身体好吗？我的驱瘟的咒语对它效果不坏吧——所有的蛆虫都从耳朵里爬了出来，你记得吗？’他对我说道：‘怎么啦 玛蒂尔达·毕拉尔坦，我把你那逃跑了的丈夫给你找回来，你用什么酬谢我呢？你看，我们用绳子绑了拖他回来，我自己还警告他，如果他再次想从合法的妻子那里溜走，那就让他脚上戴上中国足枷一直戴到死’。他处理公众事务中的裁判和惩罚也像对居民案件一样简单和迅速，命令卖肉的当众砍掉偷盗国库的人的手，他以行家的姿态审判世界上的一切，甚至也审判西红柿和生产它们的土壤；他从谁的菜园里试种过西红柿之后，便权威地对跟随他的农学家们说：‘这片土地缺少粪肥，并不是缺少别的随便哪种东西，是公驴粪，不是母驴粪！我要吩咐用政府经费把它运来！’于是哈哈笑着往前走了”。

“他从窗口看了我一眼，快乐地对我说：‘啊哈，原来是你，劳伦莎·洛佩丝！你的缝纫机好使吗？’这架机器是他二十来年

前送给我的，我说它早就断气了，这是毫无办法的，人也罢，东西也罢，什么都不能是永久的。可是他说，我一点也不懂，又说世界是永久的，他走进屋里，用改锥开始拆卸机器，用油壶往里滴机油，他完全忘掉了他那在街上等着他的随从人员。他忙活了很久，有时沉重地喘气，鼻子还像公牛似地呼哧着，弄得浑身沾满了机油，连他脸上也都是，但过了三个来钟头，缝纫机像新的一样工作起来了！”这都发生在那个时候，那时他对于生活上最不值一提的琐事跟国家大事都同样对待，用同样认真和顽强的态度去解决，那时他真诚地相信幸福是可以赠送给人们的，而死亡是可以用兵士的机智来对付过去的。看现在，一个衰颓的老人！怎么样也没法相信，这个衰颓的老头儿——就是原来那个人，他那时的权力是那么大，他只要问一声现在几点钟了，人家便回答说：“您吩咐说几点就几点，我的将军！”果然，他随心所欲地把昼夜颠来倒去，命令把白天当夜间，夜间当白天，只要他认为需要和方便，还把规定的节日从这一天移到那一天，日历上的节日就是这样编的，使他在国内这区或那区的出现能跟某个节日符合，使他在同一个节日里也能赶上在别处出场，他随便到哪里总伴随着他的影子——一个武装着大砍刀的赤脚的印第安人，还跟随着他的一些倒霉的议员，带着装在木笼子里的出色的善斗的公鸡，它们准备在任何村子里对最凶猛的公鸡进行战斗，在每个村子里也必定举行斗公鸡。他跟观众大声地打赌，对这只或那只公鸡下赌注，他的怪样的哈哈声好像阵阵鼓声震动了斗鸡场的木板台，这哈哈声淹没了音乐和爆竹的噼啪声，因为我们大家必须跟着他一同哈哈笑，当他沉默和感到不高兴的时候，我们也得受罪和沉默，当他的公鸡斗赢了我们的公鸡时，必须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欢呼，

我们的那些公鸡都被训练得会甘心被他的公鸡打败，我们一次也没有出过岔子，除了有一次例外，那次狄奥尼西沃·伊古阿兰的凶猛的公鸡在一阵勇往直前的攻击里把贵宾的灰蓝色的公鸡啄得死了过去，大家都惊呆了，但将军却从自己座位上站起身并走向狄奥尼西沃，握住了他的手说道：“我赞扬你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他情绪挺好，简直再好没有了，他毫无保留地夸奖着狄奥尼西沃，他甚至为受到了强烈的刺激而向他致谢，并问他：“你这只红色公鸡要多少钱？”狄奥尼西沃·伊古阿兰畏缩地答道：“这只公鸡是您的，将军先生，请您收下”，群众用鼓掌来奖励狄奥尼西沃，他在音乐的轰隆声和爆竹的噼啪声的陪送下回家去，同时还向全体观众显示着送给他的六只优秀的纯种公鸡。那是为了补偿无敌的红色公鸡的，但就在当夜，狄奥尼西沃·伊古阿兰回到自己卧室里把门锁上，喝了整瓶家酿的甘蔗汁木酒，用吊床的绳子吊死了，可怜的人，因为他十分清楚地知道，一个受到崇高的恩典的人会有什么样的无穷的灾难和不幸在窥伺着他，而将军本人却并没有考虑到，在他愉快的出现之后，在他访问结束之后，洒向人们头上的是不幸，他身后拖着屠杀“坏分子”的血腥的痕迹，他没有想到永远的诅咒竟成了他们信徒们的命运，他们之所以陷于灾难，是由于他不按该称呼的那样去称呼他们而造成的错误，而且这还是当着自己的殷勤的爪牙的面说错的，这些爪牙把他的错误和失言解释成对那些毫无罪过的人们进行迫害的命令。他迈着阿尔玛其尧^①的奇特的步子在全国漫游，这怪物发出刺鼻的汗臭，使住户们一见到这貌似无害的漫游者就吓得直哆嗦，而他却用南瓜

^①阿尔马其尧（armadillo）：犛狢。

瓢从瓦桶里舀水喝来解渴，或者走近锅子并用手从锅里掏几块肉把肚子塞得饱饱的，样子那么随便、那么简单，看来觉得可怕，虽然他自己不会怀疑这一家人从此将永远留下他光临的小小纪念，他这样单纯的行为决不是出于政治上的打算，决不是因为他渴望爱戴和颂扬，（那种情形要到以后晚得多的时候才如此），而是因为他真是很单纯，像他本来的样子，而政权也还不是像到了他惹人厌的没落年代那样成为陷人的泥淖，而是从原始的深处当我们的面冲出来的洪流，还不是政权控制他，而是他控制着政权，他只消用手指指着应该开花结果的那些树，它们就开花结果了，指着该下仔的牲畜，它们就给他下仔了，指着该兴旺的人们，他们便兴旺起来了，他能够停止会妨害收获的地方的雨，也能使干旱的土地上下雨，——“我知道这个，因为我自己看到了这个，先生！”关于他的传说在他获得绝对权力和他相信自己一定能获得绝对权力的很早以前，也在他还坚信可怕的梦中托兆和详梦那几年就形成了，那时他可以因为能预兆的比格瓦鸟在他头顶上面叫着飞过去而打断了刚刚开始巡游，也因为他的母亲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发现母鸡下的蛋有两个蛋黄而把他自己与人民的会见改到另一天，有一次他拒绝了自己的扈从，拒绝了到处随同着他的参议院的和众议院的议员，他们平时代他发表演说，因为他不敢自己发表，他拒绝他们是因为在那次规定的巡游的前夜从噩梦里看见自己在一间广大的空洞洞的房子里，他被许多穿灰色常礼服的脸色苍白的男人从四面八方围住了，他们手里握着分割肉的刀子，都呲齿咧嘴地用那些刀来劈他，不管他怎样躲闪，朝哪里转身，到处都碰到准备伤他的面孔和刺他眼睛的刀尖；他感到自己像头被追逼的野兽般被那些苍白的、沉默的、奇怪地笑着

的凶手所包围，这些人都决定不下由谁来给他最后一击，由谁来完成奉献牺牲的仪式和第一个喝他的血，但他已经不感到恐惧和愤懑，他只感到随着生命从他身上一步步离开，巨大的轻松感越来越包围了他，他变得没有重量了，他的心灵是那么平静和明朗，所以他也笑了，对自己的凶手们也对自己的命运笑了，到最后有人（这人在这梦里是他的儿子）向他的腹股沟上戳了一刀，从它里面放出了最后的空气，于是鲜血溅到这房间的惨白的四壁，溅到噩梦的惨白的四壁，“于是我用渗透了鲜血的斗篷遮在自己脸上，为的是让那些不认识活着的我也认不出死去的我，我跌到地板上，我的身体发生了临死前的抽搐”。这梦是如此的真实，他不禁立刻向自己的老乡保健部长转述了一遍，这人却加深了他精神上的阴暗状态，直截了当地对他说，这样的死亡在人类历史上早已被描写过，“确切切是这样的，我的将军！”于是保健部长拿起了拉乌塔罗·牟尼奥斯将军那有着黄斑的厚厚的书，念了其中这样一段描写类似谋杀的死的插曲，“完完全全跟我梦里的一样，妈的！我听着便想起了一切直到已经遗忘了的细节像那梦醒来后像看见自己一样没有一点儿风而宫里所有二十三扇窗都自己开开了而在那梦里我恰恰是受了二十三处伤。多么可怕的巧合呀！”巧合并非到此为止，梦原来应验了，因为在那个星期里参议院和最高法院发生了土匪的袭击，武装力量竟然是袖手旁观，暴徒彻底破坏了我国的圣地——为独立而斗争的英雄们当年在那里曾宣布我们民族主权的参议院的建筑；大火的烈焰冲天，持续到下半夜，在总统的阳台上可以看得很清楚，结果这有历史意义的建筑连房基都没有留存下来，而且还传出有人竭力想把与这建筑有关的记忆也要连根拔掉的消息，然而总统对这消息丝毫不觉

得悲伤；答应我们要好好地惩办那些永远就没有抓到的罪犯，还要建立至今还留存着废墟的英雄馆的复制品。至于那些参议院议员和司法人员，那他并不打算向他们隐瞒自己梦中的坏的预兆，恰恰相反，他很高兴乘此机会用梦中得到的警告来为自己撤掉那些立法者并破坏旧共和国的法院机构的行为辩护；他给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议员和高级法官们（这些人已经不再需要，因为他的政权的合法性不再需要证明了）挂满了荣誉头衔和奖品，把他们变成大财主，任命他们当富饶而遥远的国家的大使，而把一个带着大砍刀的赤脚的、沉默的印第安人留在自己身边作为自己可靠的影子；这印第安人一步也不离开他，首先尝他的饮水和食物，监视着不让任何一个人在规定的距离内靠近他，“当总统在我这儿度过几个小时时，这个印第安人一直站在我的门旁。流言蜚语说总统是我的秘密的情人，虽然实际上他一个月访问我两次，是为了叫我给他用纸牌算命。这样持续了多年，整个那段时间里他还认为自己会死的，那时疑心还在折磨着他，那时他还承认可能会弄错，而且相信纸牌更甚于自己野蛮的本能。他通常来到我这里时，神态好像是受了什么惊，吓得人也比初次站在我面前时苍老，那时他一言不发地向我伸出双手、他的圆圆的手掌，上面蒙着像癞蛤蟆肚皮一样绷紧的平滑的皮肤，在我当算命婆的长长的一生中，我前前后后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手！他把两只手摆到桌上，带着无言的哀求和绝望的表情，我看出有种沉闷的不安和对自己的不信任在压迫他，他丧失了目标和希望，那时叫我吃惊的与其说是他那双手，还不如说是他那无限的悲哀和孤独。我可怜他不幸的心、被疑心折磨着的老人的心，于是开始给他算命，但他的命运对我竟是不可理解的，是紧紧关闭着的。要根据他的掌心，或者

要根据我所掌握的其他算命的方法都是什么也不可能知道的，因为他刚刚一错牌，那副牌要卜的未来就变得漆黑一团，他杯子里的咖啡渣也完全变成了浑浊的浮沫。随使用什么方法也不可能知道他本人的事，然而在算他的命时，倒很容易完全清楚地看出与他相关连的、跟他亲近的那些人的命运。比如说，我清楚地看见了他的母亲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我向他指出，她在遥远的将来，等她到了那么年迈的时候，她的眼睛会瞎掉，她给什么叫不出名字来的鸟涂颜料，她涂着却分不出颜色，他就说：‘可怜的妈妈！’在另一次，我们在算命时看见我们的城市被一阵那么凶猛的旋风所毁坏，以致阴性名词的旋风在城里听来仿佛像极端可怕的讥笑一般。在另一次，我们看到一个戴绿色面具的男人手里拿着一把长剑，总统便惊慌地问，这人经常在什么地方，纸牌回答说，这人每星期二离总统很近，会比每星期的其他日子离得更近，他说道：‘啊哈！’于是又问，这人的眼睛是什么颜色的，纸牌回答说，他一只眼睛是甘蔗酒色的，如果在亮光里细看，是葡萄酒色的，另一只眼睛是乌黑的，于是他说道：‘啊哈！’又问这人有什么企图。这时我忍耐不住了，便对他说了真话，牌上显现的全部真话，我说绿色面具表示叛逆和背信弃义，他便扬扬得意地喊道：‘啊哈，我知道那是谁了，我知道了！’这人原来是拿尔西索·米拉伐尔上校，是他最亲近的助手之一，这人过不到两天就用手枪对着自己的耳朵打了一枪，甚至任何小纸条也没有留下，多可怜的家伙呀……”

就是这样，他根据纸牌的预言来预先决定人们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还有他的历史的道路，直到有一天听到说有个在这一行里是唯一的女先知，她用普通的水算命，能预知谁在什么时候死和怎样死法之后，他便秘密地出发去寻找这个女先知，

跟随他的是他那带大砍刀的守护天使，他们沿着山间小径，经过只有骡子能通过的狭小的山谷，到达了高原上的一所孤零零的小茅屋，那里住着这女先知，她跟一个曾孙女住在一起，后者有三个孩子，还有第四个孩子她正要分娩——她是个寡妇，一个月前刚埋葬了丈夫，他在黑黝黝的房间的深处找着了女先知本人；那老太婆已经风瘫而且眼睛几乎瞎了，但当她吩咐他把双手搁在盛了水的木盆上面时，黑暗消散了，木盆里的水发出内在的明朗的和纯净的光，他在这水里看到了自己，就像在镜子里一样，看见他俯卧着躺在地板上，穿着没有军衔标志的军服，脚上穿着皮靴，左靴上有金马刺；他问这情况发生在哪里，他俯卧着躺在地板上的是个什么地方，于是那老妇人仔细瞧着木盆里水的光辉回答说，这发生在开间比她的房间不会更大的那么一间房间里，说她看见里面有写字桌、电风扇，看见面向大海的窗户，看见白色的墙壁，上面挂着一些画着马的画和一面绣着龙的旗。这时他说道：“啊哈！”因为通过她的描述他认出了那是会议大厅隔壁自己的办公室，便问道：“我将来会怎样死呢？是横死呢还是死于花柳病？”对这个问题老太婆回答说，他不会遭到横死，也不会死于花柳病，说他的死将是自然的死，而且是睡着死去的，不会有痛苦，于是他说道：“啊哈！”屏息了一会儿又问道：“那到什么时候才会发生呢？”老太婆回答说，他尽可以高枕无忧，说他会活到她的年龄，到一百零七岁，这以后还要活一百二十五岁，只有到那时才会发生。“啊哈”，他喊了一声，并把患病的有预见的算命老太婆勒死在她的吊床上，他是用自己金马刺的小皮带把她勒死的，动作像职业刽子手一般利索，不使她感到痛苦，虽然他以前从来没有亲手杀过人，也没有杀死过动物，在战争里也罢，在和平时期也罢，可

怜的老妇人是他亲手杀死的唯一的生命，杀死她是为了世界上除了他自己，再没有别人知道他将来会死在哪里和在什么时候死。有关他干了这个卑鄙勾当的回忆并没有在秋夜里扰乱过他的心灵，没有使他的良心感到过不安。正好相反，他喜欢回忆这件事来赞许和教育自己，就得这样坚决和残酷无情，而当玛努埃拉·桑契丝在日食的黑暗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时，他再次三番回想起过去的残酷无情，同时在自己心里狠狠地咒骂她，这样多少总可以减除那屈辱的感觉，拔掉那扎痛他整个内心的讥笑的刺，于是他躺到罗望子树下的吊床上，一边听着罗望子树叶丛中的风铃的响声，一边恨恨地回想着玛努埃拉·桑契丝，带着使他不能入梦的激怒，他想了又想，想到派武装力量到陆上、海里、空中去寻找玛努埃拉，到浩瀚的死寂的沙漠里，到那开采硝石的沙漠中寻找，结果却连踪迹也没找到，他使用问话来残酷地折磨自己：“你到底让魔鬼把你藏到哪儿去了你在哪儿躲避着我你倒是躲在哪儿去了使我的手不能触到你呢？假如我的手能触到你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权力了！”钻心的憎恨越来越厉害地控制了他，放在他胸口的帽子由于心房疯狂的跳动而震颤着，他仿佛没有听出自己的母亲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来，她坚决地想搞明白他发生了什么事，——“从日食那天起你为什么沉默不言？你为什么只望着自己？”他沉默地站起身走了，心里骂着自己的母亲，拖着自己大象般的脚走了，感到心灵中有个深受创伤的自尊心，它的伤口在流着血，他一面发着脾气，一面在痛苦的迷惘中向不知哪个人发问道：“这是在我身上发生的吗？这可把我变成不知道怎么办和怎么生活的白痴了吗？这是叫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做自己命运的主人的了吗？而这一切都是由于我在得到姑娘的母亲的

准许后才走进姑娘的房间，而不像从前我走到桑朵斯—伊格罗内斯的法朗西丝卡·丽内罗家的阴凉和幽静的处所那样的缘故吗？法朗西丝卡·丽内罗那件事发生在不曾有巴特里西奥·阿拉戈内斯那时，因而他得亲自向人们摆出执政者的面孔，“他甚至不用小锤敲门就进来，他进来只不过是因他就是要进来，是跟报十一点的钟声同时进来的，我从天井上方的露台上听见合着钟声的拍子响起了他那金马刺的铿锵声，我辨认出他在天井的砖路上大象般的步子的囊囊声，我还没有看见他，就想像出他高大的身材，吓得胆战心惊，还在他出现在我站着的里阳台（在天井上方的阳台）的门口时我就吓得不得了。麻鸦在金黄色的天竺葵中叫着，它像钟表一样宣告已经是十一点钟。被小香蕉树的成串的果实的香气招引过来的黄鹂在歌唱，从树顶被折断的、长满了多汁的果实的枝桠在阳台遮阳下面摇曳，这不幸的八月的星期二的太阳光影在清新的树叶上、在灌满了蜜糖的甜味和洒着蜜糖斑点的果实上闪烁浮动，也在被我丈夫蓬西奥·达萨黎明时打死并为了使血流干而将脑袋冲下的幼鹿的尸体上闪烁浮动，幼鹿倒挂在那儿的阳台的遮阳底下，跟小香蕉的串串果实并列着。现在他进来了，模样比可怕的梦里能看到的更可怕和更阴沉，进来时穿着沾满塘泥的肮脏的皮靴、浸透汗水的咔叽布颜色的短上衣，腰间没有挂武器，但他旁边沉默地站着一个光脚的印第安人，手里握着大砍刀的刀把。我看见了一双铁石心肠的眼睛，一双说明不可避免的事的眼睛，他半睡半醒地慢慢伸出一只女性般的手去摘小香蕉树的果实，摘下了一个就贪馋地吃掉了，然后又摘下并吃掉了另一个，接着再一个，满嘴咀嚼着，发出唧呱呱像沼泽地里发出的声音”。他既吞噬着小香蕉的果实，也用眼睛吞噬着法朗西丝卡·丽内罗的

姣美的身体，而她因害羞而不知往哪儿躲藏，她完全是个年青的姑娘，不久前刚出嫁，他那样的目光使她非常窘，但她看出了他来是为了跟她在一起来满足他的欲望，她看到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只有他一人才能有权力阻止这事，“我勉强能听清我丈夫被恐惧压迫着的呼吸，他挨着我坐着，我俩都呆若木鸡手挽着手，我们两颗心连结在一起，像明信片上的一对鹁鸽，两颗心跳得像一颗受惊的心，而这个怪物老头儿站在离我们两步远的地方，一股劲儿吞食着小香蕉的果实，从肩头抛掉吃剩的果皮，还目不转瞬地老是凝望着我。当他全部扫清了整个树枝，吞光了枝上的所有果实，把光秃的树枝丢在鹿的尸体旁边，对他光脚的印第安人做了个暗号，并对我的丈夫蓬西奥·达萨说：‘你出去跟我的朋友谈谈，他会跟你去办好一件事的！’我虽然也吓得快要死了，但我总算能够考虑到救自己性命的唯一办法——那便是让他跟我、跟我的身体干他想干的一切，干脆在这里的餐桌上，我自己帮助他脱去自己的衣服，否则他是弄不清那些花边的，我由于他发出的臭气而喘息着，他挥起一下巴掌便撕破了我的内衣，开始笨拙地摸弄我，我机械地想道：‘神圣的三位一体哟，要知道我今天没有洗身子，多丢脸，就因为弄那头鹿所以没有功夫’。但他终于获得了他所希望的，不过这在他是干得那么匆忙和不行，就好像他比实际上还要老得多或者完全是个乳臭小儿似的。他是那么懊丧，竟很难认出他来了，他开始哭着，热泪像尿流，脸上流露的悲哀，眼里表现的伤心和孤儿般莫大的孤独，使我不禁哀怜起他来，哀怜他和世界上一切男人来，是那样地哀怜，以致我开始用手指尖抚摸他的脑袋并安慰他：‘好啦，别那么伤心了，我的将军，不要这样！整个生活还在前面呢’”。恰恰就在这个时候，拿着大砍

刀的光脚的印第安人把蓬西奥·达萨带到花园深处并就地杀死了他，因为不然的话，将军会碰到一个终身的死敌，他杀了他并把身体剥成了那么小的小块，好让猪把它们衔走，因此埋葬苦人儿蓬西奥时连尸体也没有能够收全，瞧，他就是这样的人，瞧他过去有些什么样的记忆，这些记忆加深了他心灵的阴沉、他的愤恨，他的权力的浓汤原来竟是那样的稀汤寡水，难怪它无力打破那儿的什么日食之类的魔法，因而引起了他的愤恨！当他坐在赌桌的一边，面对着沉静和镇定的罗德里哥·德·阿吉拉尔将军的时候，一股恶狠狠的怒火郁结在他心头，这将军是他亲爱的朋友，是军人中他唯一能信任的，自从武装着大砍刀的赤脚的守护天使害痛风病害得关节僵死那时起，他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了这将军，他一边望着自己亲密的朋友，一边想着，一切不幸的原因可能就在于他太信任了自己亲密的朋友并给了他太大的权力，——“难道不是我的尊敬和亲爱的朋友竭力把我变成犍牛难道不是他企图剥夺我卡乌提尧的一切标志干脆要从我身上窃取这些标志难道不是他竭力要把我变成一个宫里的残废者并可以不执行这残废者的命令难道不是他挖空思想出整个这害人的影子人的花样迫使我隐藏在这人的背后迫使我惧怕在人民面前自己出头露面甚至要一群保镖包围着但要知道在民风淳朴的旧时代一名赤脚的印第安人抡着自己的大砍刀并高喊着混蛋们让开大老爷来了就能为我穿过人群开辟出一条路来而不发生任何不良的事故虽然我们还不能够在这发着暴风雨般欢呼声的人海中分清哪里是真诚的爱国主义者和哪里是阴险的叛徒和土匪这在现在我们知道最阴险的比谁都喊得更响亮地说什么真正的男子汉万岁杂种的将军万岁一个印第安人应付得了

①卡乌提尧（Caudillo）。领袖、首领、头目。

庞大的人群而如今我的亲爱的朋友却缺少军队来找到这臭女王！”于是他回想到她是怎样溜掉的，不明白她是怎么能穿过他老人家的淫欲的严严实实的围墙而溜掉的，他突然把多米诺骨牌甩在地上，在最紧要关头中止了赌博，嘴里把人骂得狗血喷头，便站起身走了。有一次，他这样中断了赌局以后，突然感到深切的苦恼和有些颓唐，他忽然想到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迟早总会找到自己的位置，只有他一人得不到着落，他变得非常苦闷，他奇怪怎么自己的衬衫完全被汗水湿透了，虽然这时的气温一般都是在下降的，在海蒸发的气息里他嗅到尸体的味道，他的疝气由于潮湿的炎热而开始发痛并发出笛子般的响声，但他弄不懂是怎么回事，自己心里在想：“这纯粹是因为闷热”。可是他这种想法有点儿没有把握而且也无法确定，准有什么东西在继续惹他烦恼，当他站到窗边想弄明白窗外奇怪的色彩是什么，为什么城市中好像人都死光了似的，为什么它是那么荒凉，就仿佛它的唯一居民只剩下了兀鹰群，而且连它们也惊慌地离开了它们平时在那儿打盹的贫民医院的屋檐板，而城里还剩下的一个活着的生物却是个瞎子，这人站在德阿尔玛斯广场上，而且仿佛觉察到望着窗外的老头儿的茫然的不安，便赶忙慌慌张张地用拐杖向他做了什么表示并喊了句听不清楚的话；他把这解释为又是一种预兆，认为马上会有什么事要发生，这事却引起了心头模糊的压迫感，但他重新对自己说：“这纯粹是因为闷热的缘故”，便躺下睡觉并在轻轻地抓着窗子的蒙蒙细雨的催眠声中立刻睡着了，然而他的睡梦是不安稳的，有某种东西透过睡梦的迷雾的过滤器钻进意识中来，于是他惊醒过来叫喊道：“谁在那儿？”但那不过是他自己的心在跳动的声音罢了，他的心被公鸡不在这黎明时分打鸣这样的怪事

所惊扰，于是他感到当他睡着时，安宁与和平之船抛弃了他，隐没在无人知道的港口里了。笼罩在浓雾里的大海狂暴地沸腾着，陆上和天空的一切上帝创造的生物具有比那最深刻的人类科学更不会出错的对死亡的预感、对世界大灾难迫近的预感的它们都由于恐惧而呆若木鸡，透不过气来，时间停止了，这时他站了起来，在站起来时他感觉到他的心膨胀了，感觉到每走一步心都在膨胀得更大起来，感觉到耳朵里鼓膜在破裂，感到有某种滚烫的物质从鼻子里冒出来，他瞧了瞧自己，瞧了瞧自己流满了血的制服，想道：“这是死亡”，但人们反驳他说：“完全不是的，我的将军，这是旋风！”到这时他明白了，这果真是旋风。这是曾经刮到统一的加勒比王国的这个群岛来的一切旋风中最有破坏力的旋风，是神秘的大灾难，他是所有人们中间的一个能凭他原始的本能就嗅到了这大灾难的临近，在狗和鸡都惊慌不安起来之前更早得多时就嗅到了，对于一般人，这旋风的袭击是如此突然，以致都惊慌得几乎来不及给它找出一个阴性名称来。惊慌失措的军官们恐怖地报告说：“这是末日了，我的将军！整个国家要飞到地狱去了！”这时他命令紧紧关闭窗子和大门，命令卫队在走廊里把自己捆在各自的岗位上，命令把母牛和母鸡关进一楼的房间里，把一切物件钉住在各自的位置上，整个国家从德阿尔玛斯广场起直到这个在恐慌中沉静下来的“忧愁王国”的最遥远的角落都变成了一只暴风雨中死死地下锚停泊的船。下令只要一出现惊惶失措的征兆时就开枪，先向天空开两枪作为警告，如果无效——那就格杀勿论，然而什么办法都抵挡不住旋风，它的中心旋转着，一阵骇人的打击就打开了大门的钢甲板，主要的入口倒塌了，母牛都给刮到了空中，他被这阵打击搞昏了头脑，不再能思考到底发生了什么

事，呼啸着的暴雨向他倒下来，它的水流不是从天而降，而是几乎横着冲过来的，阳台的碎块像火山弹似的纷纷倒坍，海底丛林中的野兽稀里哗啦地被飓风揪来扔到了地上，但他所想的并非是大灾祸的可怖的规模。在洪水的昏天黑地里他津津有味地品尝着那积恨未消的忿懑和幸灾乐祸的辛辣喷香的风味，“被我诅咒的玛努埃拉·桑契丝你在哪里他妈的魔鬼把你藏到哪儿去了你逃脱我复仇力量躲在哪儿？”当旋风的疯狂劲儿转换成平静的无风天气时，从国务会议的大会议厅里浮出一只快乐的方舟，他和他的最亲近的助手们坐在舟中，方舟在瓦砾场混浊的热汤里驶过，它经过轿式马车的车棚，在棕榈树树顶和德阿尔玛斯广场的路灯那翘起的顶端之间绕行，驶进了大教堂的一片死水里，在这里，在这大教堂的园顶底下的池塘里，我们的将军刹那间闪过一个念头，它像闪电般照亮了他的思想，使他意识到他的政权在过去从来不曾而在将来也永远不会是全能的，意识到有某种不受他统治的东西存在，这思想深深地刺痛了他，他感觉到它的苦味，那时方舟撞着了大教堂的各种犄角，一会儿驶进浓厚的黑暗里，一会儿落进花玻璃的折光里，一会儿射出教堂祭坛绿宝玉和金色雕刻的返光，被活着埋葬了的总督们的墓石和在失望中死去的大主教们的墓石都发着光，伟大海军上将的空洞的大墓穴的花岗石也发着闪烁的光辉，他那石槨的花岗石上面刻着三艘轻快帆船——这大墓穴是由于假设伟大海军上将情愿把自己的骸骨安眠在我们的国家而特意为他建造的。在祭坛背后形成了一条水道，方舟顺着这条水道驶到了大教堂的内院，这个内院好像是个发光的水族馆，顺着它的磁砖面的底部游着一群群小金枪鱼一类的海鱼，它们吃着水淹了的向日葵的茎干，随后方舟向黑暗的隐修院驶进去，在比斯开修道

院的拱门下面，那些坐在方舟里的人看见被水淹的空寂无人的修士们的单人居室，看见已变成贮水池的音乐厅中间的小钢琴在静静地漂流，而在餐厅里，在静止的水的深处，他们看见所有虔诚的姑娘和所有修道院的见习女修士都淹死在长长的食桌旁他们自己的坐位上，而当方舟穿过一些阳台的大门驶出了比斯开修道院时，大家看到原来是城市的那个地方，现在在蔚蓝的天空下，伸展着一片巨大的湖泊，“这样看来，这全世界大洪水的发生是为了要解脱我精神上的苦痛这苦痛的名字叫做玛努埃拉·桑契丝他妈的上帝老子那一套野蛮的方法跟我们的完全不一样！”他非常满意地仔细观看着这片底下埋葬了城市的浑浊的湖泊，那一望无际的水域，上面密密麻麻地盖满着死了的母鸡，那浑浊的水面上只露出大教堂的园顶、灯塔上的航标灯、总督街区的一些石头宫殿的阳台，在旧港口区，过去进行奴隶买卖的那地方现在只看见一些零零散散的小岛。岛上挤满了从旋风里逃得性命的人群，他们怀疑地望着从他们身边慢慢漂流过去的方舟，望着那仿佛是穿过马尾藻海里的红褐色海藻似的一叶扁舟，它在密密麻麻的母鸡的尸堆里挤来挤去，但现在人们要看清楚是谁坐在这漆着国旗颜色的方舟里了，他们看见了熟识的悲哀的眼睛、没有血色的嘴唇，他们看见一只熟识的手在沉思地向周围的一切画着十字，以便使天空变晴朗和使太阳露面，——“他使那些淹死的母鸡恢复了生命，又命令大水退去，大水就真的退去了！”在大钟的愉快的钟声里，在欢庆的礼花的噪声里，在集合到德阿尔玛斯广场来为了庆祝复兴的第一块石头奠基、并为了用自己的歌曲赞扬那使暴风雨的恶龙逃遁的万能者的群众的喧哗声中，有人挽住了他的胳膊并

①马尾藻海（Mar de los Sargazos）：大西洋中的海名。

把他引向阳台去，——“现在人民可真特别渴望着您的鼓舞人心的话呢！”他没法脱身，便出现在阳台上，只听见一致的喊声：“真正的男子汉万岁”，这喊声像狂风一般直刮到他的内心，从他当政的最初几天起他就体会到在整个城市面前这种无法抵御的感情，所以有个无情地清晰的思想像闪电般在脑海里亮了一下，即他从来不敢而且以后也不敢无所畏惧地挺起胸膛面对着那名叫人民的深渊，而我们这些人站在底下，站在德阿尔玛斯广场上，像往常一般，我们看见了某种几乎非真实的东西，看见了穿白色亚麻布衣服的、头上照着光轮的老头儿转瞬即逝的形象，老头儿沉默着从阳台高处向大家祝福后立刻就消失了。即使这样瞬息即逝的幻影对于我们也足够了，他——在那儿，在他的岗位上，他日日夜夜在保护着我们，他永远和我们在一起。而他呢，在独立院落的私邸的天井里生长的有历史意义的罗望子树下，坐在籐摇椅里，手里拿着一杯没有喝过的柠檬水在专心致志地想着什么事，这时他的母亲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正在把玉米筛到南瓜皮做的钵子里，他闭着眼听着玉米粒沙沙地响。在下午三点钟，当炎热的暑气颤动时，他依然继续坐在摇椅里，透过迷濛的暑气望着母亲，而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抓着她脚边的一只干瞪着眼的烟灰色的母鸡，把它夹在腋下并几乎是温情地拧着它的脑袋，同时劝她儿子，要他今天别忙着离开她，“你自己在招肺病上身，因为你想得那么多，却几乎什么都不吃！”她要求他留到晚上以便好好地吃上一顿晚饭，用那只在她胳肢窝下作最后抽搐的颤抖的母鸡来吊他胃口，他表示同意了：“好吧，母亲，我留着不走了”，他便继续坐在摇椅里，一面吸着在锅里煮沸的鸡肉的诱人的香味并琢磨着我们的命运。他是我们地上生存的稳定性的唯一的保证，如

果不是坚信：他存在着、他在那里、他在自己家里，他既不受瘟疫、也不受旋风的左右，他蔑视玛努埃拉·桑契丝的嘲笑，甚至还不受时间的控制，他是完全只想到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幸福的救世主，如果没有这些信念，那我们的生命就会是毫无意义的。我们知道他不会想方设法来害我们，要知道他之所以在命运的变化无常面前抱有坚定不移的态度，是因为他知道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他一切都为我们打算，而完全不是靠任何的勇敢或理智的帮助的结果。是的，他知道什么是我们需要的，什么对我们适合，什么是不适合的，他知道为我们大家并且比我们大家更知道；自从有一次他艰苦地越过了遥远的东方国境以后他的这种了解更大大加强了，他那次越境到了有历史意义的石碑那里，那上面刻有那个为祖国领土完整而最后在这东方国境线上阵亡的兵士的姓名和日期，“母亲我好不容易才到达这个地方！”他到达后就坐在这块有历史意义的石头上休息了一阵，开始注意地观看边境的那一边接壤的邻国，望着那上空经常飘着寒冷的细雨和冒着被油烟黑雾污染的阴暗的城市，他望着这座阴森森的城市，看见街上奔驰的电车，电车里有着讲究的人们，看见某个人的出殡，那是个知名人士，因为在灵车后面有一长列的轿式马车，拉车的马都是头上饰着缨络的、能荷重的白色法国贝尔舍伦马，他又看见睡在大教堂柱廊边的盖着报纸的儿童，他看见了这一切便惊讶地说：“见鬼，这里住着的是多么奇怪的人们，是些诗人吗？”但有谁提醒他说：“完全不是这样，我的将军，这些人绝不是诗人，那是哥特佬^①，他们统治着这个国家”。于是他这次旅行回来时情绪高昂，因为他愉快

^①哥特佬（godo）：是拉丁美洲的方言，指拉丁美洲独立战争时期对西班牙人的蔑称；在某些地区是对保守党人的蔑称。

地给自己发现了没有任何东西比得上清香可爱的、熟到有点腐烂的古阿雅伏^①，也没有任何东西能比得上自己祖国城乡市场喧闹的那种亲切。那是没有什么可以代替日暮时分勾起的刺心的悲哀之感的——在这儿，在这可怜的国家里，他从来不曾跨过它的疆界，这倒不是因为像他敌人们所说的是怕丢了自己的宝座，“而是因为他妈的人是生在林中的树木因为人是林中的野兽从巢穴里出来只是为了找到食物”。他以垂死时忏悔的真诚对自己反复说着这话，他心里这样想着，沉入了午休时短促而不安的梦境，想起非常遥远的年头，久而又久的八月的夜晚，当时他曾不得不承认他的权欲是有它的限度的，他完全不追求那比统治自己本国以外更多的权力，仅此而已。这是他在跟一个为自由作战的年轻战士、跟一个年轻的外国人的谈话中透露的，这人是他那天晚上在他自己办公室的闷热的蒙胧里接见的，那是个腼腆的年轻人，满脑筋自私的打算，而且一眼就看得出来注定是孤独的；有这样一类人，从诞生那天起就被打着孤独的烙印，这年轻人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口，在眼睛没有对蒙胧感到习惯以前（在这炎热的时刻，蒙胧中的紫藤花发出特别强烈的芬芳的热气），在他能分辨清楚坐在椅子上的老头儿以前（老头儿左手攥紧的拳头放在光秃秃的桌子上，模样平凡和毫无血色，跟总统的标准像毫无共同之处，办公室里没卫队，老头儿没有带武器，穿着汗湿的衬衣，是个平凡的普通人，两鬓贴着治头痛的洋苏叶），他不敢再向前迈步，“我很难理解这个里里外外锈蚀了的老头儿竟是我青年时代的偶像和我光明的理想的活生生的化身呢！”这年轻人最后终于走近桌子并用

古阿雅伏（guayabo）：番石榴树或其果实。口语亦作“漂亮的姑娘”讲。

一个干练的人的响亮的和清楚的声音作了自我介绍，于是他用他那虽然干瘪但却好色的手、主教的手握了握年轻人的手，并带着好奇心开始听着年轻的外国人的激动的话，那人向他描绘了普通幸福的动人的图画，要求给予政治的支持和武器，以便用毫不留情的战争一劳永逸地推翻从阿拉斯加到巴塔哥尼亚的所有保守派的政权，他被这年轻人的热情所感动，便问道：“真见鬼，你干吗要插手这件事？你为什么要去死呢？”对这个问题年轻的外国人毫不含糊地答道：“是为了自己祖国的光荣，阁下！为了祖国！为了它去死——是最高幸福！”于是他怜悯起那年轻人来，带着忧愁的微笑对他说道：“你别那么傻，小伙子，生命——那就是祖国！”于是他松开左手的拳头，把捏在手掌里的一个玻璃小球指给年轻人看：“瞧这东西，你看见吗？它或者有，或者没有，只有那个有它的人，才能拥有它，小伙子！对于生命，对于祖国的问题也应当这样看！”他说了这话，一面送他出办公室，一面用手掌拍拍他的背后——就这样送了出来，什么东西也没有答应，连最小的东西都没有，并对在青年人背后关门的他的副官说：“不要去碰这个小伙子，懂了吗？甚至也不要监视他，不要白浪费时间，他并不危险，而且一无所能。他的热度也像小公鸡一样，仅仅热在羽毛里罢了”。一年以后，在刮过旋风那会儿，他表达了类似的思想，因此而对政治犯宣布了大赦，而对流亡者则被准许回返祖国——对一切流亡者，除开那些脑力劳动者在外，这是不消说的，“对这号人我是永远不准回来的，这号人的热总是在羽毛的中心，就像羽毛长丰满时的良种的公鸡那样。他们没有一点儿用

① 巴塔哥尼亚 (Patagonia)：阿根廷的高原地带。

处，如果真有点儿什么用处那倒也罢了，他们比政治家更糟，比僧侣更坏，我向你们保证。其余的让他们回来，那所有的人，不分肤色，国家复兴的事业必须团结所有的人！”政权照旧完完全全掌握在他手里，武装力量无条件地支持着他，尤其当他在最高统帅部里分配一部分粮食和医药用品，以及社会保证金——一切按照受自然灾害的救济规定从国外运来的东西——以后更支持他。他的部长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听话了，因为他们可以带着家庭在海滨浴场上大规模发展的红十字会战地医院里消磨每个星期日，因为譬如说，外贸部把从国外无偿得到的血浆和成吨的奶粉卖给保健部，而保健部把这一切东西再卖给贫民医院，总参谋部的军官们承包复兴规划范围内的社会建筑工程来满足自己的贪欲，规划的财源来自沃伦斯大使拨发的非常公债的资金，交换条件是有人在我们领海里无限制的捕鱼。“这一切都去他的吧”，他对自己说，回想起自己同那青年幻想家那一场从此以后谁也不曾再听到过的谈话，又想起他曾把拿在手掌里的彩色玻璃球 这球在儿童游戏里叫做“卡尼加” 给那青年看，“只有那个有它的人，才占有这个球！”他很受复兴工作的鼓舞，亲自从事与这些问题有关的一切，甚至关心到最无关紧要的细节，在他开始执政的头几年，一切事情往往绝对地亲自动手解决。他头戴宽边帽，脚穿高统套鞋出现在洪水后城里满是稀泥的街道上，关注着使城市的恢复都要符合于他的心意，使城市成为像他在一个孤独的淹死者的睡梦中所见的那模样——一个颂扬他光荣的城市。他命令建筑者们说：“把这些房屋从这儿搬到那儿去，它们妨碍我”，这些房屋便立刻被搬走

了。他又命令道：“把这座塔加高两公尺，以便从上面可以看到海洋上的大轮船”，于是塔立即被加高了，又命令道：“把这条河的水倒流回去”，这也没有二话地实行了。他忘掉了什么是忧郁和烦恼，全神贯注地埋头于建设，生活在建设的疯狂的速度里，而且对其他国事不理到这种地步，以致有一天在听到关于儿童问题时仿佛脑袋突然撞到了墙头似的。“对儿童们怎么办？”他的副官漫不经心地问他，这副官本来是绝不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来的。然而问题被提出来了，将军听了后就像正在奔跑时把前额撞上了墙头，他像从空中跌到地上似地问道：“你他妈的问的什么儿童们？！”到这时他才知道那长时间来对他隐瞒着的一件事，军队关押着一些儿童，还对大家保密，因为当举行彩票定期抽彩时，他们从袋里搞到了彩票的号码。军队把儿童们扣押起来，是因为怕他们饶舌，把总统为什么永远中彩的原因泄漏出去，“家长们想弄清楚他们的孩子在哪儿，指摘我们，说我们把他们禁闭着。我们每回都答复说，这是反对派的毁谤、恶意的造谣，但家长们不肯放松。发生过事件，他们暴动起来并企图闯进一座兵营，以致不得不用机枪扫射来击退他们。是流血事件，我的将军，是真正的屠杀，可是我们不愿意为小事情打搅您。但儿童们确是关在地下堡垒里。他们当然受到很好的照顾，他们全体都很健康，都没有问题，但问题是他们人数已经近两千了，往后怎样对待他们，我根本没有数，我的将军！”

彩票不落空的彩票的办法是在他自己看到上面标着号码的台球时灵机一动想出来的。这个想法既巧妙又简单，简单到用不着拖延着不实行，于是宣布了全国的抽彩。德阿尔玛斯广场上还没有到中午，渴望试一试运气的人群，赞颂抽彩的高尚的组织者的人群冒着灼热的太阳，就聚集在一起了。出场的有乐

师和走绳索的，开设了商贩的摊子，油炸食品（加胡椒和南瓜炸的西红柿）的小贩在人群中走来走去，进行着非常落后的轮盘赌和那样的抽彩，它随着你的彩票一起抽出一只什么脱毛的小野兽，所有这些落后的玩艺儿都是已消逝了的世界的残渣，都抱着想靠伟大命运之神的轮子沾点光、从它身上抓点好处的企图。现在到了下午三点钟，在进行抽彩搭的台上有三个孩子上去了，他们年纪还不到七岁，是人群中自己挑选出来的，表明进行抽彩的公正，给每个孩子一只装有打台球的圆球的口袋，这些不大的口袋的颜色各不相同，每只口袋里放着十个台球，编定从零到九的号码，这都是经过证人验证的。那么——注意 夫人和先生们！每个蒙着眼睛的孩子要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圆球。起初是有蓝色口袋的孩子这样做了，接着是有红色口袋的孩子，跟着是有黄色口袋的孩子。三个孩子一个跟一个把一只手伸进口袋，摸到所有的圆球，取出摸起来比其余的圆球要冷得多的那一个，于是他们取出来的正好就是那个圆球，因为是有人秘密地命令他们这样做的。所有三只口袋里的圆球里都有一个冷的，那是因为那个圆球连续几天都是放在有冰的桶里的缘故。这样，孩子们从自己的口袋里每人取出了一个球，把它们显示给群众，宣布球上的号码，三个宣布的号数幸运地同总统的彩票的三位数的号码符合一致，“可是我们脑子里没有想到，我的将军，孩子们可能会把这个秘密告诉给什么人。而当我们明白有这种危险存在时，我们已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把他们关起来。起初关了三个，后来是四个，后来是五个，再后来他们变成了二十个……以此类推下去，我的将军！”拉住一根线，他拖出一切其余的，并承认抽彩的骗局牵涉到全体陆军和海军的高级军官，知道最初几个孩子登上台去是经家

长们同意的，知道这些孩子的家长们自己是迎合抽彩的组织者的人，偷偷地告诉孩子们应该抓出哪一个球。然而在其次的抽彩里抓球的孩子是用武力迫使他们登台的，用武力和威胁迫使他们去做需要做的。这里已经没有家长们的同意，因为有流言说，那些登过一次台的孩子就不再被放回来了。特种军队的突击队夜里闯进人家寻找为执行照例的抽彩所必需的孩子们，但家长们各有办法把他们藏起来。特种军队不得不包围德阿尔玛斯广场，决不是像向他报告的那样是为了控制社会情绪，而是为了用死的威胁来阻挡像一群牲畜般挤过来的人群。为了想调解已发生的冲突而力求会见的外交界人士只好听听政府官员关于总统不能接见他们的最不成理由的说明，放出了关于他那极端荒唐的疾病的由来已久的奇论怪论。一些官员说，他之所以不能接待，是因为在闹肚子，因为肚子里发现了青蛙，另一些官员强调说，他为失眠症所困扰，因为他被迫只能站着睡觉，原因是他的脊椎骨上长了活像鬣蜥那样的骨刺。官员们连一份抗议的电报、一份释放儿童们的请愿书也不给他看，而这样的电报和请愿书却从世界各个角落纷纷发来。甚至把罗马教皇对无辜的灵魂的苦难的命运表示使徒的忧虑的那份电报也对他隐瞒着。监狱里监禁着的暴动的家长们的数量已经满了又满，再也找不到一个执行定期抽彩的孩子了，“见鬼，我们真是大倒其霉了，我的将军！”但在他脚下裂开的深渊的整个深度却只有当他在堡垒的内部院子里看见了好像被驱赶到屠宰场去的畜群一般密密麻麻的、不幸的孩子们，看见了成百的小孩子都像笨头笨脑的公山羊从地下室里奔跑出来、却因成年累月恐怖的黑夜后突然被明晃晃的阳光照耀得睁不开眼而向四方乱窜的惨状那时，他才理解到。他们在光明里迷路了，他们人数之多而同

时却构成那么完整的整体，使他领会到他们不是各个个体，不是两千个各不相干的孩子，而是作为一个巨大的、没有形状的、有许多面孔的动物，从它身上散发出烤焦的毛皮的气味，发出垃圾的臭气，它像地下泉水似的淙淙有声。这动物的多面孔性拯救了它免于迅速地被消灭，因为不可能一下子结束这样一个生命的无底洞而不使恐怖震撼整个土地，“真是没有办法，他妈的！”然而总得想些办法，所以他召集了最高司令部会议。他们来到他面前——十四个模样儿坚定和可畏的军事长官，他们的坚定和可畏正是因为每个人都非常耽心和害怕丧失性命。他目光盯住了他们每个人的眼睛，结果确信——他一个人在对他们全体。于是他高高地抬起脑袋，用坚定的声音号召他们要团结，正当现在关系到武装力量的好名声和荣誉的关头，团结尤其重要。他斩钉截铁地宣称，他不怀疑自己的军事长官们的无辜，并把攥紧了的拳头搁在桌上，借此来掩饰因怀疑而引起的哆嗦。他命令他们全体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像以往一样热诚地完成自己的任务，不用耽心自己的威信，“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先生们，会议开到这里，一切由我负责！”在这以后，孩子们被押出了堡垒，被装进有顶的运货汽车，在夜幕荫蔽下出发到国内辽远的和无人烟的地区，到第二天他作出了隆重的官方声明说，一切关于所谓军队拘留儿童们的谈论都是无耻的谎言，政府既不留留儿童，也不拘留任何人，总之国内没有任何坐牢的人，监狱是空空的，关于大批逮捕的谰言是从企图扰乱爱国精神的卑鄙的叛徒们那儿发出来的，“我们国家的门户是对所有愿意知道真情的人开放的，请到我国来寻访真理！”各国联合集团委员会响应这一号召而来到了国内，察看了所有的窟窿眼，把鼻子伸进一切隐蔽的地方，带着特殊的癖好并详细地盘问了只要是

想盘问的一切人等，其中也有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她惊讶了：“那是什么样的一批穿着招魂者的衣服的鬼鬼祟祟的人呀？他们走进我的房间，在我的床底下，在做针线活的篮子里，还甚至在插毛笔的笔筒里寻找两千个儿童！”到临了，委员会公开地证明，国内的监狱的大门都是关闭的，到处秩序井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国内的人权或人道主义原则遭到过或是正在遭到故意的或非故意的、有行动的或者甚至无行动的破坏，“请安心睡觉吧，将军！再见！”他站在窗前，凝望着载着委员会的轮船开走，他挥动着绣花的手帕向他们告别：“再见，蠢货们，祝你们海上平安和一路顺风！”他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完事了，一场乱哄哄结束了！”可是罗德里哥·德·阿吉拉尔将军提醒说，乱哄哄的事还没有结束：“要知道那些儿童还在着，我的将军！”于是他拍了一下自己的前额：“他妈的，完全忘记了这回事，完全给忘了。说实在的，孩子们到底该怎么办呀？”为了想办法摆脱这个伤脑筋的问题，暂时拖延一下最后的决定，他命令把孩子们从他们躲藏的深山老林里押送到经常下雨、没有经常转变方向的风（因为这种风很可能把孩子们的声音刮到人们的耳朵里来，）的那些省份去，命令把他们打发到那些野兽由于恒久的潮湿而活活地腐烂死而且甚至说的话也会被潮气产生的霉菌掩盖住、还有滑腻的八脚虫在林间爬行的地方去，他命令把他们带到安第斯 去，到充满了浓雾的憋气的山洞里去，使得没有人能猜到和考虑到他们会到的地方，他命令把他们经常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从潮湿多雨的十一月的低地到太阳灼热的二月的高原。当他知道寒热病使他们

哆嗦（这是由于他们躲避红十字会的飞机而在水深没到脖子的水稻田里站立了许多昼夜引起的，）时，他给他们送去奎宁和温暖的被窝，当孩子们患了猩红热病时，他命令用红光来遮住明晃晃的太阳光和星星的光辉，使这些光不致刺伤孩子们的眼睛，他命令为他们从空中喷洒杀虫粉，使悬铃木丛林的壁蝓不去咬他们，像下雨般的糖果和像大雪般的奶油冰淇淋纷纷落到他们头上，飞机用降落伞把圣诞节的礼物空投给他们。他干的这一切是为了使孩子们满意和安静，直等到他们对他们的命运将采取最终决定那时为止。他由于自己的这些善举而逐渐使自己慢慢安定起来，而那恶毒的问题“对孩子们怎么办？”也停止惹恼他了，他忘掉了他们，沉入到愁闷的不眠之夜和无数的白天的单调的泥淖里，直到有一个夜晚以前什么东西也不曾惊扰过他。

那是一个星期二，时钟敲了九下，他听到了时间的金属的钟声后把在宫里窗台上打盹的母鸡从那里赶下来，把它们赶进鸡窝，然后当它们栖止在它们的栖架上后，按自己的惯例开始给它们点数，这时值日的女家禽饲养员进来了，她是个黑白混血女人，她开始收集母鸡这一天下的蛋，他却突然感到自己那年龄还没有消耗掉的热情，奶罩的沙沙声刺激了他，于是他向那女人走近。“小心，将军，”她浑身哆嗦着低声说，“您会打破鸡蛋……”去它们的，他嘟哝道，“让它们打破好了……”他用巴掌一击便把她摔倒在地，竭力想摆脱掉对于在这值得称颂的星期二会发生的某事的蒙胧的预感，他身上沾满了睡着的母鸡的绿色的鸡屎，忽然滑了一下，他的头开始旋转，于是他飞进了幻想的深渊，飞进了想像能得救的无底洞，飞进了香汗涔涔的波浪里，飞进了那强壮的女人的呼吸的嘈杂的波浪里，飞进了允许遗忘的陷坑里，他飞着，背后留下了自己金马刺的像陨星的

抛物线轨迹般发着嘹亮的声响的明亮的痕迹，他使空间充满了无耻的喘息，像狗崽子似的哀嚎着，他怀着现实的甜蜜的恐怖，飞过死亡的不可思议地迅速的闪电的耀眼的闪光和无声的雷鸣，落到了那深渊的底、那无底洞底，那里却依然是同一个鸡窝的土地、绿色的鸡屎、母鸡的不眠的梦、穿着被打碎了的鸡蛋的蛋黄弄脏了的衣裳的哆嗦的黑白混血女人，“您瞧，我不是对您说过，将军！所有的蛋都给打碎了”。他呢，心里很不满意，但抑制着又被一种没有爱情的爱情所引起的忿恨，对她说道：“数一数并记下有多少个。我要从你的工资里扣除它们的价钱。”说完话就走了。时钟正指着十点。他上农场去，看过了自己所有的母牛的牙床，走过他的妾媵们居住的房子，从窗口看见一个伸展着手脚躺在地板上的产妇——接生婆手里捧着刚刚生下来的婴儿，“生了个男孩，我的将军！我们给他取个什么名字？”“随你便！”他回答。时间是十一点钟。他照例重新点了一遍哨兵的人数，检查了门锁，把头巾蒙在鸟笼上，又熄灭了灯火。已经快到半夜了。国内是平静的，世界睡着了。在黑暗中他向自己的卧室走去，经过旋转着的灯塔发出来的瞬息即逝的闪光所照耀的走廊。他好不容易走到了卧室，在门边挂好了预备在可能溜逃时使用的马灯，锁好了三把锁，闩上了三道门闩，搭好了三条门链，然后坐到手提的便桶上，着手照料起自己那不怜恤人的婴儿、自己大得出奇的疝气来，直到这可恶的婴儿在手掌里睡着、直到疼痛平息了才住手；然而疼痛又立刻复发了，像一阵突起的恐怖的闪电一般刺穿了他——当风刮进窗来的那一刹那，（这股风是从开采硝石的遥远的沙漠那儿刮到这里来的，）它用像沙粒一般的无数歌声充塞了他的卧室。歌声从在那在阴暗的沙漠里徬徨的儿童们的心坎

里迸发出来，它在寻求上战场的骑士，“骑士在哪里？他在哪里？啊，苦痛啊，苦痛……你登上塔去，以便看他归来，你就会看到他已经归来——在遮着天鹅绒的棺材里！啊，悲哀，啊，痛苦！”远方声音的合唱可以被当做星星的声音，可以催人入睡，使自己相信那是星星在歌唱，但他却勃然大怒并高声喊道：“够了，他妈的！要嘛是他们，要嘛是我！”当然喽，选择是有益于他的。还在黎明以前，他下了一道命令，把孩子们装上驳船带着水泥并唱着歌出发到我们的领海以外，在那儿用甘油炸药把驳船炸毁，孩子们还来不及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像石头一般沉到了海底。当三名军官前去见他并报告执行了命令，他先给他们一下子晋升了两级并由于正确的服务而颁发了奖章，但接着命令作为普通刑事犯枪决，“因为有些命令发布是可以的，但执行它们是犯罪的，他妈的，可怜的孩子哟！”

诸如此类的严峻的考验再一次使他确信由来已久的信念，即最危险的敌人是在政权的内部，这种人受到完全的信任，钻进了国家首脑的心脏，他再一次确信：表面上是最忠诚的人，那种他曾经赞扬过并因此将成为他所依靠的人，他们或早或迟会企图鄙视那喂养他的手的人，他用大巴掌一击把他们统统打倒，而从空无所有中把另一些人扶到他们原来的位置上，把他们提升到要职，凭灵机一动，手指一拨就定了他们的军衔：“你——大尉，你——少校，你——上校，你——将军，所有其余的人——中尉！你们还要什么呢？”起初他观察着他们怎样胖起来，怎样在制服里越撑越大，以致衣缝都抻破了，后来他们从他眼皮底下消失了，他以为他们在忠实地服务，只有发生了像两千儿童那样的出乎意料的事件，才使他发现作弄他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武装力量的整个司令部，“你们只知道要求增加牛奶

的消费但到了考验的时刻只会吓得把刚刚吃的东西拉在钵子里但要知道是我生下了你们大家用自己的肋骨创造了你们给你们争取到面包和尊敬的！’这确实是这样但他不知道一分钟的安宁，被迫不断地款待他们，照顾到他们的要求和野心。他把最危险的留在身边，这样做可以更容易监视他们，而把其余的人打发到边防军中服役，但这样并不能排除他的怀疑。在当时，正是为了他们，为了自己的军官们，他才同意格林谷的海军陆战队的登陆，而完全不是像汤浦森大使在官方通报中所宣称的那样是为了跟黄热病的共同斗争，也完全不是像一些政治流亡者所断言的似乎是因为害怕民愤，“我想使我们的军官们学会做规规矩矩的人母亲！他们就学习了但结果怎样呢？他们学会了穿便鞋使用卫生纸和避孕套和一切科学但有人提醒我应当怎样造成不同的军人派别之间的磨擦从而诱导他们不来同我竞争格林谷为我想出国家保安局侦查总社公共秩序国务部和许多应有尽有的其他的鬼名堂所有这些名堂我记也记不得！”说实在的，那都是国家安全的同一勤务的不同的实体，但把事情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在他是有好处的，仿佛它们都是不同的机构、不同的勤务，这使他在动荡时期有了回旋的可能，向国家安全方面的人们暗示：侦查总社的官员监视着他们，而公共秩序国务部又在监视着侦查总社和其他机关的人。他让军官们发生冲突，秘密下令把海沙拌在火药里来供应那些不可靠的兵营，对这一人说这类话，对另一些人说另一些完全相反的话，把一切搞得混乱到简直没有一个人能知道他的真实意图。但他们毕竟起来反抗了。

“某某兵营暴动了 我的将军！”于是他闯入这所兵营 嘴唇上带着狂怒的口沫闯进去 愤怒地叫喊道：“让开路 混蛋们 政权是属于我的！”他一步不停地走过刚刚练习过对着他的画像射击

的、张惶失措的军官们旁边并命令道：“解除武装！”在他那威严的声音里包含着非凡的确信，使军官们自动抛下了武器。“脱下军装！”他命令道。“只有真正的男子汉才配穿它！”于是军官们从自己身上脱下了军装。“圣赫洛尼莫基地叛变了，我的将军！”于是他穿过主要的大门走进基地，按老年人的习惯，用自己有病的大脚板沙沙地响着走过两排暴动起来的近卫军中间，他们一见自己的最高统帅都举枪致敬，他没有武器独自出现在叛变者的参谋部里，威风凛凛地高声喊道：“脸朝地，杂种！躺下，混蛋！”于是参谋本部的十九个军官顺从地脸朝下躺在地上，不久以后他把他们运送到沿海各村子并迫使他们啃泥土，使大家看到被剥去了军服的军人变成什么样子。“狗崽子！”在那些起来叛乱的兵营里的兵士们喊道，他们要求（总统也要求这样，）把铅弹送进叛乱的罪魁祸首的背脊里去，这事就这么办了，然后把尸体倒挂在灼热的太阳下任凭风吹雨打，好让大家知道，谁敢向上帝吐唾沫，那准落得这种下场，“就是这个样子，土匪们！”但血腥的清洗并没有带来安宁。仿佛已经被他铲除了根源的传染病又重新蔓延开了，阴谋的怪物重新伸出了自己的触角，在掌权者的走廊的屋顶下面筑起了巢，在最坚定的军官们的特权地位的保护之下积聚起了力量，因为他不能不把自己的全权分给他们哪怕是很小的一点儿，也不能不（常常是违反自己的意愿）给他们以自己的信任，因为没有他们他就会站不住脚，然而全部问题就在于跟他们共处也是不可能的，不可能跟他们呼吸同一种空气，这空气会窒息他，但命运注定了终生，他必须忍受这个。“他妈的，这是不公平的！”对于自己亲爱的朋友罗德里哥·德·阿吉拉尔将军的意图抱着经常的可怕的怀疑，在这种状态下是不可能生活下去的，怀疑他的诚实

和忠诚那是痛苦的事，然而——“他苍白得像死人般走进我的办公室，问我那两千个孩子发生什么问题了。整个世界都在说：我们把他们淹死在海里了，这是真的吗？”他用毫不颤抖的声音答复罗德里哥·德·阿吉拉尔将军说，这是叛徒们的捏造，亲爱的朋友，孩子们活着也很健康并受到神的照顾，“我每夜听见他们在那儿什么地方歌唱！”他从容不迫地向不很明确的方向挥了挥手。第二天他使埃温斯大使陷入了怀疑，那时他镇静地对他说：“我不明白您问的是哪些儿童？要知道贵国代表在联合国集团里公开声明过，孩子们都安好和没受到损害，而且都在上学。您还要什么呢？完事了，一场乱哄哄结束了！”可是乱哄哄依然没有结束，他什么也不能预先防止，有一次在半夜里，他被叫醒：“我的将军，在两个最大的卫戍部队里发生了叛乱，而且孔台的几个兵营起来反叛了，要知道那儿离这里只有两个街区！叛乱由鲍尼文多·巴尔包萨将军领导。您瞧，他有多么大的力量？他有一千五百名武装得很好的人员。他们使用的一切武器和装备都是从那些站在反对派方面的大使馆那儿用走私的办法获得的。所以情势不是可以高枕无忧的，我的将军！危险是巨大的，弄不好我们就会完蛋！”

在以往的时候，这类政治性火山的爆炸会唤醒他斗争的热情，唤醒他冒险的癖好，可是现在……难道他不知道自己年龄的整个重量？因为现在他意志的整个力量几乎都耗费在为了想转移到内部机能的隐隐的破坏这件事上了，因为冬天夜里如果不用温柔的抚摩和哄骗（“睡吧，我的明朗的天”）自己那残忍的、揪心地疼痛的婴儿——那个因恶劣天气而肿胀的疝气，使之平静，那就休想睡着，因为当他自己的心灵本身在穿透蒙着霉层的过滤纸而流着血的时候，无结果地坐在马桶圈上便成了异

常的苦事。但主要的是，他怎么样也无法分清谁究竟是谁，在这毫无价值的宫里，在这可怜的小房子里，在不可避免的命运的不讨好的时刻到底可以信赖谁呢，这所房子他很早以前就心甘情愿地想同离这儿尽可能远的、在某个印第安村子里的另一所房子交换了，在那村子里将没有一个人会知道他是国家的终身制的总统，他担任这任务已经有无穷长的年数，长到连他自己也数不清有多少年了。然而当罗德里哥·德·阿吉拉尔将军希望获得合理的妥协而终于到他那里来并提出在他与叛乱分子之间充当调停者时，却发现自己面前并不是在接见时打瞌睡的昏聩的老人，而是那当年的人物、勇猛的北美野牛，这个人一分钟也不加思索就声称：“一点儿也不行，我决不走开！”而当罗德里哥·德·阿吉拉尔将军说，问题不在走开还是不走开，而是“全体都反对我们，我的将军，甚至教会也反对”，他反驳道：“完全不对，教会是同掌握政权的站在一起的！”但当罗德里哥·德·阿吉拉尔说，调停是必要的，因为高级将军们已经开了四十八小时的会，怎样也不能谈妥，他回答说：“没有关系，让他们去扯淡；你还可以看到他们将得到怎样的决议，当他们知道谁钱付得更多时！”“可是民间反对派的领导们抛掉了假面具直接在街头集会！”——罗德里哥·德·阿吉拉尔喊了起来，对这个问题他答复说：“那就更好，你命令在德阿尔玛斯广场的每只路灯上吊上一个人，让大家都看见谁有力量！”这不可能，罗德里哥·德·阿吉拉尔将军反对说，“民众拥护他们！”瞎说，他说，“民众拥护我，所以想搬掉我只有等我死后！”于是他总像平常一样用拳头敲了一下桌子，表示最终的决定，这以后便出发去睡觉，一直睡到挤牛奶的时刻。他在挤奶的时候起身，看见国务会议的会议厅里堆满了大堆被打碎了的玻璃和石子——

这是孔台兵营的起义者们用弩炮向窗子里扔石子的结果。他们还向着打碎的窗子里投掷燃烧着的气球，“我们简直慌了手脚，我的将军，整夜不得睡觉，提了盛着水的桶和被子到处跑来跑去去灭火，但火却在最想不到的地方冒出来，我的将军！”他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地听了后用死人般的双脚践踏那撒满灰土的走廊、烧焦的地毯残块、烧糊的织花壁毯，“我对你说过不必管它！”可是他们没有停止，大家对他说道：“他们转告说火球——那只是种警告，说他们很快就要开始放炮弹，我的将军！”“别理睬它，他妈的！”他重复说后就走到花园去，走过花园中的小径，对谁也不理睬，听着在黎明前的静寂中新生的玫瑰花开放时的簌簌声，感觉到海风在唤醒他心头那公鸡的欲念。

“说来说去，我们该怎么办，将军？”不必理睬他妈的，还需要反复说多少遍呀？”

就像平常这个时间里一样，他出发到农场视察挤牛奶，也像平常一样，每天早晨很快有一辆驾着骡子的大车装载着六桶牛奶向孔台的几个兵营驶近，在赶车的座位上高高地坐着经常的、永远不变的赶车的，他向造反的人们传达了总统的话，说总统一如既往，给兵士们送来他农场的牛奶，“命令向您将军先生转交牛奶，虽然您也咬喂奶人的手！”赶车人的这些话喊得那么心直口快，所以鲍尼文多·巴尔包萨将军命令收下牛奶，但有个条件，要赶车的首先尝尝它，好让大家都能够确信牛奶没有毒。于是两扇大铁门开了，一千五百名造反者从里面的阳台上观察着大车驶进孔台兵营那铺着鹅卵石的操场，停在操场中央，又看见巴尔包萨将军的勤务兵登上大车，手里拿着一只水罐和一把大汤勺好拿它来舀尝试用的牛奶，他们又看见他开

开第一只桶，又看见他连同耀眼的闪光的昙花一现的浪涛一起飞上了天，他们没有再看见任何东西，而且永远也不会再看见了，他们在这所阴暗的黄色建筑物里就像在火山口里一样变成了灰烬，建筑物被六桶甘油炸药的骇人听闻的爆炸给炸飞了，它的废墟刹那间升到了天空，在这次爆炸之后，这个地方甚至连花草也不生长了！“这就完全了”他在自己的宫里叹息了一声，他受爆炸的气浪的冲击而哆嗦了一下，爆炸不仅破坏了孔台兵营，也破坏了四所离它很近的建筑并打碎了直到最远的地区的所有城市房屋的餐室里作结婚用的餐具，“这就完全了”，当从港口的堡垒里有十八个军官的尸体被装在垃圾车里运出来时，他叹息了一声，为了节省弹药，这些军官是排成两列后被枪杀的。“这就完全了。”当罗德里哥·德·阿吉拉尔笔直地站在他面前报告说：“所有的政治犯都给抓起来了，我的将军！监狱里地方不够了”时，他叹息了一声。“这就完全了。”当钟声欢畅地轰鸣，庆祝的烟火开始噼啪响着，歌颂他的赞歌的雄伟的旋律开始奏鸣并宣布轮到的和平和安定的一百年已经来临时，他叹息了一声。“这就完全了，他妈的，”他说，“乱糟糟的局面终于结束了！”他变得如此确信，竟开始十分轻率地和毫不在乎地对待自己的人身安全，如此地轻率和毫不在乎，以致他的嗅觉开始迟钝了，所以当有一天清早他在挤牛奶后回到宫里来时，竟没有一下子就注意到从玫瑰树丛后面有个麻风病人向他扑过来。只有当那麻风病人挡住了他的去路时，当手枪的深蓝色的钢在灰蓝的十一月濛濛细雨里闪出光来时，当哆嗦的手指已经想扳动扳机时，他才醒悟过来。他挺起了胸膛，大张着双臂喊道：“勇敢些，混帐东西，勇敢些！”同时他对于他死亡时刻的来临完全不像当年有预见的算命婆曾预言的那样，也不像

纯净的原生水里显现的那样而大吃一惊，他便狂怒地喊道：

“如果你是男子汉大丈夫，你就开枪吧！”但那麻风病人迟疑了一下，动摇起来，他的眼睛黯然无光了，嘴角不由自主地耷拉了下来，于是在下一刹那，铁锤般的拳头击倒了他，他倒在地上，颚下挨到了一脚可怕的打击，而那个被暗算的人看见自己头顶上空一颗苍白的孤星，又仿佛从那个世界听见应声而跑来的卫队的脚步声。“发生了什么事 我的将军？”这时响起了五发枪声，五下蓝色的闪光照亮了花园——这是麻风病人把整梭子的子弹都射进了自己的肚子，因为不愿让自己活着落到总统的卫队、落到那些刽子手的手中。而他呢，跨过了在血泊里抽搐着的麻风病人的身体，用自己的嗓子打断宫里惊慌的居民的喊声，命令把尸体切成四段，把它变成了腌腊肉，让人把脑袋腌起来，在德阿尔玛斯广场上陈列起来示众，把右脚陈列在圣塔—玛丽亚—台尔—阿尔塔尔的东头，左脚陈列在西陲开采硝石的沙漠里，把一只手展示给高原的山民看，而另一只手——给林区的居民看，把一段胴体腌在盐里挂起来一任风吹日晒，陈列到一切穷苦倒霉的肮脏地方，让家喻户晓，使得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谁敢加害自己的父亲就会落个这样的下场。他发了这道命令后，怒气还没有消，又钻进玫瑰树丛去——察看卫队捕捉麻风病人，把他们像昆虫一般捅在刺刀上，“把自己的脸露出来，土匪们！”在宫里，他走上楼梯时，用脚踢醒风瘫病人，想知道他们是否明白是谁生下他们来的，是谁使他们的母亲怀孕的，“你们知道这个吗，狗崽子？”他叫嚷着在走廊里经过：“滚开，他妈的，没看见统治的大人在走过吗！”他被簇拥在一群战战兢兢怕得要死的官员们和一群坦然自若的、称他为长生不老者的溜须拍马的人中间。他走着，背后留下了像火山岩

浆一般的灼热的气流，像捉摸不定的闪电似的掠过国务会议的大厅，然后消失在自己的卧室里，锁上三把锁，门上三道门闩，搭上三条门链，用手指尖脱掉身上弄脏了的裤子。从这时起他又一分钟也不得安宁了，他到处嗅着，他的亲近的人们中间是谁把武器交到麻风病人手里的，他问自己，谁是这个隐藏的敌人？他觉得这个敌人就在旁边什么地方，就在身边很近的地方，这个人亲近到甚至知道藏罐头蜂蜜的密室在什么地方，这个人的眼睛从每个钥匙孔里窥视着，他的耳朵躲藏在每堵墙里，在宫里任何时刻和任何地方都可以遇见这个人，“就像我自己的画像似的，他妈的！”敌人是无所不在的。在正月的贸易风的吹拂里可以感到它的在场，它潜隐在酷热之夜的茉莉花的梦幻里，它是失眠症的恶梦，在黑暗中用沙沙响的脚步往宫里最隐蔽的角落走去的看不见的可怕的幽灵，直到有一次在晚上玩多米诺骨牌时暴露了真面目。这是他的手，他迟延了一会儿，摆了个双五的骨牌来完成了牌局，并用内心的声音悄悄地提醒他的伙伴说，这只手就是叛徒的手，“这是他妈的，是他！”伙伴克服了慌张，抬起眼睛，于是在桌子中央上空挂灯的明晃晃的灯光里碰着自己最亲密的朋友、自己忠诚的罗德里哥·德·阿吉拉尔将军的美丽的、富有表情的目光。“这是不可能的，”他心里想，“罗德里哥·德·阿吉拉尔乃是我的右手，我们是由神圣的友谊的纽带联结着的，他帮助我的一切”。然而真理已经不可能被掩盖，他忽然在另一种光线里看见了许多东西，忽然看见了一切阴险的阴谋诡计，靠了它们对他隐瞒了真实情况，使他像掉进网罗一般被纠缠得有多少年头解脱不了啊！有那么多年头他不知道他的亲密的朋友，表面亲密但实际上却是个为政治阴谋家们、为官运亨通的政客们服务的人！但为了自己的

利益而把这些政治骗子从最偏僻的地方拉出来的岂不就是他自己，在为联邦的战争以后提拔他们，让他们发财，给予他们以闻所未闻的特权的岂不就是他自己吗？他容许他们把他当作靠山，爬到了被自由运动的无法抗拒的大风从地面上刮走的贵族们所梦想不到的权力和财富的顶峰，“他们想要更多的东西他妈的他们觊觎天之骄子的地位觊觎我那流产者的地位并决心利用完全获得信任的人利用最接近的人利用拿文件给我签字的人！”没有任何一个别的人能够拿文件给他签字——只有罗德里哥·德·阿吉拉尔，因为罗德里哥·德·阿吉拉尔起草所有他的指令、所有他发布的法令，起初是口头起草，然后在经过最高的修改以后就书面起草，这以后就把它拿来给他签字，而他给它们按上大拇指，这便是他的签字，再在这签字上加盖国玺，国玺的戒指那时保存在保险柜里，它的号码只有他知道。

“一切都是最好不过了，亲爱的朋友”，他把签好了字的文件还给罗德里哥·德·阿吉拉尔时说接着又开玩笑道：“现在你有手纸可以上厕所了”。于是罗德里哥·德·阿吉拉尔利用了他的无限的信任，得以建立起自己私人的权力系统，创立了自己个人的、极为广大的并为他带来很多收益的国中之国。“然而他还不满足于是他悄悄地准备孔台兵营叛乱而他的好朋友他的剑术老师诺尔敦大使在这方面帮助了他他同他一起逛荷兰妓院正是这个诺尔敦用走私办法给叛乱分子搞到装在挪威鲱鱼桶里的军火利用了对外交人员豁免海关检查和纳税的规定而在玩多米诺骨牌时阿谀奉承我并口口声声说没有再比我的政府更正派更友好和公正的了！这是他们把手枪交到假麻风病人手里并给了他五万比索事先把每张钞票剪下一半这些剪的一半在查抄谋杀犯的家时被发现并查明其余的一半要在我死后才交付给凶手我的亲

爱的朋友罗德里哥·德·阿吉拉尔将军你只要想一想母亲知道了这样的事不痛苦吗！当谋杀败露了他们不肯罢休便开始考虑怎样不流血地搬掉我并想出了办法即罗德里哥·德·阿吉拉尔将军开始收集证据表明我每天夜里不睡觉并跟花瓶交谈我在黑暗里跟英雄和大主教们的画像交谈说我给母牛试体温表并让它们嚼退烧药片说我命令营建伟大海军元帅的大墓穴据说此人只是在我病态的想像中才存在而我同时还亲眼看见三艘轻快帆船停泊在我的窗子下面！他们收集证据要证明我耗费大量国家资金购买大批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机械和仪器说我企图怂恿天文学家们破坏太阳系的规律仅仅为了要讨好美丽女王据说这女王也是我睡梦里的幻像说我中了老年的神经错乱而命令把两千个儿童装上带水泥的驳船并把这只驳船沉入大海母亲你想像一下这帮家伙多么卑鄙多么混蛋！”罗德里哥·德·阿吉拉尔将军收集到了必要的证据，就跟总统的近卫军参谋部、跟所有它的军官进行勾结，决定总统必须安置到为卓越的老年人设立的养老院去，安置到那处在峭壁上的收容所去，那儿住的都是过去的独裁者，并决定这件事要在今年三月一日的半夜里实行，在传统的每年纪念神圣保护天使的晚餐那时推翻总统——保镖们的庇护者，“就是说要在三天后，我的将军！”他并没有一个动作泄露他知道他们的阴谋，没有一个姿势泄露他一切都知道的迹象，他在规定的接待了自己的客人——自己私人的近卫军的高级军官们，请他们在宴会席上就坐，请他们喝开胃的酒，“当罗德里哥·德·阿吉拉尔将军到来时我们大家喝一杯并举杯祝酒”。他心平气和地跟自己的宾客聊天，开玩笑，而军官们仿佛都无意中一个跟着一个看看自己的表，把它贴到耳朵边，上上弦，拨拨针——已经差五分十二点了，但罗德里哥·德·阿

吉拉尔没有出现。天又热又闷，就像在轮船的锅炉里似的，但这是芳香的闷热——散发着唐菖蒲和郁金香、散发着新鲜的玫瑰花的气息，然而没法透气，有人打开了窗子，“于是我们大家透了口气，又重新瞧了瞧表，而从开着的窗户吹来了轻盈的微风，也吹来了节日菜肴的温和的香味”。大家都淌起汗来，除了他，大家都这样，而且大家一瞬间都变得不自然起来，变得不好意思去瞧这个衰老的动物的大张着的、不停地眨巴着眼睛，这动物被早已过去的年代像钢甲一般跟出席的人们隔离开，它从自己某种空间、从自己不受时间控制的世界望出来，“祝你们健康”，他举起像蔫了的百合花般的杯子说，“祝你们健康！”他拿这杯子来跟人家碰杯碰了整个晚上，但连一次都不曾沾过唇。这时在一片岑寂里，像在致命的深渊的底部响起了时钟机器的瓮声瓮气的声音——时钟开始敲十二点了。然而罗德里哥·德·阿吉拉尔还是没有来。有人想站起身来告辞，但被非常凶猛的目光和“劳驾，不要离开！”的请求给钉住在位置上了。大家都明白了，在没有全部打完十二点钟以前绝对不能走动，也不能喘喘气，也不能显露自己是活着的。而当最后一下钟声停止时，大门上的帘子给掀开了，于是大家看见了卓越的活动家、师团的将军罗德里哥·德·阿吉拉尔全身直挺挺地放在银的托盘里，整个周围围着花椰菜做的沙拉、调味用的肉桂叶和其他香料，在烤炉里烤得绯红，穿着大礼服上带着五颗金的巴旦杏，空袖子上有因英勇而得奖的镶带，胸前挂着十四磅奖章，嘴里衔着一小枝香芹菜。托盘搁在宴会桌上，殷勤的饭店服务员们开始分切这盘端上来的菜，并不注意那些恐怖得僵化了的宾客，而当每人的盘子里都盛好了有核桃仁和香草做馅儿的国防部长的这份量相当丰富的菜时，下令宴会开始：“祝大家好胃

口，先生们！

他绕过了那么多的暗礁，逃过了那么多的地震和命运的坎坷，躲过了那么多的雷击而保全了性命，以致到我们现时代已经没有人相信有预见的算命婆说他也会死亡的预言将会实现。这是不可能相信的，这在意识里是不相容的，当整顿秩序和埋葬发现的尸体的决定作出时，连我们中间最少迷信的都在期待着我们自己不敢承认的，即假如那真是他的尸体的话，那么久远年代前传说的预言眼看着就会开始成为事实。传说里是这样讲的：在他死亡那天，沼泽地的支流里的淤泥将填满河道，天将会降下血雨，母鸡将生五角蛋，大地上将到处是死寂和黑暗，因为他死亡的日子也就是世界的末日。不可能相信他的死，那还因为在他当政的那些年代中能够保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报纸都依旧鼓吹他的长生不老和大吹特吹他的历史功绩，还用档案文件来加强文章的力量，他的照片每天登在头几栏里，造成时间冻结的印象。每天我们看见报上同一个面孔、同一种肩章上有五个光荣的太阳的制服，每天我们看见一个充满了尊严、渴望着行动和显得十分健康的人的描写，尽管大家很早以前就数不清他的年龄了。报纸没完没了地登载同一类照片，这些照片上他在很久很久以前为一些纪念碑或事实上不存在的公共企业揭幕、在一些看来像昨天而实际上是上个世纪举行的隆重的会议上当主席。可是我们都知道，报纸在这些地方也在说谎，因为他自从列蒂西亚·纳萨列诺的可怕的死亡那天起，自从他孤家寡人地留在空无人迹的宫里而国家事务是在靠着他那无限权力发生的年代起的惯性力量任其自流的那一天起，他就不

在人群中间露面了。我们都知道他在这座日趋式微的建筑物里过着隐修士的生活，透过它的窗户我们心里怀着凄凉之感看着夜晚的临近、黑暗的薄暮的到来，在那无限漫长的年代里他也在看望着，高踞在自己幻想的宝座上，我们看见灯塔闪烁着的光，它像透明的绿色波浪，时不时照亮着半倾圮的楼房，我们看见在各个衙门的大大小的窗户的破玻璃后面的昏暗的贫穷的灯火，这些衙门的建筑物是在我们遭遇到的无数龙卷风中间有一次把海港区山头上一切贫民的棚屋刮走了以后就被大群贫民占住了，我们看见分布在下方的浴在烟雾里的城市，我们看见捉摸不定的地平线，它出现在平原的浅灰色火山口上空的苍白的闪电的瞬间的光辉里，这片平原从前曾荡漾着后来被出卖掉的大海，在这没有了他以后的第一个夜晚我们突然看见了整个他的广大的帝国、帝国的传播疟疾的湖泊、它那些在成为沼泽的河流三角洲里的闷热的、笼罩在蒸发出来的臭气里的村落，我们看见了被贪婪的带刺铁丝网围起来的属于他的那些省份，那儿放牧着无数新的良种的母牛群，这些牛一生下来就带着遗传的亲缘的斑点——总统个人的烙印。还在最近以前，我们相信他真的会活到第三次彗星出现，而不仅是第二次出现，这使我们抱有对自己的明天的信心和安定，虽然我们也千方百计嘲笑他的年龄，认为他有古代乌龟的习惯和老象的特点，在小酒馆里讲笑话说，有一次有人通知国务会议说总统死了，于是全体部长开始恐怖地面面相觑，并害怕地彼此商量究竟该由谁去把这消息报告给他本人，哈一哈一哈！可是在那时他未必会对这新闻感到兴趣，他未必能够明白那是真实的还是街头的笑话，因为在那时他的记忆箱里除了几块过去的碎片之外已经没有留下什么东西了。他孤单单的一个人，幽静得像镜中的影子，他在阴

暗的办公室之间沙沙地迈着平脚底的脚，在一间办公室里他觉得仿佛有个穿着带有上了浆的假前胸的常礼服的人在看见他时挥了挥白色手帕，做了个好像约定的记号，但他说了声：“再见了！”双方的不了解变成了强制的礼节，宫里的职员每当他出现时必须站起来并挥动白色的手帕：“再见，我的将军，再见了！”可是他听不见他们，而且自从深切地哀悼列蒂西亚·纳萨列诺那时起，自从他觉得好像他的歌鸟由于经常歌唱而声音嘶哑那时起，他压根儿什么也没有听见，他开始用自己储备品中的蜂蜜来饲养它们，希望这样就能使它们开始歌唱得嘹亮些，用滴管往它们的嘴里滴润喉剂，认为它们必需这种增加身体紧张的药品，同时他自己唱着老之又老的歌曲。“啊，正月的月亮！”他唱着，没料到同时也不会懂得鸟儿的声音其实完全没有嘶哑，而是他自己的听觉却越来越坏了。有一天夜里他耳朵里经常的嗡嗡声突然停止，仿佛碎成小块消失了，变成棉花似的空气，那些隐在权力的雾气里的幻想的轮船上告别时那愁苦的汽笛声透过这空气隐约地传过来，他开始听见想像的风的喧哗声，在他内心响着鸟儿的聒噪声，鸟儿在他心灵里歌唱，而这些心灵里的鸟儿到头来在没有真正的鸟声的荒僻的深渊里安慰着他。那些当时被准许进入政府衙门的为数很少的人们看到他坐在藤摇椅里，在鲜花的花棚下面消磨着从下午两点钟开始的最酷热的时光，他解开了制服上衣的扣子，解下了佩刀和像国旗一样两色的皮带，脱掉了皮靴，只剩下紫色的短统袜——这种短统袜他有十二打，罗马教皇的最好的织袜工人织成了十二打紫色的短统袜，是教皇送给他作礼品的，他坐在自己的摇椅里并透过迷糊状态看见一些离总统宫不远的学校的小姑娘爬上没有细心保卫好的后围墙并且在观察着他，瞧着他那在没有梦的瞌睡中不动

的、苍白的、鬓角贴着药草叶的脸，黄色的光斑穿过鲜花的花棚落在他身上，给他抹上了一层美洲豹的颜色，他的嘴像鲑鱼、像在水塘底下悠然自得的“海鬼”一般大张着。“老家伙！”小姑娘们逗他，可是他却透过灼热的颤动的雾气在望着她们，向她们微笑并亲切地向她们挥动着手，但听不见她们的声音，正像知了听不见晴天霹雳，他除了微风吹过来的淤泥的气味、小虾的气味之外什么也闻不出来，他扭动着脚指，感觉到母鸡在啄它们。他跟现实世界的一切联系那时只保持在几块最隐秘的回忆的破烂的碎布头上，只有靠了这些回忆他才活着，在他脱离了一切国家事务并纯粹如痴如醉地耽于权力的云雾里，只有靠这些回忆才能帮助他抵抗刮过来的耄耋之年的死亡之风，这是每当那些长夜里他在空无一人的荒凉的宫里徘徊，让自己躲在寂静的办公室时刮过来的，他在办公室里从各种呈文上撕下没有写字的纸边，用自己优美的笔迹在这些狭窄的纸边上记录下所有那些回忆——那些把他从死亡里救出来的回忆。有一天夜里他写道：“我名叫沙加里阿斯”，然后借着一晃而过的灯塔闪光重新念这句话，念了一遍，又一遍，又三遍，直至第一百遍，又念自己的名字，一连念了同样多的遍数，最后他觉得这名字好像摆脱了他，变成陌生的，不相识的了。

“这跟你有什么相干？”他问自己，并把纸条边撕成了碎片，“我——那就是我！”他拿起另一条纸条在上面写上：当第二次彗星出现那时，他满一百岁，虽然他已经没有把握到底是不是这样的，他记不起他什么时候看见过彗星和看见过几次，在其余的长纸条上他写道：“荣誉和光荣属于荣誉战场上的伤员，在侵略者魔手下战死的英勇的士兵们永垂不朽”，这条记录涉及的时代可以包括他想到要写的一切年代。然后他拿了一块硬纸板

并在它上面写道：“禁止在厕所干下流勾当”，他去把这块硬纸板用大头针钉在厕所的门上，在这厕所里不久以前曾偶然地发现一个高级军官干手淫，回来后重新在狭窄的纸条上写上一切记得起的事。他写道：“列蒂西亚·纳萨列诺，我唯一的合法的妻子”。列蒂西亚·纳萨列诺是当他已经完全年迈那时教会他读书写字的那个女人，现在他竭力要在记忆里复活她的形象，企图把她介绍到社会上去，手里拿着跟国旗一般两色的丝绸的遮阳伞，披着第一夫人与众不同的玄狐皮领的大衣的形象，可是他能记忆起的只是裸体的、大白天下午炎热时躺在蚊帐里的她。他回忆起她那柔软、洁白的身体的慵懒的、被嗡嗡的电风扇扇着凉风的快乐的样子，他感到她那胸脯的弹性，闻到她那母狗般的气味、青春任性的胳臂的腋下刺激性的汗水的气味，这气味可以使牛奶变酸，那汗水可以使黄金锈蚀和使鲜花凋谢，然而这双爱情的胳臂却是多么美丽！列蒂西亚·纳萨列诺能够从他那里得到不可能得到的——她使他在幽会时脱去衣服。“脱下你的皮靴”她说，“不然会弄脏我的荷兰床单的，”于是他脱下了皮靴。“卸掉你的马具，不然它的扣带会划伤我的心的”，于是他就卸掉了，“解下你的军刀和疝气带，还有护腿套，脱掉你的一切，我的生命，不然我感觉不到你”，于是他从身上脱掉了他以前从来不脱和将来在列蒂西亚·纳萨列诺以后——同世界上任何一个女人在一起时都不会脱的一切。“我唯一的和真正的爱”，他叹息着并把自己的叹息写在黄色的窄纸条上，写在从大洪水之前的呈文上撕下来的狭窄的发黄的纸条上。他把这些纸条像卷纸烟似地卷起来并把它们藏到整个宫的隙缝里，藏在最秘密的地方，那地方到后来只有他才能找到它们，这样便能回想起他是属于哪一个的，等到他已经什么也回想不起那时就能

帮他回想起来，这些记事纸条从来没有人发现过，就这样留在秘密的隙缝里，然而列蒂西亚·纳萨列诺的形象却悄悄地滑到了他记忆的污水管里，在他记忆里只剩下一个唯一的形象——对他母亲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的回忆，对她最后那些日子的回忆，那时节在独立院落的私邸里，她在她的摇椅里快要死了，在天井的绿荫里，她把钵子里的玉米粒拨得沙沙响来招引母鸡，使儿子不致想到母亲正在死去。他回想起母亲当他躺在罗望子树阴下的吊床上时给他送果子露，她亲自拿来，使儿子不会注意到她病得快死了，想起肚子里怀着她，没有任何人帮助，没有任何人的参加，自己孤独地怀胎，孤独地生下他，他想起母亲她默不作声地活生生地腐烂着直到痛苦超过一个人所能够忍受的极限那时，她才克服自己和自己的本性并要求儿子：“你瞧瞧我的背部，瞧瞧那儿是怎么回事，它怎么会像火烧似的，简直没有力气了！”她脱下了衬衫，把背脊朝着他，他吓得楞住了，他看见她背上长着裂口、发着恶臭的溃疡，里面都灌满了脓，脓里有许多蛆在蠕动。

那个时候风气很坏，我的将军，那个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机密会成为公共财产的，没有一个命令会被严格地执行的。只有在那次节日宴会桌上给端上来一道叫做油炸罗德里哥·德·阿吉拉尔将军的时鲜名菜以后才变得这样。然而可焦虑的不在这个，引起激动的不在这个。在那些悲愁的月份里，国家的困难简直毫无意义，那个时候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在儿子隔壁的房间里在疾病的温火上正在腐烂掉，当治亚洲疾病有名的大夫们确诊她的病不是鼠疫，不是癞皮疮，不是麻风，也不是任何其他东方疾病的侵袭，而是某种印第安魔法的结果，因此要对付这种疾病只有那个用魔法召来这病的人才行；这以后才把她

搬进这房间来住的。他明白这是绝症，便把自己的身心完全奉献给了母亲，跟她两个闭户独居，以母亲的自我牺牲精神服侍她，只要没有任何人看到蛆虫怎样把他母亲活生生地吞掉，那他便准备让自己烂死，他命令把她所有的母鸡、她所有的孔雀、她所有涂过颜色的小鸟都弄进宫来，让它们在宫里想往哪儿跑、想往哪儿飞都可以，只要他母亲不思念自己的乡村操心事、不思念自己的房子、不思念自己的私邸就行。他在自己的内室亲自燃烧有香味的胭脂树的枝条，为了没有人能闻到从母亲身上散发出来的腐败的臭味，他自己用各种软膏敷她的疮口，用早就处好方的油膏涂抹她的全身，油膏把身体涂得一块红、一块黄、一块青的，他想用土耳其香油膏来治疗她，不肯听那怕魔法怕得要命的保健部长的反对。“去它的吧 母亲”他说：“我们一块儿死可不坏呀！”可是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知道她只能一个人死，所以急于把自己过去的秘密，同时也是他的过去的事告诉儿子，她根本不愿把这些秘密带进坟墓，便给他讲，人家把她产后从她子宫里取出来的胎盘扔给猪吃，讲她怎样想调查清楚在许多过路的小伙子中间究竟谁是他的父亲，讲她怎样怀上他的，站着而且连帽子也没脱，因为蓝色带金属光泽的苍蝇使她不得安宁，它们成群地围着小酒馆后边的小房间里一些装甘蔗酒的牛皮酒囊飞来飞去。她讲她是在预产期前生下他的，在八月的一个早晨在女修道院的大门拱下面生下他的，在天竺葵的朦胧的光线下她看见了婴儿的右睾丸是肿大的，它有无花果果实那么大；你哭着 淌着泪水 胸口呼吸时发出风笛般的呜呜声……”在赶集的日子她带着他到广场，把见习女修士们送给她的襁褓解开，把散了包布的婴儿给人群看，希望其中有人能告诉她治疝气、软骨病和坏体格的什么灵验的和便宜的药。

人家对她说，最好的是蜂蜜，有人告诉她说，命中注定的用不着去争论，又说婴儿长大了，除了吹奏乐器以外，任何工作都做得好，谁都没有特别注意到他，直到后来有个模样滑稽的算命婆忽然注意到了：“可他手掌心里没有纹呀，这可见他一定会当皇帝！”你瞧，她没有说错，好儿子”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说，但他恳求她，要她睡着，不要再翻腾她的往事，同时使自己确信所有这些背离祖国历史书的都不过是她临死时的昏话。他请求她睡着，并把她在亚麻布被窝里从头到脚翻了个身，他命令把这种细致的和柔软的被窝缝得尽量大，它们的料子不致刺激她身上的溃疡。他扶她侧着睡，当她把一只手搁在心口睡不着时他唱着歌催她入睡，“就这样，睡呀，母亲。不用回想已经过去的艰难了。要知道不论发生什么事，我始终还是我！”他竭力要使宫墙之外没有一个人会知道祖国的女族长在活生生地腐烂着，政府级机关正式公布关于她的病况的虚假的通告，这些通告由发言人当众宣读，然而关于总统母亲的真实病情的传闻却不可能止息。发言人自己在念了照例的通告之后，接着也证实，从垂死女人房间里传过来的腐烂的臭气变得那么不可忍受，甚至连麻风病人们都四散奔跑了。他们证实了传闻所说，把垂死的女人泡进刚刚宰杀的一些公绵羊的鲜血里，说从她身子底下拿出来的被单总也洗不干净，不论怎样煮它们，还沾满了脓斑。他们讲总统不再去农场，也不再在他的那些本来甚至在最坏的时光也去探望的妇女家里露面，他们讲大主教本人曾到他那儿去想给那位临死的女人举行圣餐礼，但被他拒之门外：“没有人要死，圣父！您别相信各种谣言！”他跟母亲在一只盘子里吃，用同一只汤匙喝，他不顾滞留在房间里的瘟疫棚那样的奇臭，他在临睡前使用最良品种的狗的脂肪熬制的肥皂给她洗澡，当

他听完母亲关于她死后怎样处置她的动物和该怎样照料它们的嘱咐后，他的心因怜悯而感到像刀割似的痛苦。当她说：“绝对不要拔孔雀的羽毛来做帽子……”时已经声嘶力竭说不下去了。

“好的，母亲”，他答道，同时不停地用柏油软膏涂她的身体。

“不要让鸟儿在节日歌唱……”好的，母亲”他答应着并把她翻到干净的床单上过夜。“在雷雨之前要把孵蛋的母鸡从窝里轰出来，否则会孵出妖蛇来……”好的，母亲”他说，同时把她的手搁到心上。“您安心睡吧”。他吻了她的前额，躺到她床边的地板上，脸朝下，谛听着她睡梦里的动作，谛听着她说不尽的谰语，谰语的意义随着死亡的一步一步的接近而变得越来越可以理解了。当他被黎明前的世界的可怕的寂静所惊醒时，他内心多少夜晚积聚起来的悲愤帮助他压制了那哀悼的星期一的悲愤，这一天他被黎明前的一片岑寂所惊醒。他由于他的母亲、他的亲爱的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停止呼吸而觉醒了。他站起身来并掀起了包着她发恶臭的身体的床单，他在听着第一遍公鸡打鸣时，在黎明的灰濛濛的光线下看见床单上留下了母亲的身体的印痕，也是她身体的奇怪的复版，因为床单上的痕迹是个健康的和不老的妇女的身体，但同时却又是侧身躺着、一只手压在胸口的他的母亲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同样的痕迹也留在床单的另一面，那痕迹是厚实的和平滑的，好像是用油画颜料画的一般，而这条有奇特的图像的床单散发出的不是臭气，而是娇嫩的鲜花的芳香，它净化了房间里窒闷的病房般恶浊的空气，后来不论用开水加碱煮过多少次，不论用各种肥皂搓过多少遍，床单正面和反面的图像依然跟原来的一样，它成了织物本身的一部分，成了不朽的画布上的不朽的画像。然而在这极短促的时间里，可怜的儿子还领会不了奇迹的整个

深度，还领会不了它的全部意义，他被对死亡的愤慨和狂怒所控制，便离开了母亲的房间，怒气冲冲地砰的一声关上了门，这一声像大炮射击似的轰鸣传播到全部建筑物。于是大教堂的钟立刻敲起了报丧钟，国内其他一切教堂也敲响了报丧钟——钟声连续响了一百天、没有间断的一百天。但刚一听到最初敲的那几下钟声，人们就颤抖着明白他又重新掌握了他那无限的权力，明白他那曾在死亡面前被压倒而显得无能为力的不可思议的心，如今又会极端残酷无情地来对抗理性的意图和人类的尊严了，而这回的残酷无情是因为他的母亲、他念念不忘的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在二月二十三日星期一那天黎明时死了。

自从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死后，国家进入了新的纷扰的和不安的时代。我们之间没有人老到能亲自看到她死的那天的情景，然而她丧葬的历史却传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知道他永远不再像他母亲死以前那样，再也不能恢复到从前生活的情景了。他那孤哀的梦不仅在带孝的百日内没有一个人敢于打破它，就是以后也没有人敢于打扰它，他本人处在这哀悼的住宅里、在那陷入了悲哀的宫里，也不跟任何人照面，丧钟的回声永远在这所宫殿里凝结了，那儿的时钟也只指着那个时间——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死的时间，那儿大家都沉重地叹息着议论纷纷，警卫队像他执政最初几年那样打着赤脚来往，只有母鸡在这所房屋里获得了完全的自由，在这所房屋里从此以后，生命的一切直接活动都被禁止，以便迎合这位帝王的方便，这位帝王变成了一个孤独者兼隐身人，他的心灵由于无能为力和悲哀而在流血，同时他的母亲的身体却被放在棺材里，还连带放些锯屑和碎冰，使死亡不致促使尸体比活着时腐烂得更厉害，它被抬在隆重的出殡行列的肩头上，被送到了她的高原故土和整个

国家最遥远和不知名的角落，让每个人对逝者有机会致敬纪念。到处迎风飘扬着志哀的旗帜，棺材在高原的小车站上由从前迎接过总统火车的同一些默默无言的群众奏着凄凉的音乐迎接，棺材被运到那座当时在它大门的拱圈下面曾有一个卖鸟儿的女小贩在一天大清早生下了一个后来当上了国王的早产儿的教堂里，那神圣的大门一百年后第一次重新开启了，骑兵队对印第安人进行围捕并把他们像不自由的牲畜般赶向教堂的大门，用枪柄打着赶他们进去，在教堂里面，人们在有图画玻璃透进来的寒冷的阳光里冻得发僵，九位主教穿着紫色的法衣做着安灵弥撒，合唱队唱着《愿圣徒们安息》在教堂的墙外正下着雨，它浇灌着生长在这里、也是当年诞生那当了国王的孩子时的那棵天竺葵，教堂的见习女修士们卖着葡萄酒和蜜粥，卖着猪排骨、念珠、装着圣水的小瓶，买卖是在每个天井的石拱门洞下进行的。在乡村的小酒馆里奏着音乐，在台阶上跳着舞，永远的星期日来临了，延长到多年的庆祝会来临了，这庆祝会顺着同一条隐在终年的迷雾里的山径和狭谷流动，这条道路是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生前跟着醉心于为联邦而斗争的儿子走过的。是她在战争里保护了他，当他患了戴尔西阿纳^①病热得说昏话而倒地时，是她不让军队的骡子踩死他，教他认清那窥伺着高原地区居民们在城里和在不明的大海上的危险的也是她，她害怕总督的纪念碑、怕一般的纪念碑，害怕螃蟹，因为她认为它们会喝婴儿的眼泪，她在“政权之家”的庞大物面前害怕得直打哆嗦，也在宏伟的总统宫面前战慄不止，这是她在那决定性的冲击的夜里透过雨幕初次看到它时就感到害怕的，她没预想

戴尔西阿纳 (tercianas)：间日热，间日疟。

到她会注定死在这座宫里，而现在她的儿子正在这宫里，正因为失掉她而感到苦痛，脸朝下躺在地板上，并在无可奈何的狂怒中自问道：“你他妈的消失到哪儿去了母亲你躲藏到什么地方去了你在什么沼泽的丛林中迷路了有谁来驱赶你脸上的苍蝇呢？”他深沉地叹息着，完全陷于意志消沉里了，这时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却在法国梧桐树的华盖底下飘浮，在送殡行列的肩头上的灵柩里飘浮，行列行经蒸发着臭气的沼泽地前进，她飘浮着，以便以后或者在农村小学、或者在开采硝石的沙漠中的临时木棚里、或者在印第安人的村子里被陈列出来。人们把放她尸体的灵柩抬进村里最好的房子，在它旁边还摆着她很早以前的照片，这照片是她年轻时代照的，她在这张照片上显得娇气、美丽、打扮漂亮，因为这一天她穿戴着花冠状头饰和戈拉，虽然这样打扮是违反她的本意的，她还同意在自己脸上搽粉并在嘴唇上涂口红，那是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手里还拿着一枝绸的郁金香，人家对她说：“执花的手别这样放，要这样放，夫人！您要像无意地把花掉在裙边”，她就装着这种姿势让一个拍欧洲的君王照片的摄影师拍了照，这威尼斯人拍了这张照片——我国的第一夫人的照片，它现在跟尸体摆在一块儿，作为表示棺材里放着的正是她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本人的无可争辩的证据，每人都能够看到死者的面孔和照片上的面孔完全一致。因为一切都已预先规定好：细心地注意尸体的变化情况，随着需要来更新美容品和石蜡，在雨季里从死者的眼眶中除去霉斑，军队的女裁缝们精心照料着衣服，所以看起来死者的衣服仿佛昨天才装扮起来的，她们也负责使橙子树上采下来的花保持新

鲜，使贞洁的新娘的头纱保持洁白，这头纱在她生前还没有来得及戴过，——“看谁在这所偶像崇拜者的娼妓馆里敢说你不像你的照片母亲！看有谁敢怀疑！”因此便没有人敢怀疑这事，正好像没有人敢忘记政权属于谁——现在属于谁和永生永世在这块地方、也在那块地方，直到沼泽那边大水泛滥的森林里最穷困的乡村都属于谁一样。在这些荒凉的、注定被遗忘的地方，有一天在夜半的时候出现了一艘非常古老的明轮船，它扑通扑通地用轮片打着水，点燃在甲板上的灯火时隐时现，在岸上的人们打着复活节的大鼓迎接它，以为从前光荣的时代回来了。

“真正的男子汉万岁！”发出了呼号声，“祝福那以真理的名义归来的人！”于是人们拚命向着轮船游去，赶紧要把各种家禽和鲜果送过去。他们爬上甲板，跨过雕花的木栏干，以便把自己的礼品恭敬地放到掌权者的脚边，这个人的骰子将来决定着祖国的命运，结果却把他们引到棺材那里。他们大为震惊，便在棺材面前发楞，眼睛盯着摆在棺材周围的岩盐和碎冰块，那棺材被许多奇奇怪怪的镜子反射而幻变成了许多个，停放在总统舱的中央，摆在古老的风扇的转动着的扇叶底下让公众瞻仰。这古老的旅游轮船在近赤道的纬度上行驶了好几个月，经过被洋流冲积成的隐现无常的群岛附近，直到在无数支流的海藻的恶梦里迷失了航路，那儿时间消失了，那儿的桅子花是有理性的，那儿的鬣蜥长着翅膀，在那儿，在世界边缘，轮船搁浅了，它那木轮的轮叶刮着了金沙，轮子折断了，轮船有一半沉没了，碎冰块融化了，岩盐融化了，死者的躯体在棺材里膨胀起来，并在锯屑的混合物里浮了起来，“但正好到了那时发生了奇迹，我的将军！正是在那时我们看见她张开了眼睛，看见它们像正月的乌头的花、又像月光石似的发着光，我的将军！

甚至在我们中间最不轻易相信的人也看见，棺材的玻璃盖因她的呼气而蒙着水汽，看见她的脸上出现了汗珠，看见她露出了微笑。您真想像不出那儿发生了什么，我的将军，那儿又成了什么样儿的！我们亲眼看见了那些天生不孕的骡子怎样下了小马驹，在硝石上长出了鲜花，看见聋哑人被自己发出的声音所震惊。不久以前的聋哑人喊道：‘奇迹！奇迹！奇迹啊！’群众把棺材的玻璃盖子打了个粉碎，还几乎把死者的身体扯成了块块，因为每人都拚命要获得某种遗宝，以致不得不派一营掷弹兵，他们好不容易制止了发狂的人群的进攻。他们从所有的加勒比的岛屿像种子爆裂般蜂拥而来，铺天盖地向大海的怀抱奔往轮船，被这样的消息迷惑了，都以为您母亲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的灵魂从上帝那里得到了对抗自然规律的本领。这些人出卖从您母亲的殓尸布上拆出来的线，出卖用这线缝成的护身香囊，出卖她棺材里的水，出卖有她那女王的神圣的脸的纸的小圣像，人群越来越扩大，异乎寻常地乱糟糟，挤来挤去的仿佛不是人们，而是一群蠢笨的难驯的公牛，它们的牛蹄经过的地方都遭到了破坏，轰隆隆的声音有如地震。您现在也还能够听见这声音，我的将军，甚至从这儿也能听到，如果您好好地倾听的话。请您仔细听呀！”于是他把手掌心弯成一把小勺子，把它贴近耳朵边，耳朵里的嗡嗡声这时已经变得轻了些，他仔细谛听着，说道：“啊，我的母亲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他听见了像雷鸣似的无尽的轰隆声，然后在窗口看见巨大的人群像汹涌的泥石流，人群充塞着直到地平线边缘的整个空间，他看见点燃着的蜡烛的洪流，它像正在来临的白天一般向城里爬过来，它比真正的、灿烂的中午发着更明亮的光辉，那是他的母亲、他的灵魂的母亲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回城来了，这城市

她本来总是害怕的，在城里，高原出生的女人的害怕心理使她不安，她这次进城来是和她第一次进入时的情况完全一样，被抬在群众的肩头上，但那时是在战争的疯狂的旋涡里，那时周围的一切发着厮杀的生肉的气味，而现在是和平的人群拥着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进城的，现在她在这城里是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因为她的儿子已命令把学校课本里关于总督的篇幅都撕去了，也命令破坏他们的纪念碑了，“以及所有一般的纪念碑它们扰乱了你的清梦母亲！”她在和平的人群的肩头上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人群不是把她放在棺材里抬，而是在露天，虽然她不是被抬在棺材里，但在一大堆金银的贡物底下人们却看不见她，这些贡物是人们在穿过这受到震惊的‘忧愁王国’的森林、平原和山陵的长时间长途跋涉当中奉献给她的。她身边堆满了黄金的拐杖——是治愈了的疯瘫病人的礼品，堆满了金星——是沉船获救的人的礼物，还有初生婴儿的小金像——是本来对于生育已经绝望而又迅速地得以在附近的灌木林里分娩的妇女们送的礼品。她处在人群的中央，像在战争年代一样，处在类似《圣经》中的民族大迁徙的摧毁一切的人流的顶端，处在那不知道哪儿可以安置自己的厨房家具、哪儿可以放自己的家禽家畜、哪儿可以度过自己的余年的人们的海洋里；这些想度余年的人并不对超度灵魂抱有特殊的希望，只寄希望于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那谁也不知道的祈祷文，凭这些祈祷文她在作战年代曾使自己的儿子避开了敌人的枪弹，而她儿子那时正投身到战斗最激烈的漩涡和最炽烈的事变中去，头上戴着红色头巾，竭尽全力高喊着：“自由党万岁！联邦党人万岁，妈的！打倒混蛋的哥特佬！”虽然使他投身于这炽烈事变中的动机与其说是联邦主义，还不如说是高原出身的人想知道大海到底是个

什么玩艺儿的那种原始的好奇心。

充斥在城里的大群的乞丐把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的身体抬进了城，他们是曾经破坏过国家的人群中最难驯和最疯狂的一伙，也是比惊惶失措更为可怕的一伙，这是在您整个无穷尽的年代的统治下我们所目击的最为凶恶的怪物，我的将军！世界不曾见到过和他们相似的，“您倒瞧瞧看，我的将军，瞧瞧看，什么样的奇迹呀！”于是他终于相信的确发生了奇迹，他从自己居丧的黑暗中走出来，脸色苍白而严峻，袖子上缠着黑纱，抱定决心要利用自己权力的全部权威和全部推动力，使自己的母亲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在驳不倒的论据和证明的基础上表明她的美德是神圣的美德，从而得到被尊为圣者的称号。他为了这个目的，派出自己的受过最多的教育的部长们到罗马去，又邀请教皇的使节来——喝一杯巧克力茶和吃饼干。他不拘礼节地接待了他，坐在鲜花棚架下面的吊床上，没有穿衬衫，热得挥动着帽子，请教皇的使节坐在自己对面的摇椅里，“我这把椅子只有让给您坐，圣父！”他用双手拿起加香草的热巧克力的杯子并开始一口口地慢慢喝。教皇使节穿着新熨过的教士长袍，从他身上发出薰衣草的清新的气息，他自己也是清新的，不受热带忧郁的影响，不把闷热和尘土当回事，也不注意总统已故母亲的小鸟从鲜花棚透光的空档里掉下来的鸟粪。他喝着巧克力茶并带着小姑娘的腼腆嚼着饼干，竭力拖延那不得不喝的最末一口苦茶并开始进行交谈的時刻的到来。他坐在许多年前在那值得称颂的时期、在锦葵花盛开的奇妙的日子里坐过另一个教皇使节的同一只椅子上，那一位教皇使节既年老又天真，曾企图使自己的谈话对方转信基督教，向他宣讲托马斯·

阿奎那 的教义。“今天我想请您注意，圣父。请看生活到底提出了什么玩艺儿！现在我都成了有信仰的人了……现在连我也成了有信仰的人了”，他眼睛眨都不眨地重复说，虽然他照旧既不信仰上帝，也不信仰魔鬼，而且压根儿不信仰世上的任何东西，然而他深深地确信他的母亲有权被排入圣者的行列，由于她生前表现出来的无限的自我献身精神和随时准备自我牺牲以及她的模范的品德。可是在引述关于她的神圣性的证据时，他并不援用群众庸俗的臆造的话，比如北极星仿佛向着送殡的行列的方向移动，又比如当旁边抬过死者的遗体时，关着门的房屋里的乐器都会自己开始发出乐声。他的主要的证据是他母亲死在那上面的床单，他把它像船帆一样展开来，使教皇的使节在八月的白日光辉里看见他所看见的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的身体的印迹、她的奇怪的图像。那是她年轻和健康时候的、而不是在这用细软的亚麻布织物做的床单上死去时满身溃疡的老太婆的图像。她侧身躺着，一只手搁在胸口，儿子用手指抚摩着她的图像，感觉到活人出汗的水汽，呼吸到从麻布发出来的温馨的花卉的香气，听到被魔法的奇迹惊扰的鸟儿的动人的啁啾和聒噪声，“这您看见吗，圣父？是奇迹呀！连鸟儿都认识她！”于是他向教皇的使节一会儿指出床单的正面，一会儿指出它的反面，两面都有同样的图像，但教皇的使节却是相当细心、目光敏锐和十分留神的，这就使他能够发现麻布上火山灰烬的细小颗粒，那是属于伟大画师们的画笔的，他凭画上的裂痕能理解画师们的性格，甚至连他们对信仰的怀疑也逃不过他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7—74）：意大利人，西欧中世纪经院学派的最大代表者。天主教的重要理论家。死后被尊为“圣者”。他的神学哲学体系至今仍是梵蒂冈的官方哲学。

的眼睛，因为他能凭色彩的强度来把握它们，他能理解宇宙本身的美与和谐，他在自然的神殿里（那里的天空是孤独的世界小礼拜堂的圆顶，那里时间不是通过的，而是浮过去的，）直观浑园形的地球时体会到极乐的幸褔，因此他终于下定决心不再注视那床单，很温和但同时又坚决地说，描绘在亚麻布上的女人的身体绝对不是上帝天意的启示，“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阁下！那是画家的手笔，这画家对于他的手工艺和欺骗的手法都非常精通。这位画家辜负了阁下的纯朴的心地，因为那不是真正的油画颜料，而是劣等的自制品、只能用它来抹墙壁的，阁下！它们搅和着普通的松节油，其中还加上天然橡胶，石膏……看这是它那干了的外皮。您方才说的有关这画布经常的潮润是您母亲淌下的汗这一点，那是由于织物上过黑暗的颜色的那些地方浸透了干性油的结果。所以我非常抱歉，阁下！”真诚地伤心的教皇使节对这个顽固的老头儿再不能说更多的话了，后者从吊床上用眨都不眨的目光凝望着他，一次也没有打断他的话，沉入到某种亚细亚的遗世独立的无法穿透的深渊、沉默的深渊里了。他甚至连嘴唇都没有动一动来反驳教皇使节，虽然他自己、自己、自己本人是奇迹的证人、床单神秘的变化的证人，——“要知道我自己把你包进这条床单的母亲用我自己亲手并且我看见奇迹当时害怕着你死的静寂当时我从很早的早晨醒过来当时我感到好像世界沉到了海底我是奇迹的证人妈的！”可是这些话他一句也没有向教皇使节说，他眨了两次眼，没有合上眼皮，像鬣蜥那样，他微微笑了笑，叹了口气并低声说道：“好吧，圣父，就照您的意见吧。可是我要警告您，您将终生背着自己所说的话的重担。我逐个字重复一遍，好使您不论去哪儿和到哪个地方、直到进棺材也不会忘记我对您说的：您将一辈子背

着自己的话的重担。我不为您负责，神圣的父亲！”

整个这星期世界笼罩在不祥的预感中，在这段时间里，他甚至吃东西也没有从吊床上爬下来，他躺着，用蒲扇驱逐习惯于停落在他肩头的小鸟儿，拂掉透过花棚树叶丛照到他身上的、他同样当做小鸟儿的斑斑点点的日光。在整个这星期里他不接见任何人，也不发出任何命令，可是一批热衷到发狂程度的群众由于社会安全力量的毫无作为而袭击了圣徒使节宫，抢劫了其中有历史珍宝的博物馆，捉住了在这午休时刻坐在内室游泳池里的教皇使节，把他赤身裸体拖到街上并涂满了粪，——“您想像得到吗，我的将军？”可是他在吊床里连一动也不动，对于这件新闻他甚至也没有耸耸眉毛作答，教皇使节骑在驴子背上到商业区溜达时，人们从阳台上把一盆盆泔水泼到他身上并对他叫喊道：“嗨，你呀，梵蒂冈小姐，生个娃娃出来呀，大肚子的家伙！”对这消息他也一样毫不在意。只有等到知道人们把半死了的教皇使节拖到市集的垃圾场并把他丢在那儿的一堆垃圾上那个时刻，他才从吊床上爬出来，同时一面像赶掉苍蝇似的赶着小鸟儿，一面朝会议厅走去。他出现在那里，两手做着仿佛从脸上拂去带孝的丝网的动作，虽然也并没有脱下衣袖上带孝的黑纱。他用因失眠而浮肿的眼睛看了大家一眼，命令给教皇使节造一只木筏，让他坐上这筏子，带着三天的干粮，并放木筏到大海中去，放到欧洲来的轮船的航道上，好让全世界都知道，那些对我们祖国的伟大想动手动脚的外国人，大家是怎样收拾他们的，——“让教皇本人永远记得他尽管在自己的罗马的金宝座上做教皇，但这里却是我——那就得是我，妈的那些穿裙子的混帐东西！”警告竟起了作用，这一年还没有到年终就恢复了关于把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尊为圣者的问题的讨

论、把她列进圣徒行列的讨论。开辟了到她不朽的遗体那儿去的道路，灵柩停放到主教做礼拜的大教堂的主要本堂里，在上敞廊里大家唱“哈利路亚”^①，又宣布跟梵蒂冈的战争状态从此结束，人民群众在德阿尔玛斯广场上称颂上帝的名字并为和平的光荣举杯高声祝颂，立刻决定接见最神圣的宗教仪式协会负责信仰检查官和圣列品案提出人杰米特里奥·阿尔道乌斯阁下（外号叫做厄立特里亚人），他来的使命是极细致地研究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的生平，以便对她的神圣性质不会留下最微小的怀疑。“您在这儿愿意待多久就待多久”，总统手拉着厄立特里亚人的手说，一下子对这个皮肤黝黑的阿比西尼亚人油然而产生了信任，因为这个人在世界上最爱生活，吃鬣蜥蛋，特别喜爱斗公鸡，有女混血儿的气质，爱舞蹈，所有这些玩艺儿也都是我们喜爱的，我的将军！因此一切门禁都为这信仰阴间法律的专家开放，下令不准对他设置任何障碍，使他能确信在这无边的“忧愁王国”里没有任何避人耳目的东西，没有任何可以引起怀疑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的圣洁性的东西，她的圣洁性是上苍预先决定了的，“整个国家都听您吩咐好了，圣父，喏，它都在这儿了！”部队把圣徒的教皇使节宫整理得井井有条，恢复了健康的麻风病人的无尽的人流蜂拥而来，在宫前迎接黎明，为了显示新生长的洁净的皮肤，患舞蹈病而已治愈了的人向不信他们病愈的人们当场表现能把一根线灵巧地穿进针眼里去，赌轮盘赌发了财的人们显示出他们赢来的钱，同时说明他们是靠了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的帮助才赢钱的，她托梦给他

哈利路亚：希伯来文halleluyah的音译，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欢呼语，意为“赞美上帝”。

②厄立特里亚（Eritrea）：埃塞俄比亚的一个省。

们，向他们显示了赢钱的号码，来到教皇使节宫的有：找到了失踪者的人们，寻着了淹水而死的亲人的尸体的人们，还有那些本来一无所有而如今样样都有的人们。所有这些人的无尽的行列都通过气闷的办公室，室里装饰着从前有一个时期用来歼灭食人的野蛮人的前膛步枪和出土的伏透·拉雷爵士的龟甲的铠甲，人们的行列通过这间办公室，那不知疲倦的厄立特里亚人在办公室里倾听着一切、既不向任何人提问题，也不跟任何人进行讨论，他坐着，浑身汗湿淋漓，对许许多多人身体的臭味毫不在意，不停地喷着廉价的雪茄烟雾，虽然办公室里本来已经透不过气来，他详细地纪录着有关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的圣洁性的证明人的陈述，让他们在这些陈述下面签上完整的姓名，或者画上十字，或者盖上手印，“就像您那样，我的将军！”每个人就他会的那样签了字就走了，这时又进来了第二批的、跟上一批毫无区别的人流，并开始说：“我生过肺病，圣父”。——“我患过肺病”，厄立特里亚人纪录着，同时来访者继续说：“但现在请听，我歌唱得怎样！”又一个人进来并声称：“我曾患阳萎病者，圣父。可现在您不妨瞧瞧我这根枪。看我天天就是这样走路的”。“我曾患阳萎病者”，厄立特里亚人用不褪色墨水纪录着，使他的纪录直到人类历史终了时也不会有人篡改。“我的肚子里长过活的动物，圣父”，“我的肚子里长过活的动物”，被煮咖啡刺激到极度兴奋的他纪录着，他孜孜不倦地、袒着汗淋淋的胸脯，从上一支燃着的雪茄烟蒂上点着了第二支烟抽着，“这个神父是真正的男子汉，我

伏透·拉雷爵士 (Sir Walter Raleigh 1552—1618) : 英国伊丽莎白女皇的宠臣，诗人，航海家。

的将军！”“是呀，先生，他真是男子汉。男子汉，这种人很少！各人有自己的一套！”

负责信仰的检查官不休息地工作着，甚至连吃饭也不中断，一直到晚上都不浪费一分钟，而且晚上也不躺下休息，而是在洗过澡以后出现在港口的小酒馆里，穿着他那补了又补的粗麻布袍子，饿得快要死似的，跟码头装卸工们一起坐在长木板桌边，像他们一样喝着同样的面糊汤，用手掰开炸鱼，连鱼骨头都用他那在黑暗里发光的魔鬼似的牙齿嚼得粉碎，他喝面糊汤不用汤匙，而是像印第安人一样直接从钵子里喝。您如能看见他，我的将军，看见他在那些人类的浮沫中间，在那些水手和补船帆工人们中间那才有意思哩，这些人挑着杏子和没有熟的小香蕉担子，带着一批年轻的还没有长成的妓女给库拉索岛的镜子饭店、给关塔纳摩^②、给甚至没有了大海的圣地亚哥—德—洛斯—卡巴列罗斯^③、给我们从晚上到黎明第一线曙光都在思念着的世界上那些最优美和最凄凉的岛屿，“您记得，当纵帆船离开时，我们的面貌都改变了，您记得那在玛季尔达·阿雷那列斯家算命的鹦鹉，您记得那些从面糊汤钵里爬出来的海虾，您记得鲨鱼风、远方隆隆的鼓声，神圣的父亲，您记得这整个生活，那像您自己所说的叮叮当当的生活，因为圣父如您所说，因为您和我们一样，都仿佛生长在狗打架街区的呀！”的确，圣父在海滨浴场赶着踢足球，学会演奏手风琴，演奏得比郊区的手风琴能手更高明，唱得比入了迷的歌曲爱好者并不差，学会了水手们最难听的骂娘话，您用拉丁文骂娘，简

库拉索：岛名，在安的列斯群岛。

关塔纳摩：美国在古巴的基地。

③圣地亚哥—德—洛斯—卡巴列罗斯：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省会。

直压倒了我们的骂娘专家，同市场上行动乖张的人们在茅舍里喝醉酒，跟其中的一人因咒骂了神而大打出手，“他们彼此拳来脚去！您说该怎么办，我的将军？”命令不要拆散他们，给他们围个圈子——让他们打去。这又有什么关系！“神父打胜了，我的将军。”神父 我本来知道会这样 这是真正的男子汉！”然而他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在那些狂风暴雨之夜他所需要的东西要比在圣徒的教皇使节宫里做繁重工作的全部日子里所能知道的还要多。在那些夜里他知道了比他在独立院落的阴暗的私邸里所能知道的要多得多，那个地方是他有一天晚上正当大雨倾盆，他觉得正好能够瞒过总统的安全工作人员警觉的眼睛了，便偷偷地溜到了那儿。他侦察了整个私邸，侦察了最后的一条隙缝，全身淋得湿透，淋湿的原因与其说是因为站立在露天，还不如说因为是在房子里面，那儿从天花板上滴着水，而且还有流水淌下来，他满怀恐惧，感到了那长满在华丽的卧室里的有毒的花卉在吮吸着他而胆战心惊，这些卧室是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有时让给自己的女仆们供她们寻欢作乐用的，“因为她心地善良，圣父，因为她恭俭温良。她给女仆们铺好麻纱的床单，她自己却睡在光秃秃的席子上，睡在简陋的营房的吊床上，她允许她们穿她的节日穿的衣服，穿国家第一夫人的盛装，当她们在澡盆里洗澡时，可以使用她的芳香的洗涤剂，赤身裸体地跟勤务兵们泡在盆底下有铁狮子脚爪的大澡盆的五颜六色的泡沫里嬉戏，当她在工作的時候，当她给鸟儿涂颜料、在烧柴火的炉子边准备自己的菜汤、栽种为自己的邻居们需用的各种药草时，女仆们却生活得像女王一般。她经常在半夜里被唤醒：“我的胃痉挛了，夫人！”于是她给这个人以独行菜的菜籽并吩咐那人咀嚼着吃下去。“我的干

儿子的眼睛斜视了！”于是她用药草煎的汤药给他喝。“我快死了，夫人！”有人唤醒她说，可是谁也没有死，因为所有邻居的健康都掌握在她的手里。她在世时就已经是神圣了，圣父，她用自己的贞洁来防御自己不受肮脏东西的侵袭，她住在奢华与她无缘的自己的这个小天地里，住在这个罪恶的特殊院落里。自从人家把她强迫搬到总统宫去以后，这个地方的屋顶一直无休止地漏着水，雨敲击着豪华客厅里的钢琴的琴键和雪花石膏的白色桌面，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从来不靠着这桌子坐，她说在这样的桌子边吃饭就等于亵渎了祭坛。您只要想一想，这是怎样的一种圣洁的感情呀，圣父！”然而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的邻居们的这类热烈的证明并没有妨碍这个黑皮肤魔鬼的负责信仰的检查官觉察到这独立院落的私邸女主人的本质并不是谦逊，而是对陌生环境的恐惧，并不是舍己为人，而是精神上的贫乏，因此所有这些用浸染橡木做的海神、当地魔鬼残缺不全的碎片、在过去荒凉的舞厅里穿军装的飞翔着的天使，她都简直不能理解。但他哪儿也找不到那三位一体的上帝，这个上帝把他从灼热的阿比西尼亚的远方派遣到这儿来寻找真理，“原来他是在向来不曾有过真理的地方找真理的，我的将军，因此他什么都找不到，根本什么也找不到，瞧，就是这么回事！”可是杰米特里奥·阿尔道乌斯长老并不以在城市里调查到的材料为限，他骑了骡子攀登高原地区冰封的悬崖峻岭，想在那些地方找到关于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的圣洁问题的证明和根据，那些地方她的形象是还没有被当政者的荣光所歪曲过的。信仰检查官裹在强盗式的斗篷里，脚上穿着极大的皮靴，像撒旦的幽灵般出现在云雾里，他起初引起了人们的恐惧，继而是惊讶，最后使那些从来没见过人类有这样黑皮肤的

看热闹的闲人产生了好奇心。机智的厄立特里亚人叫人家接触他，使他们相信他身上没有硫磺气味，向他们表现他牙齿怎样在黑暗里发光来使他们取乐，又跟大家一块儿喝酒，跟大家共同分吃干酪，并从大家都用来喝一切流质的加拉巴木果壳杯子里喝奇洽^①。他竭力争取阴沉的乡村小酒馆里的人们的信任，在那儿有人知道在某个时期黎明时有过一个买卖鸟儿的女商贩，她在许多鸟笼的重负下迈着端正的大步走着，鸟笼里装满了叫不出名字的灰色的小鸟、金色的巨嘴鸟、有像孔雀似的尾巴的瓜洽拉加鸡，那些瓜洽拉加鸡，那些灰色的、假充黄鹌雏儿的小鸟都是预定在大出丧般凄凉的星期日集市上拿来欺骗高原的愚昧农民上当用的，“她平常总坐在那儿，圣父，在炉子旁烤着火，等待着有什么人做好事在小酒馆的后屋里、在装着甘蔗汁酿的酒的羊皮囊上同她过夜。她是准备着跟随便什么人过夜的，希望人家会因此请她吃饭，圣父。吃饭——那是她需要的全部，因为她无力养活自己，因为没有那种愚昧的农民会垂涎她那些拙劣地涂着蹩脚的颜料的鸟儿的，——颜料一淋雨就会掉色，孔雀尾巴一走动也就会脱落的。只因为她的天真才使她从事这个营生，神父，她是一只只有慧福的鸟儿，是个有痴福的高原人，你爱叫她什么就叫什么好啦，至于她的姓名，那没有人记得清楚她那些年叫什么名字，可是无论如何并不叫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那可不是咱们这地方的名字，这类名字是流行在沿海地带的，神圣的父亲！”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玩艺儿！撒旦一检查官连这也探听到

^①奇洽（Chicha）：一种饮料。

瓜洽拉加鸡（guacharaca）：产于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等国的一种鸡属的鸟，飞时不停地鸣叫，转义为饶舌的人。

了这件事和其他的事，一切都给打听出来了。越向前探索，秘密就被发现得越多，不管总统的负责安全事务的秘密特务分子的全部努力，他们到处布下了谎言的蛛网，并在厄立特里亚人的路途上设置了各式各样的障碍。“您怎么想的，我的将军，是不是到了在悬崖绝壁边上把他当猎物打的时候了？是不是到了叫他的骡子滑倒的时候了？”但是下了命令要继续监视，不过无论如何不能侵犯他的人身安全，严格命令要保证他行动的完全自由，要创造一切条件来使厄立特里亚人完成他的使命，“我坚持这一点，我要求这一点，这是我最高的意愿，你们执行吧！”他在下这样的命令时，是知道在冒风险，把关于自己母亲的神话、关于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的神话置于受威胁的境地，这是由于这厄立特里亚人想把她从遥远的远方、从规定为禁忌那时起的真正的形象弄清楚而引起的，弄清楚这样一个女人的形象：她那时是年轻的和满怀希望的，赤脚走路，衣服破烂，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将来以养活自己，她相貌长得不恶，人又天真和单纯得要把最畅销的鸚鵡装上良种公鸡的尾巴，把这种鸚鵡冒充瓜卡玛亚，把有病的、毛衣脱落的母鸡装上火鸡的扇形尾巴，想使顾客相信那是天堂里的鸟儿。当然没有人会相信，没有那样的傻瓜会上孤独的贩卖鸟儿的女人的当，她在星期日集市的烟雾里喋喋不休地说，谁出一比索买她一只鸟，她可以把所有其余的鸟都免费送他。高原上所有的人普遍都记得这个愚蠢的要饭的女小贩，可是要确切地说出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这却怎么样也办不到，因为给她施洗礼的修道院的档案里没有任何关于她出生的纪载，没有她的教堂出生证，然而一下

瓜卡玛亚 (guacamaya) : 赤鸚鵡，鸚鵡的一种名贵品种。

子却发现了他儿子的三份出生证，三份证明他出生事实的文档。原来他有三个不同的名字，他曾三次在不同的情况下怀孕，三次在不同的早产期生下来。由于我们祖国的历史家，由于我们的历史编纂家把真实的线索和虚假的线索交织在一起，便弄出一个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他出身的秘密的结果，然而那个厄立特里亚人差不多快达到目的了，透过深层的谎言几乎挖到了真实，这个秘密已近在手边了，我的将军。那时却响起了射击声，它的迴声沿着科迪勒拉 灰色山脉和峡谷迴荡，又响起了被抛进无底深渊里去的骡子的骇人的吼叫，它从盖着终古积雪的绝顶穿过一切气候地带，飞过冰川附近，那儿诞生着通航江河的大水源头，飞过陡峻的山崖，那儿植物考察队的博士学者们骑在印第安人的背上去采集他们那秘密的植物标本，飞过长满野木兰的山区高原附近，那儿盛产既提供丰富的肉食又提供暖和的服装的长毛绵羊（它们是模范行为的榜样），又飞过咖啡种植场和大庄园附近，那儿的阳台是荒凉的并装饰着花纸条，又飞过有病的人群附近，他们居住在介于汹涌的、永远隆隆响着的山溪和炎热的盆地的边界线，从那儿吹来的夜晚的风夹带着一个老人的尸体的臭味，这个人是在可可种植场上被叛徒从背后打死的，可可长着大而结实的树叶、红色的花和果实，果实的核被用来做巧克力，又飞过不动的太阳、灼热的尘土、西瓜、香瓜的附近，又飞过大西洋省 的牧场和场上的消瘦而可怜的牛群附近，那儿有所慈善学校，是周围二百英里内唯一的学校，可是它，那可怜的骡子，终于掉下去了，拍的一

科迪勒拉（Cordillera）：北美洲——拉丁美洲的山脉。

大西洋省（Atlantico）：哥伦比亚的省名。

声掉落到深渊的沟底，像多汁的水果似的迸裂在小香蕉的灌木林里，惊散了山鹑，它最后发出了一声沉重的叹息，“把他打掉了，我的将军，用打虎枪打伤后掉进阿尼玛—索拉 狭谷里了！”“不顾我的保护证书，狗崽子们，不顾我几份严格的电报吗？他妈的，现在您可懂得了，谁是谁！”他气忿地威胁说，可是他的愤恨与其说是由于那儿的某些特务分子的不服从他的命令，毋宁说是由于吃不准人家有什么事情对他隐瞒着，如果他们敢于忽视他的电报，那一定有某种极重要的事情被隐瞒着。他甚至仔细谛听那些向他报告事故的人的呼吸，因为他知道只有了解真相的人才敢于进行欺瞒。他思量着高级军官们的隐秘的企图，想猜出其中有谁是叛徒。“我从绝处救出来的人中有你吗？本来倒在地上，现在靠了我才睡在金床上的是你吗？你们中谁是不名誉的母亲生的？你们中有哪一个？”他懂得有这么个人，只有这人独自决定而不理睬他亲手签名的、用盖着他权力的宝石戒指的火漆印作保证的他的那份电报的，因此他亲自挂帅来进行挽救的措施并发出没有先例的命令：“我命令在四十八小时内找到活着的杰米特里奥·阿尔道乌斯并把他交送我处，如发现他已死亡，则必须将活的交给我，如根本寻找不到，你们仍必须把他交给我”。命令是如此的明确和可怕，所以在限期未满足前很早就有人跑来报告：“我的将军，人已经在深渊底的灌木丛里找到了！他的全部创伤靠着就在那儿生长的金花治愈了。他现在比我们更为生气勃勃，我的将军，他遍体完好无损，这是您母亲的神力的结果，她指点出了那草的疗效，她对那个想损害她荣誉的人又一次显示了她的慈悲和神

圣！”大家把这个人放到用杆子捆扎的吊床上，从山上顺着印第安人的小径下山，由一批掷弹兵护送着，而前面有一队警察骑马开道，像赶节日的弥撒般快乐地摇着铃向世界宣告，最高长官的命令已经执行，杰米特里奥·阿尔道乌斯生还了。他被送进总统宫，在保健部长亲自负责下把他安置在贵宾们的卧室里，他便在那儿完成自己的使命，准备好七册极大的本子并在每册三百五十页的每页的右边写上：“余乃杰米特里奥·阿尔道乌斯，赖上帝之恩德受任最高级仪礼主教会议之信仰检查官，即有关信仰之检察及圣列品案提出人，兹于本年四月十四日以世上正义繁荣之名义与上帝更大荣光之名义，谨签名盖章以证明，凡此所书均属事实、全部事实、仅系事实，除事实外别无他物。”就是这个“阁下！”而事实上，在这七册像《圣经》般巨大的对开本大书里，每本都盖上了火漆印章，都包含了事实，这样率真的和严酷的事实，只有跟一切虚幻和任何自私的考虑绝对无缘的人，才会让自己把这活生生的事实述说给那花岗岩头脑的老头儿听，老头儿听了以后眼睛眨也不眨，坐在藤椅里，因炎热而扇着帽子，他在听了每一致命的揭露之后只是微微地叹息着，而当事实的光芒每次闪耀得特别明亮时，他仅仅发了声“啊哈”。他用帽子赶着被残羹剩饭招引来的苍蝇，说道：“啊哈”同时囫囵吞着越来越新鲜的真实情况。那时而苦涩的、时而灼热得像燃烧着的木头一样的真实情况，它在驱散着灵魂的黑暗。“这一切都是闹剧，阁下，是喜剧表演，”他细听着，说道：“啊哈”因为它本来就是这样的——是他提出来上演的戏剧，自己可并不想这样做，却下令把自己母亲的躯体放在棺材里，还放上冰块，抬出来让公众观看，为了想止息似乎说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是活生生地腐烂掉的说法，但后来

这件事变成了耍把戏、演话剧。后来当他听到他的母亲死后创造了奇迹，便命令派出富丽堂皇的游行队伍，陪着她的尸体在没有圣物的整个国家里游行。他只希望一点：要使大家都知道他的母亲是在那么些年的屈辱以后才成为神圣的，也使大家都知道赐予她神圣的名义，那是对她年轻时一无成就的年份的补偿，那时她从事于那毫无意义的给鸟儿涂颜色、为那些鸟儿无目的地涂颜色而不断地干了一辈子。“我们脑筋里想也没有想到过要利用送殡的游行队伍来欺骗人们呀！”欺骗从一开始就同游行队伍一起发生了。开始发生了这一类鬼把戏：当伪装的似乎患着水肿的病人当着人群的面竟能摆脱掉自己的水肿——那不消说是钱的作用，当某个人为了二百个比索假装从死人中复活过来，穿着令人害怕的破烂衣服从坟墓里爬了出来，含着满嘴的泥土向着游行队伍爬来，一个茨冈女人因为假装生孩子，仿佛把两个脑袋的畸形儿生产到世上，当众说明是因为茨冈人胡说八道而遭受的惩罚的结果，因此她得到了八十个比索，所有这些仿佛是奇迹，其实都是政府搞的骗局。没有一个奇迹的证人不是被收买的，但主要的是，这一切并不像杰米特里奥·阿尔道乌斯长老在调查开始时设想的、单纯是对死者的儿子的阿谀奉承，“不对，阁下，这是您的战友们的肮脏的骗局！”

这是他执政后繁荣昌盛的任何时期中最丢丑和最亵渎的阴谋事件，“因为那些想出奇迹把戏并用金钱雇用来为那些奇迹作证的人都是您的政权的最热诚的拥护者，阁下！”“啊哈！”“把您母亲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的衣服的碎片缝起来然后当圣物卖钱的是他们……”“啊哈！”把她的脸设法制成圣像并用她的侧面像制造像章的是他们……”“啊哈！”他们出卖她一

络络头发 都发了财……”啊哈！“出卖装有从她棺材里弄来的水的小玻璃瓶……”啊哈！“出卖上面用粗颜料画着您升天的母亲的图象的床单——这些床单走印度教徒集市的铺子的后门销了好几百件……”啊哈！“当死者的棺材停放在大教堂的主堂里时，不尽的人流从棺材旁边经过，他们都受了意想不到的欺骗，因为尸体之所以不腐烂，并不是因为如同向人们暗示所说的是由于它的神圣，也不是由于为使她儿子那可以理解的虚荣心得到满足而采用了一层石蜡和经过整容术的缘故，而是因为尸体只不过是用来做自然博物馆里的动物标本的同样方法制成的普通标本……”啊哈！”他说道 并对这事有可能很快恍然大悟了：“我揭开了玻璃棺材的盖子看见放在里面的黑纱带被我的呼吸吹得软化了而当我从死者的头颅上取下橙花做的花环时我看见粗硬得像马鬃的头发几乎完全被连根拔去当作圣物出卖掉了我把你抱在手里母亲我把你干瘪的遗体连同你的头纱的碎片抱在手里你的重量不超过阳光下晒干的南瓜你身上发着旧衣箱箱底的气味我还听见你身上有什么东西像发疟疾似地在蠕动我还以为那是你的灵魂的絮语但实际上那是蠹鱼在内部啃啮着你蠹鱼用它们锋利的嘴巴发出沙沙声嘎嘎声所以我无法长时间把你抱在手里因为你完全松散了一小块块纷纷掉落了要知道你的整个内脏都给掏空了你的身体幸福的母亲的身体什么也不剩了你那时把手放在胸口睡着你所剩下来的只有满是灰尘的酥脆的外壳它在我手里变成一阵烟雾其中闪耀着你骨头的磷质的萤火虫而镶嵌的玻璃眼睛却像跳蚤似地在大教堂的石板地上跳跃教堂浴在晚霞的红光里你变成了虚无母亲变成了一堆粉碎的物质于是警卫队用铁锹把它收拾拢来抛进棺材”。同时顽强的暴

君毫不哆嗦，他那眨也不眨的眼睛既不在事情发生的当时，也不在他跟那个全世界唯一敢于使他面对真实的镜子的人单独相处时表现出任何感情。他们坐在没有徽章的、毫不显眼的轿式马车里，透过窗帘的薄纱望着一群群的贫民，这些人都在拱门的阴凉处纳凉，这些地方从前出售过关于可怕的凶杀和关于不幸的爱情的、关于食昆虫的花卉和神秘的能抑制意志的果子的小册子，这里现在是固定的旧货市场，经常出售假圣物——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的衣服的碎块和部份的尸体。杰米特里奥·阿尔道乌斯长老显然猜到了自己的交谈者的思想，当他的目光离开了旧货市场时，说自己进行的调查也有积极的结论，“我确信这些可怜的人们爱戴阁下像爱自己的生命一样”。的确不错，要知道背信弃义是被杰米特里奥·阿尔道乌斯在总统宫里发现的，他在那些从权力中得到好处和飞黄腾达的人们中间看见了贪婪、卑鄙的献媚奉迎、阴险的卑躬屈膝，而在贫苦大众、在赤贫阶层中间他看见了一无所有的人们的爱、并不希望能从统治者那儿获得任何东西的人们的爱，因为他们并不期待从任何人那儿获得什么，但尊崇那居于他们之上的人，抱着那么真诚的崇敬，简直像土地般可以摸得到，可以用手接触到，“上帝自己也会羡慕的，阁下！”然而他阁下听了这番颂扬后却连眉毛都没有动一动，虽然在别的时候他的心也许会甜滋滋地紧缩起来，他甚至也没有叹气，但心里却暗暗地激动着想道：“可您却要没有一个人爱我圣父特别在现在当您一走并在您的虚伪的世界的金色园顶底下欣赏我的耻辱和我的痛苦而我却要独自留下来背负您所加给我的真实那个重担没有关心我的母亲独自一人留着母亲也许会帮助我孤独一人来挑这个重担在这个国家里而我是由我自己的意志选择这国家而是生下来就像您看见

的那种模样接受它的这国家从古以来就带着它特有的与世隔绝的感情带着大粪的臭气带着那些毫无历史的人们他们一辈子在这国家里什么也不信仰不取得我同意就把这样的国家硬派给我

圣父在这国家里在挂着窗帘的轿式马车的阴凉处有四十度和百分之九十八的湿度那里你可以被尘土憋死那里狡猾的疝气折磨着你发着轻轻的响声活像在招待会上的咖啡壶的响声那里没有人可以跟你赌多米诺骨牌也没有人相信真理请替我想想圣父！”

他几乎觉察不到地叹息了一声，几乎觉察不到地眨了眨他那鬣蜥般的眼皮并请求杰米特里奥·阿尔道乌斯长老不要把这一天的严峻的谈话告诉第三者知道，“只当您什么也没对我说过，圣父，只当我不知道事实真相，行吗？”于是杰米特里奥·阿尔道乌斯长老答应道：“当然，阁下，您不知道事实真相。这事只有您我两人知道，我用男子汉大丈夫的真诚的话向您保证！”

关于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的被尊为圣者的问题由于她的圣洁的事迹证据不足而中止了，关于这个问题的罗马的裁决书从教堂的宣讲台上当众宣读并得到了政府的正式同意，政府同时还命令要断然取缔一切抗议和一切破坏社会秩序的企图，可是当大群的朝圣者在德阿尔玛斯广场上把主教做礼拜的大教堂大门的木头堆起来做篝火并用石块打破教皇使节宫的绘有图画玻璃以及它们的天使和斗士的偶像时，守卫部队却不进行干涉，“他们破坏着一切，我的将军！”但他在他的吊床里动也不动。

“他们围困了修道院，想让修士们饿死！他们抢劫教堂，抢劫传教士的家，毁灭掉与宗教界有关的一切，我的将军！”可是他依旧在自己的吊床里，处在用鲜花搭起来的花棚的凉爽的阴影里无动于衷而不采取任何措施，一直等到所有最高级军官一个不缺地声称自己没有能力镇压骚动和不经流血就不能恢复秩序

的时候，他们本来是奉命这样做的，只有到了那时他才从吊床里爬出来，走到他在沉思的长长的几个月里没有去过的自己的办公室，他在那里自己担当起个人代表民意的全部责任，它表现在他凭自己的灵感作出并自己担当一切后果而公布的法令，事先既一点也没有告诉过武装力量，也没有咨询过自己的各个部长。这法令的第一条根据自由的和具有主权的人民的最高意愿宣布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被尊为非宗教的圣者，并授与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以国家的女庇护者、多灾多难人的救护者和禽鸟的教导者的称号，而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的生日在本条文里被宣布为国庆日。第二条宣布自本法令公布之时起本国与梵蒂冈国家即处于战争状态，并采取符合各项法律准则和国际公约的一切战时措施。第三条规定大主教大人、一切主教、驻省使徒、教区神父和修道士、一般神职人员或与教堂有关的人员，不论其出身为本国人或为外国人，均应立即被逐出国。所有这些人无论以任何借口都无权在本国领土上和领水五十海里内居留。最后，第四条宣布没收一切教堂财产。没收寺院、教堂、学校、耕地连同一切劳动工具和牲畜、属于教堂的糖厂、工场和作坊，以及一切虽然名义上是世俗居民所有但实际上是教堂的财产。从本法令经最高掌权者口头宣布和加盖戒指上的印章后公布之日起，所有上述的一切都被宣布为神圣的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死后的财产（包括她的所有禽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着即遵守和执行！”他并不因庆祝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的非宗教式地尊为圣者的光荣并燃放爆竹、敲打大钟和演奏狂欢的乐曲而感到满意，他亲自监视着法令的执行，为了可疑的威望他什么事也不转托给任何人来办，因为他不愿成为又一次欺骗的牺牲品。他把全部政权重新掌握在自己手里，用自己两只

戴丝缎手套的手抓住了粗硬的缰绳，像在很久以前、在那光荣的年代一样，那时人们在楼梯上拦住他，要求他恢复在城里大街上跑马，于是他就恢复了，要求他准许像套着麻袋赛跑那类的比赛，他也准许了，那时他走进最贫穷的茅舍里向人们说明应该怎样让母鸡抱蛋、应该怎样剋小公牛，现在他又重新深入研究一切事情，因此他不限于了解清点教堂财产的详细经过，而且亲自领导没收工作，不使在他预先规定的办法跟实际执行之间留下哪怕是最微小的缝隙，他用变化不定的实际生活的真理来检验公文上的真理。他亲自检查流放那些最大的教会团体，因为怀疑他们企图用夹底的衣箱或用特别狡猾的腰带秘密地随身带走最后一任总督的无数的珍宝，这些珍宝大家认为是埋在穷人的坟墓里的，虽然经过拥护联邦的战争的首领们多年紧张的搜寻，却始终不曾找到过。因此他命令：任何教徒除了带一套替换的内衣之外，都无权拥有大件行李，除此之外，规定他们全都要像从娘胎里生下来时一样赤身裸体地登上轮船。于是他们也就这样照办——赤身露体了。什么也不明白的、本来打算一辈子裸体行走的、只求不受干扰他们安静和不被迫迁移到随便什么地方去的粗野的乡村神甫们，害症疾害得精神萎靡不振的传教区的长老们，庄严的、秃了头的主教们，跟在整个这群教会师弟兄后面的是妇女们，计有：怯生生的女护士们，习惯于像驯伏野马一样驯伏自然和在沙漠里栽种蔬菜的、平民化的女传教士们，跟旧式小钢琴分了手的、身材匀称的比斯堪修道院的妇女们，玉手纤纤的、小性子的锡列章^①获得者们——她们全都光着身体，只裹在生来就有的一层皮里，只好凭着猜测

由一种僧侣勋章而得名。

来判断她们的阶级出身、社会地位和从事的职业。他们的行列拉得很长，通过海关巨大的建筑物，在一包包的可可和一袋袋的鲑鱼干之间经过，令人想起像一群受惊的绵羊在软弱无力地流转。吹风机的扇叶扇着他们的身体，而在通过像石像般静立着的老头儿身旁时，他们用双手遮着胸口，彼此竭力想躲在别人的背后，而那老头儿眼睛直望着前面，鬣蜥似的眼睛瞬也不瞬地凝视着赤身裸体的妇女的乱哄哄的人流。他完全大无畏地注视着她们，直等到最末了，直等到她们中的最后一个离开了国家的领土为止，“他们一个不剩地都走了，我的将军！”但他发现她们之中有一人停留在他的记忆里了，当妇女们走过他身旁时，从惊慌的见习女修士的行列里他用飞快的一瞥吸住了那个女人，从其他妇女中间特别看到了她，虽然她并不显出有什么特点：她身材粗短，却长得很结实，十分健壮，大腿肥胖，胸脯丰满，胳膊粗笨，头发像是用剪花木的剪子剪过的，牙齿稀稀拉拉但像小斧头一般坚固，鼻子像哈叭狗般露着鼻孔，脚掌心平坦，是个平平常常的、与众相同的见习女修士。但他立刻感到在整个这群裸体女人里只有她一个是他所期望的。她一个人从旁边经过时甚至连一眼都没有瞧他，在自己周围留下了一股黑暗的、像林中野兽般令人惊慌不安的气味，他呼吸停止了，不易觉察地斜着眼把这女人再看上一眼，这时有个核对登轮船的人名单的军官喊道：“纳萨列诺·列蒂西亚！”于是这个女人用男声应道：“有！”这个名字就这样连同那声“有”一起进入了他脑筋一直到进坟墓，这个女人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活，他直到最后的凄凉的思想从他模糊的记忆消失时还记得她，而且正在丧失记忆力时他还在狭窄的纸条上复现她的形象，纸条上写着：“列蒂西亚·纳萨列诺我的灵魂你瞧瞧没有你我变成什么

样子了”。他把这张纸条藏在保存蜂蜜的密室里，当他确信没有人会看见他时拿出来反复地读着，然后把它卷成小圆筒重新藏好，又重新体验到下着光辉灿烂的大雨那难忘的一天他所体验过的那一刹那，这时他知道列蒂西亚·纳萨列诺要回到她祖国去了，虽然他不曾向谁下命令要这样办。他眼望着那灰濛濛的运货船驶向地平线时只简单地小声说：“列蒂西亚·纳萨列诺”，为了不忘掉这个名字，他接着又大声地重复说了一声“列蒂西亚·纳萨列诺”，但这么一来就已经足够使总统的安全事务部把列蒂西亚从牙买加的修道院里抢出来并弄回祖国了。为了防止她叫喊，他们把口塞塞进了她嘴里，并给她穿上拘束衣后装进木质的集装箱，在松木箱角上盖着火漆印记，还标上黑色柏油字标：“玻璃。向上。切勿转动！”在这集装箱上有正式公文、许可证、准许免税输入国内二千八百只水晶玻璃高脚杯，盛总统宫地窖里的香槟酒用，集装箱装在运煤货船的底舱。被强烈的催眠剂催眠的列蒂西亚从那里被直接运进宫去，并在裸体的状态下被放置在贵宾卧室内带床柱的床上，他后来回忆起她来就是这个模样——她赤身裸体地躺在下午三点钟暗白色光线下的蚊帐里。她睡得像不同时间内在哪儿睡过的成百个其他女人完全一模一样，这些女人是人家没有经他要求就献给他的，这些女人是他当她们由鲁米纳尔安眠药引起的昏睡时占有的，但他到底还是遭受到了战败的耻辱并为此感到懊恼。可是他没有去碰列蒂西亚·纳萨列诺，他带着某种儿童的惊奇望着她，对她的身体改变得那么厉害、对她整个人变得那么不同于他在海关木棚里所看见过的那女人的模样而感到吃惊。给她烫了头发、剃光了某些地方、给她的手和脚的指甲涂了红色指甲油、给她抹了唇膏、脸颊上施了胭脂、修饰了睫毛、全部皮

肤给搽上了香膏，她身上发出了香得腻人的化妆品气味，它消灭了隐约的诱人的野兽气息“蠢材们把一切都搞坏了多可气！”她改变得使他觉得像在这层化妆品下面不是裸体的了……他一股劲儿望着沉浸在麻醉剂的睡梦里的她，望着她悄悄地开始从那睡梦的漩涡里浮上来，望着她在觉醒，看到她在望着他，“我的惊慌不安的列蒂西亚·纳萨列诺妈的！”但她透过帐子的轻飘飘的烟雾看见凝望着她的坚硬得像石头般的老头儿后吓得变成像石头一样了，也由于她无法理解的石头般的沉默而吓得变成麻木了——她也没法想像这个老头儿虽然已老到不可思议而且权力无穷，但却比她更害怕。他比初次企图体会女人那时感到更大的孤独、更大的怅惘和无能为力。他比有一次在半夜里当他看见一个兵士的荒淫的老婆在河里洗澡那次要更不知道他该怎么办。他甚至没有把她看清楚，而只听见她在喘息和像匹牝马似地喷着鼻息，正在从水下冒出来，从这喘息和喷鼻息声中他想像出她身体的力量和巨大。他在黑暗中听见她孤独的暧昧的笑声，感到她的身体因享受到洗澡的乐趣而在欢跃，他站立着，恐惧得木在那儿，因为他虽然已经打了第三场战争而且还带着炮兵中尉的军衔，但依然是个童男子。可是对于自己就这样一辈子做童男子的恐惧心理终于使他克服了一切其他的恐惧，于是他带着身上的一切，也带着自己的一切装备——挂着皮带、带着护腿套、带着小物件、背着大砍刀和步枪跳进了河里。他纠缠在自己的全副装备和自己暗中的恐惧里，发出了那么大的哗哗声，竭力挣扎着，以致那女人肯定认为是某个骑兵在骑着马渡河，但她立刻看见这不过是个受惊的可怜的男人，便好心肠地向这可怜的人伸出手来，在他迷惘的黑暗中引他跟在自己后面，因为他在黑黝黝的水里什么也看不见了。她在黑

暗中用母亲般的声音对他说：“更紧些抓住我的肩膀，不然水流会把你冲走的。你也不要蹲下来，你要跪下，呼吸要平稳，不然你会呛水的”。于是他照她吩咐的一切去做，像小孩一样听从她，同时想道：“我的母亲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怎么这些娘儿们居然一下子能决定她们该怎样行动妈的她们怎么居然会成为男子汉的！”他这样想着，那女人却从他身上脱掉作战所必需的、但在这次跟河流、跟水作顽强搏斗时却是没有用处的一切东西，水齐到脖子，他害怕得要死，只有发着松焦油肥皂气味的那女人的身体才能使他摆脱害怕心理。她在解开了他身上的全部皮带和纽扣之后，她的手在接触到一个像鼓足气的癞蛤蟆一般在水里飘浮的庞然大物而突然缩了回来。女人恐怖地放开了他，避到一边并嘟哝道：“快到你妈妈那儿去，让她给你另外换一个，这样子对你是不中用的！”而现在发生的还是那种恐惧（不过比那次更厉害罢了），使他面对着列蒂西亚·纳萨列诺裸露的身体变得不知所措，他感到不敢投入她的神秘的水的怀抱里去，一直等到她自己发善心来给他帮忙为止。在等待她发善心的时候，他亲手给她盖上被单，替她把留声机上了发条，把关于不幸的戴尔加琴这支歌的唱片一直唱到无法再唱为止，这支歌所歌唱的是戴尔加琴的亲生父亲对她的有罪的爱情使她陷入了不幸，他吩咐在列蒂西亚的卧室的花瓶里插上布做的假花，因为鲜花一经她手的接触就会枯萎，他准备着满足她的任何任性的要求，但同时她必须受禁闭并保持着赤身裸体，一直等到她明白自己除了成为这个老头儿的有充分保障的情妇的可能性之外没有其他出路为止。她从惊惶中清醒过来以后，突然相当迅速地 and 很好地明白了这道理，便不使用客气的套话而开始发号施令起来：“将军，把窗子打开，我觉得憋气！”

而当他执行了命令，她却马上说道：“快关上！月亮直接照到我的脸了！”他也恭敬地执行了这道命令和其他许多的命令，他执行那些命令，把它们看成是爱情的撒娇。他变得越来越俯首贴耳并同时越来越有自信，直到最后居然大着胆，在一个光辉灿烂的雨天他穿着整套衣服钻到她的帐子里，躺在她身边一动都不动，也不去唤醒她。他这样度过了许多夜，躺在她身边，但是孤零零的，吸着她身体的神秘的气味、她的野兽的气味，听着她变得越来越热烈的呼吸。有一次她吓得醒了过来——这是由于他睡在身边，她便喊道：“离开这儿，将军！”他知趣地下了床，但只要她一睡熟，他又躺在她旁边了。他在她被监禁整整第一个年头并没有碰过她，直到她在他的身边醒来成了习惯为止就这样占有了她。虽然她始终不理解这个莫测高深的老头儿的灵魂中的潜流到底冲着什么和向哪个方向流去，使他为了静观她的身体而放弃领略权力和世界的乐趣。可是又有一次光辉灿烂的雨天来临了，那时这莫测高深的老头儿决定占有睡着的列蒂西亚，于是像某部队里那个淫荡女人在河里洗澡那次他全身披挂投入河中一样，他扑到她身上，带着他身上所有的东西，穿着没有军衔标志的军服，系着武装带，挂着军刀，在军服裤的兜儿里带着一串钥匙，穿着左脚上有金马刺的皮靴。他奋身进行冲锋，列蒂西亚在噩梦中惊醒，企图把这匹带着全副马具的老马推开，可是他的决心大到使那女人只得决定用欺骗的方法来赢得时间。“卸下马具，将军，”她说，“否则你那些带扣会划破我的胸脯”。当他解掉了佩刀用的皮带后，她要求道：“解掉马刺，将军，否则它的小星星会抓伤我的脚踝！也把兜儿里的钥匙拿出来，它们顶着我的胯股！”他照她的一切要求办了，虽然他决定解除马刀用的皮带之前还需要三个月

的时间，“它们会憋死我，将军！”为了使他脱掉弗列奇式上装又得费上整个月，“这些衣扣抓伤我的心灵，将军！”这是场困难的持久的斗争，那女人竭力要使斗争的结局拖延得越长久越好，同时又不致激怒他，他在进程中作了让步，希望能博得她的欢心，以致她同他同样不明白在抢走列蒂西亚的第三周年初他们之间最后的结局是怎样发生的。简简单单地在一个夜里，他那温暖的、软绵绵的、没有命运的条纹的手掌接触到了见习女修士那女性生物的某些隐秘的弦索，于是她在激情的振荡下觉醒了，她甚至不想摆脱向她贴挤过来的野兽，只是恳求地喊了声：“你把自己的靴子脱掉吧，不然你会弄脏我那荷兰的床单的！”当他勉勉强强脱掉靴子时，她继续说道：“脱掉裤子，脱掉疝气带，脱掉一切，我的亲亲，否则我感觉不到你！”于是他突然看到了自己是这么种模样：那是只有他母亲在修道院的大门里生下他来时在天竺葵的灯光的忧郁的照耀下看见他的那模样，于是他感觉到自己已经摆脱了永恒的恐惧，感觉到自己是头一次打击就能击溃一切的北美洲野牛，他便俯身跌落进了那寂静的深渊，那儿只听得见列蒂西亚·纳萨列诺的牙齿类似船舶桅杆发出的吱吱声。“纳萨列诺·列蒂西亚！”在这儿呢！”

“于是她双手揪住了我的头发直到掐进头发中间才不致单独死在那个我也快要死在其中的无底的旋涡里……”可是他到底还是让她单独留下了，留在这旋涡里了，在黑暗里忘记了她，自己也是孤独一人，在自己眼泪的咸味的水里寻找他自己，纠缠在自己公牛的唾液的长长的线里，因自己本身的激动而哆嗦着：“我的母亲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怎么能够活了那么些年而不知道这种甜蜜的痛苦呢！”他哭泣着，被自己内部既痛苦又甜蜜的折磨所震撼，因一直钻进肠子里的那说不出的温情而疲乏

不堪，也不懂是什么一种濒死的喘息震荡着他整个身体，不明白为什么他感觉到自己像一头被宰割了的野兽，不明白是什么物质弄脏着在透明的蚊帐里这张床上的荷兰床单，不明白在这光明灿烂的雨天里、在这突然散发出臭味来的晶莹的空气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您不明白的只不过是您搞了个什么名堂罢了，我的将军！……

傍晚时分我们从宫里打扫掉牛的胴体，总得把那离奇的一片荒凉稍稍整理一下，可是我们怎么样也无法把我们所发现的那具尸体整理得像个样子，无法把我们的统治者整理得合乎传说的那种模样，我们用刮鱼的刮子刮干净他的身体，刮去上面像海底沉船上蒙着的那薄层的苔藓，我们用松焦油软膏把他擦干净，并在盐水里洗净，除掉了尸体的斑痕，我们给他抹上浆过的麻刀和石蜡，在用这些东西化妆以后，死者脸上被兀鹰啄过的一个个小窟窿也给填满了，我们给他恢复了生命的色彩，给他的面颊搽了胭脂，嘴唇呢——涂了唇膏，我们给他空洞洞的眼眶里嵌进了玻璃眼珠，可是没法赋予面孔以威严的神情，而这是为了可以把尸体抬出来让公众展览所必需的。在没完没了地处理这件事的时候，从国务会议的会议大厅传来了团结起来为反对历来的专横拔扈的遗毒作斗争的号召，号召和睦友爱地分配从死者手掌里落出来的东西、分配那昨天还是老怪物独占的财物。虽然关于他死亡的消息还在企图保密，但这消息却传布得出奇的迅速，于是所有的人回来了：有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们，他们在长久的流放中的篝火旁边重新言归于好，把彼此间的勾心斗角都忘掉了；有把什么是政权的概念忘得一干二净

的高级将领们；有三个最后任命的文职部长；有首席大主教，这是老专制魔王所不愿看见坐在橡木长桌边出席会议的人物。现在他们全都竭力要在到底应该怎样把总统死亡的消息告诉人民的问题上取得协议，以便预防骚动、防止人群自发地上街。最后一致决定发布两个通报：第一号通告上说总统患了轻微的疾病，因此他不得不取消亲自参加各项官方的社会性礼仪以及一切预定了的接见。第二号通告说，他阁下由于病弱的高龄的不言而喻的原因而不能离开他的私邸。在这两号通告以后并没有再发任何补充的通告，在八月炎热的一个星期二那天，明亮的火烧似的黎明刚刚开始，教堂的钟声就宣布了统治者的死讯，虽然没有人能以充分的确信来保证他确实死了，并保证死的正是他本人。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却被这条死亡的消息搞得完全张惶失措了，我们原来是被这发着臭气的尸体捆着手脚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也想像不出，谁能够接替死者，谁来接替这个使人无法安生的人，要知道他出于老年人的利己主义的考虑，在生前从来不想指定接班人，关于这类问题连听也不愿听，以老人极其顽强的固执拒绝讨论他身后的未来的情况，摒弃对这个问题的任何谈论，特别在政府迁移到玻璃和水泥的新建筑里，他孤独一人留在自己政权那荒凉的住所里以后更是如此。他在那儿像在睡梦中来回溜达，在母牛的尸体中间徘徊，除了对那些在玫瑰树丛里不是由于疾病却是由于年迈而快要死的瞎子、麻风病人和风瘫病人之外，他对任何人都不想下命令。但当每次重新要求他赶快考虑接班人和关于祖国往后的前途时，他马上获得了游移不定的坚定性，含糊其辞的明确性，而且同时又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为了关于我去世后世界将会怎样的问题操心，这件事就像死亡本身一样是暧昧不明的。你

们要怎么样呢？你们不放心什么呢？等到我一死，政客们就会集拢来在相互之间分配这玩艺儿、这个国家，就像在赶走哥特佬以后分配它的情况一样！你们会看到，神甫们、老财们、格林谷都会跑来并把一切东西搬走，而穷哥儿们又重新会一无所有，他们会变得更糟糕。这样就是他们的命运：假如大粪多少值一点的钱的话，那么穷人们将会生下来就没有屁股的！将会是这样的，你们等着看好了！”后来他引用了他光荣时期不知是谁的名言，借以取笑自己，他开玩笑地说，他死后不必为了安葬在大人物的棺材旁边急于张罗着把尸体移到耶路撒冷，因为他在阴间总共只待上三天，“总的说，所有这些谈话都是扯淡。你们认为难于置信的，到时候会得到证实。我是永恒的！”而事实上，在那时谁也不怀疑所有他的历史、所有与他有关联的和说到他时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被证明的，也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被驳倒的。我们甚至没有把握相信那具尸体是他的还是不是他的。我们除了知道他本人的那个历史以外，完全不知道自己祖国的其他的历史，我们除了他按照他自己一模一样地创造出来的、改变着它的空间测量的并使时间本身按照他的绝对意志运转的那个祖国以外就不知道其他样子的祖国。这个历史的图景，这个祖国的形象产生在迷雾的远方、在他回忆的真正发源地，当时他在自己的宫里漫无目的地溜达着，宫里总是充满着卑鄙无耻，而且幸福从来就不曾在那里留宿，当时他在宫里养着母鸡，把玉米粒撒在吊床周围，并用无聊的命令把女仆折腾得筋疲力尽。一会儿要冰镇汽水，虽然玻璃杯里的汽水刚刚给他端来并放在那儿还没有碰过，一会儿要把眼前这把椅子从这儿搬走并放到那边去，虽然刚刚才坚决地要把它从那儿搬到这儿来，这些吹毛求疵的小动作是他用来

添加进自己权力狂的贪婪的、木头已经烧焦的篝火中去的可怜的燃料，他无为而治，在木棉树顶下面打瞌睡，在瞌睡中悄悄地窥伺着自己遥远的童年那模糊的幻景，但当某个幻景清晰起来，变成那巨大的、无边无际的儿童的设计者所能看得见的配件（那便是在他之前的我们的祖国）时，他醒过来了，望着那遥远的过去，望着那巨大的、幻想的國家的面貌，这无边无岸的热带丛林和无法通行的沼泽、古老的无底的深渊的王国，那儿的男子是那么勇敢，只凭一根尖头的木棍就能徒手猎取美洲鳄鱼，把木棍戳进鳄鱼嘴里，使它的嘴无法再闭合，“就是这样！”他说明道，同时把食指伸进嘴里并抵住了上腭。他讲到有一次在复活节前的星期五他听见了飒飒的风声并嗅到了它那奇怪的气味——皮肤结痂的气味，他看见那不是风，而是一大阵乌云似的蝗虫，它遮盖了中午的天空，在所经过的道路上吞噬了一切，身后只留下了光秃的、连最后一根小草都被剃干净了的世界和天空那破碎的、蓬乱的光亮，蝗虫过后的土地看起来就像是在创世的前夜。他很清楚地记得这灾害，记得一长列被斫掉了脑袋的、扎着爪子被挂在木房子屋檐下的公鸡，记得血在往下流——一滴接着一滴，那是在一个破旧的大村子里，那儿刚刚死了个妇女，他参加了送葬行列，他光着脚，搀着母亲的手臂，走在舁床后面，床上抬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尸体，蝗虫像风起云涌般不停地飞过来，散落在百孔千疮的尸体上。“瞧那时我们的国家是个什么样子！人们埋葬亲人甚至连棺材也没有，因为是一无所有哪。”他碰巧看见过有个人不得不用那时另一个自杀者已经使用过的绳子上吊。这条绳子挂在村子广场中央生长的一棵树上摇晃着，当那人上吊时，绳子立刻断了，因为它已经烂了，那不幸的人当着吓得发呆的妇女们（她们是上教堂

去的)的面开始抽搐得直打哆嗦。可是他没有死，人们用粗棒揍他，使他站起来，对于他到底是谁和为什么要上吊却不感兴趣。只要知道他是外地人就够了，而本地教区的教民不认识的人就都是外地人。于是用棍棒打他起来，给他脚上带了中国式足枷并把他扔在炎热的太阳下跟其他难友一任风吹日晒，“看这就是哥特佬时期的情况，那时上帝比政府掌握着更大的威力！”他掌握了政权后就下令锯掉所有村镇广场上的所有的树，使人们每逢星期日不致害怕绞刑架，他禁止用中国式的足枷作公开的刑讯，禁止没有棺材的埋葬，禁止可以令人想起他秉政以前的时代的一切。他敷设进山的铁路，以免重复那由于可恶的骡子而引起的类似有一次运钢琴的整个驮运队死亡的惨祸，那次驮运队是给咖啡种植园运输的，三十匹骡子应该运送三十架钢琴到种植园主的公馆去，为的是那里要举办假面舞会。关于那次惨祸，甚至连国外也谈得和写得很多，虽然只有他一人确切知道事情的经过，因为正好走在驮运队最后的那匹骡子在结冰的悬崖上滑倒并把所有其余的骡子都连带着一起跌落到深渊里去的一刹那，他偶然从窗口瞧了一眼。只有他看见了这件事，只有他听见了掉下去的骡子那骇人的吼叫和跟着驮运队一起掉进深渊底部、掉进这国家的地狱里去的钢琴那雷鸣般的和声，这个国家很辽阔，而且在他以前的一切都是谜似的神秘到甚至无从判断：在那儿（就是说在它的山脚下，在那有白雾缭绕的裂缝的岩石上空，在那三十架从奥地利进口的钢琴给摔得粉碎并在那儿发出轰隆的响声的地方）究竟是白天呢还是黑夜！他眼前出现了这次惨祸的幻象，也出现过许多其他的惨祸的幻象，这些幻象他可不能有把握地说明白是怎么回事——是他自己的回忆呢，是自己生活的图景呢，或者那只是在某个时候当他发

高烧讲胡话时由听来的许多故事所引起的图景。或者这一切说不定也许还是他有时在讲旅游的书里看来的呢？他在政治和社会平静时期往往一连好几个钟头地观看书里的插图来作为一种享受。“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有什么意义呢？是真实还是虚构——那又有什么区别？过些时候，一切都会成为真实，什么玩艺儿都如此！”他说道，为了使自己明白，他的真正的童年、他真实的童年完全不在那边遥远的地方，完全不在回忆的靠不住的泥淖里，这些回忆由于某些联想，曾出现在冒着烟子的牛粪里，后来无影无踪地消失了。他的童年是在这里，是在他唯一的合法的妻子列蒂西亚·纳萨列诺身边度过的，她每天从两点到四点钟时叫他坐到放在盛开的旋花的花棚下的课桌旁，并教他读和写。这是她的功勋，她把见习女修士的全副毅力都投入这些功课里去了，而他则用老年人的十分惊人的耐心回报她，发挥自己整个奇特的意志，全心全意地埋头学习。他忘掉了世上的一切，拉长了声调一个音一个音抑扬顿挫地朗诵道：“窗—边—一—的一—松—一—树—一—梦—一—中—一—沾—一—满—一—露—一—珠’由于念得出神，他没有听到自己的声音，在他已故母亲的鸟儿不停的鸣叫里也没有人听见他，但他一股劲儿反复了又反复着：“印—一—第—一—安—一—人把—一—软—一—膏—一—放—一—进罐—一—子里去……爸—一—爸—一—把—一—板—一—烟—一—装—一—进—一—烟—一—斗……赛—一—利—一—西—一—亚卖干—一—酪、沙—一—拉、甜—一—菜、酸—一—奶—一—油、荤—一—油、沙—一—丁—一—鱼、沙—一—糖……赛利西亚卖一切东西。”他笑着，在蝉声里反复念着刚刚由见习女修士用启蒙老师的声调、教儿童的女教师的声调均匀地念给他学的课文，结果整个空间都响着这种声音，整个世界都响着这种声音，在这广大的“忧愁国家”里除了一些平淡无奇的真实之外不再有别的真实，所存在的只有天空的月亮、绵羊和香蕉、唐·维克多的键

牛、奥蒂莉亚漂亮的连衣裙……朗诵课被他们到处、随时随刻和在任何地方都反复念着，抑扬顿挫的平淡无奇的朗诵，像他的画像一样，到处纠缠着人们。荷兰的财政部长在对总统的正式拜访时失掉了事务性会谈的线索，因为阴阳怪气的老头儿用自己戴着丝缎手套的手作了个权威性的动作打断了谈话，并建议跟他一起朗诵：“我—爱—妈—妈……伊—斯—玛—埃—尔—寻—找—岛—屿……太—太—吃—西—红—柿……”他同时像节拍器一般用手指挥来挥去打着拍子，清楚地和劲头十足地重复着本星期二布置给他的朗诵课文，这么一来便达到了他的目的：延缓支付荷兰提出的期票。“关于这件事我们到下一次再谈，部长先生！”他使瞎子、风瘫病人和麻风病人大为吃惊，这些人在玫瑰树丛里一大清早醒来时，看到并听见这阴阳怪气的老头儿向他们划着十字记号表示祝福，还像在做礼拜似地唱着：“我是统治者——我热爱法规！先知者在沙漠中大声疾呼！灯塔是很高的塔，它的光在夜间指引船只！”他把书法示范里的句子每句唱三次，陶醉在列蒂西亚·纳萨列诺给予他的迟来的幸福之中。列蒂西亚·纳萨列诺就是时间的化身，“我生命的列蒂西亚·纳萨列诺！”在有虾米腥味的空气里、在浓重的、闷气的同时又是炽热的午休时候，他没有别的希望，一心只希望光着身子躺在裸体的列蒂西亚身边那浸透了汗水的席子上，躺在像迷人的蝙蝠一般的电风扇的扇叶下面，“除了你列蒂西亚的两条大腿的萤光之外没有其他的光，除了你的乳房的图腾般的偶像之外没有其他东西存在，除了你的平坦的脚掌、除了那能治病的芸香枝的香气、除了远方安提瓜岛上正月难受的炎热（那儿你在孤独的晨光里在什么地方出现，并在腐臭的沼泽的令人窒息的空气中喘息着）之外，什么也不存在！”他们躲在贵宾

的卧室里，谁也不敢去干扰他们，谁也不敢走近到他们卧室门口五米以内去，因为我非常忙——我在学习读和写呢！”甚至连黄热病确实在使乡村人口大批死亡这样的消息也不敢去惊扰他，他在学习，他的心脏的节奏超过了节拍器的拍子，在发自列蒂西亚的强烈的野兽的气息的作用下加快了，他学习着并有板有眼地朗诵着：“小—人—儿—用—一—只—脚—跳—舞—蹶—子—上—一磨—坊—去！奥—蒂—莉—亚—洗—小—手—帕！小—手—帕有‘小’字就像小驴有‘小’字一样！这时列蒂西亚在重新铺床单，收掉他们在调情时搞脏的，把他放在温暖的澡盆里，用香喷喷的肥皂给他洗，并用刷子给他刷，还用水来冲洗，水里煮着药草叶，同时按音节朗诵着：“带‘哈’音的有这样一些词儿像‘哈哈镜’、‘蛤蟆’和‘哈巴狗’！”然后她又用可可壳的油搽他脚上生锈的关节，搽抹因为经常带绷带而受刺激的皮肤，用粉扑儿给他衰老的屁股像给婴儿一样地扑粉，同时像母亲般拍打着奖励他：“因为你这样对付荷兰的财政部长，这儿给你一下！这再给你一下！再给你一下！”后来她竭力想让他对决定使可怜的天主教僧团回到本国一事进行赎罪——要知道现在没有人照顾托儿所、医院和其他慈善机关了。可是这儿她却碰上了他那阴郁的顽固的记仇心理，“决计办不到！”没有一种力量能叫他当全世界的面改变自己一经决定了的事情，但列蒂西亚在调情取乐的气喘声中继续请求他：“我请求你一件事，我的命根子呀，只有一件！让传教士们回来吧，要知道他们住在一旁从来不曾干预过你的事情呀！”然而他在他急促的激情里总是气喘吁吁着答道：“决办不到，我的乖乖，我宁可死也不准这伙穿裙子的家伙回来，他们不骑骡子却骑印第安人，还

用狗屁不值的玻璃念珠换金的纳里盖拉^①和阿拉加达^②，不，决办不到！”列蒂西亚答复这一点是不忙向他的男人的纠缠让步，不让他占有她的身体，继续她的要求，要求他把政府没收的教会学校发还给宗教界，取消暂时管制的教会财产，把它的糖厂和变成兵营的庙宇交还给教会。这时他坚决地转过身向着墙壁：“我宁可放弃你那无底的爱情的甜蜜的痛苦，但决不向这些上帝的强盗们、这些鸢鹰（它们几多世纪以来啄食着祖国的肝脏）让步。决不！他们决不能回来！”

然而他们毕竟回来了，我的将军！

他们是通过最狭窄的和不被注意的缝隙回到国内来的，按照您的机密的命令，悄悄地和隐蔽地在秘密的海湾登陆。列蒂西亚请求的一切都回来了，还给所有这些人补偿了所遭受的损失，补偿还带有很大的利息，然后把一切没收的财产、一切教堂所有的东西都退还了教堂，取消了关于不照宗教仪式结婚和离婚的法律，取消了关于学校与教堂分离的法律，取消了因拒绝把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但愿她留在上帝的天国里罢！）尊为圣者而采取报复时通过的一切法律。“你还要什么呢？”可是列蒂西亚·纳萨列诺还有许多要的东西，有一次她要求他：“你把耳朵贴在我肚皮上，你就会听见那儿在肚子里生长着的婴儿发出的声音。”她自己听了这声音觉得很害怕，这声音发自她的内部、发自她的肚子里，包在幸福的羊水里，在能孕育的幸福的天堂里有一块新的血肉在蠕动。“是你的血肉啊”列蒂西亚说，于是他把耳朵贴到她的腹部最能听得清楚和噪音最少的部

纳里盖拉（nariguera）：鼻环（某些美洲土著戴在鼻子上的饰物）。

②阿拉加达（arracada）：耳垂。

分，他听见了他的婴儿的心在怎样跳动。“我们不可赎的罪恶所生的孩子”列蒂西亚说，“我们造孽的爱情的婴儿，我们的儿子将命名为伊曼纽尔，因为这个名字是神圣的，在他的前额上将闪耀着高贵出身的标记，他从母亲那里将继承自我献身的精神，从父亲那里将继承他的伟大，他将像父亲一样按命运本身的安排而成为整个存在的引路人，但他也将受到上天的诅咒，并将被自己的祖国认定为私生子，如果他父亲不在教堂里使多年来的淫乱、罪恶的姘居和亵渎神圣变为圣洁的话！”这时他站起身来，抛开床上帐子的泡沫般的花边，他的呼吸变得像轮船锅炉的沸腾声一般，并从心灵深处爆发出狂怒的号叫：“决不这样，我宁可死去，决不结婚！”他沙沙地跨着巨型的大脚离开了，在对他变得陌生的宫中大厅里跺着脚，这所宫的过去的光辉在为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去世而举行的官方丧葬的漫漫长夜之后又开始闪耀起来了。致哀的帷幔的风化了的绉纱从簷板上被撕掉了，光线射进了内室，大海的气息流进了窗户，阳台上鲜花盛开，军事进行曲鸣响着，这一切都是为了执行他没有发布的、也不是他发布的、但无疑是带有他风格的命令，里面有他那平和的决心的口吻和他那不容反驳的坚定性。因此他赞同这道命令，“同意！”由于另一道也不是由他发布、但也由他赞同的命令，过去关着门的庙宇现在开开了门，修道院和公墓归还给圣父们支配，恢复了教会的节日和大斋期跪拜的人群，就是不久以前赞美他、今天却在遇到上帝形像来到国内的机会而感到兴高彩烈的那些人，他们的歌声传进了阳台那敞开着的的大门。上帝的这个形像是由执行列蒂西亚命令的轮船中的一只船运来的，列蒂西亚下的命令很多，都是她在卧室里擅自发的，然后他不得不当众表示同意，装出是他本人下的命令的样子，

为了在人们眼里维持自己的威信而坚持执行。列蒂西亚是无数教徒队伍的秘密的推动力，他从自己的窗子里惊讶地观察着他们，注意到他们人数的众多和他们的群众性要比当时宗教信徒向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的遗体膜拜时更多。关于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的记忆被千方百计地消除了，她结婚带的头纱的已风化的破片和她的骨灰被这同一群信徒们随风扬散了，棺材上面刻着她名字的墓石被翻了过来，把正面砌进墓室的墙内，这样便没有人会记得已故的卖鸟儿的女人，她曾一辈子笔不离手地把灰色的小鸟涂成黄鹌的颜色。“这一切都是照你的命令按你的吩咐办的因为你不能容忍关于别的女人的怀念影响到你对我的爱情我灾祸的列蒂西亚·纳萨列诺狗女儿！列蒂西亚在他到了除去死亡之外已无法可以改变他的那种年龄的时候，居然改变了他，并用被窝里的一切手段摧毁了他对于结婚的反对，她战胜了他幼稚的固执（他说过：“我宁可死也不结婚”，并迫使他带上新的疝气带，“否则那旧的会像在黑暗里迷途的绵羊的小铃铛似的晃来晃去。”她叫他穿漆皮靴，他就穿上了并跟美丽女王们跳第一场华尔兹舞，叫他在左脚皮靴上系起那伟大的海军元帅送给他作为最高权力的金马刺，他就把它系着直到死。她叫他穿金绣的和有金银边饰的直领制服，上面有重甸甸的、像铜像身上的那种带穗的肩章，这种制服他还是从出世那难忘的时期起，当从总统的轿式马车的小窗子里可以瞥见沉思着的侧影、忧郁的眼神和戴丝手套的手的悲哀的动作那时起就不曾穿过。她叫他在身上洒男用的香水、挂作战用的军刀、别上一切奖章和骑兵的“天主棺材勋章”的绦带（那是罗马教皇为了归还教堂被没收的财产而奖给他的），“你把我打扮成滑稽的丑八怪啦！”把他打扮成这种模样后，她一清早把他领进幽暗的会议厅，

那里由于蜡烛和在窗口枯萎的橙树枝而有一股像停尸室的气味，她单独领着他，既没有殡相也没有证人，用自己那见习女修士的头纱拴着领他走，把自己的大肚子隐藏在两条裙子里：里面一条是粗麻布的，它粗糙而结实，像石膏的轮胎，外面的一条是沙沙响的细薄纱的，她肚子上的孽种已经有七个月了，而她还在想隐瞒自己的耻辱。他们站立着，淌着汗，由于看不见的潮涌似的人群的临近而发怵，人群却不知疲倦地在朦胧的庄严的大厅四周寻找着。通大厅的一切途径都被封锁了，一切进口和出口都被关闭了，窗子都用盖着国徽标记的封条封住，大厅必须显得是空无人迹的、无人居住的，因为结婚典礼必须成为最大的秘密，世界上必须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列蒂西亚因闷热而几乎憋死，也因早熟的婴儿那难忍的震动而感到痛苦，婴儿在她肚子的浅水滩的黑暗中躁动，是她的成果、她的孩子。“你原来自己希望他是个男孩！”现在这孩子在她的地下室里用大主教穿着庄严的法衣赞美上帝时同样秘密的声音歌唱着，这声音不知从哪里发出来，而且又是那样低沉，所以在走廊里打瞌睡的卫队是无论如何也听不到的。而在她肚子上的孩子的恐惧——迷了方向的潜水员的恐惧是那样黑暗模糊，正像大主教的恐惧一样。当他应该向那古怪的老头儿问道：“你同意娶列蒂西亚·美尔赛台丝·玛丽亚·纳萨列诺为妻吗？”时，几乎恐惧得死去活来一样。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敢于、今后也没有人敢于向他提出类似的问题——你同意娶谁谁为妻！永生永世也没有人敢呀！他几乎觉察不到地眨了眨眼答道：“我同意！”挂在胸前的许多勋章也几乎听不见地叮当作响着——因为心脏颤抖了。但“我同意！”这句话却说得斩钉截铁，于是在同一刹那间，列蒂西亚·纳萨列诺肚子里非常害怕

的婴儿在羊水之流里完全找到了方向并向光明突进了。而列蒂西亚却使劲弯低了身体，上气不接下气地嘟哝道：“大慈大悲的上帝，请向你的恭顺的、为了肉体的安慰而违反了神圣的规章的女奴显示你的慈悲吧。我接受你的惩罚，上帝呀！”这时她撕破着她的花边的露指手套，用撕破花边的声音来掩盖她的骨盆碎裂时的咯咯声，她蹲下身来，从两条裙子的纠缠中取出她那不足月的低能儿来。他的束手无策的程度也跟早产的小崽子一样。列蒂西亚拿起新生的婴儿，在临时充当祭台上的蜡烛的朦胧的光亮中瞧着他，看出他是个男孩，“正像你所希望的，我的将军，是个小子！”这是个羸弱的小不点儿，他命中注定正像预兆的那样要获得一个神的名字伊曼纽尔，但什么也不能使他增光，他被授予师级将军的军衔，享受一切规定的权力，这时他父亲正在把他放在供牺牲的石头上，用自己的军刀切掉他的脐带并承认他是自己唯一合法的儿子，“圣父，请给他施洗礼吧！”

这个绝无先例的事件本身意味着一个可怕的新时代的开始的序曲。这时期令人想起哨兵队，他们在黎明以前就把街道拦起来，然后军队迫使人们紧紧关闭窗户和阳台，用枪托的殴打来驱散市场上的群众，不让有一个人可以看见车门上有金把手的发光的装甲的轿式汽车出现在街上和迅速地飞驶而过，而那些敢于违反禁令藏在屋顶上观看的人却能看见那是政府的汽车、是总统个人的汽车，也看见汽车里坐的不是穿军装的古老的老头儿，而是身材矮小的从前的见习女修士，她戴着用细毛毡做的假花，脖子上围着整条的玄狐皮——尽管天气那么热！我们看见她在市场大门旁边从汽车里出来——每星期三的早晨——在护卫队的簇拥下向市场走过去，手里牵着小不点儿的

师级将军。他这时最多不过三岁，此外他还那么脆弱和娇嫩，好像是个穿金绣的军礼服的女娃娃，礼服穿在他身上很服贴，仿佛他是生长在它里面的——他还在出牙齿以前就已经开始穿这制服、穿这套服装，从那时起列蒂西亚开始带他坐四轮马车去参加官方典礼，代表着他的父亲，从那时起被抱在母亲手臂里，他开始检阅自己的军队，当母亲在运动场上在手球比赛后的喧哗声中把他举过头顶时，群众为了对年幼的师级将军表示敬意而欢呼时，他身上也穿这套制服，他穿着这套制服吮吸着母亲的乳房——在国庆节游行时坐在敞篷汽车里，列蒂西亚对于高级仆从们瞧着像小牛犊似地贴在膨胀的乳房上吃奶的婴儿将军时的模棱两可的微笑和彼此的挤眼并不在意。他从一学会了无人帮助而能单独应付的时候起就开始出席外交接待的工作，他出席这些接待时不仅穿着礼服，而且还带着从他父亲装勋章的锦盒里随自己的心意挑选的作战的奖章，这是个态度严肃的、奇特的儿童。他六岁时就已经能参加社会交际活动，跟成年人进行对等的谈话，同时用酒杯喝代替香槟酒的果子露，他在跟人交谈时很有吸引力，也很策略，虽然没有人知道他这套本领是谁遗传给他的，的确也常常遇到接待的场面上仿佛有块乌云突然飞进庄严的大厅，接待变得暗然无光了，握有最高权力的苍白的太子开始打哈欠，有了倦意，睡着了……于是时间停止了，对话在一句话只说了半句时就中断了，手势停顿了，听见在悄悄地说道：“轻一点，小将军睡着了！”于是副官把他抱在手里，通过一群穿得漂漂亮亮的刽子手和古板的太太们中间退席了，太太们用羽毛扇遮住讥讽的笑脸，才敢低声耳语道：“太可怕了！如果给他阁下知道了的话！”而将军本人却越来越抱着这样的信念：仿佛他什么也不知道，甚至说服他自

己，那些鸡毛蒜皮的生活上的热情在他是无所谓的，去注意小孩子（他承认这小孩是自己唯一的儿子，是在那无数个因他得胎而诞生的其他孩子中他是特别另眼相看的）干的傻事与他那崇高的地位和伟大是不相称的，正好比去注意列蒂西亚·纳萨列诺那些漫无节制的要求对于他的身分不相称一样。现在她常来到城市商场，每星期三黎明时牵着自己玩具般的小将军的手，夹在陪着她的兵营里的女厨子和穿着勤务兵制服的凶顽的暴徒们的人群里。这些人在清晨奇异的微光里显得像某些幽灵，像是加勒比海平静的水面上在日出前一瞬间产生的想像的结果，他们走进港口齐腰深的发臭的水里，以便登上挂了打着补丁的风帆的船只，抢劫从马提尼克岛运花草、从帕拉马里博运姜到这里、到过去贩卖奴隶的港口来的船只，他们抢劫一路上看到的一切，冲锋式地劫夺财物，从渔民那里夺走他们捕到的所有的鱼，甚至抢走丢弃的、只用来喂给运来贩卖的猪吃的劣等鱼。他们用枪托打猪，甚至还把堆在那古老的（但至今还在使用的）磅秤旁边喂猪吃的鱼也抢走，那磅秤在贩卖奴隶那会儿是用来秤奴隶的，在遥远的、史前的（因为这是在他以前的事）时代，一个塞内加尔^①的非常美丽的奴隶曾站在这磅秤上秤过重量，这女奴隶是被拍卖的，买她用的黄金比她本身的重量还重呢。

“他们把一切都抢劫光了，我的将军！比蝗虫更凶，比龙卷风更厉害！”然而他面对着那不可避免地就要发生的丑事，以及这星期三的、还有这天以后的丑事却依然不动声色，那时列蒂西亚敢于做他自己所不敢做的事，他都熟视无睹。她闯进

塞内加尔（Senegal）：非洲西部濒大西洋的国家。

卖家禽和蔬菜的商贩行列里，身边围着一群对她的玄狐皮疯狂地吠叫的街上的野犬（狐皮上的玻璃眼睛使群犬狂怒了），但列蒂西亚不理睬狗叫，在商场的巨大的拱顶下，在艺术地浇铸成的铁柱子之间，在铁的树枝和黄色玻璃做的大树叶下面，在玫瑰色玻璃的大苹果下面，在淡蓝色的玻璃做的、装满了植物世界童话般的贡物的丰收的羊角 底下高傲地继续前进。她挑选了最好吃的水果和最鲜嫩的蔬菜，但只要她一碰到它们，那些东西便失去了全部逗人喜爱的模样和全部鲜嫩，因为那是她的手所特有而她没有意识到的特性——她接触过的一切都会变成腐烂肮脏的东西。还是热气腾腾的面包经她一摸就会发霉，她订婚戒指上的黄金也发黑了。可是她不承认自己的这种特性，却骂骂咧咧地痛斥女商贩，说她们把好的和新鲜的藏起来，把一切破烂货塞给她，“这些烂芒果只能给拿去喂猪吃！骗子手！把这个阿乌亚玛 塞给我，好像我听不出它像音乐家空洞的脑瓜似地叮 咣 响！”在商场的另一头她在嚷着：“难道这是牛肉吗？臭婊子！这是带蛆的大粪！傻瓜都看得出这些肋骨不是公牛身上的，它是得了霍乱死去的驴身上的，你们这些狗养的丫头！”她喊哑了嗓子，直到拿篮子的女厨子和拿牲口饮水用的木桶的勤务兵们把落进他们眼睛里的一切全搂光才止。列蒂西亚强盗般的叫嚷比群狗的叫吠更刺耳，这群狗总是想抓住那保留着爱德华王子岛 上雪狐洞里的气味的玄狐的尾巴（列蒂西亚是从那儿定购活的玄狐的），而她的骂人话比会

丰收的羊角（*corne d'abondance*），装满鲜花和水果的、象征丰收的羊角形篮子。

阿乌亚玛（*auyama*）：疣瓜（一种热带水果名）。

爱德华王子岛（*Prince Edward Island*），加拿大濒临大西洋的省名。

说话的鹦鹉的恶毒的学舌更难于捉摸和粗野，而这些饶舌的赤
鵒鵒是被自己的主人们偷偷地教会叫喊着主子们自己本来很乐
意当列蒂西亚的面说而又不说的话：“列蒂西亚——女贼！
女修士娼妓！”那些鹦鹉栖息在大柱子的铁枝桠上、在商场那
直到圆顶的尘封的玻璃树叶上放开嗓门大叫着，它们在那里很
安全，那海贼的旋风、那海盗式桑巴舞曲 是奈何它们不得
的，那舞曲每逢星期三黎明时就反复演奏着来表达那小个儿的
假将军的暴风雨般的童年，这个小将军的声音竭力模仿男子汉
的腔调，他装得越像，他的声调就越显得温存、柔和，姿势也
越显得优雅，他背后挂着那把纸牌上的国王的小军刀直拖到地，
发出叮叮 咣咣的声响。他对拥挤的商场里发生的这次全部的抢
劫行为完全泰然自若，举止安详、高傲，带着他的母亲为了表
现他是天生华贵而暗示给他的那种威仪，就在这同时，她自己
以疯母狗的狂怒一个劲儿在商场的泥泞里跺着脚，并当着一些
戴花颜色缠头布的沉着的黑人老太婆的面骂着下流话，老太婆
们静静地听着她的骂詈并心平气和地看着毫无顾忌的抢劫，
她们像偶像一般静静地端坐着，甚至连眼睛都不眨，以无限
超脱的态度轻轻地挥动着扇子，看起来她们简直连呼吸都没
有，只咀嚼着团成小圆球的烟叶、有的咀嚼着古柯叶② 的小
圆球——镇定精神的杂草，这能帮助她们忍受这种耻辱、这
种劫掠的暴行。暴行的结局是，列蒂西亚·纳萨列诺在她的一
帮的簇拥下，手里牵着自己的可怜巴巴的娃娃将军，混在毛
皮蓬乱的群狗里挤到大门口，她高叫着：“你们把发票送交

桑巴舞曲（samba）：源于巴西，流行于南美和欧洲的一种舞蹈及其乐曲。

古柯叶（coca）：含古柯碱、有麻醉作用的植物叶子，美洲土著用来煎作茶
饮，或放在嘴里咀嚼。

给政府，那里会付款的！”老太婆们几乎听不见地叹息着说：“我的上帝，如果将军知道就好了！最好有人敢告诉他！”可怜的老太婆们确信他到临死那时也不会知道那全世界都知道（这对他是极大的耻辱，）的事：他那唯一的和合法的妻子列蒂西亚·纳萨列诺在印度教徒的店铺里抢走了畸形的玻璃的天鹅、嵌螺钿的镜框的镜子和珊瑚的烟灰缸，她在叙利亚人的铺子里攫夺了所有作丧葬用的带子的塔夫绸，她从商业街的流动珠宝商的货摊上大把大把地抓走用黄金小鱼儿穿成的项链和拳头状的辟邪的小物件，那些珠宝商只能当面对她喊了一句：“你是一只比披在你脖子上的玄狐更凶恶的狐狸。”她贪婪的眼睛所看到的一切她都抢来满足一个见习女修士身上仅存的一种品质：不管有无需要都死乞白赖地非得弄到手那恶劣的、毫无教育的趣味和欲望。所不同的是：从前她不得不在散发着茉莉花香的总督街区的台阶上纠缠着乞求某些东西，而现在她用整队军用大篷车来满载她心爱的家用品，只须吩咐一声“把发票交给政府”就算了事。这句话不过等于是说：“向上帝老爷去收款”罢了，因为很早以前就没有人知道它这政府还存不存在，因为它已变成幽灵了。我们看见在德阿尔玛斯广场前面的小山上的要塞墙，看见“政权之家”和它的有历史意义的阳台（从那上面当年曾响彻过有着历史意义的演说），它的挂着精致的挑花窗幔的窗户和窗台上的花瓶。到夜间整座大楼好像在天空浮行的轮船，不但从城市的任何一点都看得见它，而且从海上七哩远的地方也能看见，它自从刷成白色并开始用圆球形的路灯照明——那是为了纪念著名诗人鲁文·达里奥的光临而设置的，从那时起更显得辉煌了。然而把这一切归总在一起也决不能使我们确信，总统确是留在这白墙里面，留在那儿的“政权

之家”，留在自己的宫里。相反地，我们却有根据认为这一切都是幌子，这军阀只是想造成在这些墙内过着正常生活的那种表象，借此来驳破流言所说，仿佛总统由于年事太高而陷入了神秘主义，说他放弃了一切幸福和荣誉地位，自己给自己实行宗教上的惩罚：到自己临终将一直处在自我贬抑中，用苦行僧的粗衣来折磨自己的精神，用各式各样的铁制设备来压制自己的肉体。也有传说讲他只吃黑面包并用井水把它送下肚，在修道院苦行僧的小修道室里把光地板当作床铺，要在那里一直待到赎清那违反女方意愿而占有了她的罪孽，赎清跟女修道士、跟多亏上帝的干涉才没有获得最高勋章的那个婆娘生下儿子来的沉重罪孽为止！然而流言毕竟是流言，在他那广漠的“忧愁王国”里一切仍都在照常进行，因为他的权力的钥匙掌握在列蒂西亚·纳萨列诺的手里，当她吩咐把发票交给政府时，她每次总说那是总统的意愿。“把发票交给政府！”起初总以为这个老一套的公式至少能给人以会得到一些报酬的希望，但日子一天天过去，她变得越来越没有希望：从“把发票呈交给政府！”那时起已过了好多年，于是有一批最坚决的债权人敢于带着几提箱没有付款的发票来到总统宫的卫兵室。最奇怪的是没有人对我们说“行”，也没有人说“不行”。值班的领我们到陈设朴素的接待室，那儿接待我们非常客气，一个很年轻的军官微笑着，派头也显得很不错，他殷勤地给我们每人端来一杯咖啡，“是总统耕耘的收获，先生们！”然后他指给我们看一些白色的、明亮的办公室，窗口都有金属网，天花板下装着风扇：这些办公室里都非常洁净和明亮，周围的一切又是那么地洋溢着仁爱气氛，以致我们每人都很惊讶地问自己：“政权腐败的迹象到底在哪儿？它经过美化的臭味又在哪儿？这些穿着绸衬衫

的职员、这些办事不慌不忙和不喧哗的人们的本质难道可能是吝啬和残酷的吗？”这当儿那年轻的军官继续领我们前进，他把内部的小院子指点给我们看，那儿所有的玫瑰树丛都被列蒂西亚·纳萨列诺修剪短了，为了使早晨的空气和早晨的露水能够净化那被打发到为上帝所遗忘了的残废收容所去等死的麻风病人、盲人和风瘫病人所污染了的臭气，他指给我们看那像鸡窝般的木棚，那里当时住过他的姘妇们，他指出生了锈的缝衣机、兵营里的吊床，后宫姘妇们两个人睡一床，有的床甚至睡了三人，他说这所木棚连同它那可耻的小房间将要搬走，空出地方来建一所小礼拜堂，他指给我们看总统宫的最神圣的地方，那地方处在鲜花的遮阳下，被下午的太阳照成一片金黄色，在绿色板条的棚栏里面放着一张桌子，总统同列蒂西亚·纳萨列诺和孩子刚刚就在桌上吃过饭——只有他们这几个人有权利坐到这桌旁，他指给我们看那传说的木棉树，在树荫下挂着一只布做的、像国旗那样两种颜色的吊床，总统在最炎热的午休时睡在上面，他指给我们看牛奶场、干酪作坊、养蜂场，当我们顺着总统每天早晨上牛奶场观察挤牛奶的那条路往回走时，年轻的军官突然像被雷声震惊似地停了步，把他新发现的喜悦跟我们分享，他用手指指着烂泥地上留下的皮靴的痕迹，“瞧，这是他的足迹！”我们瞧着巨大的靴底的痕迹不觉楞住了。从这痕迹上透露出伟大和权势，透露出力量的平稳，它有种习惯于孤独的美洲豹的气味、权力的气味，它刺激我们使鼻子发痒，我们观察着这个痕迹，觉得我们中间被允许到总统本人身边去的那个人在更大程度上接近了它那深藏的秘密。而发生这件事的原因是由于职位极高的军事长官们在开始反抗那个新贵，她攫取了比整个最高统帅部更大的权力、比政府更大

的权力、比总统本人更大的权力。列蒂西亚·纳萨列诺被自己的虚荣心冲昏了头脑，自以为是女王，贪得无厌到使得参谋本部无法再容忍，于是自担风险准许我们中比大家都更高明一个人“只准一个人”他们对我们说“让他试着稍稍暗示一下，在总统背后正在搞些什么名堂。”“事情就这样办成了，我见到了他。他一个人在他雪白的办公室里，墙上挂有画着英国赛马的版画。他坐在软椅里，身体稍稍向后仰着，头顶上转动着风扇的叶片。他穿着白色起皱纹的、有铜纽扣的棉布制服，没有任何军衔的标记，戴着丝手套的一只手放在写字桌上，桌上除三副有金边的同样的不大的眼镜之外没有别的东西。他背后有只书架，上面是些落满了灰尘的本子，好像是些用人皮精装的会计总帐簿，靠右手是钉着金属网的开着的窗。窗外可以看见整个城市和整个天边，天上一无云彩，也没有一只飞鸟，从这儿起甚至直到海的那边都没有鸟的踪影。我感到自己非常轻松，因为我觉得他比他身边的人来显得十分单纯，他有一种不拘礼的样子，完全不像画像上的那样，所以我有点可怜起他来了，因为他身上的一切都是老的、沉重的、仿佛受到不留情的疾病的折磨，使他衰弱到没有力气说一声：‘请坐’，他那戴丝手套的手只做了个悲伤的手势请我坐下。他眼睛望着旁边，呼吸带着低沉的、沉重的呼啸声，呼啸声一起，办公室里便充满了阿摩尼亚的气味，他听着我讲话，然后集中心思仔细瞧着发票。我依靠学校的直观教学法向他解说发票上写的东西，因为抽象的范畴对他是无法理解的。我开始解释说，列蒂西亚·纳萨列诺储存了那么多公尺数量的塔夫绸，等于从这里到圣塔一玛丽亚一台尔一阿尔塔尔的距离的两倍，就是说等于一百九十海里的上述料子，于是他说：‘啊哈’他这样说 仿佛在说给自己听。

我结束我的说明，说全部欠款，对阁下打了折扣，总数相当于举办十年抽彩而每年有六次主要中彩的金额。于是他又说道：‘啊哈’，只有到了这时他的目光才跟我的相遇。他没有带眼镜，我看见他的眼睛是怯生生的和感到歉疚的，而当他开始说话时，他的声音显得很怪，仿佛在他胸腔里有只簧风琴在呜咽。“您的论据是有说服力和公正的，”他对我说。“把发票交给政府吧！”是的，他正是当列蒂西亚·纳萨列诺按照自己的方式改造他那时人家看到他的那种模样，那时列蒂西亚从他身上把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这个来自石器时代的女野人的洞穴教育予以彻底铲除了。列蒂西亚革除了他本来不是靠着桌子而是走着、站着或者来回来去踱着步、一手端着钵子另一手拿着叉吃饭的习惯，现在他们三人靠着别墅的小桌子，在盛开的牵牛花的天幕下进餐，他在吃饭时坐在孩子的对面，列蒂西亚则坐在侧面并教他们俩优美的姿势和咽下食物的规矩，使他们从她那儿能得到教益，列蒂西亚教他们坐在桌子旁要养成好习惯，要坐得笔直，使背脊接触到椅子背，教他们左手拿叉，右手拿刀，教他们细心咀嚼每块食物——这边面颊嚼它十五次，那边也嚼十五次，不要张着嘴，脑袋要抬得高，她对于丈夫批评她说这一切使他想到兵营里的军事训练，她也毫不在意。后来她教他饭后阅读政府的半官方性质的刊物、报纸，报纸里把他列为该报的监护人和名誉编辑，列蒂西亚在他刚刚躺到吊床里准备在家庭的天井里那株巨人般的木棉树的树荫下打瞌睡时，就把这张报纸塞给他，“国家的首脑必须对世界情势了如指掌！”她把金边眼镜戴在他鼻子上，于是他就在自己本人的公报的内容空洞的纸面上驰骋起来。当列蒂西亚给儿子进行体育训练，一如当年在修道院里人家教她本人那样教他打球时，他阁

细看着登在报纸上的他本人的照片，那些照片是很久以前的，因此其中好些面孔不是他本人的，而是从前成了他替死鬼的那个影子人的，这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早到连他的姓名他都不记得了，他仔细瞧着一些表现他上星期二举行部长会议时坐在主席位置上的照片，虽然自从彗星出现时起从来不曾举行过什么会议。他看到了他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部长们署他的名字撰写的格言和对历史发表的见解，接着就打起瞌睡来，他被八月阴天的酷热搞得疲惫不堪，一点点地沉落到午睡的憋气的沼泽中，同时嘟哝着说：“这样的狗屁报纸，真见鬼！人们怎么竟会受得了它的！”然而从这沉闷的阅读里他多少留下些东西，它对他头脑中形成一些新的主意在某种意义上起了促进作用，所以他在短促的不酣的睡梦里醒过来以后，通过列蒂西亚·纳萨列诺向他的部长们传达了各项命令，部长们也企图通过同一个列蒂西亚，从这位夫人向他们叙述的那些思想中去摸清楚他的思想，“因为你是我的启示神，你善于表达我所想的，你能够表达出我最高的思想，你是我的声音、我的智慧和我的力量，你是我的最敏锐的耳朵，它能够正确无误地抓住那经常从世界的四面八方向我推进的波涛汹涌的轰鸣和隆隆声里所需要的东西！”他这样说，但事实上，指导他行动的最可靠的信息来源，在他却是那些写在宫里公共厕所墙上的不具名的文字，他在这些文字里可以找到任何人、“甚至你列蒂西亚”都不敢向他揭示的真情。他在大清早，在早晨挤牛奶以后，在值日兵把它们擦掉之前去读它们，他命令每天把厕所的墙粉刷一次，以便没有人能抵抗得住那种想舒展一下心灵、把自己郁结在心头的愤恨跟白色的墙头共同分享的诱惑力，从这些匿名的文字里他知道了自己的高级军官们的辛酸悲痛，知道了那些在他政权的庇护

下飞黄腾达、但心里隐隐地憎恨他的人们打算，他感到自己只有当他能够看透人的秘密的深处，他才能成为局势的完全的主宰，而当他详细审察这个或那个骗子手写在厕所墙头上的文字时，他才能像看清一面透视镜一样看穿他们。他由于感情洋溢而重新开始歌唱，这已经是他多年来不曾有过的事，同时透过烟雾般的纱帐静观着被冲上沙滩的小鲸的胴体——自己睡着的老婆列蒂西亚·纳萨列诺的身体，他唱道：“起来呀，列蒂西亚，我心头已经是黎明了！生活在继续！大海在海滨下面！”

生活在继续，列蒂西亚·纳萨列诺奇异的历史在继续，这个能从他那里得到她希冀的一切的唯一的女人，但只有一件小事除外：跟他在一张床上醒过来的权利。因为每次在充分享受了爱的喜悦之后，他自个儿离开了，把点着的灯挂到自己单身汉的卧室的门旁（这灯是作为他万一逃跑时使用的），锁上了三把锁，闩上了三道门闩和扣上了三条门链，俯身躺到地板上，在孤独中睡着，像在列蒂西亚·纳萨列诺以前那样每天夜里穿着衣服，也像将来在列蒂西亚·纳萨列诺以后直到他度过最后一夜那样，头脑里充满了一个孤独的溺死者的幻梦。但每天早晨在监视挤牛奶完了后，他回到还留有夜间野兽气味的列蒂西亚的卧室去，他回去是为了重新放任列蒂西亚的一切欲望的发展，为了迎合她的贪心，献给她以甚至连他已故母亲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的巨大的遗产也不能比拟的无数的财富，献给她以比地球上任何人所梦想的还多得多的东西。然而需要迎合的不仅是列蒂西亚·纳萨列诺，而且还有她无数的亲戚，他们从无名的安蒂列斯小岛成群结队地到来，所有这号人都是无家可归的乞丐、十足的穷光蛋，除了具有属于纳萨列诺家族——这是一批粗野的、蛮狠无礼的男人和贪婪达到白热程度的妇女

的氏族——的名义之外一无所有的人。列蒂西亚的亲戚们把盐、烟草、饮水的买卖抢在自己手里，厚颜无耻地侵入那很久以前就交给军人包办的领域，这些领域是为了抑制部队司令之间其他的野心、已经在他们的亲属之间分配定当了的。而现在这些纳萨列诺家的人从人家嘴里攫走了一切，侵占了人家的专利权，这一切似乎取得了总统的同意，虽然表示这意愿的是列蒂西亚，而总统只不过是同意了她。就在这时，他根据列蒂西亚的坚决要求，取消了把人用四匹马的力量撕成块块的野蛮的处决方法，并打算用电椅来替代那可怕的死刑，电椅还是在外国登陆队来到国家那年代由登陆队的总司令本人赠送的，为的是使我们也能接受最文明的杀人方法。现在他察看了海港要塞的拷问室、这惨不忍睹的实验所，那里的最衰弱的政治犯被挑选充当实验的兔子，这些人被当做管理死亡的宝座的实验对象，它一接上电就会消耗全城的电力，我们知道对死囚们实行试验的正确时间，那是不难觉察到的，电灯突然灭了，于是我们因受惊而在黑暗中局促地呆住了，在海港的妓院里保持了分把钟的沉默，同时为死囚灵魂的安息而干杯，但死囚的灵魂不止一次，而是几次，我们知道，大多数死囚不是一下子就死的，而是被挂在皮带上半死不活，像炭火上的肉那样冒着烟，因极厉害的痛苦而发着嘶哑的声音，直到刽子手当中有人在经过两三次想把电刑做出结果来而未获成功之后，动了恻隐之心，开枪把那些不幸的囚徒打死，“瞧，是怎样迎合你列蒂西亚的！为了你监狱营空了为了你我宽恕了我的敌人并准许他们返回祖国了！”

在复活节前夜他发布了命令，规定任何宣传信仰完全自由的人都不得以异端论罪，因为在他春秋鼎盛时期，他真诚地确信，即便是他的最顽固不化的死敌也有少量幸福的权利、他同

列蒂西亚·纳萨列诺共同在奇妙的正月夜里享受的幸福的权利，列蒂西亚是他赐给她可以面对面看他只穿一条短裤衩坐在阳台上的伟大荣誉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女人、赐给她可以看见他那在月光下变成金黄色的庞大的疝气的荣誉的唯一女人。他同列蒂西亚两人欣赏着那在圣诞节前由巴比伦的政府送来并栽在“雨花园”里的谜似的银柳，欣赏在暴雨的水晶般的瀑布中的太阳的折射光、在浓密的叶丛中的迷离恍惚的北极星。他跟列蒂西亚两人仔细看着密密麻麻刻有包罗整个世界、注明波长兆周的数字和世界首都名称的标尺的电唱收音两用机，并透过空间的干扰、透过在自己轨道上飞驰的行星的刺耳的和作弄人的呼啸声，他跟列蒂西亚一同听着每天从圣地亚哥—德—古巴播发的广播小说的当天的节目——每章的终了总要引起不安：

“至少得活到明天！才能知道整个故事的结局怎么样！”在睡觉之前他跟他的小孩玩耍，向他讲有什么样的武器，这些武器怎样使用和在哪里使用，这本来是他研究得最到家的唯一的一门科学。关于政治智慧这门课，他每次总对孩子反复说着同样的话：“如果确信一项命令不会被执行的话，那我是决不发布的！”他促使孩子随着他重复念了一遍又一遍这个公式，好使孩子永远明白，掌握政权的人不能容许犯的唯一错误，那就是发布没有确实把握可以完成它的命令，当然，那与其说是经验丰富的老长辈和成熟的大政治家的公式，倒不如说是老朽的、栽过筋斗的老公公的公式，但孩子如果能活得同样长久，他一定会至死记得这个劝告，因为第一次听到时他出世才六岁，就在那一天他在父亲的指导下用重榴弹炮射击过，父亲的教导在他的记忆里是跟恐怖的轰隆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却认为这一次放的重炮是可怕的大动乱的原因，因为跟着这一炮而来的是极

为骇人的风暴——没有雨，但有闪电和雷击，轰隆声响得仿佛是火山爆发，从里瓦达维亚海军准将城^①那边刮起了奇怪的南极风，它把大海兜底翻了身，把它整个厚厚的水层翻了过来，把设在旧时贩卖奴隶的港口的流动马戏团像一撮绒毛般抓起来刮走了，我们后来用渔网捞起了大象和淹死的小丑、在高秋千上游泳的长颈鹿，它们先是被最初的风暴刮上高秋千，后来又和高秋千一起被卷进海里，就是这样猛烈的风暴几乎把一只运香蕉的轮船给刮沉了，在这轮船上有个青年诗人费利克斯·鲁文·加尔西亚·萨拉明多，他后来以鲁文·达里奥的名字著称，运香蕉的轮船在一小时之后驶进了我们的港口。那时是下午四点钟，在被风暴澄清了的空气里飞舞着小蚊子，大海平静了，他阁下从卧室的窗子里眺望，看见被风暴刮坏的小白轮船右舷倾侧着，在港口金黄色的平静的水面上滑动。在船长台上站着船长，他在亲自指挥轮船靠拢码头时的操作程序，船长旁边有个穿深色呢料短上衣和双排扣背心的旅客，将军在下一个星期天之前没有听到说起这个人，但在星期日列蒂西亚·纳萨列诺向丈夫提出了前所未闻的请求：“我希望我们今天去国家剧院出席诗歌晚会！”于是他同意跟她一同去参加这次晚会。这天晚上我们站着等候总统等了整整三小时，在闷热的剧场里汗流浹背，穿着大礼服（在最后一分钟通知我们必须穿的）浑身没有劲。但终于奏起了国歌，我们鼓着掌转身向政府席，看见那儿出现了胖个子的见习女修士，她戴着有蓬松的羽毛的帽子，塔夫绸的连衣裙上方披着玄狐皮，她没有对大家的欢迎作答就挨着穿将军制服的孩子坐下，孩子把丝手套折成百合花的样子，拿它

^① 里瓦达维亚海军准将城（Comodoro Rivadavia），阿根廷的城名。

挥动着来回答鼓掌，他的母亲认为过去时代的王子是这样招呼群众的，在政府的包厢里再看不见别人了，但我们确信他在那儿，我们感觉到他不现形的在场，一个保卫我们心灵的安宁不受诗歌的反抗力量干扰的人的在场，要知道那是他在决定我们的爱的力量、我们感情的力量还甚至能决定我们死亡的时刻呀！是的，他是在那儿，在包厢的光线照不到的角落里，我们大家都看不见他，诗人也看不见他，诗人在他看来像个强有力的牛头人身的怪物，它声如洪钟，这轰隆隆的声音仿佛是从大海上，而不是在狭小的剧场里发出来的，它们促使他阁下违反自己的意志上升到这包厢的上空、这剧场的上空、这世上的时间本身的上空，上升到高而又高，上升到吹奏金喇叭的地方，上升到在它们银铃般的声音的光亮的拍击中出现着战神和密乃尔瓦^①的凯旋门，是光荣的凯旋门，——“不是您的光荣的凯旋门，我的将军！”他看见英勇的大力士、大力士旗手，看见死死地咬住了不放的黑狗、有铁蹄的强壮的战马，看见戴着饰有硬羽毛的帽子的骑士的长矛和长柄斧，看见这些武士们怎样攫取奇特的别人的旗帜，——“为光荣抢走的不是您的武器，我的将军！”他看见狂怒的青年的队伍 他们向红色的夏天的太阳和冰冻的冬天的雪和风、和黑夜、和严寒、和憎恨、和死亡进行挑战——为了祖国永远的荣誉和不可朽，国家的不可朽，那些是比他在发高烧的谰语里所认为的要更为壮丽和光荣得多，那时他还是内战中的赤脚大兵。他听见了空前爆发的鼓掌声，他也在自己黑暗的角落里跟着鼓掌，感到自己的渺小和可怜，心里想道：“我的母亲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瞧这

密乃尔瓦（Minerva）：古罗马神话中司科学艺术的女神。

的确是胜利！同这比较起来这些人为了对我表示敬意而搞的一切真是狗屁！”他感到自己的不满和孤独，他被闷热和有毒的长脚蚊子所困扰，对自己荣誉包厢里塑着花纹的圆柱和褪了色的天鹅绒感到烦恼，“真见鬼这个印第安人怎么能用擦屁股的同一只手写出这么优美的东西来的？”他被迄今一窍不通的诗的语言振荡得心旌动摇，像一头被俘获的大象般不得安宁，一会儿来回踟蹰，想用自己的巨大的脚跟着庄严雄伟的诗节打拍子，一会儿沉迷在众赞歌般嘹亮的和热情的韵律中而打起瞌睡来，那众赞歌是列蒂西亚·纳萨列诺在天井里粗大的木棉树的枝桠形成的凯旋门拱环的阴影下朗诵给他听的，他把使他激动的诗句写在厕所的墙上，他想在他那牛奶场的因为新鲜牛粪而变得温暖的奥林比克山头背诵整个诗篇，这时忽然地面由于甘油炸药的爆炸而震动起来，炸药是搁在停在四轮马车车棚里的总统的小卧车的行李柜里的，它提早爆炸了，“这是非常可怕的，我的将军！这样强大的爆炸，再过好几个月以后，我们在城里不同的街区还找得到钢板歪歪扭扭的碎块”。正是在这辆小卧车里，列蒂西亚·纳萨列诺带着儿子一同常常在每个星期三出发去抢劫商场的。“这样看来阴谋是对着她的，我的将军，而不是对着任何别人的！”这时他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他妈的，怎么我竟然忽略了？”而实际上他那惊人的嗅觉躲到哪儿去了！要知道已经有好几个月以来厕所墙上写的文字不是像平常那样对着他，也不是对着他的任何一个文职部长，而是对着那些把牙齿扎进将官们的利益的蛮横无礼的纳萨列诺们的，对着那些受到世俗政权不断赐赠的过分恩典的教会的老爷们的。不错，他以为像这类的文字有一次曾为了反对尊他母亲为圣者而写出了侮辱性攻击，但却并没有引起什么危险，过一段时间后

就会变成习惯性的谩骂、鹦鹉学舌、揶揄挖苦，那是由厕所的温暖环境中酝酿成熟的怀恨产生的，有时这类气忿的话会泼到街上来，那是他自己促成的，他想使对于这种或那种丑闻的不满情绪更快地为叫嚷声所减轻，然而怎么会想到凶猛到竟会变成埋上两昆塔耳的甘油炸药呢？又是在什么地点？就在政权要害的部位！这怎么能发生，他怎么能让诗的号角声使自己如此鬼迷心窍，以致他改变了他那最敏锐的嗅觉——吃人的老虎的嗅觉的？他怎么没有及时觉察到那熟悉的老气味——危险性的感觉的气味的？多么荒唐啊？他紧急召集全体将官，十四个哆嗦着的高级军官，经过那么多年执行他人的意志（而且是经过第三者传达的）的职务之后，他们在离自己两步远的地方看见了那不可揣测的老头儿，他那肉体的真实存在是他那一切谜中最为简单的，“他在会议厅里接见我们，坐在他的宝座——在他的总统的椅子上，穿着普通士兵的军装。从他身上发出一股尿臭，像从臭鼬发出来的一般，他戴着极细的金边眼镜，即便是他最近的肖像也是画的不带眼镜的，他看来是意想不到的老，而且离我们无穷的远，他脱下了他那丝手套，我们便看到他的手不像老军人的手，它们是女性的，还像是比他更为年轻的和更为仁慈的人的手，其余别的地方却像羊皮而且是阴暗的，我们越留心观察他，就越清楚地看到他那衰弱的身体上只留有生命的最后的一口气了，但那是桀骜不驯的贪权者的一口气，是专制的、独裁的政权的一口气，他自己得费劲控制着这妖魔，就像人家控制着一匹野马似的，当我们每个人向作为最高统帅的他敬礼时他却一声不吭，连头也不点，当我们在他面前摆成

半圆形的一排椅子上坐定之后，他摘下眼镜，开始用目光炯炯的眼睛探究似地观察着我们，他看得见我们那隐蔽思想的一切秘奥的洞穴，看得见它们这些隐蔽的思想是怎样像康孟特立哈似的在它们黑暗的洞里爬着，但他毫不留情地一个接一个发现它们，在我们每人的身上耗费着他需要多少就有多少的时间来判断：从那掩盖在遗忘的迷雾中的夜晚那时，他只凭灵机一动，用他手指的动作授予我们以最高级军衔的时候起，什么人背叛他达到了什么程度”。

他越是把目光盯住他们，他就越相信，谋杀的组织者就在这十四个秘密敌人之中，但又感到自己在他们跟前是如此孤立无援，因此眨了眨像鬣蜥般的眼睛就抬起头来并号召他们要团结一致，“现在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团结一致，因为问题涉及祖国的利益和武装力量的荣誉！”他建议他们要表现出明智并采取有力的措施来执行他们所负担的光荣的天职，找出谋害案件的组织者并交付司法部门。“会议就开到这里，先生们”，他结束说，十分有把握地知道，谋害事件的组织者——是他们中的某一个，但也可能他们全都是它的组织者。他在突然明白了列蒂西亚·纳萨列诺的生命从今以后不是操在上帝手里，而是完全依赖于他的英明，依赖于他能不能解除那悬挂在她头顶上面的威胁，依赖于那迟早不可避免的、即便它是该诅咒的但都将要发生的事情时，他自己心里大吃一惊，受到了致命的创伤。他迫使列蒂西亚放弃参加各项社会设施，迫使她的最贪婪的亲戚们趁早知机地退出将官们利益的范围。他委任其中最聪明的为领事，最狂暴的则漂浮在商场的污水沟里，在塔罗里

亚 茂密的丛林里；在多年缺席之后他又突然在部长会议开会时露面，占据了他那空着的椅子，充满决心不让宗教界插手国事，——“这是为了把你从你的敌人方面救出来 列蒂西亚呀！”然后他重新深入地探测自己的将官们，确信在跟他会见之后，七个军事长官对他态度完全忠诚，至于国防部长，那是他的老朋友，这么看来，只剩下六个军事长官，他对他们没有把握，剩下了六个闷葫芦，他们无尽地延长了他的黑夜并使漫漫长夜充满了预感的噩梦，梦见列蒂西亚已被打上了死亡的烙印，他仿佛看到当他的面把她杀害，虽然他要求采取一切措施来预防，但人家还是把她杀害了，他要求人们先尝尝她的食物，尤其在面包里发现了鱼骨头之后，每天要检验在列蒂西亚住所里的空气成分，因为他怕在弗里特 的小气球里可能被加进致死的毒药，他注意到在午饭时她脸色很苍白，他因而感到惊慌不安，在调情的时候她忽然失音，这就使他大为吃惊，怕列蒂西亚饮用的水可能污染有黄热病的细菌、在列蒂西亚的眼药水里可能被加进硫酸盐的念头都在折磨着他，敌人险恶的阴谋想置她于死地的这个念头在这些天里时时刻刻使他的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他由于可怕的、像是真实情景似的梦幻而在半夜里直跳起来，他梦见列蒂西亚·纳萨列诺由于被印第安人的妖巫的毒眼瞧见了而流着鲜血。他被成百个威胁列蒂西亚生命的可疑的和真实的危险给完全搞昏了，便吩咐除非有最凶猛的近卫队（他们有权对每个可疑分子不经警告就可开枪的权利，）护卫，禁止她离开总统宫。而她却在每个星期三都要坐车出宫，所以他站在窗口望着她怎样带着孩子坐进新的装甲汽车，他竭力压制心

① 罗里亚：一种野生的灌木。

弗里特（flit）：杀虫剂。

里不祥的预感，双手做着消灾的符咒的动作，心里祈祷着：“我的母亲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保护他们吧！把对准她胸口的子弹拨离开把下了毒药的杯子拿开把隐秘的化做明显的吧！”他连一分钟也不得安宁，要一直等到从德阿尔玛斯广场传来了伴随着列蒂西亚的护卫队的警报器的呼啸声、一直等到列蒂西亚和孩子在被远处灯塔那早晨的闪光照耀着的天井的小路上出现时才安心。列蒂西亚满面幸福和激动地归来，用满意的声音命令护卫的兵士，叫他们从汽车上卸下活的火鸡、恩维加多的兰花、圣诞之夜用的彩色小灯泡上的花瓣（街上将悬挂起透明标语和彩灯来庆祝圣诞节的来临），这是他命令预先热闹地装饰城市，为的是多少可以掩饰起自己的不安：他在楼梯上迎接列蒂西亚，庆幸夫人活着回来，鼻子吸着她那玄狐皮的樟脑气味、她的汗水的酸味、她的不加打扮的头发的气味，他帮助她把定期的猎获物拿进卧室，同时体会着一种奇特的信念，相信他在收捡着自己幸福的最后的碎片，感觉到它的命定的结局还不如完全不知道它这种幸福更好些。他考虑采取能预防灾难的步骤越是使劲，他的绝望也就越强烈，他的一切想避开灾难的符咒却使得灾难越发难以避免，每一天都使他生活中那可怕的星期三更接近了一步，当他由于对列蒂西亚的命运的永久的担忧和激动而被搞得软弱无力后，终于抱着可怕的平静想道：“要怎样就怎样吧，他妈的！越快越好”。他还没来得及弄明白自己所想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他的思想却像按照命令一样竟闪电般地实现了，两个副官闯进办公室来报告说，列蒂西亚·纳萨列诺和孩子在商场上被一些疯狗咬死并被吃掉了。“它们把他

们俩活活地吃掉了，我的将军！但它们并不是我们街上的那群野狗，而是我们不知道的一群有着疯狂的黄眼睛和光滑的鲨鱼般的毛皮的猎狼的狗！准有谁在唆使它们专咬列蒂西亚·纳萨列诺的玄狐皮的！六十条狗啊，我的将军，六十条完全一模一样的狗！谁也没来得及醒悟过来，它们就从卖蔬菜的货摊后面窜出来直接扑向列蒂西亚和孩子！我们不能开枪，生怕会打死他们而不是打死狗，我的将军！”

这是恶魔般血腥的暴行、是骇人听闻的死亡的突变、是一堆纠缠在一起的狗，只见其中很短的瞬间，一会儿是列蒂西亚，一会儿是孩子伸着手哀求着，但这两个牺牲者很快变成了被贪馋地吞噬着的肉块，这一切都是在商场群众的眼前、在几百人的眼前发生的，他们有些人的脸由于恐怖而扭曲了，另一些人的脸却不掩饰幸灾乐祸的表情，有人因哀怜而哭泣着，然而现在一切都完了，大家看见地上翻倒着列蒂西亚·纳萨列诺的一只饰着细毡做的紫罗兰花的帽子，吓得目瞪口呆的、浑身溅满了鲜血的木偶般的蔬菜女贩们无声地嘀咕着：“我的上帝，如果将军不愿意这样，这事就不会发生！”发生了这样的事，是总统近卫队的永远的耻辱，他们只落得救出些啃得白不吡咧的骨头，那是从血淋淋的蔬菜里捡到的，“只单单剩下些白骨，我的将军！”的确，除了骨头之外，还找到和捡到孩子的奖章、他的纸牌国王的小军刀、列蒂西亚·纳萨列诺的精制山羊皮的便鞋，便鞋不知为什么在离商场有整整一哩远的港口里漂流着，还找到了用彩色玻璃珠串起来的项链和用锁子甲片做的钱包，“我们把这些东西也交给您，我的将军，还有这么三个钥匙，一只变黑的金订婚戒指和这些五十分的辅币——十分一枚共五枚。在这儿，请点一点数！他们再没有别的东西留下

了！”如果他能预料到只要不出几年他会完全忘记在这不幸的星期三发生的事，那么对她身后留下些什么东西，他就会绝对不在意了，但那时他却愤怒得嚎啕大哭，而且彻夜睡不着觉，被那些捕捉到后用链条锁着的吃人的狗吠叫得心烦意乱，他怎么样也不能决定怎样处置它们，因为想到如果把狗处死，那就会对现在在狗肚子里的列蒂西亚和孩子进行第二次杀害，这个思想使他感到不安，他下令拆掉蔬菜商场的铁的售货棚，在原地开辟出一个种木兰花和养鹌鹑的花园，花园中央立一个大理石的十字架，这十字架必须比灯塔还高，发出来的光也要比它亮，使这历史上的女人在后代人的心中能永垂不朽。但将军本人对她的忘怀却比纪念碑遭到破坏的时期要来得早得多。纪念碑有一天夜里被炸掉了，但没有一个人对这次爆炸表示愤慨，木兰花给猪吃光了，花园变成了臭水塘，但将军却从来看不到这个，这不仅是因为他吩咐自己的私人司机要绕过从前是蔬菜商场的那个地点，那怕这一绕行要比周游全世界的路程还要长也在所不惜；还因为自从所有他的各个部搬进了用太阳玻璃盖的房屋那时起他就不再在城里露面，他只同极少几个女仆单独留在宫里，宫也不像宫了，因为他吩咐宫里不要留下列蒂西亚。纳萨列诺想做女王的任何一点儿痕迹，他孤独地在无人的走廊和空荡荡的内室里漫无目的地溜达，无所事事，只是偶尔向将官们下几道无关宏旨的命令，或者参加部长会议的例会，会上解决某个困难问题并为了通过需要有总统意见的最后决议，此外，他还必须耐心接见凶恶的大使威尔逊，这人安坐在木棉树的树荫下，在他那里一直要泡到很晚，请他吃巴尔的摩的糖

果，塞给他看些有裸体女人的杂志，竭力想悄悄地说服他割让领海来抵偿巨额外债的利息。他让大使把话说完，有时听着那人说的一切，有时什么也不听——看所说的话于他是否有利而定，而当大使的连篇空话变得太讨厌时，他的交谈对手对这个议论只当做耳边风，却在仔细听着坐落在离宫不远的女子学校里的女生正合唱着那停在绿色小树上的麻雀之歌。当黄昏来临时，他陪大使从天井里出来，打算向自己的客人说明，说除了大海以外，他绝对可以要求一切，“在我窗下没有了大海，我将怎么办呢？在这所巨大的房子下没有它，我一个人能做什么呢？如果明天在这同样日落的时刻我见不到它那像熊熊燃烧着的沼泽的情景，我将变成什么了呢？没有那呼啸着刮进破碎了的窗户的十二月的风，没有灯塔的绿色的闪光，我将怎样生活，我这样一个人，抛弃了自己高原的云雾，因发疟子而喘息着，投身到内战最激烈的斗争中来，完全不是出于爱国的感情，像一切传记词典里写的那样，也完全不是出于冒险思想，像有些人所断言的那样，尤其不是出于联邦主义思想（但愿这些思想常留在天国里），而是专门为了要看见大海呀！其余的原因都是扯淡，我的亲爱的威尔逊，所以您必须想出另外的高招来。”于是他轻轻地拍了拍大使的肩头就告别了。送别了大使，他在自己的住宅里彳亍着，在过去的各个部的荒凉的办公室里都点上了灯，有一次晚上他忽然看见一头在走廊里迷了路的母牛，他把它赶向楼梯去，那畜牲的蹄子在有窟窿的、铺了地毯的小路上给卡住了，便一个倒栽葱顺着楼梯滚下来，把它的头盖骨摔破了，这使那些饿得发慌的麻风病人直乐得无法形容，他们马上跑过去分割牛的身子，所有麻风病人、风瘫病人和盲人在列蒂西亚·纳萨列诺死后又都重新住进了花园，住在长野了的

玫瑰丛里，重新向他乞求一小撮治病的盐，在有繁星的夜里唱着歌，他自己也跟着他们唱那很久以前光荣时期的歌子：“苏珊娜，到我这儿来，苏珊娜！”在下午五点钟他从牛棚的小窗里看着那些穿淡蓝色围裙和运动裤、拖着小辫儿的小姑娘们从学校回家，他心里怀着欲念而发呆，向她们招着手要她们过去，同时在窗子的铁条后面耍弄着手套的破布的指头：“小姑娘，小姑娘，上这儿来，让我摸摸你！”“亲爱的妈妈！我们跑着躲避他，就像躲避有结核病眼睛的幽灵！”他看着她们跑掉，伤心地想道：“我的母亲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如今的小姑娘是多么年轻！”他只得嘲笑自己，认为自己毫无用处，可是当他的私人医生、他的保健部长（他经常请这部长吃饭）决定不限于检查眼睛和检验脉搏，而给他处方，使用一种混合药水防止老年硬化，以便堵住他那记忆的污水管时，他就打发自己的医生滚蛋，“我才不喝什么混合药水呢！我这个人除了在战争年代打过摆子以外，从来不曾生过任何疾病！”

他开始完全孤独地吃饭，与整个世界隔绝，转过背来对着全世界。梅利林特大使，一个大学问家，暗地里告诉他说，摩洛哥的国王都是这样吃饭的，他吃饭时竭力坐得笔直，脑袋仰得很高，左手拿着叉，刀拿在右手，按照被自己遗忘了的女教师的严格的规矩仔细咀嚼着食物，然后他为寻找密室走遍了整个宫，密室里他隐藏着蜂蜜罐头，但在发现了这个或那个密室后，过了两个来小时他又忘记密室在哪里了，于是又开始新的寻找，并且在这当口找到了塞在缝隙里的卷成纸烟头似的小筒形的纸条，它们是从前帐簿的纸边，这是在非常久远的另一个时代，他撕下了这些纸边，以便在上面写下他自己经过许多年之后已经记不得的东西。“明天是星期二”，在一张纸条上这样

写着，在另一条上他念道：“在你的白头巾上用红线绣着一个名字的头一个字母，但那不是你的名字，我的统治者。”他丝毫不明白，又惊奇地读到下面的一张小纸条：“列蒂西亚·纳萨列诺我的灵魂，你瞧，没有你我成了什么样子，”“列蒂西亚·纳萨列诺”——这个名字几乎在每张小纸条上都碰得到，他怎么样也搞不清楚，这到底是谁，竟如此不幸，以致在自己身后留下那么些文字上的叹息。“而且这里是我的笔迹，天知道？”但这是他的笔迹，是左撇子独特的书法，它在当时点缀着厕所的墙头，他在那里写的是为了自我安慰：“将军万岁！”他成了个没有出息的人，他堕落到比任何一个陆军、海军或者空军军人还低下，为了修道院的一个见习女修士而哭哭啼啼，而这女修士却只不过剩下了用铅笔写在狭窄的纸条上的名字而已。为了上面这一切他已经不再恨他自己了，他简直一点也记不起那极不幸的星期三以前和以后的事，在这以后他甚至拒绝去碰列蒂西亚和孩子的东西，也不敢碰副官们放在他办公桌上的那些东西，他眼望着旁边下命令：“把这双便鞋、这些奖章拿走，把一切可以使我记起死者的东西统统拿走。”那些东西都给拿到列蒂西亚的卧室、拿到那曾进行过他激情的疯狂的午睡的卧室里去，“把那儿所有的门窗统统钉死，他妈的，你们决不能进到那儿去，即便我自己命令你们进去也不行！”下了这道命令以后，他长年累月听到吞噬了列蒂西亚和孩子的那些锁着的狗的叫声就吓得全身痉挛，但又不敢命令把它们送到剥兽皮所去，因为他想到对狗的任何伤害都会引起对亲爱的死者的痛苦。他躲在吊床里，竭力想忘却，竭力克制自己的愤怒，因为他知道谁是杀害他亲人的真正的凶手，他看到凶手就在他的自己的房子里，同时他却对他们毫无办法而不得不忍气吞声，

他感到自己受辱，但不得不容忍他们，因为那时他的权力已经不够拧他们的脖子了，他不去举行任何葬仪，禁止到他那儿去表示哀悼，不宣布丧事，他等待着适当的时机，在高大的木棉树的树荫下的愤恨的吊床里摇来晃去。那儿，在这棵木棉树下，他的最后一个亲密朋友在表达整个将军团的意见时对他讲，人民经历了这种骇人听闻的悲剧后到处仍然是一片平静和秩序井然，将军团对于这种高贵的和坚毅的作风感到骄傲。他几乎觉察不到地微笑着说道：“您别说这些傻话了，老朋友！问题就在这一片平静，问题就在这秩序井然上呀！这场不幸事件一点也没有激动人们。”他把报纸反复读着，从头到尾，从左到右，从右到左，想从中找出比政府情报中心那官方报道更多的消息，命令把收音机放在自己身旁，为了不放过重要的消息，最后终于等到了。从韦拉克鲁斯 到里奥班巴 的所有电台都报道说，国家保安处追踪到了谋害案的线索。“毒蜘蛛的健儿们还能办不到！”他喃喃地说，电台接着报道说凶案的组织者是在郊区一家妓院里被发现的，这家妓院遭到了机枪的猛烈进攻。“原来如此，”他叹了口气，“可怜的人们！”可是他安卧在吊床里，完全莫测高深，一点也不透露出他思想的苗头，只是心里祈祷着：“我的母亲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保护我生命以进行复仇拉着手来引导我请鼓励我！”他坚定地相信他母亲会听见他的哀求并答应他的哀求的，所以他完全控制了自己并克服了自己的悲痛，负责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的参谋本部的军官们也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向他报告说：“我的将军，谋杀案的组织

韦拉克鲁斯（Veracruz）：墨西哥的州名。

里奥班巴（Riobamba）：厄瓜多尔的地名。

者在跟保安部队的交战中有三人被击毙，两人被捕并关进了圣赫洛尼莫兵营！”他坐在吊床里，手里握着盛有果子汁的水罐的把，说道：“啊哈，”用神枪手的坚强的手给他们大家倒了一杯果子汁，“他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是智慧的化身，也比任何时候更为敏感，敏感和细心到猜透了我们的愿望并准许了我们大家抽烟。这是前所未闻的——在我们还在执行任务时就准许我们抽烟！”在这棵树下我们都是平等的，”他说 并平心静气地听完了大家详细的报告，报告商场上的罪行是怎样酝酿成熟和实现的，是怎样分批从苏格兰运进了八十二只猎犬种的狗崽子，其中二十二只由于不同的原因死掉了，其余六十只由苏格兰养狗专家照规定的方法训练，他为了罪恶的目的培养它们不仅对列蒂西亚·纳萨列诺的玄狐、而且还对她本人以及对孩子一种极凶猛的憎恨，——“利用像这样的服饰来训练它们，我的将军！给它们闻从宫里洗衣房那里偷出来的比如像列蒂西亚·纳萨列诺的这件内衣、像她的这件束腰、像她的这方手帕、像这双袜子、像这件孩子的制服，我的将军！您都认得这些东西吗？”他对指给他看的東西连瞧都不瞧，只说了声：“啊哈！”并仔细听着往下的说明：“训练这六十只狗能够在不该叫的时候不叫，训练它们可以吃人肉，我的将军，把它们关着，完全和外界隔离，在离首都七哩的一个荒凉的中国式农舍里训练了几年，在那农舍里有列蒂西亚·纳萨列诺和孩子的模拟人，做得和真人一般大小并穿着他们的衣服，除此之外，还教它们辨认孩子和列蒂西亚的面孔，不断地把诸如此类的照片和这些报纸上的肖像拿给它们看。”这些军人把贴着那些照片的照相簿一页页地翻给他看，让他看清他们这些肥头胖耳的骗猪进行了多么艰巨的工作，各人分头进行工作，我的将军！”可是他并没有望着

他们，只顾说他的“啊哈”，于是他们对他说出了最要紧的话，当然，阴谋分子并非自己主动地干的，他们是秘密组织的特务，组织的中心是在国外，“这是他们的标志，阁下！”他们把阴谋分子的标志指给他看——交叉成十字形的鹅毛和匕首，他说声：“啊哈！”他们仍继续报告，从中看得清楚原来这些阴谋分子早就躲避着司法机关，害怕追究从前所犯的刑事罪行。接着他们又呈给他看一本像册，里面有从警察局的案卷里找来的阴谋分子的照片：“请看这三个——被打死的，而这两个已被抓获了并关在圣赫洛尼莫的地下室里，我的将军！怎样处理他们——那要请您来决定！这是毛里西奥和古玛罗·蓬塞·德·雷翁两弟兄，一个二十八岁，一个二十三岁。头一个是从武装力量的队伍里开小差的，没有固定的住所，也没有一定的职业，第二个在技工学校教制作陶器课，上面讲到的那些狗一看见他就高兴得直摇尾巴并用种种动作表示对他的忠诚，这就是表明他的罪行的无可怀疑的和确凿的证据，我的将军！”然而他这时也只顾说他的那声“啊哈”，不过在作当天总结的正式公报里表扬了执行侦查工作的三个高级军官并奖给他们以“对祖国军队忠诚服务”的荣誉奖章，他亲自给他们发了奖章，并就在隆重的授奖大会上成立了军事法庭，法庭上宣判把毛里西奥和古玛罗·蓬塞·德·雷翁两弟兄执行枪决，“判决必须从宣判之后四十八小时内执行，当然，如果阁下对两被告不予赦免的话。”

整个这四十八小时他一直完全孤独地深思着躺在自己的吊床里，充耳不闻从世界各地发出的关于赦免的请求，他在收音机里听到“集合国”的无结果的空谈，听到某几个邻国对他的谩骂，听到某几个邻国在赞扬他和支持他，然后他接见了自己的部长们，以同等的注意听取有的部长胆怯地提出要赦免，又听

取那些大声坚持要采取断然措施的部长的话，他拒绝接见罗马教皇的使节，后者是带着罗马教皇本人的使徒的书信急急忙忙地来求见他的，至圣的教皇在信里对于两只迷途羔羊的命运表示关切，他默然听完关于全国对他的沉默感到不安和惊慌的反应，又默默地谛听着远处对射的枪声，又默默地听到海港入口处靠在码头边的战舰上没有任何显见的原因而发生了爆炸的轰隆声，“十一人死亡，我的将军，八十二人受伤，军舰只得报废了！”好！他在卧室的窗口望着港湾入口处熊熊燃烧着的夜里的火焰时说。这开始了被判处死刑的两个囚徒、即在圣赫洛尼莫军事基地上等待判决执行的两兄弟的最后的一夜。他在这时想起了他在照片上看到过的他们的模样：有同样的——一眼就看得出是弟兄——眉毛 想像到他们是怎样害怕得直哆嗦 孤独无援，死就在眼前，脖子上挂着小号牌，想像到关在经常点着的灯的明亮的死囚室里的他们俩的模样，他感觉到他们的思想在向着他，感觉到他们在希望、在乞求赦免，可是他没有一个姿势能预示出他将怎样行动，他像平常一样过着他普通的平淡无奇的一天，跟值班的军官告别，后者是站在他的卧室门旁，以便随时随刻准备着把他的决定（即使这决定是在第二次公鸡叫以前作出的），转达到让大家都能知道。“夜安 大尉，”他没有望着军官随便地说了一声，把自己的灯挂到钩子上，上起了三道锁、三道门闩和三条门链，躺到地板上并脸朝下沉入了容易觉醒的梦境，穿过梦的轻盈的皱边他听到院子里狗的惊惶的叫声、救护汽车的鸣笛声、爆竹的噼啪声和可能是什么喜庆事的音乐爆发出来的声响，这些声响透过被残酷的判决所惊扰的城市中那浓重的黑暗传送过来。他在半夜教堂大钟的钟声里醒来，两点钟时又觉醒过，第三次醒过来则是由于搔着窗上的玻

璃和金属网的毛毛雨，于是他笨手笨脚地从地板上起来，他那拙笨和复杂的方式就像公牛采取的一样——先撅起了屁股，然后用前腿支着，再后来才抬起昏昏然的脑袋，嘴里淌着长线条的涎水，他就这样像头公牛似地起来，向值日的军官下了命令，第一、立刻把那些狗从窗子下面带走，带到哪儿都可以，只要他听不见它们的叫声，但不可把它们杀死，而是用公费养着它们直到老死。第二，他吩咐把所有在那致命的星期三那天跟随列蒂西亚·纳萨列诺的卫兵作为无辜者一律释放。最后，第三点，他命令立刻处死毛里西奥和古玛罗·蓬塞·德·雷翁两兄弟，但处死他们不是像军事法庭判决的那样用枪决，而是采用异乎寻常的死刑方法——就是用四匹马把他们分尸。用马匹把蓬塞·德·雷翁两兄弟扯成块块，把他们身体的各部分摆在我们辽阔广大的“忧愁王国”的各地区最显著的地方，目的是为了要引起普遍的恐惧。“可怜孩子们”他嘟哝着说，一面擦擦地响着像受了重伤的白象般的大脚，并心里热忱地祈祷道：“我的母亲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帮助我牵着手指引我母亲！请降下一个人来帮助我为这无辜的鲜血复仇！”他日夜想望着这样的人，想望着具有超自然侦查能耐的人，想望着带有这方面意义的天命的人，他在自己不忘宿怨的梦话里想像着这么一个人，并且心里隐隐地激动着，想在所遇见的人中间仔细观察他们的眼底来找到他，他仔细谛听周围人们的声音，想凭它们的某种内在的细微差别来认出他来，他细心倾听着内心的提示，在自己记忆的所有的角落里挖掘，他几乎已经丧失了找到他的希望时，这个人却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充满着光彩夺目的魅力，“这正是我妈的眼睛那时看到的一切人中间所要寻找的那个人！”他的服饰像古代的哥特族人穿着亨利·保尔式的、纽襪上

有朵梔子花的燕尾服，毕高凡尔式的裤子，银丝花缎的闪亮的坎肩，这个人是习惯于在欧洲最贵族化的沙龙里出风头的，他常牵着他那头有如小牛犊般大的、有像人那样的眼睛的巨大的多勃曼狗出现在他的面前，“胡塞·伊格纳西奥·萨因斯·德·拉·巴拉”他自我介绍说，“愿为您效劳，阁下！”

这是从前贵族的末代的自由自在的后裔，这种人早已被内战的飓风刮走，被联邦领袖的军队打垮并把他们连同他们妄想的伟业、连同他们那巨大而凄凉的领地和他们的法国称号从我们祖国大地上一齐扫光了一——他是辉煌的纯血统出身的班长，除了他的三十七岁的年龄、懂得七种语言和四次在多维尔竞赛中获得打猎射击的锦标之外胸中空无所有，他个子不高，身材匀称，铁色的皮肤，满头混血儿的黑头发（只有一绺染过的白发）梳成平分头，两片有坚强意志的嘴唇，有目光果敢的、特别敏锐的眼睛，他喜欢以描绘着牧歌式的春光明媚的风景的沙龙里挂的绣花壁毯作为背景，摆着仿佛在用自己那樱桃树枝的手杖打英国板球的姿势拍彩色照片，一看见这位班长，他阁下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道：“这是他！我需要的就是这个人。”于是胡塞·伊格纳西奥·萨因斯·特·拉·巴拉就为我们的将军当起差来，只提出了唯一的一个条件：“阁下拨给我一笔八亿五千万比索的款子，这笔款子我向阁下而不向其他任何人报销，正像我只服从于您阁下一个人的道理一样。我这方面，我保证两年之内把杀害列蒂西亚·纳萨列诺和您儿子的真正的凶手的脑袋交给您”。条件被接受了，“同意！”因为将军确信胡塞·伊格纳西奥·萨因斯·德·拉·巴拉的忠心耿耿，相信他行动的能力，说话的不含糊，在使他经受了许许多多不同的考验，以便透过他心灵的迷宫来看清他的意志究竟有多坚

强、又能发展到多远，也好知道他性格上有什么弱点之后，他确切地相信这个人了，最后的考验是一系列无情的多米诺骨牌牌局，胡塞·伊格纳西奥·萨因斯·特·拉·巴拉以满不在乎的大胆精神未得到允许就打赢了牌局，“因为这是我妈的眼睛所看到过的一切勇士中的最勇敢的人！他是罕见地有耐性的他什么都知道知道七十二种煮咖啡的方法各种软体动物的性别认识乐谱和盲文字母他能够长时间沉默地瞅着我的眼睛而我竟不知道在他不动声色的目光之下该往哪儿躲藏在他的手的非常雅致的动作面前感到手足无措在他随便地支着他那樱桃树枝的手杖的小指头的晶莹的钻石闪光面前我不知怎样藏身在他那警惕地和凶猛地躺在他脚旁同时在睡梦中抖动起包在它身体上的活的天鹅绒般的毛皮的巨犬面前我不知道怎样藏身我不知道在这个散发着洗发膏香气的人面前在这个身体既不怕爱抚也不怕死亡的人面前在这个有惊人美貌同时又充满一般不大看得到的自制力的人的面前怎样藏身而且这个人竟敢对我说我完全不像个军人说我出于最高的考虑才当军人的，‘您同这些所有的纠纠武夫不能比，将军！那是些头脑简单的人，具有同样简单的野心。军衔对于他们比政权更重要，他们宁愿指挥军队而不愿执政，他们不为什么东西服务，而是为什么人服务，因此很容易操纵他们，特别容易唆使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他这样对我说我只得微笑着心里琢磨着我的思想未必瞒得过这个目光如电的人我给他的权力比我在整个执政年代给予其他任何人（如果不把我亲爱的朋友罗德里哥·德·阿吉拉尔将军算在里面）的更多但愿他掌握在上帝神圣的手里！”于是将军把胡塞·伊格纳西奥·萨因斯·德·拉·巴拉当成了他自己内部秘密帝国的主权的主宰。那是个专司镇压和歼灭的无形的职务，它不仅没有

公开的名称，而且连个具体的所在地也没有，它既是无所不在而又是在无所在的，它仿佛是虚无缥缈的，因为无人对它的行动负责，然而它却是存在着——骇人听闻的怪物是个现实，无影无形的它采用恐怖手段，早在最高的军方感觉到它的不祥的影响和看不见的普遍存在之前，就使国家其余的镇压机构都服从于它了，将军本人没有预见到它这骇人的一招会变成这样的，“我简直不曾想到在他恶鬼般的魔力的影响之下接受了他的条件从那时起就落进了这个穿着王子服装的吃人魔鬼的贪婪的魔爪里了”。于是有一天这个人把一个粗布袋搬到总统宫，这只袋仿佛装的是椰子，他吩咐把它放在不会妨碍任何人的幽僻的角落里，“你们暂且把它塞在这保存用不着的档案的壁橱里吧！”口袋被塞进了壁橱并且大家都忘记它了，但过了三天，一股尸体的可怕的臭味弄得大家呼吸都困难起来，那臭味浸透了全部墙壁，而且在镜子上蒙上了臭不可闻的一层。我们在厨房里寻找这糟透了的臭味的来源，检查了牛棚，用熏的烟子把臭味从办公室熏出去，但它却蔓延到了会议厅。它的毒气像带点甜味的腐烂的玫瑰花一样，渗透到最隐蔽的、任何气味都从来不曾透进去过的、在霍乱流行年代甚至连掺着传染病毒的风都透不过的缝隙里，那臭气却发自大家都不会想到去找寻的那个地方，从放档案文件的壁橱里，从那看来是装满着椰子、照胡塞·伊格纳西奥·萨因斯·特·拉·巴拉的命令塞进去的粗布口袋，原来在那只口袋里是他同将军预先商定的第一次交货，六个砍下来的脑袋，而且在每个脑袋上有关于它那不久前的所有者的死亡原因的相应的证明书。那里有瞎眼老头儿的脑袋，是个世袭的贵族，石器时代的代表唐·聂包牟薛诺·埃斯特拉达，九十四岁，伟大战争的最后的老战士和急进分子政党的创

始人，据所附的证明书上报道，是由于心脏动脉硬化于五月十四日死的。聂包牟薛诺·埃斯特拉达·德·拉·傅埃恩德医生的脑袋，是前者的儿子，五十七岁，顺势治疗派的医生，如果证明书所说属实，那他同他父亲死于同一天，因心力衰竭而死。厄利塞尔·喀斯托尔的脑袋，二十一岁，大学生，生理学家，据死亡证明书所说，在酒醉后殴斗中身体受到带刺器具所击受重伤致死。丽荻丝·圣地亚哥的脑袋，三十二岁，女地下工作积极分子，由于犯罪的堕胎行为致死。洛盖·宾松的脑袋，他又名隐身人哈辛托，三十八岁，彩色气球工厂老板，由于酒精中毒，与上面几个人同一天死亡。纳塔里西奥·路易斯的脑袋，“十月十七日”地下运动的领导者，三十岁，据死亡证明书说，该纳塔里西奥·路易斯由于不幸的爱情用手枪向自己嘴里射击而死，“总计是六个脑袋，阁下！请您在这张收据上签名。”于是他带着因臭味和骇异而引起的恶心在收据上签了字，同时心里想道：“我的母亲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这个人简直是野兽！瞧着他那讲究的派头和纽襟上的花，谁能想得到呀？”但他出声说道：“你不要再送塔萨霍来了，纳巧^②，我只要你的口头报告就够了！”然而胡塞·伊格纳西奥·萨因斯·特·拉·巴拉却坚决地反对道：“我同您的协定——是男子汉的事情，阁下！但是如果您胆小怕事，不敢面对真理，那么您的黄金就在这里，我们从此分手吧！有什么了不起呀？如果有必要，我个人甚至连自己的母亲也可以开枪打死！”算了，算了，纳巧”将军和解地说，“不必夸大了，完成你的任务吧！”因此脑袋继续在同

塔萨霍 (tasajo)：干腌肉（西班牙语）

② 纳巧：伊格纳西奥的缩音。

样的粗布口袋里被送来，外表上口袋是装满了椰子。将军还是感到恶心，他吩咐说：“把它拿到远一点的地方去。”然后听完了附在脑袋上的死亡证明书所写的内容以后，在照例的收据上签了字，这样他总共签字收到了九百十八个他最不可调和的政敌的头颅，正好在这天夜里，当人头的数目达到这个定量时，他在梦中看见自己成为了某种单蹄的生物、某种可怕的畜类，它在自己背后留下了长长一串大拇指的指印——铺着新鲜的水泥的平原上的自己的足迹，他开始从梦里醒来，还有些余忿未消，从黎明前的惊慌中在牧场上逃出来，他在自己伤心的回忆的粪坑旁边重新计算着被砍掉的头颅，他深深地陷入了自己老年的沉思中，竟把自己耳朵里讨厌的蚰蚰的嘈杂声同腐草里的昆虫的唧唧声混在一起了。“我的母亲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他想到，“我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敌人呢？可是真正的罪人却总是搞不到手呢！”至于敌人的数量，那么胡塞·伊格纳西奥·萨因斯·特·拉·巴拉向他解释是怎样得出来的：“为了六十个——我们准备上六百个，为了六百个——我们准备上六千个，这样就达到六百万个啦！”但这可就是整个国家呀，妈的，他叫喊道，“这样我们将永远没个完结啦！”——可是胡塞·萨因斯·特·拉·巴拉泰然自若地指出说：“您只管安心睡觉，将军！当他们完蛋时，我们便办完事了！”这么一个野蛮人！

这个家伙完全不知道怀疑，对自己开始的计划决不作一点儿退让——在这些计划里不留一点模棱两可的缝隙，他是严整的本身，像他的那条多勃曼狗一样，这条狗经常跟他在一起给予它那主人以对自己的信心——信心和不可动摇性：那条狗是胡塞·伊格纳西奥·萨因斯·特·拉·巴拉跟将军的会见和交谈的唯一见证人，虽然将军开始的时候企图反对这一点。当胡

塞·伊格纳西奥第一次走进他的办公室，但不是单独一个人，而是跟一条系着皮带的巨犬在一起，跟这条神经和肌肉在毛皮下面像水银似地汹涌地流动着的罕见的狗、跟这么一条奇特的多勃曼狗在一起，它只服从于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最无畏但却不是心肠最好的人，将军说话了：“请把狗留在门外。”可是胡塞·伊格纳西奥·萨因斯·特·拉·巴拉连想都不曾想到要服从：“这办不到，将军！世界上还没有那么个地方是我没有巧赫利亚勋爵就能进去的。”所以狗经常同主人一起进入办公室并安静地在主人脚边打盹，同时狗的主人和将军进行着砍下的脑袋的日常的算帐，但只要将军一提高声音，狗马上就警惕地站立起来并贪婪地挺直了整个身体，“它那人样的、非常像女人般的眼睛妨碍我思考，我因它那像人一样的呼吸而战慄不止，当我发现照例送来的口袋里有我最老的副官之一的脑袋而愤怒地用拳头敲了下桌子时，它嘴里就喷着水汽，它全身也像行军锅一样沸腾起来并向我跳近，牙齿咯咯有声。”而这个副官还是他玩多米诺骨牌的老早的、久经考验的搭档，可以说是老朋友，因此他不能不大发雷霆：“够了，他妈的！这乱哄哄的局面算是结束了！”可是胡塞·伊格纳西奥·萨因斯·特·拉·巴拉像平常一样抑制了他的愤怒——不是靠论据，而是靠野狗训练者的残酷而又甜蜜蜜的花言巧语。到夜里将军往往为一个思想感到十分痛恨：为了屈服于萨因斯·特·拉·巴拉这么个家伙，屈服于那个唯一竟然敢像对待仆役一般来对待他的人，将军在独自一人时想起来抵抗自己的秘密帝国了，决心摆脱那逐渐成为习惯的、充满着他的权力的全部结构的奴隶式的

巧赫利亚勋爵：即他的多勃曼狗。

屈服，——“明天就来结束这乱哄哄的局面，”他自言自语地说，——“够了 他妈的 无论如何 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生我下来不是为了执行人家的命令，而是为了让我自己来发号施令的！”

可是当胡塞·伊格纳西奥·萨因斯·特·拉·巴拉带着自己的狗一同来到他那儿的刹那间，他那一夜间下了的决心都化为乌有了，将军被那优雅的举止、纽襪上新鲜的梔子花、清脆的声音、洗发膏的芳香、上了浆的袖口上那纯绿玉的扣子的闪光、粗重的手杖、这个最缺少不得但又最使人受不了的人的端正的美搞得眼花缭乱，便重新成了他的俘虏，“我眼睛见过的所有的人中最叫人受不了的！”但他说道：“我们不要夸大，纳巧，完成你的任务吧！”于是他继续接受装着砍下来的脑袋的口袋，看都不看就在照例的收据上签了字，陷入了自己政权像无底深渊似的流沙里——而脚下没有任何支撑，他每跨出一步，在每天早晨，在每个向他显现出每天的大海的窗边向自己问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啦？要知道现在已经是十一点钟了，但在这死气沉沉的房子里一个人也看不到！这儿有人没有？”他喊叫，但没有回答——他只是一个人 完全孤独 他感觉到仿佛他不是在自己的宫里，而是在什么别人的寺院里，——“那些把笨重的驮物从驴背上卸下来并带着装满蔬菜鸡和果子的篮子在走廊里来来往往的一连串赤脚勤务兵都躲到哪儿去了我那些饶舌的娘儿们为了在花罐里插上鲜花来替换夜里发蔫了的花她们便把花罐里的臭水泼出来形成的许多臭水洼到哪儿去了那些给鸟笼通风并把它们擦干净还在阳台上用干扫帚按照歌曲《苏珊娜到我这儿来苏珊娜我渴望你的爱情》的节奏拍打地毯的妇女们躲到哪儿去了我的那些在每扇门背后小便并把自己的尿浇到会议厅的墙壁上画成双峰骆驼的恶病体质的早产儿躲到哪儿去

了我的那些把在他们办公桌的抽屉里下着蛋的母鸡从那里赶出来的慌慌张张的职员躲到哪儿去了那些在公共厕所里跟兵士们勾勾搭搭的婊子躲到哪儿去了我那无数的野狗向外交家叫吠而这些外交家又重新把我的风瘫病人从楼梯上轰走把我的麻风病人从玫瑰树丛里赶出来把我的忠诚的奉承者们排斥掉我那无数的野狗躲到哪儿去了呢？”他分不太清楚将军团里最后几个亲近的人，在新的负责他安全的自己的一些亲信的人背后就仿佛隔着一堵密不通风的墙似的，让他能在新的部长会议上发表讲话就好像赏给他一种恩典，批准新的部长会议的成员的并不是他，那是穿着下葬的礼服和上了浆的活领子的六个科学博士，他们赶在他思想之前，不跟他商量就解决国事了。“他妈的！无论怎么说，政府——那就是我！”他准备大闹一场，可是胡塞·伊格纳西奥·特·拉·巴拉不动声色地对他说：“没有这么回事，将军！您不是政府，而是权力！”他忧愁得发慌，晚上常常玩多米诺骨牌，绝望地烦恼着，即使假设他的对手们都是最精明的赌家，因为反正他一局也不会输，不管他使用什么狡猾的手段也没有用。他不得不花不少于一小时的时间等待吃饭，因为食物检查员在没有尝试过每块食物之前不允许他上桌子，从他的密室里丢失了一些蜂蜜罐头，他便向萨因斯·特·拉·巴拉抱怨：“见鬼，这是什么样的政权？我设想的难道是这样的政权？”对这个问题，萨因斯·特·拉·巴拉的回答说，别的政权是没有的，“唯一可能的是现有的那种，将军！”在值得称颂的那时的宫内生活是闹哄哄的天堂，好像星期日的市场，现在却变成了睡不醒的梦，在这种新的生活里，他除了等候每天下午四点钟开收音机收听当地广播电台播送的由不幸的爱情小说改编成剧本的当天的章节以外，他没有什么事可做，

他躺在吊床上收听着每个章节，手里拿着一杯没有喝过的果汁，他眼睛里眼泪汪汪，他听完了当天这章节，就着急地想知道，那广播小说里的女主角、那年纪轻轻的少女会不会死掉。胡塞·伊格纳西奥·萨因斯·特·拉·巴拉为他作了调查 告诉他说：“是的，将军，那少女是要死的”。“那么就别叫她死掉，见鬼！”他命令说。——“让她到小说结束时活着并出嫁，而且生孩子并活到老，像所有的人一样！”于是萨因斯·特·拉·巴拉吩咐把小说改写过，以使用他政权的幻想来安慰将军。从此以后，广播里的英雄没有他的指示都死不了，按照他的意志，彼此不相爱的一对举行了婚礼，在上一章节里已经死了的人物按照他的意愿会复活过来，反面角色预先受到了惩罚，一切正面人物都是幸福的，因为他们的幸福是按照他的命令而来临的。这一切造成了行动的错觉，使他的生活至少有了某种充实，因为他早已经没有什么事可插手了，当他在八点钟手里提着灯走遍他那些地方时，发现已经有人给母牛上了草料并关好了总统近卫队住处的灯，有人已经命令女仆去睡觉，于是她就去睡了。厨房洁净得耀眼，地板都擦洗过了，切肉的桌案已经刮干净并用石炭酸消过毒，有人预先照他的要求办了，接着发现已经有人把窗上的插销插好并把所有的办公室的门都用钥匙把锁锁上了，虽然所有门上的钥匙都是由他、而且只由他一人保管的，从前厅通到他卧室的走廊里的灯，在他刚要触到开关之前已经一个接着一个熄灭，他在黑暗里迈着步子，沙沙地响着像丧魂落魄的帝王一般沉重的两只脚，那模样没有在昏暗的镜子里反映出来，他后面拖着包在黑天鹅绒罩子里的金马刺，这样包着便不会有人看见他的星星的痕迹。在窗边经过时，他看见总是同样的海，正月的加勒比海，他瞧了它二十三次，所

有这二十三次它映入他眼帘时总是在正月里的那样子——仿佛是蒙着金黄色浮萍的池塘。每天晚上，在整个月份里都是这样，在这八月的夜晚也一样，他在黑暗中沙沙响地迈开脚，瞥视了一眼，向自己房间的方向走去，走到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的房间，那里依然放着种有滇荆介的花盆，放着鸟儿早都死了的鸟笼，也放着一张苦难的床，他母亲就是在这床上活生生地腐烂和断气的。“夜安，母亲”他像平时一样自言自语道，虽然自从没有人回答他说：“夜安，儿子，愿你睡着跟上帝在一起”至今已经过了许多年了。他从母亲的房间沙沙地走到自己的卧室，提着那盏仍然是准备逃走时用的灯来照亮道路，忽然一阵由惊吓引起的痉挛使他站定了——灯光在那边的黑暗中、在巧赫利亚勋爵的瞳孔里像刺眼的小煤火般反射出来，闻得到男用香水的气味，于是将军感觉到发出这气味的那人的威风凛凛的力量，感到了那人对自己的恐惧所表示的蔑视。“谁在这儿？”他问，虽然清楚地知道是谁，胡塞·伊格纳西奥·萨因斯·特·拉·巴拉穿着节日的服装，出现在这所大房子里，为了提醒他今天是个历史性的夜晚，“八月十二日，将军！伟大的日子！从您执掌政权之日起整整一百年！因此，将军，从世界各地都来了宾客。当然喽！要知道这种节日在最长的生命过程中也只能逢到一次。整个国家都在庆祝，您怎么样呀？”然而对于胡塞·伊格纳西奥要求他在欢呼的喧哗声和自己人民的炽烈的爱戴的光辉里欢度这意义重大的夜晚的一切劝告和坚决的请求，他作为答复的却是比平常更早地用三重锁、三道门闩和三条门链关闭他那间规定作为睡眠用的小房间，脸朝下地躺到光秃秃的水泥地板上，不脱衣服，穿着粗麻布的不带标志区别的制服，脚登着左脚有金马刺的皮靴，脸埋

在当枕头用的手掌里，就凝滞在这种姿势里，在他永远不变的、当时被我们发现的他那个姿势里，被兀鹰啄伤并盖满了昆虫和海底的水藻的姿势里，他凝然不动，穿过遮着警惕的失眠的眼睛的朦胧迷雾，他听见遥远的庆祝的礼炮的轰鸣、喜庆的音乐、欢乐的钟声，听见群众像泥石流似地流动，赞扬光荣的声音直上云霄，这光荣却不是他的，他听着这一切，心里感到惊讶多于悲哀，他嘟哝着：“我的母亲，我的命运的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一百年，从那时起不觉已经一百年过去了！妈的，时间飞逝得真快呀！”

这样，他便在那里了，这确实是他，而不是他的相似者，他躺在会客厅里，在宴会桌上，像逝世的罗马教皇一样穿得富丽堂皇，完全埋在花里，在花里他未必能认得自己——认得那已经死过一次并且就是在这同一张桌子上摆着的，死后躺着的模样比活着的更为可怕，戴着因絮了棉花而膨胀了的丝手套，穿着鲜艳的孔雀羽毛颜色的大礼服，使老头儿的胸脯显得非常宽阔，它像一副铠甲，挂满了无数的勋章和奖章——为那些专门由他的有发明能力的和恬不知耻的奴才们想像出来的几次巧克力战争的胜利而荣获的奖品，左脚的皮靴上带着金马刺，肩章上有十个“宇宙将军”（这头衔是在他临死前为急于擢升他而匆匆授与他的）的惨淡的太阳，这样在旁人面前公开出来，却第一次对于他的存在不曾产生任何怀疑，虽然事实上没有任何人更不像他本人，虽然没有人比这个陈列给大家观看的尸体离开他本人更远，棺材里的这具尸体在蜡烛悠悠的烛光下泛着红色，而在隔壁的国务会议的大厅里我们在彻夜讨论着大家

始终还不敢相信的有关那条消息的官方公报的每个字眼儿，“军用卡车紧张的喇叭声惊醒了我，头戴圆形绿色钢盔的、在自己的装备和挂在脖子上的冲锋枪的重量下有些驼背的兵士，他们一小队一小队在还是空荡荡的人行道上走过，有的消失在大门口，有的站在交叉路口，有的长时间留在国家机关的门前，有的躺在商业街的拱门下面，把在太阳下耀眼的枪筒摆在自己面前，有的，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把重机枪拖上总督街区的一些房顶，当我开开上阳台的门想寻找我刚刚从天井里摘的那束带露水的石竹花到底放在哪儿时，一下子就听到粗野的人声和兵士的鞋子的囊囊声——由中尉带头的巡逻队在激烈地一会儿敲这家一会儿又敲另一家的门，要几家开门的店铺立刻关门，‘上级命令！今天是国庆节！’我把一枝石竹花抛给中尉并问他出了什么事，为什么街上那么多军队和那么多的喧哗声。他当空接住了花，先耸了耸肩膀：‘亲爱的姑娘，我们也一点儿都不知道。’然后向我飞了个眼儿，大声地和忍不住地哈哈大笑道，“也许，死人活过来了，嗯？”这种猜测一点也不奇怪，相反地，我们觉得奇怪的和不可思议的倒是他地上的生存的完结，所以我们能很容易相信：他在那么多年不理国事以后，从死亡中站起来，重新把政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且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生气勃勃，照旧顺着虚幻的‘政权之家’的无尽的铺地毯的小径擦擦地迈着他宽阔的平脚板，‘政权之家’里像那时一样，又点起了熟识的园球灯，我们很容易相信那就是他——是他而不是其他什么人——把那些懒洋洋地溜达着并啃着德阿尔玛斯广场的石板裂缝里长出来的草的母牛赶走，我们认为一个坐在那些石板上、在垂死的棕榈树的树荫下的盲人把牛蹄当作军队的靴子是很自然的，牛蹄的囊囊声还一直在街上听

得见，那盲人开始念着关于克服了死亡而凯旋归来的幸福的骑士的诗篇，他念得上气不接下气，同时把手伸向那些悠然嚼着蔓延在荒芜的附属建筑（那儿放着已损坏的缪斯神的石像）周围的凤仙花嫩枝的母牛；习惯于在宫里的楼梯上上下下来寻找食物的母牛很喜欢这块地方，于是便留在那些戴着野山茶花编的花环的缪斯像和吊在装饰半倾圯的国家剧院的里拉琴上的猴子中间；这些牛由于渴得难受，便闯进总督街区的阴凉的台阶的幽暗的地方，引起了一阵轰隆声，仿佛在台阶的门道里一下子打碎了几十只花盆，这些牛闯进去后立刻把自己的热得冒汽的嘴脸浸到天井的池塘里去，可是无论它们喝了多少水，也没有人敢把它们轰走，因为在母牛的大腿和公牛的脖子上都看得出有总统的标记的痕迹，这些牲畜是神圣的，所以连军队也得在商业街歪歪曲曲而不太宽的道路上给它们让路。商业街早已失掉了它过去狂欢节的快乐和非常迷人的壮丽，多年来变成了一大片堆满了那折断的肋骨似的船的横梁、那被时间消蚀的牙樯和桅杆、那谁也不需要的渔具的垃圾场，这些东西正好堆在过去——当时我们这里还是大海，纵帆船几乎可以直接靠近一排排售货摊那儿停靠——贩卖活鱼和新鲜蔬菜的那个地方，它们就在大海留下的发臭的水坑里腐烂着，一股浓厚的臭气凝结着悬挂在荒凉的陈列馆上空，那里从前——他就任总统初期——曾是热闹地进行贸易的印度人市场，后来印度人连谢都不向他谢一声就离开了，“一点也不在乎！”他心头充满了老年人的偏执和愤懑，在他们背后叫嚷道。“你们滚到英国人那儿去捡大粪吧！”但他们已经听不见这话了，接替他们的，在市场上出现了流浪的行商，他们出售魔法的驱邪符咒、治蛇毒的草药，在被大量腐烂的垃圾施肥了的土地上生长出了可怜的陋屋，屋子

中间用薄板隔成小房间，里面在磨坏了的留声机唱片的沮丧的嘶哑声的伴奏下日日夜夜吱吱地响着那些出租给作爱情用的床榻，军队的枪托捣毁了它们，稍稍有点裂纹的大钟宣告了国哀的开始。是的，这是——不论人们怎么说——真正的哀悼，悲痛是真诚的，因为我们那么长时间和那么热烈地等待着的那死亡给了我们自己很多启发，而首先是：在完全没有希望期待着他会由于任何一种皇家疾病致死，期待着他死亡的消息——曾多少次彼此暗中传递死的消息并多少次辟过谣，最后终于成了事实，于是我们自己便死亡了，彻底火化了，而现在我们的不相信他最后的消逝，并不是因为事实上已不相信这事，而是因为灵魂深处已经不希望他死了。我们不能想像没有他，我们今后将怎样生活，生活一般地说来还怎么能继续下去——他在我们的生活里原来竟占着这么大的地位，“他这个人给了我——十二岁的小姑娘——那么美妙的幸福（任何一个男人不曾给过、而且以后也不可能给的幸福），可见他对于我是多么重要呀！我还是从很久以前就记住了他，那时他刚在农场的小窗口露了一点脸，就贪馋地直盯着我们这些穿着天蓝色的有水手那样领子的连衣裙、正五点钟从学校出来的小姑娘，他望着我们纤细的腰身、背后拖着编得整齐的像水蛇般的辫子，不怀好意地嘟哝着：‘我的母亲，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这些小母牛犊多漂亮呀！’我们看见他那饿鬼似的眼睛、他那戴着用来挤压福宾逊寄给他的美丽的罐头的有窟窿的手套的手指，他不断地把罐头向上抛，好让我们听见那里面的冰糖发出像玻璃似的清脆的声音，但我们还是转过身跑走了。只有一次，我确信没有人看见我，我悄悄地走近窗口并把手伸向那花花绿绿的罐头——冰糖的响声太诱人了，他有力地 and 温柔地握紧了我双手，

用温和的老虎般的动作把我抱起，没有引起一点儿疼痛就拉进窗内，拉得非常小心和灵巧，所以不曾在我的校服上压出一条折痕来，然后他把我放到喂牲口的干草上，干草有股陈旧的尿味，他张嘴想对我说话；但他的舌头好像粘住在喉咙里了，我认为他比我更害怕，他的心跳得那么厉害，以致每一次跳动都可以从贴在胸口的衬衣底下看得到，他很苍白，眼睛里含着泪水，我整个一生再没看见过一个占有过我的男人曾流过眼泪，他顽强的手指沉默地摸索我颤抖的身体——以那样的力量、以那样的慾念和那样的温柔，那是我以后永远不曾再体会到的，他的手指顺着我肚皮向上面滑过，痉挛地紧握起来，我感觉到我的乳头在它们底下像花蕾般开放着，忍不住在干草上心旌动摇，于是更用力地贴到湿粘粘的发着陌生的男人汗水味儿的衬衫上去，不，他已经不再需要贝尔特里奇大使的水果糖了——现在我自己会爬进牛棚的窗口，为重新体验在这个人（他有一颗凄惨却又是健康的心）的拥抱里我成熟起来那时的幸福而感到高兴，这个人已经带着整篮子的各种食物在干草堆上等着我，他很喜欢我身体的气味，并教我爱自己的这种气味，也喜欢从我们所吃的食物里吸收进我的气味和分泌物：‘你的味道真好’他悄悄地对我说，“你有海港的味道……我真想吃用你的液汁煮过的你的腰子，加上你的汗水的盐……”他每个晚上——那没有将来的我们幻梦的爱情的每个晚上，总要把我的身体从头到脚划分开，加上他激情的火辣辣的胡椒和月桂树叶，把我在灼热的锦葵的文火里煮着，他以老年人的激情和慷慨喂我吃，他自己也吃——像他这样激情和像他这样慷慨的爱我的人，我在他之后为数不多的慌慌张张的和毫无感情的吝啬鬼里却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他在饱食的那会儿，把那想用潮

湿而粗糙的舌头舔我们的母牛一头头推开，自己嘀咕着说，他有的时候变得非常恶心，简直好像要把一切打发去见他妈的似的，他这些话说得很心平气和，并没有抱怨和想引起人家同情的意思，仿佛在跟那只有绝望的喊声才能惊破的那种内心的静穆中的自己交谈似的，但他的声音很平稳，他那抓力很强的手指头又重新在我身上摸来摸去，他又重新成为英勇坚毅和不知疲倦的——他成了我的生活的唯一的意义了。我刚刚满十四岁，有一天在我们屋里出现了两个军人，他们的肩章上挤满了许多大的星星，这两个军人带来了几口箱子，鼓鼓地装满了金杜布朗^①，并在半夜里把我和我的双亲送上了一条外国轮船，这样我就流落在外国，在那儿生活了许多年，直到他死亡的消息传到我耳朵里，他这样死了，他死时没有能知道：我在自己无聊的和贫乏的生活里回想起他的拥抱时，也许已经死过一千遍了，也不知道我在跟随便碰到的什么人睡觉时总想试验一下世界上有没有比他好的男人，结果却恶心地背过身去，因为与他相比那些人都是可怜的软骨头。我回国来时变老了，心灵空虚，拖了一大串从不同的父亲那儿怀孕生出来的孩子，徒然想说服自己认为那就是他使我怀胎的，回来时抱着模糊的希望，希望他死去时至少能回想到我……”然而将军在她不再出现在农场的窗口的第二天就已经把她忘记得一干二净了，他招引了另一个，然后又另一个，然后又……于是就每晚如此，因为那个时候他在穿着同样校服的小女学生中已经很难找到差别了，在他看来，天蓝色的一群在他面前掠过时都是一样的面孔，她们向他伸着尖尖的舌头，快乐地逗恼他，叫他老家伙，并斜眼瞅

^① 杜布朗（doublón）：古代西班牙的金币名，含金7.5克。

着林彼尔梅耶尔大使的水果糖罐头，他招呼她们，把人拖进窗里，甚至没想认清楚是昨晚的那一个，或者还是个新的，他觉得她们是穿着水手领子的淡蓝色连衣裙的同样的生物。这些思想使他充满了甜滋滋懒洋洋的感觉，这时他在半睡半醒中耳朵里掠过施特林堡大使令人厌倦地单调的议论，这大使送了他一只大功率的带有电气放大器的留声机扩音喇叭（很像那上面有只狗的那种），使他经常听到把领海交出来作为偿付巨额的、不断增长着的债款之用的固执要求。他知道这个和附加的一切要求已达到能背诵的程度，而且同样机械地反复答道：“一点儿也不行，我的亲爱的史蒂文森！除了大海其他什么都可以。”便关掉了放大器，使这金属的声音最后给堵住不响了，这声音一而再、再而三奇怪地向他解释这样的话，那是他的那些懂得经济和财政的人早就不需要使用自作聪明和转弯抹角的话便已经说清楚了：“我们是穷光蛋，我的将军，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偿付的！”其实他也知道国库空虚，财源枯竭，国家靠举债度日；他明白，先是借了款来清偿为独立战争那时的借款，然后举借一些别的借款来偿付逾期要缴的利息，后来紧急需要支付利息的利息，于是由于金钱反正不足，就需要拿什么来抵押，以便至少能使愤怒的债主感到满意：把金鸡纳霜和烟草的专卖权——给英国人，橡胶和可可——给荷兰人，铁道建筑的租让权和水上交通的开发权——给德国人；一切，一切都得让给那些外国佬；公开地和秘密地，当然大多数是秘密的！秘密的程度竟会使有些秘密协定连他自己也只有等到胡塞·伊格纳西奥·萨因斯·特·拉·巴拉那轰动一时的垮台和公开判

处死刑之后才知道——但愿上帝的仁慈让他在地狱之火里永远燃烧吧！但归根结蒂，“我们没有别的出路，我的将军！”他从自己的每个财政部长那儿听见说，自从那困难年代开始，他命令向那些吝啬鬼——掐住了他脖子的汉堡银行家们延期付款。那时德国的分舰队便封锁了港口，突然出现在碇泊场的英国装甲舰也发了警告性射击，炮弹还打穿了大教堂的塔楼，可是他并不害怕他们的大炮，“英王当我的面出尽了丑！打倒皇帝！我宁可死也决不屈服！”他高喊道，在看起来好像已经全部完蛋的最后关头，却因帮助他的查尔斯·乌·特雷考列尔大使的来到而得救了，这是个像他一样的玩多米诺骨牌入了迷的赌徒，这个大使所代表的政府宣布自己是将军的欧洲债务的保证人，它获得了对我国矿藏的永久开采权来作为交换条件。从那时起我们成了乞丐，成了永久的叫化子了，“我们甚至连您身上的衬裤都是负了债的，我的将军！”然而这丝毫没有使他感到不好意思，他依旧一如既往堂而皇之地把照例来的大使陪送到楼梯口，后者按照所有大使的习惯，从下午五点钟起一直聊天，临别时将军轻轻地拍着他的肩头：“一点儿都不行，我的亲爱的培克斯特尔！我宁可死也决不出让大海！”

总统宫里像坟地般的静寂和荒凉要比一切无法偿还的债务更加使他悲哀，这种凄凉景况的出现是该诅咒的胡塞·伊格纳西奥·萨因斯·特·拉·巴拉的罪恶造成的。特·拉·巴拉这个人没有报答那给予他的高度信任，砍下了许许多多人的脑袋，唯独没有砍掉真正应该砍掉的那些——杀害列蒂西亚·纳萨列诺和她孩子的凶手们的脑袋，鹦鹉完全不出声了，不管他在它们大张着的嘴里滴进多少有疗效的药水，邻近学校里的小姑娘不再歌唱那停在绿色小树上的麻雀之歌了；到了该打瞌睡の時

候，他整个精神开始转到焦急地等待着那个有小小的、像未熟的小柠檬般富有弹性的乳房的女学生来一同玩耍；他喜欢孤独地到丰盛的饭桌去进餐，坐在绿油油的树木的天然的遮阳下，喜欢孤独一人消磨时间，在午休时炎热的雾气里徜徉，从甜蜜的朦胧中不断地探出头来，以便不致失去那么惬意的电视片的线索。在这电视片里，一切都不像真实的生活，但他确信将会看到真正的生活，或者至少会看到他想像中认为应该的那种生活，对这一点他感到很高兴，他是备受颂扬和无所不在的，他认为无所不知，但他当然并不知道还是从胡塞·伊格纳西奥·萨因斯·特·拉·巴拉那时起我们就开始准备专门为他的电唱收音两用机搞的广播节目，然后利用电视闭路频道，使他的电视机的屏幕上只出现按他的口味编的或改编得符合于他的片子，片子上死的只是些坏人，爱情战胜死亡，生活有如微风吹拂一样轻盈和愉快，心里却明白我们在无耻地对他说谎，为了使他感到幸福，他也许在他无尽的老年还可以有许多年能紧紧搂抱哆嗦着的那些女学生过他那幸福生活，如果不是有一天偶然问起其中的一个女学生：“学校里教你学些什么？”“我对他说了真话：‘什么也没有教我，大人，要知道我是个港口来的不规矩的女人。’于是他立刻叫我再说一遍，我想他显然不是那样理解我的话的，这时我一个音一个音地说清楚我不是女学生，而是港口的不一规一矩一的一女一人，人家把我固定在一家酒馆里，用松焦油肥皂给我洗濯，用擦子擦，叫我穿规矩小姑娘的有水手领子的淡蓝色连衣裙和运动裤，命令我每天晚上五点钟从街上跑过他的窗口，我不是一个人跑——跟我一起跑的是由卫生警察招来并洗濯过的同样的不规矩女人，穿着同样的校服、同样的男孩穿的皮鞋，拖着同样的用马鬃编的辫子，用普

通的发卡——您瞧！——卡住的，预先关照我们，叫我们不要害怕可怜的愚蠢的老家伙，他什么也不能，只会脱衣服并像医生似的察看，嗯，还可能随便摸摸和轻轻地挤挤，总之，会做出像您正在做的一切，我的将军，当我来到您这儿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们只须懒洋洋地掩住了眼睛，而且好像出于热烈的激情，有气无力地低语着：‘哦，我的爱情……哦，我的爱情……’就是我常常悄悄地对您说的和您是那么爱听的话；人家给我们进行演习并使我们一切从头反复几次，然后给钱，做这种不得了的麻烦事却付给我们这么点儿铜板，扣除了卫生税和军士的佣金后我们只剩下微乎其微的四个比索，在后面接受了那么多的炸海芋、前面接受了那么多的香蕉之后，那是不公平的！这一切我都向那眼睛眨都不眨地听着我的阴沉的老头儿当面说出来了。”

“我的母亲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他想到，“这种惩罚倒是为什么呢？”但没有一个词儿、没有一个动作暴露出他的绝望，他开始采用各种迂回曲折的方法来弄清情况、明确各个细节，于是很快得悉设立在“政权之家”近邻的女子学校多年以前就关闭了，在大主教亲自鼓励之下，财政部长串通了一些最富有和最知名的家庭的家长拨了建筑经费在海滨造了一所新的三层楼的学校，那些傲慢的人的女儿们便可以在那里念书，有保障不受那有着一双又长又狠的手的阴森森的勾引者的侵犯，这人的身体现在陈列在我们面前的宴会桌上，好像露着头在调味酱油里游着的一条鲑鱼。死气沉沉的光线——凋谢的锦葵的光线、月亮上荒无人烟的平原的火山口的光线、我们没有了他的第一个黎明时的光线，掩盖了他苍白的颜色，他身上撒满了雪白的颜色，他终于获得了解脱，从他那绝对的权力中解脱出

来，从被它俘虏了那么多年的生活中解脱出来，虽然在“权力之家”里、在这所监牢里、在这个在活着的总统们看来是葬身的墓穴里，要判断谁是谁的俘虏并非那么容易！那个时候，当这个墓穴——不对，应当说这所宫殿——重建的时候，甚至没有征求主人的同意，当把它里里外外抹上死人般的白色颜料时，他——主人——活像个无处安身的人，独自在房间里和过道里徘徊，那里的工人都不认得他，对他嚷着：“这儿没什么好看的，先生，你要把刷的白粉搞脏的！”于是他赶快走开，竭力不去碰雪白的墙壁。人家向他嚷道：“别下去，先生，木料会打破你的头！”他便顺从地留在楼上，给斧头的敲击声，也被受他干扰的泥瓦匠的恼怒搞得晕头转向，泥瓦匠对他已经完全不讲客气了。“滚开，老家伙，不然还会把你涂上一层灰浆！”他就像个普通兵士般俯首贴耳地走开，在这不是他提出却似乎是为了他的利益而进行愚蠢的重建的困难的几个月里，他毫无怨言地忍受着一切，他身不由己地，而且比任何时候更为孤独地生活着，经常感到自己的保镖们的目光——他们那么严厉地和不停地望着他，好像应该不是保卫他却反而是监视他；他们品尝他的每一样菜，吞吃了他一半食物，调换他贮藏蜂蜜的密室，给金马刺套上套子——好让它走时不发声，他们还采取了许多不同的预防措施，这些措施一定会让他的老朋友萨多尔诺·山托斯听见了发笑的。这十二个歹徒，正像从早到晚在马戏团里表演的日本走钢丝的演员一般，他们穿了上装，系着领带，整天在他周围转悠，并用有红绿灯的仪器老是东张西望，如果在半径五十米以内发现有谁带有武器，他们便惊慌地眨起眼来，他出巡的行列由七辆同样的汽车组成，它们风驰电掣般行驶，仿佛背后有人在追赶似的，它们你赶我、我赶你，非常迅速地

变换着位置，使他有时会不知道自己坐在哪辆车里行驶，但所有这些预防措施都是毫无意义的，正像向兀鹰射击一样：只要他一掀起汽车里的窗帘，在经过这么些年的自愿的禁闭以后，他看到并没有人会注意到总统出殡汽车的行列的机巧安排的。他看到各个部的建筑，它们像玻璃的峭壁，比大教堂的圆屋顶耸得更高，掩映在港口区山岗上一大群各式各样的黑人的茅舍里。他注意到巡逻的兵士在擦去墙上用排笔写得很大的什么标语——当他问那里写的是何时，得到的答复是：“新的祖国的缔造者万岁！”他点了点头，虽然心里很明白那是谎言：不是可以不擦掉的。他看见一条比普通六条合并在一起还要宽阔的林荫大道，道旁栽着椰子树并且装饰着花盆直达海边，过去是沼泽的地方。他看见由新的、同样的带有古代风格的门廊的别墅组成的郊区，他看见包围在蓊郁的亚马孙树碧绿的花园里的盒式的饭店——那地方过去曾经是片垃圾场。他看见无尽的汽车的长流用乌龟般的速度沿着逶迤的街道流动，他看见因正午炎热而懒洋洋的群众在有太阳光这一边的人行道上漫步，同时在阴凉的那一边有税务机关的官吏在自由自在地游荡着，并向有权待在阴凉的那一边的人征收税款，因此就让倒霉的群众在太阳底下烤炙！但最使他吃惊的是，没有人看到总统的小卧车时会害怕得颤抖，那汽车像口有空调设备的棺材，从那里面似乎在发出政权的冲击波，没有人认得他的朦胧的眼睛、他的被担忧和不明情况所扭曲的嘴唇，没有人注意他的手——他那向这些无谓地忙忙碌碌的、什么也看不见的群众挥动着的著名的手，他继续坐在车里往前奔驰——穿过贩卖报纸和符咒的稠密的喊声，穿过卖冰淇淋的小车的吱吱声和手挥着像小旗似的彩票的推销员的震耳的叫喊声，穿过所有这些街市的日常的喧

聒声，这街市极度蔑视这个裹在将军的军服里并在那有空调设备的棺材里叹息着的老头儿的心灵中发生的思想：“我的母亲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我的城市变成什么样子了？”事实上，他一点也认不出来了：那些赤身裸体的、出现在黄昏时的小铺子旁边、为了买几条鱼来吃晚饭的没有丈夫的妇女，当她们把衣服晾到阳台栏杆上时跟女小贩骂娘，她们住的胡同现在在哪里？那些在自己小铺子的门边撒尿拉屎的印度教徒在哪里？他们那能用悲哀的教堂歌曲赞美死亡的苍白的妻子在哪里？因不服从父母而变成蝎子的少女的可怕图画在哪里？沉浸在发臭的沼泽里的土匪窝又在哪里？汽车在拐角处转了弯，他眼前飞过一些庄严地弯着脖子的鹈鹕，他的心更厉害地紧缩起来了：海港！海港倒是在哪儿呀？那些走私贩的纵帆船在哪儿？被登陆队抛弃的装甲舰在哪儿？闻惯了的大粪臭味躲到哪儿去了？不，一望而知，假如没有人认得出他那在火车车厢（他是从小卧车改乘火车的）的窗子里的手——他那女人般的手、具有无限权力的老头儿的手，那么，妈的，世界的确发生什么问题了！现在就是这只手，不知为什么并且在向什么人无意义地从高原新辟的铁路上开始运行的第一列火车那半掩着窗帘的车窗里挥动着。火车横越过在疟疾的沼泽地方生长着芳草的田野，经过从前产水稻的泥泞地 那儿的 天空那时飞翔着成群叽叽喳喳的沼泽鸟，火车开过，惊动了打有总统标记的母牛群，经过不可思议的、被鲜花映成蔚蓝色的平原，但他坐在车厢里裹着哀悼色的丝绒的坐位上，模样儿与其说是在作全国旅行，还不如说更像是为他痛苦的命运 作安灵礼拜 他伤心地问自己道：“我那他妈的四条腿的旧火车到底在哪儿？这儿的同森蚺纠缠在一起的藤条在哪儿？不停地啼叫的猴子在哪儿？那风鸟的歌声在哪儿？我

那故乡、我那祖国和它的不变的龙在哪儿？妈的所有这一切都躲到哪儿去了？”关于过去能回忆得起的只有大小车站以及站上戴英国帽子的沉默的印第安女人。这些女人贩卖形状像各种小动物的蜜饯果脯，贩卖图片和烧鸡，买卖就在拱门底下进行，拱门上面可以看到用花编成的标语：“永远的光荣归于祖国伟大的父亲！”他像以前一样是万能的，同时谁也永远不知道这时他在什么地方，而主要的是他的名字到处都会引起畏惧，因为国内发生的一切都是以他的名义作出的，虽然他本人经常害怕着什么而且感到自己有时像个被追捕的流亡者。“这种生活比死更坏！”当他觉得已经完全忍无可忍时，当面对毕恭毕敬的胡塞·伊格纳西奥·萨因斯·特·拉·巴拉叫嚷，可是总听到答复道：“啊，不对，将军，这是‘循规进步’！”还听到许多别的曲意奉承的和言之成理的话，还带着人所能想像得出来的最为动人的微笑以加强说话的分量。于是他有的时候屈服了，有的时候同意了这该死的萨因斯·特·拉·巴拉。没有这个人他就会完全彻底孤独了，他同意了恶棍，同意了这个多少次被唾弃和失宠的。那是在幻想里、在漫长的不眠之夜里，恶棍，但一到早晨这个恶棍又变成全能的和必不可少的了，这个人嘴上挂着迷人的微笑，用皮带牵着自己那奇特的、有人的模样的眼睛和人的名字——巧赫利亚勋爵——的狗。他跟狗从来不分手，即便上厕所时也是这样，这个人只要在阳光下一出现，我们的将军就立刻忘记了自己夜里的忿懑，并批准了他所提出的一切，而且办得那么毫无怨言、那么爽快和利索，以致内心里对自己怨恨不止。然而这种怨恨是不长久的，当萨因斯·特·拉·巴拉刚注意到他某种变化时，将军马上安慰萨因斯，使一切恢复原状：“请不要激动，纳巧，执行你的职务好啦！”于是胡塞·伊

格纳西奥·萨因斯·特·拉·巴拉重新成为享有全权的和不怕攻击的，他回到自己的刑讯室，回到那间拷问室，那里距总统宫仅仅五百米，是在殖民地建筑的一所房屋里装备起来的，那儿从前曾是一所荷兰的疯人院，“像您的宫一样庞大，我的将军”它隐没在扁桃树林里，它的前面有长满野堇的小草地，底层是侦查处和户籍登记局，上面几层楼里装置着拷问用的灵巧而野蛮的机械，是凭精细的和残忍的狂想设计出来的，他不想观看它们，只是警告萨因斯·特·拉·巴拉说：“你尽可能更好地完成自己对祖国的责任，纳巧，但要记住：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曾看见，而且从来没有到过你的机关里来！”胡塞·伊格纳西奥·萨因斯·特·拉·巴拉用恭敬的和心领神会的鞠躬作答，并且凭良心表示已经理解总统的话了。这个该诅咒的萨因斯·特·拉·巴拉实践他这凭良心的诺言，也同他无条件执行凡是对不满五岁的儿童不用电流通过生殖器来拷问一样，这就不会遭到儿童的家长的抗议了。对这项命令的执行必须特别不能放松，因为他阁下生怕这类卑鄙行为可能对他重新造成剧烈的失眠，在抽彩事件那时他就犯过这种病。他的命令被执行了，但他还是不能不想到在他旁边的什么地方有个恐怖的作坊在肆虐，而且假如在沉静的月夜，他被火车的轰隆声和雷电的哗啦声——火车和雷电的声响是录在勃鲁克奈^①唱片上并在夜间播放来掩盖被拷打的人的惨叫声的——所惊醒，他怎么能不想到它呢？这种地狱里的风雷在黎明时像山洪爆发一般汹涌澎湃，过后在扁桃树上留下了年轻的新娘们的白色兜纱的碎片，这些新娘身陷拷问室，陷入了从前住过荷兰的梦游病患者的恐怖

勃鲁克奈 (Bruckner, 1824—96) : 奥地利音乐家。

的疯人院。是呀，他阁下害怕失眠，那些在刑讯拷打之下奄奄一息的人的惨叫和诅咒声在他失眠中闯了进来，于是他无法摆脱地要想到这个人、想到胡塞·伊格纳西奥·萨因斯·特·拉·巴拉，他奋不顾身地执行着自己的任务。在他这个萨因斯·特·拉·巴拉的身上只有一个弱点：他爱好外表的光彩，他购买胸口绣着独出心裁的花体字的丝绸衬衫，买最贵的和最漂亮的便鞋、装在特殊的花盒里的新鲜的梔子花、牌子上有压着花纹的厂家牌号的法国的洗发膏，在所有其他方面他严格地克己，他没有情人，他不垂涎态度殷勤的像女性的男孩子，他既没有朋友，甚至也没有自己的家，像个圣徒般住在自己的拷问室里，一直工作到疲倦最终使他躺倒才停，然后直接睡在办公室的长沙发上，他和衣而睡，连续睡着不过三个小时，而且总是在白天，睡时门口不用站岗，手头也不带手枪，由警觉的巧赫利亚勋爵守卫着。据大家私下议论，这条狗如果得不到它唯一的食物——刚刚被砍了头的人的热气腾腾的肠子——就会拚命地直跳起来，它那像人的眼睛能透过墙壁瞧见东西，它一看见有人走近办公室，就会像军队锅子里的水一样沸腾起来，跑去唤醒它的主人，至于走近来的人到底是谁，那是不在话下的，萨因斯不相信任何人，甚至对镜子里自己的影子他也用怀疑的目光来看待的，一切决定都由他个人采取的，不跟任何人商量，只根据无数的爪牙的报告作考虑。国内发生的任何事件——那怕是最鸡毛蒜皮的事，在地球的任何角落里的最不足道的流亡者所发出的任何一声叹息，胡塞·伊格纳西奥·萨因斯·特·拉·巴拉通过他用恐吓、敲诈和慷慨的行贿等手段绕在地球上那无形的蛛网，他就马上都能知道。是的，他是慷慨的，而日甚至不是慷国家之慨，他是那么忠于自己的事业，所以很

多次用自己的金钱来收买告密者和知道内情的人，这种有公无私的精神不仅他一人具有，那些闲着没事干、专门扯淡的人就在小广播说，他雇用的刽子手、侦探和特务都得到大得惊人的钱财，因此同意什么都可以干，反之，其中的许多人却肯完全不取报酬地提供他们的服务，仿佛准备砍掉自己亲娘的脑袋和四肢，并把她们鲜血淋漓的尸体喂猪吃，仅仅为了要证明自己适合于当刽子手和自愿的密探。他们不靠介绍信和行为端正的证明材料，而是提供他们干过的残暴行为的证明书，以便在灭绝人性和连最起码的慈悲都决不会流露这方面有着一套系统方法的法国的残忍的刑讯者——唯理性主义者们的领导下有获得工作的机会。就是他们这些志愿的密探和刽子手使“循规进步”成为可能，这是他们，在咖啡冷饮店那磨坊式风扇底下逍遥地纳凉，在中国式小饭店里浏览着报纸，在廉价的小电影院里打瞌睡，在公共汽车里给孕妇们让坐位，他们成了电气技师、卫生技术人员、半辈子跟首都的暴徒和外省的土匪们比邻而居，他们是海洋大轮船上和国际酒吧间里清洁女工们和妓女们的萍水相逢的未婚夫，他们是美国组织到加勒比乐园去旅游的旅行社的职员和比利时外交部长的私人秘书，还有许许多多别的人（关于他们的来历甚至没有一个人能知道），就是他们这些人在帮助根除叛乱、杀害危险人物，并在阴谋还没有使他们最终成熟为十分激烈和坚决的领导人物时就能及时发现。他们很有把握地和厚颜无耻地进行他们的勾当，而这时真正的爱国者却在相信整个这种魔鬼的勾当是在总统事前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您能知道，啊，如果您只要知道的话，我的将军，”他们心里在向他诉说，并在心里反复讲着所有这些骇人听闻的事件，真诚地认为如果他们这些话能够传达到将军的耳朵里去，那么萨因斯·特

拉·巴拉早就会把雏菊花从港口要塞旁的叛徒坟场的地底下挖出来了。然而在爱国者中间唯独有一个人，他有一天冲到将军身边并且毫无畏惧地把一切都讲了，当将军目光炯炯地看了他一眼，命令他要牢牢记住，他从来什么都不曾知道过、现在不知道而且将来也不会知道这回事，而且他不曾跟任何人，（说到这里他又一次探究地看了那爱国者一眼，）他不曾跟任何人说过也不曾谈起过任何事，这就使这个爱国者大为吃惊了，这事发生以后他的心稍微安定了些，然而过不了多久——送到他这儿的砍下来的脑袋的布袋实在太多了，多到使他不能够相信：胡塞·伊格纳西奥·萨因斯·特·拉·巴拉杀了那么多的人，却不是追求任何个人的目的。还有那种情况：即三军司令官们那么轻易地安于他们屈辱的地位，而且甚至不请求增加薪额，他认为那也是完全不合逻辑的，他决定更好地在军人中间试探，好弄清楚他们奇怪的俯首贴耳的真正原因——他们为什么不造反？为什么他们不要求撤掉这个享受如此巨大的权力的文职人员？有一次他问一些最勇敢和最贪得无厌的人，他们是否认为已经到了该砍掉那个践踏武装力量的尊严的嗜血成性的幸进分子的脑袋的时候了，他听了答复的话不觉无限惊讶：“哦，不是的，我的将军，您太夸张了，”打从这时起他已经不能分辨清楚，在这个名叫“循规进步”的巧妙复杂的体系里，谁拥护谁和谁反对谁，从那里强烈地冒出一股尸体的气味，每次都使他回想起跟抽彩联系着的那些可怜的孩子的命运。可是胡塞·伊格纳西奥·萨因斯·特·拉·巴拉却在警戒着：他以驯兽者冷静的自制力来消除自己的上司那焦灼的不安：“请安心睡您的觉，我的将军，世界是您的！”——萨因斯常常重复着并重新说服将军：在属于他的世界里一切都很简单、很明

朗，因此就用不着改变既定的秩序，于是生活也就照旧进行着，于是他又重新在这个本质上不属于任何人的房屋、这个他深刻厌恶的总统的墓道的黑暗里辗转挣扎着，他在绝望中自问道：“我他妈的到底是什么人，难道是他在镜子里的影子？如果现在已经是上午十一点钟而四周却一个人也没有，那我到底算是什么人 在这空无人烟的宫里甚至连母鸡、连可怜的母鸡都没有。”在跟自己唠叨着时，他沉入于那过去值得称颂的时期的回想中，那个时候太阳初升就已经可以听见麻风病人和风瘫病人为了争食而跟狗打架的嘈杂的喧闹声，那个时候母牛在楼梯上留下了它们香喷喷的牛粪饼，有那么多的人在那上面滑倒过，那个时候来自遥远地方的男人和女人都在他面前跪倒——请求他治好他们的溃疡，给他们的孩子举行洗礼，止住他们的腹泻（他们不怀疑他的意志能加强他们的胃肠）那个时候人们哀求他：“把您的手伸给我 我的将军 请您安定我的心——只有您能够停止我胸口这可怕的地震！”那个时候大家带着无限的信仰欢呼：“请瞧瞧大海，我的将军，飓风只有在您面前才肯平息！请抬起眼来看看天——只有您能撕去日食的幕布！请投一瞥到地上——霍乱病只怕您！”这些人，成千上万地都倾心向着他，他们深信他是无所不能的，深信他能够使风服从他的意志并能整顿宇宙间的秩序，如果有需要，他能够跟最神圣的上帝进行法力的较量，凡是对他有要求的，他一切都照办，他自己逐步充满了这种离奇的信念，他给他们以他所能给的，购买人们提供给他的东西——不是因为他非常善良和有求必应，而是因为需要具有一副铁石心肠，才能够不给予那些如此全心全意地信仰他、如此真诚地颂扬他的威力并讴歌他真实的和虚构的善行的人以小小的快乐。可是现在呢，没有一个人会向他提出请求，没有

一个人会简单地说：“早上好，我的将军！您睡得好吗？”他甚至把窗玻璃碎片撒到他身上并在军队里引起惊慌失措的那样的夜间爆炸——这使他能感觉到他还活着的那种夜间爆炸，他现在甚至连这类奇特的安慰也不再有了，比起这死一般的静寂来，还是爆炸更好些，现在这死一般的静寂笼罩着总统宫，还在搔他的脑袋，还不让他夜间睡觉。他虽掌握着全部权力，但并不比自己在墙上的影子更有力量。他发出的、或者准备发出的一切指示原来还在他张口说出来以前就已经完成，刚刚在他脑筋里成熟的隐秘希望已经由什么人迅速地执行了，关于这一点甚至连官方报纸也抢着报道了，报纸他一般是在午休时刻躺在吊床上看的，特大号字母报道关于他的每个步子、每声叹息和每项计划，在照片上印着他打算建筑但忘记了发出关于这项建筑的命令的桥梁，还有只教育儿童扫马路的学校的照片，最后还有他本人挂着勋章和绶带、站在乳牛和面包树旁边，在为他自己都不知道的什么的隆重的开幕式上剪彩的照片。他还是像从前一样找不到安宁，用他那老象般巨大的脚沙沙地迈着步子顺着自己孤冷凄清的风雨里走着，寻找那没有丢失的东西，因为丢失的感觉老是在追逐着他，而且还发现已经有谁在鸟笼上罩好了阴暗的罩子、点过了农场里牛的数目，也有人从每个窗口里观察过了大海，一切都完整无缺，于是他手里拿着灯走到自己的卧室去，有一天在走廊里走着，他忽然听见了从总统的近卫队的守卫室传过来的自己的声音，他便悄悄地向那儿瞧了一眼，看见一群军官坐在烟雾弥漫的房间里的电视机的朦胧发光的荧光屏前面打盹，在荧光屏上出现的正是他，不过要更瘦和更神气些：“那可不是他妈的我吗！”他坐在以国徽作背景的桌子后面，桌上放着三副金边的眼镜，那是一间按照有

预见的算命婆的预言他应当死在其中的办公室，他正在作国事分析报告，使用一些稀奇古怪的科学术语，那是他实际上向来不会说的，真是天知道！屏幕上的这个形象比从前看到围在鲜花堆里的自己的尸体时更使他激动，“这是他妈的活生生的自我而且用自己的声音在作报告我这个人从来是怕难为情的，在阳台上向群众露面也从来不能克服在群众面前作报告的害羞心理！这是妈的真正的一点不假的死了的我！我一想到是怎样搞到这种秘密时真觉得毛骨悚然了！”

这场电视播放引起了愤怒的最大爆发，是将军在无尽的执政时代所有愤怒爆发中最难得的一次，可是胡塞·伊格纳西奥·萨因斯·特·拉·巴拉在他面前完全镇定自若：“用不着夸大将军，”胡塞·伊格纳西奥用他最甜蜜的声音说，“我们不得不采用不合法的手段来保护我们的进步——‘循规进步’的船不致倾覆，这是上苍的启示，将军，靠了它我们才能约束人民对于血肉相关的政权的存在的不信任，将军！人们必须知道在每月每周的星期三您要作政府工作报告，他们必须收听和收看国家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这个节目，因为这种报告可以解除社会的忧虑。我自己来负责，将军！这是我把这个插着像六朵葵花的六个扩音器的花瓶放在这里的——通过这些扩音器会录下您一切有声的思想和一切您对我每星期五提出的问题的答复。您就没有猜测过您那对我提问的质朴的答复——就是您每周对人民讲话的片断！不过我愿意强调指出，从来没有使用过可能是他人的而不是您的形象的镜头，正像从来不曾使用过不是您发出来的讲话一样！您可以亲自来证实这一点——这里是电影胶卷和留声机录音片！”胡塞·伊格纳西奥·萨因斯·特·拉·巴拉把电影胶卷和录音唱片以及记有所做的事的

书面说明的本子放到他桌上，“我当着您的面签署这个文件，将军，以便您按照您的意思来安排我的命运好啦！”他惊讶地凝视着胡塞·伊格纳西奥·萨因斯·特·拉·巴拉——他突然觉察到胡塞·伊格纳西奥第一次不带他的狗、不带武器而且脸色苍白得像死人一般地来见他，他叹了口气说：“好吧，纳巧，完成你的使命吧。”他显得比任何时候更苍老，他以无限疲倦的神态倒到软椅里，眼望着画像上的英雄们叛逆的眼睛，他的眼神比平时更悲哀和更阴暗，脸上凝结着永远猜不透的企图的表情。两个星期以后，胡塞·伊格纳西奥·萨因斯·特·拉·巴拉来到他办公室时看到他脸上也是同样石头似的表情，胡塞·伊格纳西奥没有报告就进来见他，用皮带在背后强制地拖着他的多勃曼狗，“紧急消息，阁下！在准备武装暴动。只有您能防止！”于是将军终于看出了他多年来一直在这人身上寻找的那像攻不破的城墙一样的、像魔法般不可捉摸的心灵上的不可弥合的裂缝。“我那报复的母亲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他自言自语道，“这可怜的混蛋看来害怕得在漏馅了！”可是他没有任何举动暴露他的思想和打算，他把萨因斯·特·拉·巴拉笼罩在慈父般的抚爱的光辉里：“不要激动，纳巧，我们有许多时间，没有人会来妨碍我们思考，真情、实在的真情，在这互相矛盾的消息的泥淖里，它们仿佛比谎言本身更不可靠，他妈的真情到底在哪里！”萨因斯·特·拉·巴拉听着这样的话，同时看着自己的怀表：“快七点钟了，将军！三军的司令官们各自在自己家里全家团聚，跟老婆和孩子们一起就要吃完晚饭了，他们在家吃晚饭，是为了即便是一家人也不致发生什么怀疑，他们将穿便服离开家，不带卫兵，从后门出来，后门旁边有打电话叫来的公家汽车接他们，目的是要瞒

过对他们监视的我们的人，但我们的人就是他们的司机，将军，对这一点他们没有起疑心！”“啊哈！”他说，同时微微一笑。“不应该这样激动，纳巧。你最好对我说明白，如果按照被你砍下的脑袋来看，你的敌人比军队还要多，那么你怎么还能至今保全你的性命的？”但萨因斯·特·拉·巴拉只留心听着自己怀表的微弱的脉搏，因为他的生命是悬在这脉搏的游丝上的：“只剩下不到三个钟头了，将军！陆军司令官这时候正在前往孔台兵营，海军司令官前往海港要塞，空军司令官前往圣赫洛尼莫基地。现在还能够逮捕他们，他们后面都直接紧跟着—辆伪装成运蔬菜的大篷车的国家安全部的大篷车。”然而将军丝毫不为所动，他感到胡塞·伊格纳西奥·萨因斯·特·拉·巴拉逐渐增长的惊惶正在把他从这个人的服务、比那贪权本身更残酷的服务的重压之下解放出来。“你放心，纳巧，”他说，“你放心，你先来给我解释，你为什么不给自己弄一所像轮船那么大的别墅？为什么你工作得像头犍牛，如果你对金钱不感兴趣的话？为什么你像个新兵一样住在兵营里，虽然任何一个最规矩的女人都非常想跟你睡在一个被窝里？这是怎么回事，你比修士还要圣洁，纳巧？”然而胡塞·伊格纳西奥·萨因斯·特·拉·巴拉却喘息着，在很热的办公室里，在这像火葬炉那样的烤炙里，冰冷的汗水透过镇静的假面具使得他浑身都湿透了。“十一点了”。他说：“时机错过了！在这分钟里，暴动的信号通过电报要传达到国内所有的兵营了！”在这几分钟里情况确是如此：暴动起来的将军们在礼服上别好勋章准备着去拍新的统治集团的正式的团体照片，暴动的将军的副官们用他们的名义发布了一批在这场没有敌人的战斗中的最后的命令——一切战斗行动限于军队建立对各个最重要的政府

机关的联络中心的控制。而在那里，在总统办公室里，当毛茸茸的巧赫利亚勋爵预感到灾祸临头，浑身肌肉抖动着从地上站起来，从它耷拉着的下嘴唇里流着一线涎水，象无尽的泪水似的挂到爪子边时，他阁下的眼睛一眨也不眨。“不要害怕，纳巧”，将军道，“最好你说明一下，你为什么那样害怕死？”于是胡塞·伊格纳西奥·特·拉·巴拉从自己身上拉掉了汗水浸湿的赛璐珞领子，而他的脸、小歌剧中男低音歌手的脸变得像石头一样了。“这是很自然的，”他说。“对死的恐惧 这是生活幸福的炽烈的炭火。您是不能理解的，因此您感觉不到它，将军！”于是他照习惯数着大教堂的钟声，站起身说：“十二下！一切都完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可以跟你在一起的人会留下了。我是最后的一个，将军！”但将军坐在椅子上纹丝不动，直到听见地面由于在德阿尔玛斯广场的长方石块上驶过的坦克那沉重的隆隆声而震动时，他微笑了：“你错了，纳巧，我还有人民。”这确是这样的！他还剩下有人民，可怜的不朽的人民，他们在黎明之前很久就走上街头，被不可思议的老头儿的不可预测的安排推动着上街：他激动地向全国、向一切不管抱什么政治观点的爱国者，通过国家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宣布：三军司令遵照他亲自的指示并受到制度的不可破坏的理想所鼓舞，像平常一样表达了人民的主权意志，在这个有历史意义的深更半夜里一举消灭了嗜血成性的、非军人的、受到了群众自发的公正裁判的恐怖机关。胡塞·伊格纳西奥·萨因斯·特·拉·巴拉被倒挂在德阿尔玛斯广场的路灯柱上吊死，嘴衔着自己的生殖器，象您所预言的那样，我的将军，那时您向我们下令封锁外国使馆区，使血腥的刽子手不能躲进任何大使馆去要求政治避难。人民在吊死他以前先用石头砸他，但首先我们必须把那凶恶的

狗用枪弹打得它周身都是窟窿，它曾咬出了四个居民的肠子，还厉害地咬伤了四个兵士，这事发生在向那下贱的刽子手的住所冲锋的时候，人们从那儿的窗子里往街上抛出两百件以上锦缎的坎肩，都是崭新的，上面还贴着生产的厂家的商标，抛出了三千双没穿过的意大利的便鞋，有三千双呐，我的将军！请看他把国家资金花在什么上了！还有鬼知道有多少装梔子花的盒子，要知道他经常在纽襟上插着新鲜的梔子花，还有全套的勃鲁克奈的唱片带侦查审判制的总谱表！然后人们从地下室里释放了被监押的人并焚毁了过去荷兰疯人院的拷问室，高呼着：“将军万岁，真正的男子汉万岁！那个追求到真理的人万岁！”要知道大家都确信您是完全不知情的，我的将军，确信您是在云端里，那些保安部的丑恶的残忍的刽子手滥用了您的好心肠，他们被我们象逮耗子般逮住了，在这暴动的时刻靠了您的帮助才把他们逮住的，我的将军，因为是您下令剥夺了刽子手们的一切保护和防卫，以便人们能够发泄他们多年来积聚的对保安工作擅权的憎恨。

他赞成群众的一切行动——“同意！”并对欢乐的钟声、自由的歌声和集合在德阿尔玛斯广场、手拿巨幅“上帝保佑伟大中之最伟大的、引导我们走出恐怖的黑暗地狱的人！”的透明标语牌向他表示感激的人群的欢呼声非常感动。钟声和人群的喧哗声使他回想起遥远的辉煌的年代，虽然那只不过是它们昙花一现的回声，他仔细谛听这钟声和喧哗声，一面把帮助他从他自己的政权下挣脱掉苦役的锁链的那些基干军官集合到自己的天井里，并在灵感的热潮中用手指的动作从他们中间提拔人员来充实自己衰朽政权的末代的最高统帅部。他们接替了将军们——列蒂西亚·纳萨列诺和孩子的凶手，他们在外国大使馆

（他们想在那里得到庇护所）门口被一股脑儿逮住。可是他一个也不认得他们，忘记了他们的名字，而主要的是要在自己心里搜索出当时想一直保存到死的那愤怒的火苗，但除却受了侮辱的自尊心的灰烬之外什么也没找到，而现在也不值得从这灰烬里吹出火焰来，吹不旺了！“让他们滚蛋！”他命令说，于是将军一凶手们被押上轮船，船开到了谁也不需要他们、谁也不记得他们这些倒霉的乌龟的地方去了！他举行了新政府的第一次会议，心里抱着清楚的感觉，觉得所有这些新世纪新一代的精选的榜样，依然是很久以前穿着满是灰尘的软里子的常礼服那时的文职部长，所不同的只是这些新人物更加慕虚荣、更加胆小怕事和更加奴颜婢膝，比前任更无用和渺小罢了，而这正是当着空前的外债超过了“忧愁王国”面临全面衰落时期所能出卖的全部财产的价值的时候，“最后的火车在高原铁路上掉到深渊的兰科灌木林里了，我的将军，美洲豹在那火车的软席座位上打瞌睡，十分落后的明轮船的破船壳沉没在水稻田的沼泽里，这只轮船运来的邮包里的邮件都霉烂了，一对司铁列尔牛^①在总统舱的月亮镜之间嬉戏，希望——徒劳的希望！能够生出美丽的美人鱼^②来。只有您不知道这些事，我的将军！当然喽，如果您同现实生活的接触只限于阅读那张只单独为您一人印一份的官方报纸，那上面只登合您口味的报道和您喜欢的照片、引诱您进入使人迷魂的和快乐逍遥的世界而跟您每天凄凉地午睡的世界那么不同的境界的广告的话，那么您是很容易相信那种‘循规进步’的！”

司铁列尔牛（Корова Стеллера）：海洋里的一种哺乳动物，现已绝种。

②美人鱼（Sirènes）：希腊神话里的女身鱼尾的海怪。

“当我自己那什么都不相信的眼睛还不相信那有镜子的巨大的各部大楼后面隐蔽着在海港附近山岗上依然有零零落落的同样的黑人的斑驳的茅屋时还不确信种植在林荫大道直达海边两旁的棕榈树以及有伪古典主义风格的私邸的单调的门廊遮蔽着被我们无数次中的一次飓风所破坏的贫民区时还不确信铁路路基两侧的花坛只是为了给总统车厢里的我能看到世界显得同我心里那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母亲把灰色单调的小鸟用水彩画的颜料涂成黄鹌一样五光十色时那它又该是怎么回事！新的奴仆之所以要欺骗他，并不是象光荣时代末期罗德里哥·德·阿吉拉尔将军那样是为了要讨好他，也并不是像列蒂西亚·纳萨列诺那样与其说出于爱情毋宁说是出于可怜他才去解除他多余的担忧，他们是为了使他最终成为自己政权的奴隶，其实他在陷于老年衰境时早已变为奴隶了，当他在天井里木棉树下躺在吊床里那时就更是越陷越深，一切都是幻觉和欺骗，甚至连唱那栖息在绿树上的麻雀的歌曲的小姑娘的学校合唱队也是这样，周围的一切都是不真实的。“不是生活，而是什么瞎扯淡！”他竭力不把欺骗认真看待，并企图对真正的现实采取容忍态度，发布了关于恢复生产本国奎宁和其他对于祖国繁荣所必需的药品的企业的命令，然而现实却充满了这样一些他始终没有料到的怪事，他没料到世界竟起了那么大的变化，以致在这个生活里有某种他完全无能为力的事，“假如我们不再有金鸡纳树，不再有可可树，不再有靛蓝，除了我们无数的私人的、但徒然白白糟蹋掉的财富以外不再留下什么东西，那么无论哪种工业又怎么能恢复呢，我的将军！”他知道了这事以后并没有惊慌失措，却写了张带挑衅口吻的条子给老大使劳克斯伯利，希望他在玩多米诺骨牌时至少能找出一种挽救的模式，但大使照

他自己的风格回答他：“一点儿也不行，阁下，您不行了！这个国家一个破钱也不值了，当然大海除外，大海是那么清澈和可口，只要在它下面生上火，在它本身的喷火口里煮成特大的虾汤可以给全世界喝。所以您想想，阁下，我们准备接受这大海来抵销那笔那甚至一百代像您阁下这样的办事英雄也是清偿不了的债务！”他没有认真接受劳克斯伯利的建议并送他到楼梯口，心里想道：“我的母亲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你瞧这些格林谷是些什么样的野人！他们思想里只是想怎样来吃掉整个大海！”他用自己的习惯拍拍肩头跟客人告别，自己单独留下，在高原的透明的云雾里想入非非，像个意志消沉者一样徘徊，因为他周围空无一人。人群都离开了德阿尔玛斯广场并随身带走了标准的招贴画，也藏起了当局发出的公式化的标语，那是准备下一次当发生什么类似不久前发生的事件时使用的。当部队在操练间歇时的欢呼声中一停止发放免费的吃的和喝的东西时，人群就走了，于是不仅德阿尔玛斯广场，而且连宫里都变得空空荡荡，虽然他有命令不得关闭大门，以便人们只要愿意都可随时进去，像过去它总是大众之家而不是办丧事的帐房那时一样！然而他并非孤独一人，因为他的麻风病人、他的风瘫病人、他的瞎子都回来了，这些人在“政权之家”的墙边住了多年，总是原来的那些麻风病人、瞎子和风瘫病人，在耶路撒冷城门口晒太阳的杰米特里奥·阿尔道乌斯长老清楚地想像得出他们、而且仿佛亲眼看见这批可怜巴巴的和消灭不了的人们都在回来，他们一直知道自己迟早会回到这儿来，回到这“政权之家”并会向他——向那经受过命运的一切打击、但不屈服于最残酷的恐怖并避开了遗忘这最阴险的陷阱的人（因为他是永恒的）的手中乞求能治病的盐。是的，杰米特里奥·阿尔道

乌斯的预见实现了：将军从农场早晨挤牛奶之后回来时，又重新看到了整个这伙人，他们用某种废料装在罐头食物的洋铁罐里为自己煮午饭，用砖头垒了个像炉灶似的东西，他们住满了整个天井，交叠着手，倒在被自己溃疡的毒脓所侵蚀的席子上，席子是铺在芬芳的玫瑰丛的阴影下的。他吩咐为他们搭起真的炉灶来做食物，给他们买了新的席子，又命令在天井深处用棕榈树叶做了个遮阳棚，好让所有这伙人不进到“政权之家”来，可是不满一天，马上就一会儿是这个、一会儿又是那个麻风病人被发现躺倒在接待厅的波斯地毯上，就会有瞎子在总统宫的内室里迷了路，就会有风瘫病人从楼梯上滚下来并且跌伤得几乎要死去，他命令关起门来不让麻风病人进来，免得他们靠着墙壁，在上面留下脓血的斑痕，他不愿使宫里的一切带有石碳酸的气味，因为卫生人员要用它来洒全部房屋，可是麻风病人，瞎子和风瘫病人无论人家怎样撵他们，他们依然钻进“政权之家”宫里的内室来，因为他们有种颠扑不破的、古代野蛮的信仰，信仰这软弱无力的、老朽的老人有神奇的本领治好那谁也对它不抱希望的疾病，他像梦游病人似的在他那记忆的沼泽的蒸汽里摸索着，靠着塞在随便碰到的哪条缝隙里的、写着回忆的记录纸条的帮助判定方向在那里漫游，他在吊床上消磨好多钟点来考虑自己他妈的怎样摆脱新来的费舍尔大使，因为这个人坚决要求他宣布在国内开始发生黄热病的流行病，大使之所以这样坚持，是因为流行病可以作为海军陆战队登陆的借口，登陆队当然是从大使的国家的军舰派来的，按照互助协定，海军陆战队登陆的期限是不定的，需要多久就多久，以便把新鲜生活灌输给我们这个垂死的国家。他思索着他该怎么办，他想起了他掌权的最初几年，想起了他曾

借口流行病，赋予自己以非常时期的全权，并对群众骚动的严重威胁人物使用战时法。但他那时宣布的不是黄热病，而是宣布国内发生了鼠疫。在灯塔上升起了黄色旗帜，封锁了港口，取消了星期天，禁止公众哀悼死人和演奏送殡进行曲，调动武装部队来保证总统的非常措施的执行并受权对传染病患者有权宜的处置权——袖子上带着卫生袖章的军队公开处决各种不同情况的人们，对现状不满的嫌疑分子的住房门上画以红圈，在刑事犯、长相像男子的女同性爱者、吸毒者的额上像牲口似的画着标记，因米契尔大使的坚持而派来的卫生代表团从事总统宫里传染上了鼠疫的居民的救护工作，代表团的成员从地板上捡起早产儿拉的屎并透过放大镜进行名为分析的观察，在盛水的器皿里投放消毒药片，给实验室的动物吃一种肮脏的稀汤，将军笑得要死，通过译员对他们说：“你们不要这样傻，先生们，这儿没有什么传染病，除了你们之外！”可是他们答道：“不，是有的，阁下！我们上级的命令说现在有传染病，命令说曾有过传染病！”于是他们准备下一种蜂蜜似的很稠的和绿色的什么预防药剂，用这种破药剂把一切访问总统宫的人不顾情面一律从头到脚抹上，所有的人包括：既有最不足道的，也有最知名的，而且所有的访问者在总统接见时都必须遵守规定的距离：他坐在大厅深处，只有拜访者的声音而不是他们的呼吸能传到那里，所以要大声叫喊，同最高级别的裸体的人物讨论着事务问题，这些人站在门口，用一只手向他请求：“您阁下！”而用另一只手徒劳地企图遮掩那抹了肮脏的药剂的吊儿郎当的玩艺儿，这就是那个为失眠所苦的人为了防止传染病而搞出来的名堂，他想出了这种传染病，他深思熟虑到灾难的整个进程的最微小的细节，他放出了令人战慄的流言，使人们相信《启示

录》式的预言，他这样做是从下述的信念出发，即人们越懂得少就越感到恐惧。当有个副官脸吓得刷白，来向他敬了礼并报告说：“我的将军，居民中死于鼠疫的数目很大！”时，他连眉毛也没掀动一下。他透过总统的轿式马车的毛玻璃看见杳无人迹的马路上照他命令而停止了的时间和死板板地挂着的旗帜，他看见连没有画红圈标记的人家的大门也给钉死了，看见屋簷上吃得饱饱的兀鹰，也看见病死的人、病死的人、病死的人……他们到处都有，多到没法数清，他们倒在肮脏的水坑里、成堆地被擦在烈日照耀着的平台上，在商场中央的蔬菜里腐烂着。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有多少，但怎么说也比他敌人的大军的数目要大，要大得多，比他想看到的还要多，他们中间有许多像死狗一样被丢进垃圾箱，在腐烂着的尸首的臭气和街道上闻惯了的臭味里，他知道并清楚地区分出疥疮的气味和真正的鼠疫的气味，可是他不曾哆嗦过，在任何人的恳求遏制和终止这场灾难面前他也不退却，直到他重新感到自己成了全部政权的绝对的主宰时为止。只有当开始觉得停止瘟疫既不是人力也不是上帝的力量所能办到时，我们在街上看见了一辆不认识的轿式马车，起初没有人注意到从车里发出的那政权的冰冷的威仪，在那马车里面钉着哀丧的丝绒的小窗里向我们只露出死人般的眼睛、薄薄的神经质的嘴唇和一只戴白手套的手，它在向房子的大门洒着一撮撮的盐。我们看见漆着国旗颜色的火车穿过梔子花的灌木林，惊扰了豹子，像用爪子爬似地沿着高山各省最难攀登的峻岭驶上去，在唯一的车厢的帷幕后面我们看见了在

①《启示录》：基督教《圣经·新约全书》的末卷。书中用预言方式描绘了一幅“世界末日”的景象。

悲哀的面孔上的阴暗的眼睛，看见了老是那一只手在向他童年时代变成了无生命的沙漠里抛撒着盐。我们看见古旧的明轮船，它放着留声机的雄壮的玛组卡舞曲，在暗礁、沙滩和阻塞水流的树木（它们是春汛时被巨龙彻底破坏了原始森林后遗留下来的）之间迂回前进，在总统舱的窗子里，我们看见像日落般逐渐熄灭的眼睛、苍白的嘴唇和老是那同一只手，它只露出一节手腕，它正在向苦于干旱的树木抛撒一撮撮起死回生的盐，那些吃了这盐或者舔了落着盐的土地的病人就会立即痊愈而且变成疾病、毒眼或者一切其他凶神恶煞都不能伤害的人了。

现在，他一步步走向自己的末日的时候，对于有人以反对政治动乱而斗争的陈腐的虚假理由，提出要同意新的占领的建议已经不觉得惊奇，但他不同意那些没有脑筋的部长们的论据，他们在高声嚷嚷：“让海军陆战队回来好啦，将军，让他们带着自己的喷洒化学杀虫除莠剂的机器带着在雪白的、能把生命延长到一百岁的医院的旁边的绿草地上那能旋转的小喷泉回来好啦，让他们来并拿走他们想要的东西好啦！”他用拳头敲击着桌子并抗拒着，直到不讲礼貌的麦克·柯因大使直截了当地说道：“继续争论是没有用处了，阁下，制度依靠的不是诺言、不是漠不关心、甚至不是恐怖手段，而只是那根深蒂固的惰性，它无可挽回地在垮掉，阁下，请您上街去亲眼瞧瞧事实，您现在处在最后转折点上——不是开来海军陆战队，便是我们拿走大海，没有其他出路了。”“没有其他出路妈的他们把加勒比海占为己有了！”埃乌因格大使的工程师们把海划分成几部分，把它们编了号码，以便归集到亚利桑那的天空下，远离我们的飓风，并把它，我的将军，连同它的全部财富，连同我们城市在海面的映象，连同我们疯狂的洪水和我们的淹死的人们。无论他用自

己非常精明的狡猾手段去摁那音域最丰富的任何最灵敏的琴键，借以挑拨起人民爆发对劫夺的抗议，上街嘛，对不起，我的将军，谁也不会去，威胁或者武力都不起作用，我们不能不想到这不过是照例追求那同一目的——满足当权者的欲念——的手段，我们想，随便怎么来好了，即使让他们把大海拿走，去它的，让他们把整个祖国连同有龙的国旗一起拿走，请便。对于来到我们家里的穿便衣的、并以祖国的名义要求大家上街和高喊“打倒格林谷！”以便从而停止劫掠，军人的这类甜蜜的话和诺言我们已经不要听了，但也正是他们曾号召过我们去抢劫和焚烧外国人的商店和别墅，塞给我们金钱，为了使我们在因军民一致而显得强大的军队的保护下出来反对无耻侵略举行示威；然而，我的将军，现在没有一个人上街了，因为没有人忘记军人们先前也许下诺言，但后来却以钻进群众队伍里来的奸细曾向军分队开枪为借口而屠杀人们，“所以这一次，我的将军，人民不跟我们站在一起了”。

“因此我只得把决定的重担担在自己一人身上我签了这文件我的母亲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比谁都更明白落得个没有海要比同意登陆队登陆好些。要知道这是海军陆战队制定命令并迫使我签署它们这是他们带来圣经和梅毒他们把演员变成好男色的人他们暗示人们说生活轻松妈的说一切都可以买卖说黑人身上发臭这是他们叫我的兵士相信有钱的地方就是祖国说军人的荣誉是政府为了使军队无报酬地作战而虚构出来的玩艺儿。为了使这一切不再重演妈的我给他们利用我们领海的权利像他们自认为为人类谋利益和民族之间的和平那样！”他不仅交出了从他卧室的窗口可以一直望到地平线的实际的水域，而且也交出了海里的全部动物群和植物群、海上的风的情况、整

个气象变化和计算到最后的毫巴 的全部气压资料，但他不能想像他们会干出已经干过的事：用巨大无比的抽水机抽出事先用水闸隔开的、像棋盘那样的编了号码的方块的我们古老的大海的海涛，露出了有死火山的海底，在其中的一个巨大的火山口里突然发现了从前被大海所吞没的古代城市圣他一玛丽亚一德尔一达里恩的废墟。然后我们看见一切海洋的最伟大的海军上将的旗舰“，我从自己的窗里已经看见过它这个模样妈的！”它曾搁浅在珊瑚里，首先用地雷把珊瑚彻底除掉，然后下命令向这有历史意义的沉船表示相应的敬意。他们带走了曾经是他政权的基础和他的所有战争的目的的一切东西。他们走后只留下带有月亮风光的沙漠，他以沉重的心情观察着它，在经过窗口时每次都惊呼道：“我的母亲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请以你的睿智的光辉来启迪我！”他从恐惧中惊醒过来，仿佛为祖国牺牲的战士们都将从坟墓里站起来并要求他为出卖掉的大海作出答复，他分明听见他们在顺着墙头爬上来，听见他们棺材里瓮声瓮气的声音，感觉到他们的目光从钥匙孔里注视着他那巨大的脚——陷入自己阴暗的像沼泽般的房间的泥淖里的像鬣蜥似的脚。他毫不疲倦地在房间里走着，贸易风和密史脱拉风 包围着他，那风是埃勃尔海特大使为了代替那已消失了的的海风而送给他的特殊的吹风机吹出来的，他看见峭壁顶上被推翻的独裁者的庇护所里的孤灯，“他们倒好他们像吃得胖胖的猪似地睡觉我却在这里受罪！”他想起了母亲本狄西温·阿

巴(bar)：气压的压强单位。通常测定大气压强用毫巴(millibar) ,即千分之一巴。

密史脱拉风(mistral)：地中海北岸的一种干冷西北风或北风。

尔华拉多即使到临死时依然健康的打呼噜声，她这爱劳动的女人在用牛至树枝的火光照明的房间里的平静的睡眠，“如果我能成为她这样幸福的睡着的母亲她从来不怕鼠疫不耽心爱情不恐惧死亡！”他疲惫不堪，甚至连灯塔的、没有了海的灯塔的闪光他都觉得可疑并跟死人想从坟墓里起来的念头联系到一块儿，他魂不附体地跑着逃避这无害的萤火虫，他以为灯塔转动着，向周围喷射着发光的、从死人骨髓里提取的放射性的尘埃；关闭掉」”他放声大叫。灯塔熄灭了，他命令把那屋子整个从里面严严实实地堵塞起来，使屋子里的充满了死亡的夜间空气连一个原子也不致透过。他孤独一人留在黑暗里，他在潮湿的、窒息的闷热里喘息着，而且甚至恨起镜子来，虽然看不见却只能感觉到自己在它们旁边走过，它们迫使他想到屋子里他不是一个人，他看见一个骑士沿着海底死火山的喷火口奔驰，从马蹄下闪出大得出奇的火星，但这是升起来的月亮和它那死人般苍白的光辉。“把它带走！”他叫喊起来。“把星星弄熄了，妈的，我以上帝的名义下命令！”——然而没有人响应，没有人听见他，只有在过去的部长的办公室里的风瘫病人、在楼梯上的瞎子和穿着露水沾湿的衣服、曾站在他经过的路上乞求从他手里赐给他们能治病的盐的麻风病人开始颤抖和醒过来了，“要知道曾经是这样的，你们这些不相信的人：他经过我们旁边时抚摸着我们全体的脑袋，用他那英明的手、真理的手触触我们每人的溃疡，我们便立刻重新获得身体的健康和心灵的安宁，感觉到精力充沛和渴望，我们看见恢复了视力和重新失明的盲人——但这只是由于玫瑰的光辉造成的失明，我们看见在楼梯上奔跑的风瘫病人，现在请你们看看我自己的皮肤、在我的伤口结疤的地方新生的皮肤、充满了早百合花的芬芳的皮肤、我

在全世界的商场里指出来使不相信的人们感到羞耻和警告那些浪荡子的皮肤！'那些来往于城市和乡村间、走街串巷、在游乐场和游行队伍里这样叫嚷着的人们都拚命要向我们灌输不仅要信仰奇迹，而且还要在奇迹面前感到畏惧，但早已经没有人相信他们了，我们怀疑他们是老早就被派来发布命令的宫里的官员，而现在被派来为了使我们相信最后已经怎么样也无法相信的事，相信他能治愈麻风病人，使瞎子复明和使风瘫病人能行走，我们认为当局用这种方法企图造成总统存在的真实性的印象。他宫里的警卫根据他本人的命令缩减为一个没有经验的新兵的巡逻队——不管国务会议人员一致的意见坚持：“不行，我的将军，不能少于一连卡宾枪手，必须遵守预防办法，”对这一点他固执地反驳说：“谁也没有必要、没有愿望想杀死我，除了你们这些毫无用处的部长们，还有我那些吊儿郎当的司令官们，然而恰恰是你们这种人不敢杀死我，因为你们知道，搞掉了我，你们便会互相杀来杀去了。”于是在无后继者的宫里只留下了幼稚的少年巡逻队，母牛可以不受干扰地在宫里从前厅到国务委员会的会议厅里溜达，“它们在啃画着花儿盛开的草地的绣花壁毯 我的将军 又吃掉了档案。”他没有听见 只有一次他想把被十月的暴雨赶进宫里来的母牛轰走，但只是反复着：“母牛……母牛……”当一想到“母牛”这个词里有个“母”字 便放弃了赶走的念头。另有一次他看见一头母牛在啃照亮这里最好时光的灯的罩子，他想去轰它，继而又觉得为追赶牲畜，犯不着去跑楼梯而就此作罢，又当他在宴会厅里发现两头母牛，它们背上都有着母鸡在啄食钻在牛毛里的虱子，他也不作理会了。在这些夜里我们有时看到在窗子里面闪现着灯光并听到宫墙里有大牲畜的蹄子的沉重的橐橐声——那是他拿着船舶上的马灯在

给母牛找宿夜的地方。

没有他，政府的生活跟他在时一样进行，——当局的报纸登着虚假的隆重的接见的照片，照片上按照接见的规格，他穿着不同的礼服出场：无线电广播按时播送我们多少年来在国庆节听过的他的讲话，他继续生活在我们中间——从宫里出来，进教堂，睡觉，喝，吃，像照片上所肯定的一样，虽然大家都知道，他穿着不变的旅行皮靴在堆满废物的宫里只能勉强走动，他的女仆减少为三到四个侍候他吃并补充蜂蜜的储藏的勤务兵，她们有一次还驱赶过几头践踏了参谋部的房子并打碎了秘密办公室里所有元帅的瓷像的母牛（那间密室，按照算命婆的预言，是他将死去的地方，不过他忘记了这件事），勤务兵忧愁地等待他至少作些什么指示，但想不到等待到那时刻，临了他却把风灯挂到卧室门的旁边，并响起三道门闩和三条门链的轧轧声和嘀嗒声，卧室的空气因为没有了大海而没变凉爽，到了这时勤务兵才回到一楼的自己的房间，确信他将像死人似地睡到天亮。可是他颤抖了一下就醒了过来，并开始警惕起自己的失眠症来，他像幽灵似地在幽暗的宫里迈开巨大的脚走着，没有注意到母牛均匀的反刍和睡在总督衣架上的母鸡的呼吸，过去的大海那月亮般的沙漠上空的风的呼啸声提醒他时间的进程，他看见了自己的母亲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她手里拿着绿树枝扎的扫帚，她用它打扫考尔乃利·涅波斯第一版烧焦的书页、利未奥·安特洛尼考和谢西里·埃斯塔多这两个被

①考尔乃利·涅波斯（Cornelius Nepos）：拉丁作家，生于约纪元前99年。

利未奥·安特洛尼考（Livius Andronicus）：纪元前三世纪著名的拉丁的特剧作家。

遗忘了的修辞家的书的残页，它们都在那个流血之夜变成了垃圾，那时他初次走进这个为他而解放的“政权之家”，那时在街上，卓越的拉丁语学者、拉乌塔罗·牟尼奥斯（愿他这傻瓜早登天国）这个自杀的将军的最后一批街垒还在进行抵抗；那时他被大火的火焰照耀着，跨过尊敬的总统自己的卫队的尸体，因发疟疾而打着哆嗦，还有他母亲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她用绿树枝扎的扫帚武装着，他们穿越过天井，在黑暗里因为踢着了总统漂亮的马厩里的马的尸体而颠簸着，顺着从前厅直通的楼梯来到了会议大厅。由于火药和马血气味的浓重的酸气而呼吸困难，“在这里我们看见赤脚的血迹，因为那些踩了马血的人都打这里经过，我们看见走廊的墙壁上有同样的血的手印，而在会议大厅里有个心口插着战剑的弗洛伦西亚的美女流着血的身体，她是总统的妻子，又看见她身旁一个像装着发条的玩偶似的芭蕾舞女演员一样的小姑娘，她的前额被枪弹打穿了，她是总统九岁的女儿。最后我们看见了加里波的凯撒——拉乌塔罗·牟尼奥斯总统，他是十四个在十一年为政权斗争而彼此轮换着进行浴血的拉锯战的联邦运动的将军里最机灵和最聪明的一个，也是唯一敢于用自己祖国语言向英国领事说个“不”字的，而现在却因此而受到了惩罚，他光着脚躺着，头盖骨被从嘴里射进去的子弹击碎，这是在他不得不用剑捅死了妻子、射杀了女儿并杀死了四十二匹安达卢西亚马（使它们不致落入不列颠分舰队的讨伐者手里）之后自戕的。分舰队的司令基契内尔却指着尸体对我们的将军说：“你瞧见吗，将军，那些敢对自己的父亲伸出手来的人是怎么下场的？你将来执

弗洛伦西亚（Flores）：哥伦比亚的地名。

安达卢西亚（Andalucía）：西班牙地名，该地以产名马著称。

政时可不要忘记呀！”

“他说了‘你将来’虽然在延期等待的许多漫长的失眠之夜以后，我已经被宣布为三军的最高统帅和共和国的总统，任期长短要看国内秩序和经济稳定的恢复的需要而定，”这样，经过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同意，最后的联邦运动的领袖们一致决定了，这决定经英国分舰队批准并用多米诺骨牌盖上印，这牌是他跟麦克唐纳领事常常兴致很高地在夜间玩的，“不过我和其他的人开始时当然都不相信会成功，”但如果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自己直到最后临死时都不相信儿子能在那种混乱里完全想出办法着手掌权执政的话，那又有什么人特别是在那恐怖之夜的慌乱中能相信，他们在那所没有家具的广大的房屋里，在除了被苍蝇弄脏了的过去西班牙统治的那已经消逝的时代的总督的和天主教会的画像之外没有留下任何值钱的东西的房屋里东寻西找，却找不到一根草来熬治疟疾的汤药，所有别的东西都给从前的总统们弄走了，一方方画着伟大历史事件的壁毯老早就像其余的糊墙纸一样的颜色了。卧室堆满了暴露这丑陋建筑物的垃圾；历史一夜之间被总统们沾满鲜血的手写在墙上了，甚至到处找不到一张可以用来把他包起来的和使他出汗的席子，“以致我的母亲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用满是灰尘的窗帘来将我包在里面并把包裹留在主要楼梯的角落里，自己却用绿树枝扎的扫帚开始打扫总统的内室，在那些房间里英国登陆队的强盗兵已经没有什么油水可捞的了，”她打扫地板，一面用扫帚打退一群企图在每扇门的背后强奸她的强盗们，到黎明前不久那时她坐在主要楼梯的最上面的踏级上，跟裹在长毛绒的窗帘里、流着汗并在抽风中挣扎的儿子坐在一起，她想用平静的思考来使儿子发疟疾的高烧退下来：她思考的是，不值得去注

意这种无秩序的状况，儿子呀，应该买几只便宜些的用皮革做的小凳子，把它们画上花卉和各种小野兽，——“这件事我亲自去办，看来应当买几只吊床，吊床嘛——放在首先要办的事项里，因为这所房子里一定会有很多客人来，然后，她考虑着说：“我们买只餐桌、买几只铁的汤匙和叉、铝的盘子——别的对于部队生活不相称，买只体面的陶器的饮水用的水罐和煤炉灶，这一切都用公款买。她安慰儿子，儿子却并不听她。黎明的第一批锦葵花开放了，又白又红的锦葵花，红的像鲜血，白的像肉体，那夜的血是从其中流出来的，在这两重的光彩下显露出真理的隐藏着的本质，原来他——充其量不过是个可怜的老头儿，在楼梯上发疟疾的时而冷时而热的哆嗦之下，不断地思索着：“这就是一切吗？这股烧焦的燎过毛的马肉气味这种精神上的空虚这所像沉船似的房屋这跟八月十二日的黎明一模一样的黎明这一切就是政权吗？妈的我们落到什么鬼地方了！”这在他是突然降临的黑暗，他在这黑暗面前表现出一种动物的恐惧，虽然在海边公鸡已经在为黎明的到来而欢乐地歌唱，虽然英国人一面收拾着宫里的尸体，一面大声唱着快乐的歌曲，而他的母亲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在用她的盘算作着令人安慰的总结并说，最叫人操心的是许许多多的床单，那些东西都得为这房子的住户们洗涤，他已经降落到了绝望的最底层，仿佛感到了脚下的实地，所以甚至安慰起她来：“没有事，安安稳稳睡觉好了，母亲，这个宫里的总统都是待不长的，但愿上帝让我在这儿待他个十天半个月的就算不错”，他也相信他所说的，不但那时，而且在他独裁者和隐士的长期生涯中的每一刹那都相信，而且越确信统治者没有两个同样的日子，就越深切地相信：在总理每天作报告时对谎言的华丽的花里添上一小朵真理的朴素的野花这一点，他始

终仿佛隐约看到某种隐藏着的目的，他微笑着说：“别对我说真话，硕士^①，你在冒险——我是能相信你的。”这么一句话就把国务委员会本来指望要他不细问根由就签名盖章的全盘宏伟的战略化为乌有。“我觉得当风闻说，好像在正式接见的时候他遗尿在裤子里而自己不觉，这个谣言变得越来越可信时，他却显得越有洞察力。”据我看，他越来越衰老并且已经赤了脚踩着拖鞋走路，戴着只有一个眼镜片而另一个是用平常的线代替时，却变得越来越严厉了。”“他的自制力变得越来越强，感觉越来越敏锐，这就使他不必要看过就能从一堆文件里正确地抓到需要的加以签署”“你需要什么？”他微笑着说。“要知道，结果反正不会有人听我的话”，“你想得到吗，他到底还是吩咐在农场里做了个大的木门，为的是使母牛不致到宫里来溜达，但后来看见了其中的一头牛‘是牛’……”把脑袋伸进了他办公室的窗子里并吞吃起他那祖国神坛的办公桌上的纸花来了，他只是微笑了一下：“你瞧，硕士，我本来就对你说过，这个国家的一切灾难都是由于从来没有人肯听我的话”，“这么大的年龄，脑子却非常地清楚。”这期间基普林大使在他的被禁止的回忆录里讲起，作者发现他回到了童年时代而且完全不能做任何独立的行为，作者断言他身体的全部汗毛孔经常流着液体，他像溺死者似的肿胀，他的一切动作非常迟钝缓慢，也正像水浪掀动着的溺死者，“他甚至解开衬衫要叫我看他那被抛到陆上来并在耷拉着的皮肤的皱折里夹带着海底寄生物^②的溺死者的亮晶晶水汪汪的身体。”他自己硬说，他背上有鲎鱼^②。

① 硕士（licenciado）：对获得硕士学位的人的尊称。

② 鲎鱼（rémore）：一种海鱼，常用吸盘吸在其他大鱼身体或船底下。学名 Echiné-neis rémore。

腋下有水螅虫和极微小的螃蟹。而且他确信，这一切不过是您这位我亲爱的约翰逊拿走的大海的自发归还的最初的征兆，因为大海也像猫儿一样会回家的。他确信，他鼠蹊部里的甲壳纲群体——那是幸福的黎明的先驱者，那时他一打开他卧室的窗子就会重新看见一切海和洋的海军上将的三艘轻快帆船，这个海军上将他在整个世界都找遍了，为的是要证明他那平坦无纹的手掌是不是真的像人类历史上一切伟大人物的和他自己的一样。是的，他是在找这个人，他听到了航海的故事之后就命令甚至可以使用武力也要把这个人带来，故事说航海家在绘制邻近的海上的无数岛屿并给它不是用征服者的而是用国王和圣徒的名字定名时，看见他在土著里他唯一感到兴趣的科学便是防止秃光头的办法。我们已经失去了重新遇见这个人的希望，那时总统本人却从自己的小卧车里认出了他，他改装了，穿着圣芳济派修道士的长袍，拿着忏悔的破戒者的呱哒板，在星期日市场的群众中打响着它，这个修道士一下子卑贱到我们竟然怎么样也不能相信那就是我们在接待厅里看见过的那个穿着红色坎肩、带着金马刺的人，我们看见过他在海边跨着胜利者的军人的步伐，可是当有命令要让他坐小卧车时，我的将军，他却影踪全无——仿佛大地把他吞掉了。人们硬说他成了伊斯兰教徒，他患了烟酸缺乏症死在塞内加尔并同时葬在三个坟墓里，葬在世界三个不同的城市里，虽然实际上完全没有埋葬掉，因为大地不接纳他葬进任何一个坟墓，因此直到世界末日他也必须从这个坟墓到那个坟墓流浪，这是上天对他所走的一切弯曲道路而加给他的惩罚，因为这个人是个骗子，我的将军，他是比臭铜钱更要臭的骗子手，然而将军永远不相信这一点，而且一直在等待他的心上人回来，甚至在他耄耋之年快终了的时

候还靠这等待而活着，一直到保健部长用镊子把一些叮在他皮肤里的牛虱拔出来为止。关于这件事，他要使保健部长相信那决不是牛虱，而是大海回来的征兆，他说得那么合乎逻辑和令人信服，以致那部长心里想道：“他完全不像在人群中装出来的那样懵懂，也不像对自己装得一丝不苟的接待时那样天真幼稚。”但他是无限地老了，全面的诊察表明他有玻璃似的动脉，他的肾脏充满了沙石，仿佛他在海滨浴场吞下了许多砂子，他的心脏由于缺乏爱情而布满了裂纹，所以老医生利用多年老朋友的关系直言不讳地对他说：“该解开纽结的时候了，我的将军！无论如何，正是该考虑把政权交给谁的最后关头了。可别把我们像孤儿似的丢给命运来支配呀！”可是他惊讶地问道：“你从哪儿知道我打算死去的，我亲爱的大夫？多么荒唐啊？让别人去死好了，我可不必匆忙。”最后开玩笑地说：“前天晚上我在电视上看到我自己，发现我气色比任何时候都要好。简直像去斗牛的公牛！”说过后哈哈大笑，因为他想起，他在那天晚上坐在无声的电视机（在最近一人独处的这些晚上他没有开声音的开关）前，头上裹着湿毛巾打着瞌睡看电视，他望着自己，对自己行动的利索感到惊讶：“简直是斗牛场上的公牛！”也对自己同法国的、或者也许是土耳其的、或者是瑞典的——鬼才分得清她们，在他看来她们都是同样的面孔，而且从拍摄这些镜头到现在已经过了很久，因此他已经记不清楚，这真的是他在这些迷人的夫人中间呢，是他穿着招待晚会上合身的礼服、手里得意地拿没有碰过的香槟酒杯在庆祝照例的八月十二日执政纪念日呢，还是在庆祝正月十四日的胜利纪念日呢，或是纪念三月十三日的生日呢，所有这些纪念日，鬼知道它们！他当权的年代，纪念日定了那么多，他完全把它们搅乱

了，记不清其中哪天是纪念什么的，那些他从前卷成小筒的纸条，他认真地塞在不同的缝隙里，他真心指望到时候它们能帮助他记起这一切的，这时却一点也帮不了他来分清这一大堆历史纪念日，他指望着这些纸条，却把一切完全忘掉了，于是偶然在不同的地方发现了它们，他一点也不明白，这样，在放蜂蜜的一间密室里他发现了一条纸条，他结结巴巴地念道：“四—月—七—日—玛—尔—考—斯—德—雷—翁—医—生—生—日—要—送—他—几—只—美—洲—豹—作—礼—物”；字迹无疑是他的，但他完全想像不起指的是谁，这个玛尔考斯医生是何许人呢，因此想到对一个人的惩罚再没有比对自己存在的背叛、比自己身体和记忆力的衰老更为屈辱同时又是更为公正了。他在胡塞·伊格纳西奥·萨因斯·特·拉·巴拉那难忘的时期以前早已理解到这一点，那时在一次很多人的招待会上，他突然看到他几乎没有一个人是他认得的，记不得谁是谁，他这个人从前脑筋里记得住自己辽阔的“忧愁王国”的不同地区的许许多多村镇的居民的姓名并认识那儿所有人的面孔的！而现在他竟达到了这样的地步：从轿式马车的窗子里他看见一个小伙子好像是他认识的，可是怎么样也回忆不起这是个什么小伙子，他对自己的健忘感到很吃惊，便命令卫兵把这小伙子抓起来，“让他待着等到我想起我是在哪儿认识他的以后再说”。可怜的乡村小伙子在监狱里就待了二十二年，天天重复着说司法人员从一开始就证实了并且完全是真实的情况：他的姓名叫勃拉乌里奥·利纳雷斯·莫斯考戴，他是河运船队的水手利纳雷斯·莫斯考戴和开设繁殖专门猎美洲豹用的狗的养殖场的戴尔菲娜·莫斯考戴的婚外生的儿子，说他们俩居住在罗沙列—但—尔—维—列—依，说他自己也住在那儿，而且生平第一次来到京城， he 来是

因为母亲派他来，以便在三月的民众游艺会上贩卖她那养殖场的两头小狗。他不知疲倦地反复说，他到京城是骑着租借的小毛驴来的，说他除被捕的星期四那天穿在身上的这身衣服以外没有也不曾有过其他的衣服，那时他坐在市场上一家小酒馆那亚麻布的布篷下面喝着便宜的咖啡，在问女小贩们可知道有谁想买两只混合种的、将来会猎美洲豹的小狗，女小贩们答复说不知道，正当交谈到这时，开始了混乱和奔跑，鼓声冬冬响起来，铜号也吹出了信号，五彩缤纷的花炮直冲云霄，市场四周的群众开始呼喊：“来了！来了！真正的男子汉来了！那不是他吗！”那小伙子问女小贩们：“‘真正的男子汉’那是谁？”她们回答他说：“怎么叫做‘那是谁’就是那个掌权的人！”那时小伙子便把两头小狗塞到硬纸盒里并请女小贩们看着它们等他回来，他自己却跑到街上，爬到什么人家的窗口的壁龛上，在人群的头顶上面看见骑马的护送队，护送着轿式马车的马的金色马披和华丽的马缨，马车车门上画着龙，看见从轿式马车的小窗里有只戴丝手套的挥动着的手，看见了当权的人的苍白的脸和枯萎的没有笑容的嘴唇，看见了他那悲苦的眼睛，这双眼睛突然从几千其他的人中抓住了这小伙子，好像从针海里找到一支针似地找到了他，从马车车窗里伸出来的手指直指着他这边：“就是在窗上的那个人，你们逮住他！让他关着直到我想起我在哪儿看见过他时再说。”这样便把小伙子给抓起来了，并开始用军刀剥他的皮，还把他放在炭火上烤，叫他招供当权的那人可能在哪儿看见过他。可是在海港要塞的墙内的恐怖小屋里的任何拷打都没有能迫使这囚徒说出除了神圣的真实情况以外的其他东西。他以那样的坚定性和不屈不挠的勇敢精神不倦地反复说那真情，以致将军终于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错

误，承认自己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勃拉乌里奥·利纳雷斯·莫斯考戴，“但现在没有别的出路了——让他关着！要知道曾那么恶劣地对待过他，因此如果他过去不是敌人的话，那么从现在起开始成为这样的人了”。于是这倒霉的人就只好在自己的囚牢里腐烂掉，而将军呢，什么也不记得，老是在阴暗的“政权之家”里漫步，嘴里嘀咕着：“我的最好时期的母亲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你得帮助我看我一眼抛开蒙头大披肩好让我看见你的面孔！帮助我母亲因为如果你对于过去经历过的那么多的光荣成就那么多的胜利连一桩也记不起来作为自我安慰并从中获得力量去投入老年的泥淖的话那么过去的努力所为何来呢？”然而他生活里的最难受的痛苦也罢，他的最幸福的瞬间也罢，他的伟业的最光荣的时刻也罢——一切都落进了四个遗忘的窟窿里了，虽然他作了想用卷成小筒的条条去堵塞这些窟窿的愚蠢的、天真的尝试，他注定永远不能知道法朗西丝卡·丽内罗是什么样的人，一个九十六岁的女人，他曾吩咐用女王的礼仪埋葬她，他这样做是因为偶然从一条缝隙里发现他亲手写的纸条上规定了，除此之外，他丧失了视觉，他只得盲目地进行统治——十一副眼镜丝毫不能帮助他看东西，然而他还使用它们，从办公桌上的抽屉里取出随便哪一副戴到鼻梁上，因为这可以使他假装出他仿佛清楚地看见和他谈话的那些人，虽然事实上他把与自己交谈的人们当做没有肉体的灵魂，也没有听见他们的声音，只凭嗅觉猜测出谁在他面前。他处在极端无能为力的状态，眼看着就要一命呜呼，这在有一次接见时使国防部长吓得几乎死去，将军突然打了个喷嚏，国防部长便说：“祝您健康，我的将军！”他立刻又第二次打喷嚏，国防部长第二次说了：“祝您健康！”然而喷嚏打个不停，“当他打到第九

次时，我已经不再祝他健康，我害怕他那发疯般的面孔、他那鼓鼓的、充满了泪水的眼睛通过快要断气时的迷茫有气无力地望着我，我看见他的舌头像被吊死的老牲口的舌头般掉下来，因此认为最好还是赶快悄悄地从办公室溜走，在那办公室里他肯定会当我面死去，那里没有一个人能证明我在这件事里没有罪过，旁边没有一个人在，但我刚刚想拔脚跑，他就在两个喷嚏中间吆喝了一声：“别做胆小鬼 罗辛多·沙克利斯坦陆军中将！安静地站着，他妈的，我不是那种会死在你面前的白痴！”国防部长楞住了，他却继续打喷嚏，的确自己感觉到在死亡的边缘，几乎要失去意识了，类似几十亿个萤火虫的星星在他眼睛前面乱舞，然而他使尽全力抓住了自己坚定的信念，认为他的母亲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不会允许这样的耻辱，也不会让他死于打喷嚏，而且当着下属在场就死去，“没有事，我们还要活下去！我无论如何决不丢脸！”经过这事件以后，他得出结论，认为在牛群里生活要比在人群里生活更好，后者是准备让人不体面地死的。“他们为了一点小玩艺儿都会屈服吗？”他不再接待罗马教皇的使节，也不同他进行关于上帝的争论了，因为他已不得不像婴儿一般用汤匙喝巧克力茶，他不愿让罗马教皇使节看见这件事。他停止玩多米诺骨牌，生怕有人胆敢出于怜悯而故意输给他。他不愿看见任何人，因为他不能容忍人家会注意到，虽然他竭力自我控制，虽然竭尽全力不用平脚板的大脚发出沙沙的响声，（虽然一般说来他整个一生一直用脚发出沙沙声，而且这也用不着隐瞒，）但他无法隐瞒自己的年纪，他开始对自己的年纪感到难为情，感到自己到了那绝径深渊的边缘，这正是那些最后的倒霉的独裁者已到达了的地方，他使他们获得了庇护权，他把他们与其当做人还不如当做囚犯收容

下了，他们在那儿、在峭壁上的庇护所里苟延残喘，痛苦不堪，为的是不使那颓废的瘟疫污染世界。他明白了老境是怎么回事，当那不祥的早晨他在后宫内院躺在水池的有治疗功能的水里睡着时，他对自己孤身独处的可怜的虚弱无力体会到一种恶心的感觉，“我梦见了你母亲我梦见那是你创造了蝉它们在我头顶上空在盛开着花的巴旦杏的树叶丛里知了知了地鸣叫和破裂着我梦见那是你在用你的画笔把黄鹂五彩缤纷的歌声添加颜色但我由于肠子突然的喷泻而觉醒妈的我对软弱无力感到怒气冲天而在被我的屎搞脏的水里觉醒在被搞脏了的水里飘浮着牛至和锦葵的香气馥郁的花瓣也有从橙子树上落下来的花瓣而且那里有乌龟快乐地奔向我肠子里喷泻出来的金黄色的东西竟会有这样的玩艺儿妈的！”他忍住了自己衰颓的身体的这种乖张的行为，忍住了自己年龄的许多其他的丑行，把女仆减少到最低限度以便在极度衰老而遇到的新的不愉快时没有多余的目击者，至少没有人会看见他头上包着湿毛巾，由于说不出的绝望情绪而在每堵墙边哭哭啼啼，被牛虻叮得走投无路，由于难忍的头痛（这种病他甚至对自己的私人医生也没有提起，因为他知道，这种病痛完全是由于那种衰老所引起的，）而变得傻头傻脑，——至少没有人看见他在这荒凉的“政权之家”里无目的地溜来溜去。他的疼痛在到来之前就有预感——它跟早在天空出现可怕的乌云以前的滚石子般的雷鸣声同时临近，这时他就下令不准任何人去打扰他，然后疼痛像螺丝钉似地被拧进了他的太阳穴里，于是他叫嚷着不准放任何人进到这房间来，不论发生什么事也不准任何人来，当头盖骨由于钢改锥的转动而开始开裂时，他放声大叫，要求甚至连上帝老子也不要放进来，如果他要出现的话，“即便我快死了，也别放一个人进来！”

疼痛毫不怜悯地折磨他，不给他瞬间的休息，使他甚至丧失了他那理解自己等于世界末日的绝望的能力，可是当美好的豪雨倾盆而下时，疼痛平息了，于是他把我们叫去，气色仿佛新生下来的婴儿一样，他坐在无声的电视机的屏幕前的小桌后面，我们把午餐端到他桌上，煎腌猪肉加菜豆、磨碎的椰子和炸香蕉——对于他的年龄完全难于想像的菜肴！可是这顿午饭他放着没有动，因为他忙于查看过时很久的电视片。这部电视片用特殊的电视频道重新播放，而且播放得那么急急忙忙，以致片子都给颠倒了，这件事证明在国家事务里有某种的不顺当，政府显然隐瞒着什么东西。“他们那儿是怎么回事？”他嘟哝着，但为了自我安慰，他马上说服自己，不会有什么事向他隐瞒，如果搞出什么严重的问题，他一定已经知道了，这样，他抱着这种想法面对冷了的午餐孤独地坐着，当集合钟打了八下，他站起身来，把自己的午餐从盘子里倒进抽水马桶，他在这同样的晚上八点钟已经这样做了很久，为了不让一个人知道他这丢人的情况：他的胃已经不能接受任何食物，他希望人们认为似乎他依然是光荣时期传说所描写那个样子，他以这些传说来安慰自己，靠它们来摆脱对自己本人有时感到的憎恨，摆脱每次当他的机体排泄出那照例的衰颓的玩艺儿时对自己机体的厌恶，他竭力想忘记他是在勉强活着，竭力不去想那个在厕所的墙头上写：“将军万岁！真正的男子汉万岁！”的人是他，他竭力不去想怎样偷偷地服用巫医的草药以便一夜之间能三回博取三个女人的欢心，又怎样为这种老年的天真付出无能的愤恨的眼泪作代价；而在自己丢脸以后坐在厕所里，手里攥着拉水箱的绳子，他哭着说：“我的母亲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我的心痛恨我吧用自己的火红的水清洗我吧！”然而这种丢脸他，能理

解，他明白为什么他遭到了无数次的失败，他清楚地知道，在这个场合也像历来的情况一样，他在被窝里缺乏的不是男人的力量，而是爱情，缺乏的是比他的朋友首相塞给他的那些女人更为热情的女人。“但愿我不要因为邻近的女子学校关了门而忘掉了这项光彩的功课！”这是些没有骨头的雌儿，“是专门给您的，我的将军！”是用飞机直接从阿姆斯特丹的陈列商品的橱窗里、从布达佩斯的电影节、从意大利地中海的蔚蓝的海滨运来的，“您只要看一眼，我的将军，是怎样的奇迹！这是些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这些女人在半明半暗的房间的静寂里以歌咏女学生的朴素的姿势等待着他，巧妙地脱下衣服，露出了优美的身体，在她们温暖的、蜜糖色的皮肤上留着游泳衣的痕迹，仿佛是用影印法印上去的，散发出薄荷脑牙膏、百花洗发香膏的芬芳，她们躺到长毛绒的长沙发上像钢筋混凝土墩般的庞大的犍牛旁边。“但他怎么样也不肯脱掉制服，无论如何不肯宽衣！我已经把所有可能想到的方法都试过了！我连使他动弹一下都办不到！”“这个漂亮的冰冷的死鱼的一些把戏使我讨厌，我便对她说：行啦，小姑娘，你去当个女修士吧！”是的，他对付出了最高税率的荒唐之美的泊来的女人有过这样的事，他因此很灰心丧气。然而有一次，在晚上八点钟，他在宫内洗衣房里遇见一个洗军人被单的洗衣女工，便一巴掌把她掀倒在空空的洗衣槽里，那女人跳了起来并企图溜逃，恐怖地表白自己说：“今天我不能，将军，吸血蝙蝠在访问我。”可是他沉默地把她弯下身子，把脸摀到洗衣板上并以那样炽烈的热情从后面占有了她，使得那可怜的女人感觉到她的脊椎骨和灵魂都在吱吱作响，她呻吟道：“您真是头野兽，将军！看来您是跟驴学的！”可他对这呻吟声比起自己那些职业的拍马屁专家的最热烈的赞

美歌来更感到得意，他便指定给洗衣女工以教育儿童的终身的补助金，过了那么些年以后，他一面给母牛喂过夜的饲料，一面又开始唱起歌来：“哦，正月的月亮呀！”他唱着并不去想死亡的事，他大概知道，甚至到了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夜也不会容许软弱，也不会允许自己想入非非。他重新数了一遍自己的母牛并暗自唱道：“你是我黑暗里的指路明灯，你是我的引路星”。他数了第二遍，相信是短少了四头母牛，这以后他进宫去，把所有睡在总督时期衣架上的鸡数了一遍，点了鸟笼的数目，“四十八”，把深色的罩子套到笼子上，然后他燃烧起全部干了的牛粪，就是母牛白天在宫里溜达时拉的那些，于是像平时一样，烧着的牛粪的气味和烟子总使他回想到童年时代，但这一次他眼前出现的形象不是瞬间即逝的和模糊的，而是完全清楚的。他看到自己是小娃娃，在高原的冰冷的风里冻得直哆嗦，又看到自己身边的母亲，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她刚从白兀鹰嘴里夺下了垃圾堆里的羊的内脏，想拿来给连骨头都冻得直哆嗦的小娃娃当午饭吃。

敲过十一点钟，他便开始熄灭走廊里和空无人迹的办公室里的灯，手里拿着灯又一次走遍了全宫，在十四面阴暗的镜子里十四次看见自己的影子——十四个同样手里拿着亮着的灯的将军。但在一面镜子的深处，在音乐厅那所房子里，他看见一头母牛，它四脚朝天躺着，便去叫唤它：“母牛，母牛！是怎么回事？它死了还是怎么的？”他沙沙响着走到卫队的卧室去提醒他们，他刚刚在镜子里看见了一头死了的牛，早晨一早必须把它弄走，不然兀鹰会飞到这儿来的！”他发了这道命令之后，手里拿着灯开始在整个一楼里寻找短少的其余三头牛——他在厕所里、桌子下面、在每面镜子的背后找它们，然后他上了一层楼

并在那儿找牛，探看了所有的内室，但哪儿也没有发现，除了一只孵小鸡的母鸡，它正待在很久很久以前某个见习女修士的有花边的粉色华盖下的床上，——他连她的姓名都记不起来了，然后他吃了一匙过夜的蜂蜜，在密室里把蜂蜜罐放到原处时，他发现这密室里有他无数的纸条中的一条，在这纸条上记着某个有重要意义的日子，这日子与卓越的诗人鲁文·达里奥有关（愿他早升天国最高的宝座！）。他看过了纸条，对上面写的完全不理解，便把它卷成小筒放回原处，叽叽咕咕地祷告道：“我们在天之父，创造奇迹的天尊，你支持着飞机在空中和轮船在海面上……”他嘴里念着祷文，他那象多灾多难的大象的巨足沙沙地继续向前走，失眠折磨着他，被发自旋转着的灯塔的最后闪烁的绿色的光辉、最后一条绿色的光束照耀着，他听见那哀悼被他出卖的大海的风的呼呼声，听见在时间的透明的远方某个结婚游园会的音乐，他在那儿由于天老爷的疏忽几乎被人家在背上捅了一刀，这时他突然撞到了一头迷路的母牛身上，便挡住了它的去路：“母牛，母牛，快离开这儿！”他给牛转了个弯，自己向卧室方面走去，在二十三个窗户的每个窗口看着没有了海的城市的灯火，从每个窗口向他吹来城市中心神秘的闷热的气息，千千万万人的神秘的呼吸——城市唯一的呼吸向他袭来，他二十三次看见城市——从每个窗口——而且像平常一样，他以新的力量感到这不平凡的、不可思议的海洋（它的名字就是人民）的伟大和可畏的变化莫测，他想像这人民的睡着的姿态，一只手搁在心口，却忽然看清了那些表面上看来比大家更爱戴自己的将军的人实际上对他怀有多么深刻的憎恨！这些人对他像对圣徒一样烧香供烛，带着神秘的信仰念着他的名字，为了它能帮助产妇们幸福地平安分娩和祛除垂死

者在病榻上的死神，他们也诅咒生他的女人，诅咒他的母亲，当他们看到在旧时代梦游病者的小卧车的防弹玻璃后面他那鬚蜥般忧愁的眼睛、他那哭丧的嘴唇、他那女人般的手，他们吻他留在泥土上那靴子的印迹，然而却在他背后咒骂他，在那些炎热的夜里，当城里的每家天井里望得见那无人的“政权之家”的冷落的、晃动着的火光时，他们召请最恐怖的死神降临到他头上去。“没有人爱我们”——他向已故的卖鸟儿的能手、描绘黄鹂的女艺术家、自己的母亲本狄西温·阿尔华拉多（她的尸体早已在坟墓里腐烂了）的卧室看了一眼后叹息道。“死安，母亲”——他嗫嚅着。“死安，儿子”——她从坟墓里应声说。

正十二点时他把灯挂在自己卧室门旁的钩子上，这时他吃惊地感觉到疝气里的剧痛——疝气甚至被剧痛吓得呼啸了。疼痛弥漫到全身、全世界、全空间，世界上除了疼痛之外没有别的了，他便最后一次用三把锁、三道门闩和三条门链把自己关闭起来，给自己的轻便马桶献上了最后的供物，完成了最后的微量的小便，脸向下吧哒一声倒到光秃的地板上，没有脱掉衣服，穿着自从取消一切招待会和会见以后经常穿的粗料子的裤子、没有活领子的条纹衬衫、可怜的叫化穿的平底便鞋，把手当枕头捂着脸，一眨眼功夫就睡着了，但到两点十分时又醒了，脑袋沉重而麻木，浑身都是汗——甚至衣服都被汗水湿透，像那次雷雨前夜时一样，“谁在那儿？”他用颤抖的声音问，因为记得在睡梦里有人在叫唤他，但不是叫他的名字，而是这样叫他“尼卡诺尔！”^①而且又一次叫道：“尼卡诺尔！这

尼卡诺尔：是个古希腊词（*νικανωρ* 正确应为 *νικτωρ*），意为胜利者、征服者；在这里意为胜利、死的万能。

是个具有不触动锁而有穿墙入室本领的人。当他仔细瞧时，看到那就是死，“那就是您的死，我的将军，它穿着忏悔的罪人的百衲衣，手里拿着曲柄的手杖，它的骷髅上包着坟墓里的草，在破碎的骨头上开出了地下的花朵，在眼眶的窟窿里闪耀着古代女先知者的充满热情的眼珠”。当他看清了它的全身，就恍然大悟它为什么这样叫他：“尼卡诺尔！尼卡诺尔！”原来死神前来取每一个人的灵魂的时候，总是用这个名字来召唤那个人的。但他叫喊道：“等一等，死神！要知道我还没有到时候呢！根据很久很久以前瞎眼算命婆瞧着原生水的镜子时所作的预言，我应当在自己办公室的半明半暗里、在睡梦中死去”。但死神回答道：“不，将军！这应当发生在这里、这个时候！您要光着脚、穿着您身上这套乞丐的衣服而死，虽然那些前来发现您身体的人将会肯定地说，是在他的办公室里发现他的，他穿着没有军衔标志的军装，左皮靴上有金马刺。他们所以要这样说，只不过是為了不要同传说发生矛盾，只不过为了维护对预言的信仰罢了”。于是他便像死神说的那样死了，死在当他最不想死的时候，是死在经过那么多年无结果的幻想和自我欺骗之后刚开始领悟到人们不是生活着，而是存在着，妈的，开始领悟到最长久和最积极活跃的生命也只不过学会生活——学到最末了！他死了，死时领悟到了自己的结论：很久以前刚开始踏上人生道路时，曾相信自己既然没有能力爱，（这仿佛是他的手的平坦和没有纹路的手掌以及算命的纸牌已证明了的，）他便企图用权力欲来代替肉欲的爱，在心灵里培养着权欲的魔鬼，向这魔鬼献出了一切，他成了自愿的牺牲品并毕生在这怪物的祭坛的文火上燃烧着。他用欺骗和犯罪来喂养自己，在残忍和无耻中成长，压制住自己疯狂的贪婪和天生的怯懦，为了想到

世界末日也能把自己的玻璃球掌握在死死地抓紧着的拳头中，却不懂得对权力的渴望只能产生对权力的无法满足的渴望，不懂得想对权欲获得满足，这不仅到我们的世界末日不可能，即便到所有别的世界的末日也一样是不可能的，我的将军！

可是他本来从一开始就知道，首先欺骗他的是那些迎合他的人，他知道阿谀奉承是要收现金的，他知道那些兴高采烈地称颂他并祝愿他长寿的群众是被武装力量驱赶来的，所有这些他都知道，而且同这种谎言、同这种荣誉的侮辱性的贡物一起生活得习惯了，因为在他数不尽的年岁的长流中，他不止一次地深信，谎言比怀疑更方便，比爱情更有用，比真理更经久。当他活到权力成为可耻的虚构的东西：他对一切已经无权控制时还在发号施令，在失去了自己的光荣、仅以心腹人员的服从作自我安慰，在已经没有任何威信的时候还要享受荣誉，他对这些都已经感到没有什么可惊讶了。在自己深秋黄叶纷飞的年龄，他确信将永远不会成为自己全部政权的主宰，永远不会掌握整个生活，因为他注定只能认识它的背面，注定只能瞧见些裂缝，注定要去解开那织成幻想的织花壁毯、虚假的现实的织花壁毯的经线和纬线的纽结，他不怀疑而且甚至死到临头还不理解，现在的生活、真正的生活在大家都占有重要地位。但我们是完全从另一个方面看见生活的，我的将军，我们是从备受压迫的方面、从我们的苦难和我们的忧患的无尽岁月的内部看见的，是透过您的无尽的秋天黄叶脱落的年复一年里看见的，虽然在您的秋天里我们依然活着，我们的不幸依然是不幸，而瞬间的幸福依然是幸福，我们知道我们的爱感染着死亡的病毒，然而它是真正的爱、一爱到底，我的将军！爱是那种生活的指路明灯，在那生活里您充其量不过是个幻象，这幻象在火

车车厢的满是灰尘的玻璃窗后面，我们只匆匆看到可怜的眼睛、颤抖着的苍白的嘴唇、戴着丝手套的手的告别的挥动——老头儿那没有命运的纹路的手的挥动，我们从来就不曾认识过这个老头儿，也不知道他实际上是什么人，他难道不会仅仅是我们的神话，这个愚蠢的专制暴君，不知道这生活哪一面是背面哪一面是正面，他受到我们无限热情的爱戴的那种程度，那是他连想像也不敢想像的，因为他是怕知道我们所清楚地知道的那一点的：即生活是艰难的和稍纵即逝的，然而其他的生活是没有的，我的将军！我们不害怕这唯一真正的生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这样的人，可是他既对于自己、也对于我们却是一无所知的，这个老头儿永远拖着发啸声的疝气，挨了死神的一击就倒了并被它连根扯断了生命在他那秋天的最后的枯枝败叶的黑糊糊的激流的飒飒声中他冲进了黑暗的遗忘之国，吓得使劲抓住了那与生命格格不入的死亡之船的腐朽的破帆，他对于纷纷上街为了幸福而讴歌的人群的激动的喜悦无动于衷，对于自由的击鼓声和节庆的花炮声听而不闻，对于那向人们和世界带来关于这无尽头的可耻的时代终于结束了的美好消息的狂欢的钟声也是听不见的。